

新小說

文明史

上卷

商務印書館

印行

唯一無二之奇書
清宮二年記

洋裝一册定價五角

內容

記爲前清駐法公使裕庚君之女德麟女士所撰，女士入宮侍
慈禧太后一年，故知宮闈事甚詳。慈禧於近年國事之關
係，可謂重要，書中所記，凡庚子後變法之真相、外交之實情，與夫
德宗末年之幽廢、端緒諸人之被誅、戊戌之政變、庚子之
拳亂，其實際爲外間所不能知者，均時時由慈禧口內
流露而出。至於慈禧私蓄之美富、性情之乖僻、政見之卑
陋、游嬉之荒縱，又如宮中禮俗之奇異、服色之奢誕、宮眷之
童駭、閹宦之險毒，皆爲吾輩腦筋萬想所不到者。女士身
歷目覩，一一記載無遺，則此書實合政治小說、歷史小說、神怪
小說而兼賅之，可謂無奇不備，有美必臻。閱之令人目迷五色，

商務印書館出版

明小史卷上目次

- | | | |
|------|----------|----------|
| 第一回 | 校士館家奴譚歷史 | 高陞店太守謁洋人 |
| 第二回 | 識大體刺史講外交 | 惑流言童生喜肇事 |
| 第三回 | 礦師踰牆逃性命 | 舉人繫獄議罪名 |
| 第四回 | 倉猝逃生災星未退 | 中西交謫賢守爲難 |
| 第五回 | 通賄賂猾吏贈川資 | 聽擯撥礦師索賠款 |
| 第六回 | 新太守下馬立威 | 弱書生會文被捕 |
| 第七回 | 捕會黨雷厲風行 | 設捐局癡心妄想 |
| 第八回 | 改洋裝書生落難 | 竭民膏暴吏橫征 |
| 第九回 | 毀捐局商民罷市 | 教會黨教士索人 |
| 第十回 | 縱虎歸山旁觀灼見 | 爲魚設餌當道苦心 |
| 第十一回 | 却禮物教士見機 | 毀生祠太尊受窘 |

第十二回

助資斧努力前途

質嫁衣傷心廉吏

第十三回

不亢不卑難求中禮

近朱近墨洞識先幾

第十四回

解牙牌數難祛迷信

讀新聞紙漸悟文明

第十五回

違慈訓背井離鄉

誇壯游乘風破浪

第十六回

妖姬織豎婚姻自由

草帽皮靴裝束殊異

第十七回

老副貢論世發雄談

洋學生著書誇秘本

第十八回

一燈呼吸競說維新

半價招徠謬稱克己

第十九回

婚姻進化桑濮成風

女界改良鬚眉失色

第二十回

演說壇忽生爭競

熱鬧場且賦歸來

第二十一回

還遺財商業起家

辦學堂仕途借徑

第二十二回

巧賁緣果離學界

齊着力丕振新圖

第二十三回

爲游學枉道干時

阻翻臺正言勸友

- | | | |
|-------|----------|----------|
| 第二十四回 | 太史維新喜膺總教 | 中丞課吏妙選真才 |
| 第二十五回 | 學華文師生沆瀣 | 聽演說中外糾纏 |
| 第二十六回 | 入會黨慈母心驚 | 議避禍書生膽怯 |
| 第二十七回 | 湖北風光足娛片晌 | 官場交際畧見一斑 |
| 第二十八回 | 戕教士大令急辭官 | 懼洋兵鄉紳偷進府 |
| 第二十九回 | 修法律欽使回京 | 裁書吏縣官升座 |
| 第三十回 | 辦刑錢師生可靠 | 論新舊翰苑稱雄 |

文明小史 卷上 目次



文明小史卷上

楔子

做書的人。記得有一年。坐了火輪船。在大海裏行走。那時候天甫黎明。偶至船頂。四下觀望。但見水連天。天連水。白茫茫一望無邊。正不知我走到那裏去了。停了一會。忽然東方海面上。現出一片紅光。隨潮上下。雖是波濤洶湧。卻照耀得遠近通明。大眾齊說。要出太陽了。一船的人都圍到船頂上等著看。不消一刻。潮水一分。太陽果然出來了。記得又一年。正是夏天。午飯纔罷。隨手拿過一張新聞紙。開了北窗。躺在一張竹椅上。看那新聞紙消遣。雖然赤日當空。流金鑠石。全不覺半點歎熱。也忘記。是甚麼時候了。停了一會子。忽然西北角上。起了一片烏雲。隱隱有雷聲響動。霎時。電光閃爍。狂風怒號。再看時。天上烏雲。已經布滿。大眾齊說。要下大雨了。一家的人。關窗的關窗。撥椅的撥椅。都忙個不了。不消一刻。風聲一定。大雨果然下來了。諸公試想。太陽未出。何以曉得他就要出。大雨未下。何以曉得他就要下。其中卻有二

個緣故。這個緣故就在眼前。只索看那潮水。聽那風聲。便知太陽一定要出。大雨一定。定要下。這有什麼難猜的。做書的人。因此兩番閱歷。生出一個比方。請教諸公。我們今日的世界。到了甚麼時候了。有個人說。老大帝國。未必轉老還童。又一個說。幼稚時代。不難由少而壯。據在下看起來。現在的光景。卻非老大。亦非幼稚。大約離著那太陽要出。大雨要下的時候。也就不遠了。何以見得。你看這幾年。新政新學。早已鬧得沸反盈天。也有辦得好的。也有辦不好的。也有學得成的。也有學不成的。現在無論他好不好。到底先有人肯辦。無論他成不成。到底先有人肯學。加以人心鼓舞。上下奮興。這個風潮不同那太陽要出。大雨要下的風潮一樣麼。所以這一干人。且不管他。是成是敗。是廢是興。是公是私。是真是假。將來總要算是文明世界上一個功臣。所以在下特特做這一部書。將他們表揚一番。庶不負他這一片苦心孤詣也。正是

謗書自昔輕司馬。

直筆於今笑董狐。

腐朽神奇隨變化。

聊將此語祝前途。

欲知書中所言何事。且聽初回分解。

第一回

校士館家奴譚歷史

高陞店太守謁洋人

却說湖南永順府地方毗連四川。苗漢雜處。民俗渾噩。猶存上古樸陋之風。雖說軍興以來。勳臣閥閱。焜耀一時。却都散布在長沙岳州幾府之間。永順僻處邊陲。却未沾染得到。所以他那裏的民風。一直還是樸陋相安。固執不化。只因這個地方。山多於水。四面岡巒迴伏。佳氣葱蘢。所有百姓都分布在各處山凹之中。倚樹爲村。臨流結舍。耕田鑿井。不識不知。正合了大學上樂其樂而利其利的一句話。所以到這裏做官的人。倒也鎮日清閒。逍遙自在。不在話下。且說這時候做知府的。姓柳名繼賢。本籍江西人氏。原是兩榜進士出身。欽點主事。吏部觀政。熬了二十多年。由主事而陞員外。由員外而陞郎中。這年京察屆期。本部堂官見他精明練達。勇敢有爲。心地慈祥。趨公勤慎。就把他保了進去。引見之後。奉旨記名。不上半年。偏偏出了這個缺。

題本上去。又蒙聖上洪恩。著他補授。謝恩之後。隨向各處辭行。有一箇老友。姓姚名士廣。別號遜齋。本貫徽州。年紀七十多歲。本在保定書院掌教。這番因事進京。恰好遇著柳知府放了外任。從此南北睽違。不能常見。姚老先生便留他多住幾日。一同出京。到了臨動身的頭一天。姚老先生在寓處備了一席酒。替他餞行。約摸吃到一半。姚老先生便滿滿的斟了一杯。送到柳知府面前說道。老弟此番一麾出守。上承簡命。下治萬民。不要把这知府看得輕。在漢朝已是二千石的職分。地方雖一千餘里。化民成俗。大可有爲。愚兄所指望於老弟者。祇此數言。吾輩既非勢利之交。故一切陞官發財的話。頭概行。蠲免老弟如以爲是。卽請滿飲此杯。原來這位姚老先生。學問極有根柢。古文工夫尤深。目下年紀雖已古稀。却是最能順時達變。所有書院裏的學生。無有一個不佩服他的。柳知府自己亦是八股出身。於這姚老先生。却一向十分傾倒。且說當日聽了他這一番言語。便接杯在手道。小弟此行。正要叨教。吾兄。今蒙慨贈良言。尤非尋常感激。但是目下放了外任。不比在京。到任之後。何事當

興。何事當革。還求吾兄指教一番。以當指南之助。說罷。便乾了那杯酒。將酒杯送還姚老先生。自己歸坐。仍舊對酌。姚老先生道。要興一利。必須先革一弊。改革之事。甚不易談。就以貴省湖南而論。民風頑固。已到極點。不能革舊焉。望生新。但我平生最佩服孔夫子。有一句話。道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說這話。並不是先存了秦始皇愚黔首的念頭。原因我們中國都是守著那幾千年的風俗。除了幾處通商口岸。稍能因時制宜。其餘十八行省。那一處不是執迷不化。扞格不通呢。總之我們有所興造。有所革除。第一須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們潛移默化。斷不可操切從事。以致打草驚蛇。反爲不美。老弟。你記好我一句話。以愚兄所見。我們中國大局將來。有得反覆哩。柳知府聽了此言。甚爲驚訝。除了贊歎感激之外。更無別話可說。當夜席散之後。自行回寓。次日分手。各奔前途。姚老先生自回保定。按下不表。且說柳知府帶了家眷。星夜趲行。其時輪船已通。便由天津上海漢口一路行來。他自從通籍到今。在北京足足住了二十多年。却不料外邊風景。却改變了不少。因此一路上。反見

識了許多什面。到了湖南。上司因爲他久歷京曹。立刻掛牌飭赴新任。到任之後。他果然聽了姚老先生之言。諸事率由舊章。不敢驟行更動。過了半載。倒也上下相安。除睡覺喫飯之外。其餘一無事事。只因他這人生性好動。自想我這官。一府之內。以我爲表率。總要有些作爲。方得趁此表見。想來想去。却想不出從那裏下手。齊巧這年春天。正逢歲試。行文下去。各學教官傳齊廩生。攜帶門斗。知會了文武童生。齊向府中進發。這永順府一共管轄四縣。首縣便是永順縣。此外還有龍山保靖桑植三縣。通扯起來。習武的多。習文的少。四縣合算。習文的不上一千人。武童却在三千以外。當下各屬教官。稟見了知府。掛牌出去。定於三月初一考闔屬文章。經古。初三考試正場。原來這柳知府。雖是時文出身。因他做廩生時。考過優拔。於經史詩賦。一切學問。也曾講究過來。他在京時候。常常聽見有人上摺子。請改試策論。也知這八股。不久當廢。又兼他老友姚老先生。以古文名家。受他薰陶涵育。自然把氣質漸漸的。改化過來。所以此時。便想於此中。搜羅幾個人才。當下先出一張告示。叫應試童生。

於詩賦之外。准報各項名目。如算學史論之類。無奈那些童生見了不懂。到了臨期點名。只有龍山縣一個童生報了史論。永順縣一個童生報了筆算。其餘全是孝經論性理論。連做詩賦的也寥寥無幾。柳知府點名進來。甚爲失望。無奈將題目寫了。掛牌出去。報筆算的。居然敷衍完卷。考史論的那個童生。因見題目是韓信論。他雖帶了幾部綱鑑易知錄廿一史約編之類。却不知韓信是那一朝的人物。查來查去。總查不到。就求老師替他轉稟大人。說這個題目不知出處。請換一個容易些的。老師被他纏不過。先同監場的二爺商量。祇見一個二爺接過題目一瞧。說韓信這個名字很熟。好像那裏會過似的。歪著頭想了半天。說是了。你這位相公書沒有讀過。難道戲亦沒有瞧過嗎。二進宮楊大人唱的末了一句。甚麼漢韓信命喪未央。可不是他嗎。他是漢朝人。如果不是爲什麼。說是漢韓信呢。那二爺說到這裏。旁邊有一個夥計插嘴道。老大。你別誇口。既然韓信是漢朝人。爲甚麼前頭還說他是登臺拜將的三齊韓王呢。據我說。這韓信一定是齊國人。回頭同那童生說。相公。你別上。

他的當你照我的話去做。一定不會錯的。那曉得這個童生。自小生長外縣。沒有瞧過京戲。連他們說的甚麼二進宮。也不知道。仍舊摸不著頭腦。到底托了老師。回了知府。重新出了一個管仲論。是四書上有的。不消再查綱鑑了。齊巧刻本文章上。又有一篇成文。是管仲兩個字的題目。被那童生查著。把他喜歡的。了不得。連忙改頭換面。將八股改做八段。高高興興。謄了出來。把卷子交了進去。師爺打開一看。只是繡眉頭。柳知府問他做的怎麼樣。師爺說。如果改做八股。倒還有些警句。現今改做史論。却有許多話裝不上。說著便把這本卷子送了過來。說請太尊過目。再定去取罷。柳知府看了一遍。覺著實在太難。心下躊躇道。這樣卷子。怎麼好取。然而通場祇有他一本。他雖做得不好。倒底肚皮裏還有這史論兩個字。比著那些空疏無據的。自覺好些。無論如何。此人不肯隨俗。尙有要好的心腸。總要算得一個有志之士。不如胡亂將他取了出來。叫別的童生看看。也可激勵他們的志氣。向史鑑上討論。討論也是好的。主意一定。便把那個考筆算的。取了算學正取。這個做管仲論的。取了

史論次取。另外又取了幾本詩賦。發出案來。接著便是正場。初覆。二覆。三覆。不到半月。都已考完。發出正案。跟手考試武童。第一場馬箭。是在演武廳考的。第二場步箭。就在本府大堂校閱。因爲人多。便立了三個靶子。一排三人同射。免得耽誤日期。是日。柳知府會同本城叅府。剛剛升堂坐下。尙未開點。忽見把大門的帶進一個人來。喘吁吁跑的滿頭是汗。當堂跪下。那人自稱小的紀長春。是西門外頭的地保。今天早上。西門外高陞店裏的店小二哥。跑到小的家裏來。說他店裏。昨兒晚上。來了三個外國人。還跟著幾個有辮子的知府道。那一定是中國人了。地保道。不是中原人。如果是我們中原人爲甚麼戴著外國帽子呢。知府又問你瞧見了沒有。地保道。店小二來報。小的就去瞧了一瞧。外國人是有幾個。小的也不敢走進去。怕是驚了他們的。駕。就趕到大人這裏來報信的。知府問知道他們來做甚麼的呢。地保道。小的也問過店小二。店小二說。昨天晚上。有一個有辮子的外國人爲了店小二父親。不當心打破他一個茶碗。那個有辮子的外國人就動了氣。立時把店小二的父親打。

了。一頓還揪住不放。說要拿他往衙門裏送。店小二是嚇的早躲了出來。不敢回去。知府道。混賬東西。我就知道你們不等到鬧出亂子來。也就躲著不來報了。打碎一個甚麼碗。你知道弄壞了外國人的東西。是要賠款的嗎。地保就從懷裏掏出兩塊打碎的破磁片子。送了上去。說那碗是個白磁的。只怕磁器鋪裏去找。還找的出。知府取過來仔細端詳過一回。罵了一聲胡說。說這是洋磁的。莫說磁器鋪裏沒有。就是專人到江西也燒不到這樣。這事鬧大了。先把這混賬東西鎖了起來。回來再辦他。地保聽了這話。連忙自己摘掉帽子。爬在地下磕響頭。嘴裏說大人恩典。大人超生。知府也不理他。又問店小二呢。地保回躲在小的家裏。知府說原來你們是通同一氣的。順手抓了一根火籤。派了一名差。叫立刻把店小二提到。差人奉命自去不題。知府便說今日有交涉大事。只好暫時停考。等外國人這一關過去。再行掛牌曉諭。說著就要退堂。那些童生。雖然不願意。無奈都有父兄師保管束。也只好退了出去。這裏知府便讓參府到簽押房裏。共商大事。參府說。既然外國人到此。我們營裏。

應得派幾個兵前去彈壓閒人。以盡保護之責。知府道。老兄所見極是。參府也不及喫茶。立刻辭了出來。坐轎而去。知府忙叫傳首縣。原來首縣正從府裏伺候武考。參堂以後。沒有他的事情。便即打道回衙。剛剛走到半路上。齊巧地保夥計趕來送信。他便不回縣衙。立刻折回本府衙門。坐在官廳上等候。知府又叫請刑名韓師爺。跟師爺的小廝說。不敲十二點鐘。是向例叫不醒的。知府無奈。只得罷手。不消一刻。首縣進見。手本上來。知府趕忙叫請。首縣進來。請了安。歸了坐。知府便說。西門外來了幾個外國人。老兄知道麼。首縣說。卑職也是剛剛得信。所以來回大人。請大人的示。該怎麼辦。還是理他的好。還是不理他的好。橫豎他們到這裏也沒有到大人這裏來。拜過知府道。現在亂子都鬧了出來了。你不理他。他也要找你。了。首縣忙問甚麼亂子。知府說。難道你還不知道。便把地保所稟。店小二的父親。打碎了他們一個碗。被他揪住不放。還要往衙門裏送的話。說了一遍。首縣聽了。呆了半天。不能言語。知府道。你們是在外面做官做久了的。不知道裏頭的情形。兄弟在京裏的時候。那些

大。老。先。生。們。一。個。個。見。了。外。國。人。還。了。得。他。來。是。便。衣。短。打。我。們。這。邊。一。個。個。都。是。補。掛。朝。珠。無。論。他。們。那。邊。是。個。做。手。藝。的。我。們。這。些。大。人。們。總。是。同。他。並。起。並。坐。論。理。呢。照。那。中。庸。上。說。的。柔。遠。人。原。該。如。此。況。且。他。們。來。的。是。客。你。我。有。地。主。之。誼。書。上。還。說。送。往。迎。來。這。是。一。點。不。錯。的。現。在。裏。頭。狠。講。究。這。個。工。夫。以。後。外。國。人。來。的。多。了。纔。顯。得。我。們。中。國。柔。遠。的。效。驗。咧。依。兄。弟。愚。見。我。們。此。刻。先。去。拜。他。跟。手。送。兩。桌。燕。菜。酒。席。過。去。再。派。幾。個。人。替。他。們。招。呼。招。呼。一。來。盡。了。我。們。的。東。道。之。情。二。來。店。家。弄。壞。了。他。的。東。西。他。見。我。們。地。方。官。以。禮。相。待。就。是。有。點。需。索。便。也。不。好。十。分。需。索。能。穀。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等。到。出。了。界。卸。了。我。們。干。係。那。怕。他。半。路。上。被。強。盜。宰。了。呢。首。縣。道。大。人。明。見。卑。職。就。跟。了。大。人。一。塊。兒。去。知。府。說。狠。好。但。是。一。件。我。們。沒。有。一。個。會。說。洋。話。的。怎。麼。好。首。縣。說。卑。職。衙。門。裏。的。西。席。老。夫。子。有。箇。姓。張。的。從。前。在。省。城。裏。甚。麼。學。堂。裏。讀。過。三。箇。月。英。文。的。現。在。請。他。教。卑。職。的。兩。個。兒。子。讀。洋。書。知。府。說。原。來。世。兄。學。習。洋。文。這。是。現。在。第。一。件。經。世。有。用。之。學。將。來。未。可。限。量。可。

喜。可。敬。立。刻。叫。跟。班。拿。名。片。去。請。縣。裏。張。師。爺。停。了。一。會。子。張。師。爺。穿。了。袍。褂。坐。轎。來。了。知。府。接。著。十。分。器。重。說。了。些。仰。慕。的。話。張。師。爺。也。高。興。的。了。不。得。三。人。會。齊。立。刻。鳴。鑼。開。道。齊。奔。西。門。外。高。陞。店。而。來。有。分。教。太。尊。媚。外。永。順。縣。察。看。礦。苗。童。子。成。軍。明。倫。堂。大。抒。公。憤。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識大體刺史講外交 惑流言童生喜肇事

却說柳知府同了首縣繙譯。一直出城。奔到高陞店。當下就有號房。搶先一步。進店投帖。少停。轎子到門。只見參府裏派來的老將。帶了四個營兵。已經站在那裏了。且說這店裏住的外國人。原來是意大利國一個礦師。只因朝廷近年以來。府庫空虛。度支日絀。京裏京外。狠有幾個識時務的大員。曉得國家所以貧弱的緣故。由於有利而不能興。甚麼輪船。電報。織布。紡紗。機器廠。槍礮廠。大大小小。雖已做過不少。無奈立法未善。侵蝕尤多。也有辦得好的。也有辦不好的。更有兩件。天地自然之利。不可以不考求的。一件是農功。一件是礦利。倘把這二事辦成。百姓即不患貧窮。國家

亦自然強盛。所以那些實心爲國的督撫。懂得這個道理。一個個都派了委員。到東洋考察農務。又從外洋聘到幾位有名礦師。分赴各府州縣察看礦苗。以便招人開採。這番來的這個意大利人。便是湖北總督派下來的。同來的還有一個委員。因在上縣有事耽擱。所以那礦師先帶了兩個外國人。一個通事。兩個西蔥。一共六個人。早來一步。到永順城外。找到高陞店住下。原想等委員來到。一同進城拜客。不料店小二因他父親被打。奔到地保家中哭訴。地保恐怕擔錯。立刻進城稟報。偏偏碰着柳知府。又是個極其講求外交的。便同了首縣。先自來拜。名帖投進。虧得那礦師自到中國。大小官員也見過不少。狠懂得些中國官場規矩。況且自己也還會說幾句中國話。看過名帖。忙說了聲請。柳知府當先下轎。走在頭裏。繙譯張師爺夾在中間。首縣打尾。進得店門。便有店裏夥計。領着上樓。那礦師已經接到扶梯邊了。見面之後。礦師一隻手探掉帽子。柳知府是懂外國禮信的。連忙伸出一隻右手同他拉手。下來便是讀過三個月洋書的張師爺。更不消說這個禮信也是會的。還說了一句。

外國話。礦師也答還他一句。末了方是首縣上來。伸錯了一隻手。伸的是隻左手。那礦師便不肯同他去拉。幸虧張師爺看了出來。趕緊把他的右手拉了出來。方算把禮行過。那礦師同來的夥計。連着通事都過來相見。那通事鼻子上架着一付金絲小眼鏡。戴着一頂外國圓帽。腳上穿着一雙皮鞋。走起路來格吱格吱的響。渾身小衫褲子一律雪雪白。若不是屁股後頭掛着一根墨測黑的辮子。大家也疑心他是外國人了。見了人並不除去眼鏡。朝着府縣祇作一個揖。虧他中國禮信還不會忘記。一時分賓坐下。西崽送上茶來。便是張師爺一心想賣弄自己的才學。打着外國話。甚麼溫吐脫利克姆也斯。鬧了個不清爽。起先那礦師還拉長了耳朵聽。有時也回答他兩句。到得後來只見礦師一回縐縐眉頭。一回抿着嘴笑。一句也不答腔。府縣心裏還當他們話到投機得意。忘言停了一歇。忽見礦師笑迷迷的打着中國話。向張師爺說道。張先生。你還是說你們的貴國話給我聽罷。你說的外國話不要說我的通事不能懂。就是連我也不懂得。一句大家到這裏方纔明白。是張師爺工夫。

不。到。家。說。的。不。好。所。以。外。國。人。也。不。要。他。說。了。張。師。爺。聽。了。這。話。把。他。羞。的。了。不。得。連。耳。朵。都。緋。緋。紅。了。登。時。啞。口。無。言。連。中。國。話。也。不。敢。再。說。一。句。坐。在。那。裏。默。默。無。聲。首。縣。瞧。着。狼。難。爲。情。虧。得。柳。知。府。能。言。慣。道。不。用。繙。譯。老。老。實。實。的。用。中。國。話。攀。談。了。幾。句。礦。師。却。還。都。明。白。就。說。兄。弟。在。武。昌。見。過。制。臺。這。位。制。臺。大。人。是。貴。國。裏。的。一。個。大。忠。臣。知。道。這。開。礦。的。利。益。比。各。種。的。利。益。都。大。所。以。纔。委。了。我。同。着。金。老。爺。來。在。貴。府。一。路。察。看。情。形。到。了。長。沙。我。還。去。拜。望。你。們。貴。省。的。撫。臺。這。撫。臺。請。我。喫。晚。飯。他。這。人。也。是。一。箇。狠。明。白。的。今。天。到。了。貴。府。因。爲。金。老。爺。還。沒。有。到。所。以。我。沒。有。到。貴。府。衙。門。裏。拜。見。現。在。勞。駕。得。狠。我。心。上。狠。歡。喜。當。下。又。說。了。些。客。氣。話。柳。知。府。也。着。實。拿。他。恭。維。方。纔。起。身。告。別。柳。知。府。還。要。約。他。到。衙。門。裏。住。他。說。等。金。老。爺。到。了。再。說。彼。此。讓。到。扶。梯。邊。又。一。個。個。拉。了。拉。手。礦。師。便。自。回。去。府。縣。同。了。張。師。爺。下。樓。上。轎。一。直。回。到。府。衙。門。知。府。下。轎。依。舊。邀。了。首。縣。同。張。師。爺。進。去。談。天。張。師。爺。便。不。及。上。次。高。興。知。府。還。留。他。喫。飯。他。不。肯。喫。先。回。去。了。這。裏。首。縣。說。今。兒。卑。職。

保舉匪人幾乎弄得坍臺實在抱愧得狠。知府道：「你不用怪他。他學洋文學問雖淺。這永順一府只怕除了他還找不出第二個留他在這裏開開風氣也好。老兄你回去總要拿他照常看待將來兄弟還有用着他的地方呢。當下又講到店小二父親打了他們的碗。剛纔居然沒有題起此事。大約是不追究的了。說到這裏門上來回。店小二已經鎖了來。現在就叫原差押着他去找他父親去了。把他爺兒倆一齊拿到。連着地保三箇還是發縣呢。還是老爺親自審。知府道：「一時也還用不着審。但是放亦放不得的。倘若放跑了將來外國人要起人來到那裏去找呢。他們外國人最是反面無情的。究竟打掉一箇碗不是甚麼要緊東西也直得拖累多少人。叫人敗家蕩產嗎。不過現在他們外國人正在興旺頭上不能不讓他三分可憐。這些人那一個不是皇上家的百姓。我們做官的不能庇護他們已經說不過去。如今反幫着別人折磨他們真正枉喫朝廷俸祿說起來真叫人慚愧得狠。然而也叫做沒法罷了。現在且等金委員到了再講。看來不至於有甚麼大事情的那門上便自退出。」

首縣又說了兩句。亦即辭了出來。知府送客回去。連忙更衣喫飯。等到中飯喫過。便有學老師托了門上。拿着手本。上來請示。幾時補考武童。他們人多。而且多是沒有錢的。帶的盤纏有限。都是扣準日子的。在這裏多住一天。喫用也着實不少。有了日子。幾時補考。就好安頓他們了。知府道。我拿得定嗎。我巴不得今天就考完。早考完一天。他們早回去一天。我也樂得早舒服一天。無奈外國人在這裏不定甚麼時候。有事情叫我怎麼能。毅然定心坐在那裏一天。到晚的看他們射箭。弄這個不急之務呢。而且還有一句話問問他們。射箭射好了。可是能。毅然打得外國人的嗎。原來柳知府因爲剛纔捉拿店小二父親一事。同首縣談了半天。着實有點牢騷。心想。我爲一府之尊。反不能庇護一個百姓。還算得人嗎。因此睡中覺也睡不着。躺在牀上。翻來覆去。越想越氣。齊巧門上來回這事。算他倒運。碰了個釘子。門上出去之後。便一五一十對着老師說了。老師無奈。各自回寓。接着一班廩保來見。老師又同他說了。還說太尊正在不高興頭上。只好屈諸君暫留兩天。少不得總要考的。衆廩保道。考是

自然要考。本城的童生還好。但是那些外縣的。還有鄉下上來的。大家都是扣準了日子來考。那裏能彀耽誤這許多天。一個個喫盡用光。那裏來呢。老師道。太尊吩咐下來。我亦沒有法想。衆廩保無奈。也只好退了出來。傳知各童生。大眾俱有憤憤之意。齊說知府巴結外國人。全不思體恤士子。這個風聲一出。於是一傳十。十傳百。霎時間。滿城都已傳徧了。後文補敘。且說那湖北制臺派來的金委員。是個候補知州。一向在武昌洋務局裏當差。從前出過洋。會說英法兩國的話。到省之後。上司均另眼相看。此番委他同了礦師沿途察勘。正是上憲極力講求爲國興利的意思。那日柳知府去拜礦師。礦師原說他不日可到。果然未及上燈時分。已見他拿着手本。前來稟見。柳知府立刻請見。行禮歸座。寒暄了幾句。金委員當將來意稟明。還說洋礦師、因、見、大、人、先、去、拜、他、心、上、高、興、的、了、不、得。柳知府便說。我已叫縣裏備了兩席酒。替他送去。我要邀他們到衙門裏來住。他說等着老兄到了再定。金委員道。大人已經先去拜他。又送他酒席。這也儘彀的了。同外國人打交道。亦只好適可而止。他們

這些人是得步進步。越扶越醉。不必過於遷就他卑職。是到過外洋。狠曉得他們的脾氣。依卑職的意思。大人可以不必再去理他。亦不必約他們到衙門裏來住。原來柳知府一心只想籠絡外國人。好叫上司知道。說他講求洋務。今聽金委員如此一說。心想我今日的一番舉動。豈不成了蛇足麼。好在禮多人不怪。現在裏頭尙且十分遷就他們。何況我呢。心上如此想。面子上不好駁他。滿口的說老兄所見極是。兄弟領教。但是老兄同了他們來到此地。還是大略看看情形。還是就要動手開採。說明了。兄弟這裏也好預備。金委員道。這一回不過奉了督憲的公事。先到各府察勘一遍。凡有山的地方。都要試過。等到察勘明白。然後回省稟明督憲。或者招集股份。置辦外洋機器開採。或者本地紳富有願包辦的。用土法開採亦好。到那時候。自然另有章程。現在還說不到這裏。目下只求大人多發幾張告示。預先曉諭地方上的百姓。告訴他們此番洋人前來試驗礦苗。原是爲將來地方上興利起見。并無歹意。叫他們不必驚疑。等到洋人下鄉的時候。再由縣裏同營裏多派幾個衙役兵勇幫

着彈壓。免得滋事。府屬四縣看過之後。就要回省銷差。這一路的山。雖比別府多些。頂多也不過半月二十天的工夫。就可了事。柳知府連忙答應。明天寫好告示。儘後天一早貼出。金委員又謝過。方纔告辭出來。跟手去拜縣裏營裏。不必細題。第二天又到縣裏開了本地紳富的名單。挨家去拜。卻無一個出來會他。到了第三天。府裏的告示已經貼了出來。縣裏派的衙役。營裏派的兵丁。亦都齊集店中。聽候差遣。話分兩頭。且說那班應考的武童。大都游手好閒。少年喜事之人居多。加以苗漢雜處。民風強悍。倘遇地方官拊循得法。倒也相安無事。如若有些事情。不論大小。不如他們的。心願。從此以後。吹毛求疵。便就瞧官不起。即如此番。柳知府提倡新學。講究外交。也算得一員好官。只因他過於巴結洋人。擅停武考。以致他們欲歸不得。要考不能。不免心生怨望。加以這些武童。常常都聚在一處。不是茶坊。便是酒店。三五成羣。造言生事。就是無事。也要生點事情出來。以爲鬧得有趣。卻說這日正有十來個人。在茶館裏喫茶。忽然有他們一個同伴的童生。進來嚷道。了不得了。了不得了。大家見他

來得奇怪。一齊站起身來。齊問甚麼事情。那人道。我剛纔到府前閒耍。忽見照牆上貼出一張告示。有多少人圍着去看。有一個認得字的老先生。在那裏講給人聽。原來這柳本府要把我們這一府裏的山。通統賣給外國人。叫他們來到這裏開礦。你們想想看。咱們這些人。那一箇不住在山上。現在賣給外國人。叫咱們沒有了存身之處。這還了得。這人不曾說完。接着又有一箇童生跑了來。也是如此述了一遍。不消一刻。來了三四起人。都是如此說法。頓時就圍了二百多人。有的說我的家。在山上。這一定要拆我的房子。了一箇說我的田。在山上。這一定要沒我的田地的了。又一箇說我幾百年的祖墳。都在山上。這一來。豈不要刨墳見棺。翻屍掏骨嗎。還有箇說我雖不住山上。却是住在山腳底下。大門緊對着山。就是他們在那裏動土。倘有一長半短。豈不於我的風水也有關礙。大家須想箇抵擋他的法子。纔好當下便有人說。甚麼抵擋不抵擋。先到西門外。打死了外國人。除了後患。看他還開得成礦。開不成礦。又有人說。先去拆掉本府衙門。打死瘟官。看他還能把我們的地方賣給外

國人不能橫豎考也沒得考。大家拚着去幹。豈不結了嗎？於是你一句我一句。人多口雜。早鬧得沸反盈天。看熱鬧的人。街上愈聚愈多。起初還都是考先生。後來連不是考先生。也和在裏頭。衆人正在吵鬧的時候。忽有本地最壞不堪的一箇舉人。分開衆人。跑進茶店。忙問何事。於是衆人都搶着向他訴說。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說了一遍。這箇舉人。一生專喜包攬詞訟。挾制官長。無所不爲。聲名甚臭。當時聽得此事。便想借題做文。連說這還了得。這瘟官眼睛裏也太覺沒有人了。好端端要把我們永順地方賣給外國人。要滅我們永順一府的百姓。這樣大事情。茶店裏不是議事的地方。還不替我快去開了明倫堂。大家一齊到那裏商量箇法子。在這裏做甚麼呢。一句話提醒了衆人。大家一哄而出。其時已有上千的人了。這茶店裏不但茶錢收不到。而且茶碗還打碎不少。真正有冤沒處伸。只好白瞪着眼睛看他們走去。未曾把茶店房子擠破。已是萬幸。還敢哼一聲嗎？且說一千人跑到學裏。開了明倫堂。爽性把大成殿上的鼓搬了下來。就在明倫堂院子裏播將起來。學裏老師正在家。

裏教兒子念書。忽見門斗來報。不覺嚇了一跳。不敢到前頭來。隔着牆聽了一聽。來往的人聲。實在不少。他便悄悄的回到自己衙門。關上大門。叫門斗拿了衣包帽盒。從後門一溜煙而去。到府裏請示去了。有分教。童子聚衆。礦師改扮以逃生。太守請兵。佳士無辜而被累。畢竟這些童生。鬧到那一步田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礦師踰牆逃性命 舉人繫獄議罪名

却說儒學老師因見考生聚衆。大開明倫堂議事。他便叫門斗把此事根由。探聽明白。急急從後門溜了出來。直奔府衙門。稟見柳知府。柳知府一聞此信。不禁心上嚇了一跳。立刻請他相見。老師便把他們滋鬧情形。陳說一遍。柳知府聽了。默默無語。老師道。他們既會聚衆鬧事。難保不與洋人爲難。這事是因停考而起。停考是爲了洋人。這箇禍根。都種在洋人身上。再開下去。怕事情越弄越大。所以卑職急急來此。稟知大人。柳知府道。據你說起來。難道他們敢打死外國人不成。他們有幾箇腦袋。敢替朝廷開此外。衅呢。老師道。這裏頭不但全是考童。狠有些青皮光棍。附和在内。

柳知府詫異道。與他們甚麼相干。怎麼也和在裏頭。老師道。起初不過幾箇童生。爲的沒得考。又不得回去。難保不生怨望。在安分守己的人。自然沒有話說。有些歡喜多事的。不免在茶坊酒店裏。散佈謠言。說大人把永順一府的山。通通賣給了外國人。衆人聽見了。自然心上有點不願意。因此一傳十。十傳百。人多口雜。愈聚愈衆。纔會鬧出事來。柳知府道。真正冤枉我。雖爲一府之尊。也是本朝的臣子。怎麼好拿朝廷的地方。私自賣給外國人。這不成了賣國的好臣嗎。他們這些人。好不明白。你老哥。既知道。就該替我分辯。分辯免得他們鬧出事來。大家不好看。老師道。大人明鑒。他們已動了衆。卑職一箇人。怎麼說得過他。況且卑職人微言輕。把嘴說乾了。他們也沒有聽見。柳知府道。我的告示。上說的。明明白白。說外國人。今番來到此間。不過踏勘多處山上。有無礦苗。將來果然有礦可採。亦無非爲地方上興利。況且此時看過之後。並不立時動工。叫他們不必驚慌。這有甚麼難明白的。老師道。識字人少。說空話的人多。卑職來到大人這裏。已經有半點多鐘。只怕人又聚的不少了。大人該

早打主意。洋人那裏怎麼保護。學宮面前怎麼彈壓。免得弄到後來。不好收拾。柳知府道。你話很。是便叫人去通知營裏參府。請他派人到西門外高陞店保護洋人。一面去傳首縣。同來商量。正說著。首縣亦正爲此事。拿著手本上來稟見。柳知府立刻把他請進。如同商議軍國大事的一般。著實縝密。首縣又回。卑職來的時候。纔出衙門。滿街的強盜。把卑職的紅傘執事。都搶了去。大街上兩邊鋪戶。一概關門。罷市。卑職一看。苗頭不對。就叫轎夫。由小路上走。纔能轂到。大人這裏來的。柳知府道。很好。西門外頭。我已經招呼營裏。派了人去保護。你就同著老師到學前去。曉諭他們。說我本府並沒有把這永順一府的山賣給外國人。叫他們各保身家。不要鬧事。首縣無奈。只好諾諾連聲。同了老師下來。這裏柳知府滿肚皮心事。自己又要做告示。曉諭他們。因爲他們都是來考的人。嫌自己筆墨荒疏。又特特爲爲。叫書啓老夫子做了一篇四六文的告示。正要叫書辦寫了發出去。貼偏偏被刑名師爺看見。說他們都是考武的。有限幾箇懂得文墨。一句話把柳知府提醒。就請刑名師爺代擬一箇。

六言告示。然後寫了。用過印。標過硃。派了人。一處處去貼。柳知府又怕營裏保護不力。倘或洋人被他們殺害。朝廷辦起罪魁來。我就是頭一箇丟了。前程事小。還怕腦袋保不住。思到此間。急得搔耳抓腮。走頭無路。如熱鍋上螞蟻一般。話分兩頭。且說一班考童。聽了那舉人的話。大家齊鬩奔到學宮。開了明倫堂。擂鼓聚衆。霎時間就聚了四五千。這舉人姓黃名宗祥。天生就一肚皮的惡心思。壞主意。府城裏的人。沒有一箇不怕他的。現在見他出頭。大眾無不聽命。當下到得明倫堂上。人頭擠擠。議論紛紛。他便分開衆人。在地當中擺下一張桌子。自己站在桌子上。說與大眾聽道。我想這永順一府地方。是皇上家的地方。產業是我們自己的產業。現在柳知府。膽敢私自賣與外國人。絕滅我們的產業。便是盜賣皇上家的地方。我今與他一箇一不做。二不休。頭一件。城裏城外大小店面。一律關門罷市。第二件。先到西門外。找到外國人。統通打死。給他一箇斬草除根。第三件。齊集府衙門。捉住柳知府。不要傷他性命。只要叫他寫張伏辯。與我們打死洋人之事。不准上詳。那時候。萬事罷休。他

要性命自然依我。衆人聽了。齊說有理。當下便有幾百人。分頭四出。吩咐大小鋪戶關門。各鋪戶見他們來勢凶猛。誰敢不遵。黃宗祥自己帶領著一幫人。步出西門。找到高陞店。其時已有上燈時分。且說是日午後。住在高陞店裏的那箇礦師。已經得了外面消息。怕有考童鬧事。所有他的夥伴。與同來的繙譯細崽人等。統通不敢出門。金委員爲了此事。也著實擔憂。自己悄悄穿了便服。步行到府衙門。請柳知府設法保護。一路上看見人頭擁擠。心下甚是驚慌。到得府衙門。齊巧柳知府送過首縣老師出去。獨自一箇。在那裏愁眉不展。一聽他來。立刻請見。見面之後。金委員未曾開口。柳知府先問他外頭信息如何。金委員便將外頭聽來的話。與街上看見的情形。說了一遍。柳知府道。兄弟已經照會營裏。到店保護。頂好是早點搬到兄弟衙門裏來住。省得擔心。金委員道。地方上動了衆。無論那裏都靠不住。金委員又要柳知府親自出城彈壓保護。柳知府正在爲難的時候。只見門上幾箇人。慌慌張張的來報。說有好幾百箇人。都闖進府衙門來。現在已把二門關起。請金大老爺就在這裏。

避避風頭。金委員連連跺脚。也不願柳知府在座。便說。倘若他們殺死外國人。叫我
回省。怎麼交代。柳知府也是長吁短歎。一籌莫展。衆家丁更是面面相覷。默不作聲。
裏面太太小姐家人僕婦。更鬧得哭聲震地。沸反盈天。外頭一衆師爺們。有的想跳
牆逃命。有的想從狗洞裏溜出去。柳知府勸又不好勸。攔又不好攔。只得由他們去。
聽了聽。二門外頭。那人聲越發嘈雜。甚至拿磚頭撞的二門簳簳的響。其勢岌岌可
危。暫且按下。再說高陞店裏的洋人。看見金委員自己去找柳本府。前來保護。以爲
就可無事的了。誰知金委員去不多時。那學裏的一幫人。恰恰趕來。幸虧店裏一箇
掌櫃的人極機警。自從下午風聲不好。他便常在店前防備。還有那營裏縣裏預先
派來的兵役。也叫他們格外當心。不可大意。當下約有上燈時分。遠遠的聽見人聲
一片。蜂湧而來。掌櫃的便叫衆人進店。把大門關上。又從後園取過幾塊石頭頂住。
又喜此店房屋極多。前面臨街。後面齊靠城脚。開開後門。適臨城河。無路可走。惟右
邊牆外。有箇荒園。是隔壁人家養馬的所在。有箇小門。可以出去。那洋人自從得了

風聲早已踏勘明白。預備逃生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得外面人聲愈加嘈雜。店門兩扇幾乎被他們撞了下來。掌櫃的從門縫裏張了一張。只見火把燈籠照如白晝。知道此事不妙。連忙通知洋人叫他逃走。洋人是已經預備好了的。便即擯去輜重。各人帶一箇小小的包裹。爬上梯子。跳在空園。四顧無人。便把這家的馬牽過幾匹。開開後門。跨上馬背。不顧東西。捨命如飛而去。這裏掌櫃的見洋人已走。仍舊趕到前面。心下思量。若不與他們說明。他們怎肯干休。將來我的屋。還要被他們踏平。倘若說是我放走的。愈加不妙。不如說是還在城裏。把他們哄進了城。以爲緩兵之計。主意打定。便隔著門。把洋人早到城裏的話。說給衆人。衆人不信。齊說要進來看過。掌櫃的便同他們好說歹說。說我們大家是鄉鄰。你們也犯不著來害我。黃舉人隔著大門。說有我在這裏。決不動你一草一木。立逼著要開門進去。掌櫃的那裏敢開。後來始終被這些人撞破大門。一擁而進。搜了一回。沒有順手搶了多少東西。店裏的人。逃走不及。很有幾箇受傷的。衆人見洋人果然不在店內。然後一齊蜂擁入城。直

奔府衙門。剛剛走進城門。碰著營裏參府帶領了標下弁兵。打著大旗。掌著號。呼么喝六而來。這綠營的兵。固然沒用。然而出來彈壓。這般童生。與一班烏合之衆。尙覺綽綽有餘。衆人見此情形。不免就有點七零八落。參差不齊。及至參府到了高陞店。一問洋人。說是在府裏。曉得這般人。一定是要鬧到府裏去的。倘若鬧出殺官劫獄的事情。那時干係更重。立刻撥轉馬頭。打著旗。掌著號。亦往本府衙門而去。到得府前。纔過照牆。參府便命營兵站定。照裏一望。但見人頭十分擁擠。聽說府大堂的暖閣。已經拆掉。虧得二門堅牢。未曾撞破。一千人還在裏邊吵鬧。參府估量自己手下這幾箇老弱殘兵。如何抵擋他們。得過心生一計。暫且擺齊隊伍。把守在外。只是嗚的掌號。恐嚇他們裏頭有人。走了出來。也不去追趕。由他自去。等到這班人散走了些。再作道理。當下衆弁兵聽令。果然在照牆外面。嗚嗚的掌號。掌箇不住。且說裏頭這班人。一無紀律。二無軍器。趁得人多手衆。拆掉一箇暖閣。無奈一箇二門。敲死敲不開。看看天色已晚。大家肚裏有點餓了。有些溜了回去喫飯。等到回來。只見府

門前鳴鑼掌號。站著無數營兵。便也不敢前進。裏頭的人聽見外頭掌號。不知道發了多少兵。前來捉拿他們。人人聽了心驚。便三五成羣。四五作隊。的走了出來。及至走出大門。見營兵并不上來捕拿。樂得安心回家。這時候只有去的。沒有來的。不到三更天裏頭。只賸得二三百人了。這二三百人。因爲一心只顧攻打二門。沒有曉得外面的情形。所以還在那裏廝鬧。外面參府一見裏面人少。即忙傳令。拔隊進了府衙門。在大堂底下紮住。此時首縣典史打聽得府衙門人已散去。他們也就帶領著三班衙役。簇擁而來。裏頭這二三百人。纔曉得不好。丟下二門。也不打了。齊想一哄而散。恰好參府堵著大門。喊了一聲。拿人衆兵丁衙役一齊動手。立時就拿到二三十箇。其餘的都逃走了。然後首縣親自去敲二門。說明原故。裏頭還不相信。問了又問。外面參府典史一齊答話。裏面方纔放心。開了二門。讓衆官進去。纔曉得柳知府已經嚇得死去活來。金委員見面。先問洋人的消息。參府說不在店裏。問過店裏的人。說是在府裏。金委員道。他何曾同來。不好了。一定是被他們殺死了。立

刻要自己去尋。柳知府便叫首縣陪他一塊兒去。參府又派了二十名兵。一箇千總。一同前去。及至到了店裏。只見店門大開。人都跑散。東西亦被搶完。有幾箇受傷的人。在那裏哼哼。後來在茅廁裏找著掌櫃的兒子。纔知道洋人是已逃走的了。金委員的心纔略略的放下。又盤問你可知道他們是往那裏去的。掌櫃的兒子說。我的爺我又沒有跟他們去。我怎麼會知道。金委員急的要自己去找。首縣說。這半夜三更。你往那裏去找。他們既已逃出。諒無性命之憂。我這裏派人替你去。少不得明天定有下落。金委員無奈。只得又回到府衙門。見了柳知府。嚷著要拿滋事的人。重辦。否則不能回省銷差。柳知府諾諾連聲。便留他先在府衙門裏安身。首縣立刻叫人從自己衙門裏取到一副被褥牀帳。如缺少甚麼。立刻開條子去要。柳知府又吩咐首縣把捉住的人。就在花廳上連夜審問。務將爲首的姓名查問明白。不要連累好人。金委員嫌柳知府忠厚。背後說這些亂民拿住了。就該一齊正法。還分什麼首從。柳知府曉得了。也不計較。是日自從下午起。鬧到三更。大家通統沒有喫飯。柳知

府便叫另外開了一桌飯。讓金委員首坐。參府二坐。首縣三坐。典史四坐。自己在下作陪。喫完了飯。參府帶著兵親自去查點城門。怕有歹人混了進來。又留下十六名營兵。預備拿人。首縣會同金委員。就要審問拿住的一千人。當下開了點單。同到花廳。就在坑上一邊一箇坐下。外面八九十箇兵壯。兩三箇看牢。一箇如審強盜的一般。一箇箇帶上去審問。也有問過口供不對。捱著幾下耳刮子的。也有問過幾句。就吩咐帶下去的。總共拿住了三十四箇人。內中有三箇秀才。十八箇武童。其餘十三箇。有做生意的。也有來看熱鬧的。金委員吩咐。一概都釘鐐收禁。首縣也不好違他。當時在堂上。問出是黃舉人的首謀。問明住處。金委員便回柳知府。要連夜前去拿人。遲了怕他逃走。柳知府立時應允。又委首縣一同前去。帶了通班衙役。還有營兵十六名。又帶了一箇拿住的人。做眼線。燈籠火把。洶湧而去。且說黃舉人自從明倫堂出來。先到高陞店。及至打開店門。不見洋人的面。趕忙奔到府衙門。正想率領衆人。幫著打進二門。捉住柳知府。大鬧一頓。誰料正在高興頭上。忽聽大門外嗚嗚的

掌號。心下驚慌。以爲有兵前來捕拿。後來看見衆人漸漸散去。自己勢孤。也只好溜了出來。幸喜走出大門。沒人查問。一直轉回家中。心想此事沒有弄倒他們。將來訪問是我主謀。一定要前來拿我。愈想此事。愈覺不妙。忙與家人計議。關了前門。取了些盤纏。自己想從後門逃走。往別處躲避一回。正在收拾行李的時候。忽聞牆外四面人聲。前後大門。都有人把守。他的門。既比不得高陞店的門。又比不得本府的宅門。被差人三拳兩脚。便已打開。捉住一箇小廝。問他黃舉人在那裏。小廝告訴了他。衆人便一直奔到他屋裏。從牀底下拖了出來。一根練子。往頸子裏一套。牽了就走。回到衙門。已有五更時分了。金委員又逼着首縣。一同問他口供。提了上來。黃舉人先不肯認。金委員就要打他。首縣說他是有功名的人。革去功名。方好用刑。金委員翻轉臉皮。說道。難道捉到了謀反叛逆的人。亦要等到革掉他的功名。方好辦他嗎。首縣無奈。只好先打他幾百嘴把。又打了幾百板子。還是沒有口供。只好暫時釘鐐寄監。明日再問。問明白了。再定罪名。柳知府因爲沒有革去黃舉人的功名。就打他。

的板子。心上老大不願意。說如果打死了外國人。我拚着腦袋去陪他。金委員不該拿讀書人如此糟蹋。到底不是斯文一脈。第二天便說要自己審問這樁案件。有分教。太守愛民。郡縣漸知感化。礦師反省。閭閻重被株連。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倉猝逃生災星未退

中西交謫賢守爲難

却說那洋礦師一幫人。自從在高陞店爬牆出來。奪得隔壁人家馬匹。加鞭逃走。正是高低不辨。南北不分。一口氣走了十五六里。方纔喘定。幸喜落荒而走。無人追趕。及至定睛看時。樹林隱約之中。恰遠遠有兩三點燈光射出。其時已是五月初旬。一、鈎新月。高掛林梢。所以樹裏人家。尙覺隱隱可辨。逃走之時。不過初更時分。在路上走了祇有一刻多鐘。當下幾箇人見有了人家。心上一定。一齊下馬。手拉韁繩。緩步行來。礦師道。此地百姓恨的是我們外國人。我們此番前去借宿。恐怕不肯。便待如何。細崽道。此處離城較遠。城裏的事。他們未必得知。有我們中國人同著。或者不至。

拒絕。通事道。縱不至於拒絕。然而荒郊野地。這些鄉下人。一向沒有見過外國人。見了。豈不害怕。還敢留我們住嗎。礦師躊躇了半晌說道。這便怎樣呢。虧得那礦師同來的夥計。雖也是外國人。這人却狠有心思。便同那礦師打了半天外國話。礦師點頭醒悟。忙聞通事帶出來的包袱裏。還有中國衣裳。沒有通事道。有有有。礦師道。有了。就好說了。便把他夥計商量。統通改作中國人打扮的意思。說了出來。大家齊說。狠好。細崽道。如果不穀。我的包裹。還有長褂子。砍肩哩。一面說。一面與通事兩箇。趕忙各將衣包打開。那通事本來是愛洋裝的。到了此時。先自己換了中國裝。又取出接衫一件。單馬褂一件。細崽取出竹布長衫一件。砍肩一件。兩箇洋人喜的了不得。就在道旁。把身上的洋衣脫了下來。用包袱包好。把長衫馬褂。砍肩穿了。但是上下鞋帽。不對。沒有法想。細崽又在包袱裏。取出一雙舊鞋。給礦師穿了。然而還少一雙。細崽只得又把自己脚上穿的一雙脫了下來。給那箇洋人穿著。自己却是赤著脚。走脚下已齊全了。獨獨賸了頭上。沒有商量。如果不戴帽子。却是缺少一根辮子。叫

人一看就要破相。如若戴了外國草帽，鄉下人沒有見過，這樣草帽也是要詫異的。大家議論了一番，一無妙法。兩箇洋人也是急得搔耳抓腮，走頭無路，歇了一會。那箇細崽忽然笑嘻嘻的說道：我倒有箇法子。衆人忙問什麼法子。細崽道：荒郊野外，又沒箇剃頭店，要裝條假辮子，一時也來不及。現在依我意思，只好請二位各拿手巾，包了頭，裝著病人模樣，由我們兩箇扶了再前去借宿。只說趕路迷途，夏天時不正，兩人都中了暑，怕的風吹，所以拿布包了頭。今天權宿一宵，明天再趕進城去。礦師聽了，連稱妙計。急忙忙兩箇人依言改扮，如若鄉下人問時，只說辮子盤在裏頭，便可搪塞過去。改扮停當，仍舊牽了馬，走到一家門口，把馬拴在樹上。聽了聽聲息，俱無想是已經睡了，不去驚動。又到第二家門口，聽見內中有兩箇人說話。細崽便伸手敲了幾下門。內中間是誰？細崽并不答應，仍舊敲箇不住。究竟鄉下人心直，也不問到底是誰。見打門聲急，便有一箇男子前來，拔了門，開了門。四箇人一箇扶一箇，一齊走進。那兩箇洋人更把頭低下，妝出有病模樣。進門之後，見了牀，隨

卽和衣倒睡。這家人家。本是母子兩人。那男的是兒子。此外只有一箇老太婆。一見這箇樣子。心下老大驚慌。忙問怎的。細崽告訴他道。我跟了他三箇。出來做買賣。原想今日趕進城的。不料多走了路。迷失路途。不知離城還有多遠。現在天時不正。他兩箇又在路上中了暑。發了痧。不能趕路。所以要借你這裏權住一夜。明天一早。打總的謝你。鄉下人母子聽了。將信將疑。忙問還有行李鋪蓋呢。細崽道。早上出城。原說。當晚便回。沒有帶得鋪蓋。各人只有小包袱一箇。母子二人聽了。信以爲真。又問喫飯沒有。細崽回說沒喫。老太婆道。只有你兩箇喫飯。他兩箇病了。讓他靜養一夜。餓餓也好。那懂得中國話的礦師。聽了歡喜。心裏說。我這可把他瞞住了。但是在店裏動身之前。並沒有喫得飯。此刻他不讓我喫。叫我睡在這裏。却是餓的難過。救了性命。救不得肚皮。這亦說不得了。且說那鄉下男子。便叫他母親重新打火造飯。自己出外淘米。不提防。走至樹下。一排拴著好幾匹馬。心下一驚。想這四人來路古怪。不要是甚麼歹人。闖到我家。那却如何是好。急急淘完了米。奔到母親面前。趁空低

聲告訴了一遍。他母親趁空走到門外。看了一眼。見是真的。便對他兒子說道。你聽這幾箇人說話。都是外路口音。現在又有這幾匹馬。不要是碰著了騎馬賊呢。我在家料理他們喫飯。你快到地保家送箇信去。如果不對。先把他們網起來。省得受他的害。他兒子一聽不錯。仍舊到屋裏招呼了半天。託說解手出門去了。這裏只有兩箇人喫飯。老太婆著實殷勤。要茶要水。極其週到。一霎時喫完了飯。到底人家的馬。漠不關心。并不當心喂草喂料。還是老太婆問了聲。四位爺們的馬也該喂喂了。我們這裏却少麩料。如何是好。細崽道。喂上把草也就中了。老婆子聽說。自出喂馬。這裏四箇人。兩人一牀。暫時歇息。因日間受了驚慌。晚上逃難。又趕了十幾里路程。兩箇外國人。先已裝病睡倒。細崽究竟是箇粗人。還可支持得住。獨是苦了這箇通事。生平沒有騎過馬。一路上被他顛的屁股生痛。喫過飯。丟過飯碗。連忙躺下。細崽樂得一同歇息。四箇人睡在牀上。趁屋裏無人。各訴苦況。還感念老太婆母子的好處。說如果不是碰著了他。今夜尙不知在那裏過夜。兩箇外國人。只是鬧肚裏餓。細崽

包袱裏還帶着幾塊麵包。兩箇外國人看見如同得了至寶一般。只得權時取來充飢。說時遲那時快。這裏幾箇人方纔合眼。那箇老太婆的兒子已經去找到地保。說是莊上來騎馬賊。現在他家裏住宿。地保一聽。事關重大。立刻齊集了二三十人。各執鋤頭釘耙。從屋後兜到前面。老太婆兒子當先。地保在後。一幫人跟在後面。靜悄悄捱至門前。一擁而進。這幾箇人究竟是勞苦之餘。容易睡着。屋裏進來的人并未覺得。老太婆一見他兒子領了許多人來到屋裏。曉得是來拿人的。就把嘴照着牀上。努了一努。地保會意。便吩咐衆人快拿繩子將他四人捆起。老太婆的兒子也帮着動手。可憐四箇人竟如死人一般。一任衆人擺佈。等到捆好。地保道。先把他四箇的行李打開。看看可有搶來的東西沒有。誰知倒有一大半外國人衣服在內。還有兩箇草帽。兩雙皮鞋。其餘中國人衣服不多兩件。另外一箇手巾包裏頭包着些麵包食物之類。地保看了也不認得。又叫搜他身上。看有傢伙沒有。衆人又一齊動手。纔把那箇礦師驚醒。睜眼一看。見了許多人。心想一定是城裏那班人趕下來捉。

他們的急欲起身。誰知手脚被網。掙扎不得。欲待分辯。又不敢分辯。心裏橫着。總是一死。看他怎的。地保搜了一會。只有外國人出門時用的兩根棍子。其餘一無所有。又拿火在門外照了一會。四匹馬。只有兩匹有鞍轡。兩匹是光馬。內中有一箇人說道。這一定是騎馬的強盜無疑。除掉強盜。誰有這們大的本事。能駁騎這光馬。不要管他。把他扛到城裏。請老爺發落便了。地保一想不錯。便叫鄉下人取過兩扇板門。兩箇筐籠。把他四箇。兩箇放在門上。兩箇放在籬裏。叫幾箇鄉下人擡了就走。地保自己押着。又拉了老太婆的兒子。同去做見證。誰知他們在門外商議。這些話時。都被礦師聽見。心上一喜。知道他們不是城裏的一班人。既而又聽見衆人說。要把他四箇往城裏送。心上一驚。又是一喜。驚的是到得城裏。不要又落在考童之手。那是性命全休。喜的是此番逃難。不識路途。況且行李全失。盤川亦無。見了地方官。不怕他不保護。資送而且都是見過的。既而一想。不要說破。且等他們擡到城中。再作道理。主意打定。索性裝睡。任憑衆人搬弄。當下衆人。便把兩箇放在板上。兩箇放

在籬裏。四人之中一箇礦師是裝睡。一箇礦師帶來的夥計是不會中國話的。見此情形早已嚇得做聲不得。一箇通事被馬顛破了屁股。正在那裏發熱昏暈。一箇細崽畢竟粗人。由人撥弄。只是不知。又選了十多箇有力氣的鄉下人。沿路換肩倒替。其餘的牽了馬。拿了包裹。逕奔西門而來。且說城裏的官。金委員自從拿到了黃舉人。打了一頓。收在監裏。他便進來歇息。首縣亦回衙理事。柳知府亦因一夜未曾安頓。送完了客。便獨自一箇。要想到簽押房裏煙鋪上打一箇盹。誰知睡不到一點鐘。太陽已經下地。再想睡。亦睡不着了。爬了起來。坐着喫水煙。心想這件事如何辦法。現在滋事爲首的人。雖已拿到。究竟洋人逃落在何處。至今一無下落。金委員住在這裏老等。洋人一天沒有下落。他一定是一天不走。將來被上頭知道。這便如何是好。而且案關交涉。倘若外國人要起人來。叫我拿甚麼還他。就是殺了黃舉人。我這箇罪名也耽不起。想來想去。正是啞子夢見媽。說不出的苦。正思想間。忽見門上拿了一大把名帖。說是合城紳士來拜。柳知府忙問何事。大清早上。他們會齊了來做。

甚麼門上道也不知爲的那一項恍惚聽說是爲了黃舉人沒有詳革功名金大老爺就打他板子所以大家不服先來請示老爺問問這箇道理倘若不還他們道理他們就要上控柳知府急的頓脚道怎麼樣這話我早說過了這位金老爺辦洋務原是精明的若講起例案來總得還學習上幾年這箇官是容易做的嗎你想我如今不見了外國人金老爺不肯走一定喫住了我替他找打了黃舉人衆紳士又不服氣也來找到我我如今真正做了衆人的灰孫子若有地洞我早已鑽進去了實在這箇官我一天也不願意做門上拿着帖子站在一旁不敢答應別的跟班早伺候他把衣帽穿戴齊全出來見客這永順府城裏十二分大的紳士也沒有文的爲首的是箇進士主事武的爲首的是箇游擊連着佐雜千把之類合攏了不過二三十人當下也祇來了十幾箇人柳知府接著行過禮分賓坐下柳知府先開口說今日倒一早驚動了諸位大夥兒說昨天晚上大公祖受驚了柳知府道兄弟德薄望淺不能鎮撫黎民雖在這裏爲官實在抱愧得很衆紳士道考童并不敢鬧事不

過大公祖停考之後他們絕了希冀不免心生怨望也是有的至於鬧事的人還是地方上的痞棍那些求名應考之人斷斷沒有此事柳知府道這箇兄弟也曉得衆紳士道大公祖曉得這箇就是我們地方上的運氣了但是是一件何以昨夜又去捉拿黃舉人打了不算還收在監裏黃舉人平日人品如何且不必講但他也是一箇一榜出身照着律例上雖說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然而也得詳革功名方好用刑他究竟身犯何事未經審問如何可以打得板子柳知府道這是他們同夥供出來的衆紳士道設如被反叛咬了一口說他亦是反叛難道大公祖不問皂白就拿他凌遲碎副全門抄斬嗎大公祖是兩榜出身極應愛惜士類方不愧斯文一脈要說舉人可以打得我們這裏頭還有箇把進士同大公祖一樣出身也就慄慄可懼了柳知府聽了這話急得臉上一陣紅一陣白一句話也回答不出來歇了半天纔說得一句這事兄弟還要親自審問總有一箇是非曲直斷乎不能委屈姓黃的衆紳士道既然大公祖肯替我們作主我們暫時告辭明天再來聽信至於昨日被痞

棍打毀的大堂煖閣。事定之後。我們情願賠修。說罷。一齊站起。柳知府還要說別的話。見衆人已經走出。不好再說了。當下把衆人送了出去。纔進二門。只見門上又拿著手本來回說。首縣稟見外國人。也有了。柳知府聽了。不禁大喜過望。如同拾著了寶貝一般。忙問在那裏找著的。現在人在那裏來了。幾時了。爲甚麼不早說。門上道。不是派人找著的是。鄉下人。細了上來的。柳知府聽說。又喫了一驚。說好端端的。怎麼會被鄉下人。細了上來。倒沒有被鄉下人打傷。門上道。這是首縣大老爺。纔同家人說的。其中底細。家人不知道。柳知府便把首縣請進。又叫人去告訴金委員。說洋人找着了。少停。首縣進來。剛說得兩句。金委員也趕來了。柳知府道。恭喜。恭喜。外國人找着了。金委員道。怎麼找著的。柳知府道。你聽他講。首縣便說道。卑職今天一早。剛從大人這裏回去。就有這鄉下的地保來報。說拿住四箇騎馬強盜。卑職聽了。很喫了一驚。因爲地方上。一向平安。沒有出過盜案。那有來的強盜呢。先叫人出去查問。回說。一共有四匹馬。兩匹鞍轡俱全。那兩匹是光馬。包袱裏很有些外國衣服。卑

職聽了。就疑心到這上頭。跟手坐堂。把四箇人擡上來。誰知道外國人一見卑職。他還認得。就叫了卑職一聲。卑職一見是他們。立刻親自起身。替他們把繩子解去。只有那箇通事。說是昨日騎馬受了傷。身上發燒。頭裏昏暈。不能行動。現在卑職衙門裏。另外收拾了一間書房。讓他在那裏養病。那兩位洋人。餓了半天一夜。留在卑職那裏喫飯。喫過飯就來。卑職恐怕大人惦記。所以先來報信的。柳知府道。他們那裏來的馬。怎麼到了鄉下。會被他們認做強盜呢。首縣道。卑職也問過洋人。說昨天傍晚的時候。有好幾千人。鬧到店裏。店裏掌櫃的。把大門關上。讓他四箇由後牆逃走。齊巧牆外是人家的馬棚。他們跨上馬背就走。一氣跑了十幾里。就跑到這鄉裏。恐怕鄉下人見了疑心。所以改了中國裝。兩箇洋人。又裝做有病樣子。拿布包了頭。纔遮住鄉下人的耳目。誰知逃過一關。還有一關。鄉下人因見他們會騎光馬。所以認做強盜。通知了地保。地保亦不細細查問。竟把他們一齊網起。送進城來。真正笑話。幸虧還沒有打壞他們。現在地保同鄉下人。一齊被卑職暫收在班房裏看管。聽候

大人發落。柳知府道。細他們的時候。爲甚麼不喊呢。首縣道。細的時候。四箇人本是統通睡着的。礦師頭一箇驚醒。聽說是往城裏。曉得總會明白的。免得說破。又生別的枝節。那三箇。一箇洋人。不會說中國話。一箇通事。病昏了說不出話。一箇細崽。睡的像死人一般。由鄉下擡到城裏。他就一覺睡到城裏。直到卑職叫人解開他的繩子。纔把他喚醒。柳知府道。啊呀呀。謝天謝地。這一頭有了下落。我放了一半心。還有那一頭。將來還不知如何收場呢。首縣來的時候。已知道衆紳士的來意。現在柳知府所言。正是此事。剛要追問下去。門上來回。洋大人已到。在二堂上下轎了。柳知府金委員首縣三箇人。一齊迎了出去。只見一排三乘轎子。兩乘四人轎。是洋人坐的。一乘二人轎。是細崽坐的。細崽到了此時。并不預先下轎。直等府縣出來。他三箇人方纔一同下轎。讓了進去。柳知府拉手不迭。先說諸位受驚。又說自己抱歉。說完歸坐。細崽是有金委員的管家。拉着談天去了。這裏柳知府先問礦師。昨日逃難的情形。洋人便自始至終。詳細說了一遍。金委員又告訴他。現在拿到幾箇人。已經打了

收在監裏。等到審問明白。就好定罪。礦師道。柳大人。你們貴府的民風。實在不好。昨兒考先生鬧事。我們幾乎沒有性命。逃到鄉下。他們鄉下人。又拿我們當作強盜。我們是貴總督聘請來的。貴府就該應竭力保護。方是正理。現在如此。不但對不住我們。並且對不住你們總督大人。我們的行李。盤川。現在統通失落。這些鄉下人。還有昨天拿住的那些考先生。都要重重的辦他們。一辦出出我們的氣。纔好。柳知府聽了礦師的言語。心上一氣。又是一句話也對答不來。有分教。委員和事。調停惟賴孔方。紳士責言。控訴不遺餘力。欲知柳知府如何發付洋人。及衆紳士能否免於上控。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通賄賂猾吏贈川資

聽攬撥礦師索賠款

却說柳知府先受了衆紳士的排揅。接着洋人見面。又勒逼他定要辦人。真正弄的他左右爲難。進退維谷。心上又氣又急。一時楞在那裏。回答不出。其時金委員也正。在座。一見有了洋人。卸了他的干係。至於鬧事的人。已經收在監裏。他這一面有了

交代也就樂得做箇好人。一來見好於柳知府。二來也好弄他兩箇。當下見柳知府回答不出。他便挺身而出。對洋人竭力排解道。這樁事情。柳大人爲我們也算得盡心了。自從我們到得這裏。柳大人是何等看待。只是百姓頑固得很。須怪不得柳大人。自從昨日鬧了事情出來。柳大人爲我們足足有四十多點鐘。不曾合眼。不曾喫飯。現在鬧事的人。既然已經拏到。有些已經打過。收在監裏。將來一定要重辦。決計不會輕輕放過他們的。你但請放心罷了。至於我們幾箇人失落的行李鋪蓋。以及盤川等等。將來能覈查得到。固然極好。設如真箇查不到。柳大人亦斷乎不會叫你空手回去的。還有網你上來的那些鄉下人。論理呢。他們還要算得有功之人。不是他們拏你網送上來。只怕你幾位。直到如今。尙不知流落何所。但是他們不應該將你們網起來。這就是他們不是了。這箇都是小事。少不得柳大人替你發落。你亦不必多慮。現在你二位。昨夜受了辛苦。今天一早又網了上來。苦頭他算喫足了。可到我屋子裏先去歇息一回。一切事情。回來再講。礦師道。各事。我不管。但憑你金老爺。

去辦罷了。又回頭對柳知府道。柳大人爲我們喫苦。少不得後來總要謝你的。柳知府聽了。也不知要拏甚麼話回答他。纔好。洋人說完。站起身來就走。金委員趕忙走在前頭引路。把他兩箇。一直引到自己屋裏。柳知府知道他們要去休息。怕的一張牀不敷。立刻叫人又送過去幾副牀帳被褥。不在話下。這裏首縣見洋人已去。便要請教府大人。這事怎樣辦法。柳知府道。你聽見他們的口音嗎。一箇紅臉。一箇白臉。都是串通好了的。賠他們兩箇錢。倒不要緊。但是要賠多少。總得有箇數目。我現在別的都不氣。所氣的是我們中國稍些不如從前。強盛。無論是貓。是狗。一箇箇都爬上來。要欺負我們。真正是豈有此理。柳知府一面說。一面嘴上幾根鬍子。一根根都氣的蹺了起來。停了半天不語。首縣道。就是賠錢呢。亦賠煞有限。但是昨天捉來的。那一千人。同這鄉下人。如何發落。柳知府道。鄉下人並沒有錯。他們看見這異言異服的人。怕不是好來路。所以纔網了上來。送來之後。原是聽我們發落的。他們又沒有私自打他一下子。倘若真是騎馬的強盜。他們捉住了。我們還得重重的賞他們。

怎麼好算他們的不是呢。首縣道。但是不略加責罰。恐怕洋人未必稱心。柳知府道。要他們稱心可就難了。掣我們百姓的皮肉。博他們的快活。我甯可這官不做。我決計不能如此辦法。至於賠幾箇錢到了這步田地。朝廷尙且無可如何。你我也只好看破些。如要帶累好人。則是萬萬不能。首縣道。外國人只要錢有了。錢就好商量。鄉下來的一班人。且把他攔起來。還有黃舉人那一幫人。打的打了。一齊收在監裏。有的功名還沒詳革。這事要請大人的示。怎樣辦法。柳知府道。沒有別的。拚着我這箇官。陪他們就是了。首縣見太尊正在氣惱之下。不好多說。隨便應酬了幾句閒話。告辭出來。回衙理事。這裏洋人同金委員在府衙門裏。一住住了兩三天。那繙譯在縣裏。將息了兩天。病也好了。也就搬到府衙門來一塊兒住。黃舉人一幫人。仍在監裏。鄉下來的一幫人。仍在縣裏。柳知府也不問不聞。就是紳士們來見。也不出見。只說有病。等到病好。親來回拜。如是者四五天。倒是金委員等的不耐煩了。曉得柳知府有點別致性情。有時膽小起來。樹葉子掉下來。都怕打了頭。等到性子發作。却是任

捨都不怕。這兩天與洋人見面。雖然仍舊竭力敷衍。無奈同金委員講起來。總有點話不投機。所以金委員不願意去驚動他。虧得同首縣還說得來。這天便獨自一箇。便衣走到縣衙。會見首縣。同他商量。說我們來到此間。鬧出這們一箇亂子。真是意想不到的事。現在礦也不必看了。就此回省銷差。但是失落掉的東西。兄弟的呢。彼此要好。多些少些。斷無計較之理。但是洋人一邊。太尊總得早些給他一箇回頭。在此多住一天。彼此都不安穩。就是掣到的那些人。或者怎麼辦法。也不妨叫我們知道。將來回省銷差。便有了話說。太尊只是悶住不響。究竟不曉得葫蘆裏賣的甚麼藥。首縣道東西呢。是一定要賠的。人也一定要辦的。太尊這兩天。心上很不高興。我們做下屬的。也不便怎麼十分逼他。好在我們至好。你喫了飯沒有事。可以常常到我這裏閑談。多盤桓幾天也好。金委員道。我的老哥。你說的真定心。我們出來。兩箇多月。事情做的。一場無結果。還不回省銷差。儘着住在這裏做甚。老哥。千萬拜託你。今明兩天。去問他一箇准信。好打發我們走路。只因這位太尊。初見面的時候。看他

着實圓轉。到得如今。我實在怕與他見面。老哥。好歹成全了兄弟罷。說罷。又站起來作了一箇揖。首縣只得應允。又問他單賠行李。要箇甚麼數目。金委員道。若依了外國人。是箇獅子大開口。五萬六萬。都會要。現在有兄弟在裏頭。大約多則二萬。少則一萬五千。亦就彀了。首縣無語。彼此別過。列位看官。須曉得。柳知府於這交涉上頭。本是何等通融。何等遷就。何以如今判若兩人。只因當初是戀着爲官。所以不得不仰順朝廷。巴結外國。聽見外國人來到。立刻就命停考。聽見店小二打碎茶碗。就叫將他父子押候審辦。如今鬧事的人。百倍於店小二。遺失的東西。百倍於茶碗。他反不問不聞。行所無事。是箇什麼緣故呢。實因他此刻內迫於紳士。外迫於洋人。明知兩面難圓。遂亦無心見好。又橫着一箇丟官的念頭。所以他的心上。反覺舒服了許多。倒是金委員瞧着他行所無事。恐怕這事沒有下場。所以甚是着急。不得已託了首縣。替他說項。閑話休題。言歸正傳。且說首縣上府。稟見之下。當將金委員託說的話。婉婉轉轉。陳述了一遍。又說洋人住在這裏。終久不是箇事體。不如早早打發他

們走路。樂得眼前清靜。柳知府起先是滿腹牢騷。諸事都不在他心上。如今停了幾天。也就漸漸的平和下來。聽了首縣的話。便問他們要怎麼樣。首縣當把金委員說的數目。告訴了柳知府。柳知府道。太多。他那點行李。能值到這許多嗎。依我意思。給他兩千銀子。叫他走路。他的行李。也不過值得幾百。現在已經便宜他了。首縣見所要的數目。同所還的數目。相去懸殊。不好再講。又問拏到的人。如何發落。好叫金令回省。也有箇交代。柳知府道。這事。我已經打好主意。須得通稟上憲。由着上頭。要如何發落。便如何發落。你我犯不着做歹人。也不來做好人。我現在倘若要對得住洋人。便對不住紳士。要對得住紳士。就對不住洋人。況且這些人。一大半是當場拏住。有的是堂上問了口供。由金委員自己去拏了來的。打也是他自己擅作主張打的。百姓固然不好。金老爺也未免性急了。些。現在誰是誰非。我均不問。據實通詳上去。看上頭意思如何。再作道理。首縣無話可說。下來之後。照實告訴了金委員。金委員也自懊悔。當時不該責打黃舉人。又把他們一幫人。統通收在監裏。事情辦的操切。

便不容易收場。既而一想。到了上頭。一切事。可以推在外國人身上。與我不相干涉。我今樂得趁此機會。弄他們兩箇。便與首縣再四商量。說兩千銀子。叫我洋人面前。如何交代。凡事總求大力。并且自己跌到一萬。不能再少。首縣無奈。只得重新替他。說項。柳知府從二千五百加起。加到三千。一口咬定。不能再加。首縣出來。又與金委員說過。金委員只是一味向他婉商。首縣因爲太尊面前。不好再說。只得自己暗地裏。送了金委員一千兩銀子。好在一錢不落。虛空地。將來自有用。便告訴他說。這是兄弟自己的一點意思。送與吾兄路上。做盤川。不在賠款之內。金委員接受之下。心上倒着實感激他。而恨柳知府刺骨。口說吾兄的一千。兄弟一定領情。至於太尊所說的三千。兄弟也犯不着同他爭論。只要外國人沒得話說。樂得大家無事。首縣見此事。他自己已安排停當。外國人回省。有金委員一力幫襯。以後萬事。可以無慮。便也不再多講。一笑辭去。這裏金委員見柳知府許賠的數目。不能滿其慾壑。回至房中。便向礦師攬掇。并說了柳知府許多壞話。礦師道。我看這裏的府縣二位。都不

肯替我們出力。倒是營裏還替我們拏到幾箇人。金委員道。鬧事的那一天。柳大人。是一直關着二門。躲在衙門裏。虧得首縣大老爺先同了。捕廳到街上。彈壓。後來半夜裏。又同了我去。捉那箇姓黃的。整整一夜。沒有睡覺。首縣大老爺那天。倒很替我們出力。如果不是他那姓黃的首犯。怎麼會拏得着呢。礦師道。看他不出。倒是一箇好官。那位柳大人。我們同他初次見面。看他的人。很是明白。怎麼他倒不替我們出力。金委員道。不替我們出力也罷了。如今我們的行李。通通失掉。住在這裏。不得回省。我去同他商量。借幾千銀子。做盤川。他不但一毛不拔。而且捉來的人。他也不審。也不問。不知道。要把我們擱到那一天。礦師道。我是他們總督大人。請我來的。他得罪我。就是得罪他們總督大人。我的行李。是一絲一毫不能少。我的少了一件。叫他拏銀子賠我。我們上下六七箇人。總共失落多少東西。定要他賠多少銀子。快算一算。開篇帳給我。我去問他討。少我一箇也不成功。當下金委員便親自動手。開了一篇虛帳。算了算。足足二萬六千多兩銀子。交給了礦師。便一齊跑到花廳上。請見柳

知府。柳知府聞報。趕忙出來相會。只見礦師氣憤憤的。照着他說道。柳大人。你可曉得。我是誰請了來的。我是你們貴總督大人請來的。到了你這地方。你就該竭力保護。纔是等到鬧出事來。我們好容易逃出性命。你又叫鄉下人。把我們捆了上來。承你的美意。總算留我們在衙門裏住。現在拿到的人。既不審辦。我們失落的東西。也不查考。我們現在也不要你貴府辦人。也不要你賠我們的行李。只要問你借兩箇盤川。好讓我們回省銷差。至於鬧事的人。你既不辦。將來我只好託你們總督大人替我們辦。我們失落的東西。現在有篇帳在這裏。一共是二萬六千多兩銀子。我們帶回武昌。不怕你們總督大人不認。少我一箇也不成功。一席話。弄的柳知府摸不着頭腦。連說這是那裏來的話。鬧事的人。是你們金老爺拿到的。打也打了。收監的也收在監裏了。還要怎樣。柳知府話未說完。礦師接嘴道。可又來全虧了我們金老爺。還拿到幾箇人。要你們地方官做甚麼用的。柳知府道。那天我還叫首縣先出去彈壓。後來又叫他幫着拿人。礦師道。是了一城裏頭。只有首縣大老爺還替我們

出。把。力。柳。知。府。聽。了。真。是。又。氣。又。惱。接。着。說。道。你。們。失。落。的。東。西。我。已。經。應。允。了。三。千。難。道。不。是。銀。子。況。且。這。銀。子。都。是。我。自。己。捐。廉。難。道。還。去。剝。削。百。姓。不。成。礦。師。道。你。三。千。銀。子。我。沒。看。見。你。交。給。那。一。箇。的。我的。帳。總。共。是。二。萬。六。千。多。銀。子。這。三。千。是。賠。那。一。項。的。柳。知。府。道。說。三。千。就。是。三。千。還。有。甚。麼。說。話。不。當。話。的。其。時。金。委。員。也。坐。在。一。旁。見。柳。知。府。講。到。三。千。的。話。這。句。話。原。是。有。的。是。他。喫。了。起。來。沒。有。同。洋。人。說。倘。若。當。面。對。出。未。免。難。以。爲。情。趕。緊。站。起。來。解。勸。好。打。斷。這。話。頭。因。向。礦。師。說。道。我。們。出。來。已。經。不。少。日。子。了。現。在。須。得。趕。緊。回。省。銷。差。柳。大。人。這。邊。能。殼。再。添。上。兩。千。自。然。是。再。好。沒。有。倘。若。不。能。就。是。三。千。我。們。回。去。的。盤。川。也。將。就。殼。用。了。這。裏。的。事。情。好。在。柳。大。人。也。要。通。稟。上。頭。且。看。上。頭。意。思。如。何。再。作。道。理。那。礦。師。本。來。還。想。同。柳。知。府。爭。長。論。短。聽。見。金。委。員。如。此。一。說。也。就。罷。手。只。有。柳。知。府。到。底。是。箇。忠。厚。人。心。上。還。着。實。感。激。金。委。員。替。他。排。難。解。紛。便。同。礦。師。說。我。這。裏。三。千。是。現。成。的。倘。要。再。多。實。實。湊。不。出。來。幾。時。動。身。檢。定。日。子。好。叫。縣。裏。預。備。當。下。金。委。員。便。同。礦。

師商量。後天一准起身。金委員又同柳知府說。要先支幾百兩銀子。製備行裝。柳知府也答應了。立即傳話帳房。先送五百兩銀子過去。次日柳知府將銀子一併找足。礦師出立收據。是晚柳知府又特地備了一席的滿漢酒席。邀了營縣作陪。賓主六人。說說笑笑。自六點鐘入席。直至二鼓以後。方纔散席。席面上所談的。全是閑話。並沒有題到公事。次日營縣一同到府署會齊。送他幾箇起身。府縣各官。一齊送至城外。方纔回來。金委員同了洋人繙譯自回武昌不題。且說柳知府回到衙中。先與刑名師爺商量。這事如何申詳上憲。擬了稿子。改了再改。畢竟柳知府有點學問。自己頗能動筆。便將這事始末。詳詳細細。通稟上憲。并說現在鬧事的人。都已拿到。收在監裏。聽候發落。但未題到停考一節。又把武童鬧事。及拆毀府大堂情形。改輕了些。稟帖發出。又傳了各學教官到府諭話。告訴他們洋人已去。前頭武考未曾考完。定期後天接考下去。叫各教官去傳知各考童知道。誰知到了這天。來赴考的。甚是寥寥。却是爲何呢。一半是爲了川資帶的有限。不能久待。早已回家去的。一半是此番

鬧事。武童大半在場。恐怕府大人借考爲名。順便捉拿他們。因此畏罪不敢來的。十分中倒有五六分。是如此思想。所以赴考的人。比起報名的時候。十分中只來得一二分。柳知府無可如何。只好草草完事。至於那些紳士們。也曾來催問過好幾次。柳知府推誠布公的對他們說。這事情已經稟過上頭。只得聽候上頭髮落。至於拿到的人。但有一綫可以開脫他們的地方。我沒有不竭力的替他們開脫。還有武童聚衆。以及打壞本府大堂。這些事情。統通沒有敘上。衆紳士道。大公祖體恤我們百姓。誠屬地方之福。但這事實實在在是因停考而起。柳知府無可說得。只有深自引咎。衆紳士別過。有幾箇忠厚的。也不再來纏擾。專聽上頭回批。有幾箇狡猾的。早已擬就狀詞。到省城上控去了。有分教。宵小工讒。太守因而解任。貪橫成性。多士復被株連。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新太守下馬立威 弱書生會文被捕

話說那箇洋礦師。路上聽了金委員的話。回到長沙。見了撫院。先說了柳知府許多

壞話。說他性情疲軟。不能彈壓百姓。等到鬧出事來。他又置之不理。幸虧得那裏的知縣。還能辦事。當時就拿到幾名滋事首犯。收在監裏。現在我們幾箇人。雖然逃出門命來。帶去的行李。全被百姓搶光。至今一無下落。撫院聽了。少不得安慰了洋人幾句。叫支應局每人先送一千銀子。回來再行文下去。著落知府身上。賠還你們東西就是了。洋人無話退出。自回武昌。不在話下。原來這位撫臺大人。也是極講究洋務的。聽了這般情形。便說這些百姓。如此頑固。將來怎麼辦事呢。當下正有許多官員進內稟見。有一箇發審局的老總。姓傅名祝登。是箇老州縣班子出身。便說道。卑府從前在那府裏。也做過一任知縣。地方上的百姓。極其頑固不化。卑府到任之後。一面開導他們。碰着有不遵教化的。就拿他來。重重的辦了。兩箇榜樣。後來百姓都不敢怎麼樣了。撫院道。是阿。我想要辦一樁事情。總得先立一箇威。好叫百姓有箇怕懼。自然而然。跟着我們到這條路上去。不然。現在裏頭。交辦的事情。又多。而且還要開捐。捐他們。動不動的聚衆。挾制官長。開了這箇風氣。還了得。我看柳某。

這箇缺是有點做不來的。不如暫時請他回省。這箇缺就請老哥去辛苦一盪。第一先把那裏的百姓整頓一番。是最要緊的。傅祝登聽了。滿心歡喜。連忙站起來請安謝委。退了下去。撫院便傳藩司進見。說起永順百姓鬧事。毆打洋人。現在須得將該府撤委。就委傅某前去署理。藩臺聽了。自然照辦。下得司來。轅門前粉牌。早已高高掛出。并一面行文下去。當下便有永順府聽差的人。得了這箇風聲。立刻打稟帖寄信到永順通知。這日柳知府正在衙中無事。忽見門上拿進一封信來。拆開看時。便是聽差寫來的。就說的是撤任的一樁事。新委的是傅祝登傅大人。不日就來履新。各等語。當時合衙上下衆人聽了。不免都有點驚慌。畢竟柳知府是箇讀書人。稍有養氣工夫。得了這信心。上雖不免懊惱。面子上却絲毫不露。常說像我這樣做官。百姓面上總算對得住的。然而還不落他們一箇好。弄到後來仍舊替我鬧出亂子。使我不安其位。可見這些百姓也有些不知好歹。將來換一箇利害點的官。等他們喫點苦。到那時候纔分別出箇上下呢。說罷。便自嗟嘆不已。不多兩日。藩司行文下

來。柳知府便料理交卸事宜。又過兩天。傳祝登行抵府城。發出紅諭。定了吉日接印。一切點卯、盤庫、閱城、閱獄、照例的官樣文章。不必細述。向來新任見了舊任。照例有一番請教。此番傅知府見了前任柳知府。却一直是淡淡的。柳知府等到把印交出。當天即將眷口遷出衙門。寄頓在書院之內。自己一人獨自先行回省。動身的那一天。紳士們來送的寥寥無幾。就是萬民傘亦沒有人送。柳知府并不在意。悄悄自回長沙。不在話下。且話傅知府一到永順。心上便想前任做官忠厚。不過處處想見好於百姓。始終百姓沒有說他。一箇好字。而且白白把官送掉。我今番須先立他一箇威。做他一箇榜樣。幫着上頭做一兩樁事情。也顯得我不是庸碌無能之輩。主意打定。接印下來。便吩咐升坐大堂。一班前來賀喜的官員。得了這箇信息。只得在官廳等候。不敢退去。齊說府大人今天初上任。不知爲了何事。要坐大堂。等了一刻。裏頭又傳出話來。要提聚衆鬧事。毆打洋人的黃舉人等一千人聽審。衆人聽了。方曉得是爲的此事。少頃傳點升堂。衆官照例堂參畢。傅知府便叫先帶黃舉人。黃舉人早已

是黑索郎當。髮長一寸，走上堂來，居中跪下，口中自稱舉人。替大公祖叩頭。傅知府坐在上頭，一副油光鑠顯的面孔，聽了他自稱舉人，便把驚堂木一拍，罵道：「你自己犯的罪，還不知道麼？你可曉得我本府須比不得你們前任柳大人好說話。本府奉了撫臺的札子，此番就是辦你們來的。這件事情，你的爲首是賴不到的了。此外還有幾箇同黨，快快的照實供出，免得受苦。」黃舉人道：「青天大公祖，舉人實在冤枉。舉人坐在家裏，憑空就把舉人捉了來，當做滋事的首犯。舉人既未滋事，那裏來的同黨？」傅知府道：「不打不招。他的舉人，好在離着革掉已經不遠了。我比不得你們前任柳大人碰着這種反叛，還想保全他的功名。不招就打。兩旁衙役吆喝一聲。黃舉人只是地地下喊冤。傅知府又一疊連聲的喊打。當下便走過幾箇衙役，拿黃舉人，揪倒在地。一五一十的，又打了幾百板子。傅知府道：「你招我拿人，你不招我，我也要拿人。遂出了一張票，差了四名幹役，所有黃舉人家，族並他的朋友，凡有形迹可疑的，一齊拿來治罪。一面又把先前府衙門提到的二十多箇人，不論有無功名，每人五百

小板。打了一箇滿堂紅。一齊釘錄收禁。傅知府說這般人聚衆滋事。挾制官長。將來都要照反叛辦的。一面又叫刑名師爺打稟帖。申詳上司。說這些人如此這般。須得重重的懲辦。有功名的。一齊斥革。其餘同黨滋事的人。一律補拏治罪。稟帖上又說。柳知府許多壞話。說他如何疲軟。等到鬧出事來。還替他們遮掩。無非避重就輕。爲自己開脫處分地步。稟帖出去。首縣回稟公事。便中題起先前打碎外國人飯碗的店小二父子。連着地保。還有捆押外國人上來的一幫人。現在統通押在縣裏。求大人示下。怎樣發落。傅知府道。你爲甚麼不早說。這些人得罪了外國人。都是要重辦的。立刻又親自坐堂。從縣裏提到一千人。店小二父子各打八百板。押繳賠碗銀三百兩。限半月繳案。違干血比。地保保護不力。責一千板斥革。一般鄉下人每人或六百板。或八百板。押候上憲批示。地保亦責一千板斥革。發落已完。又叫刑名師爺將情具稟。各憲又添了許多枝葉。無非說他慎重外交之意。另外又多寫兩套稟帖。一套稟湖廣督憲。一套稟武昌洋務局憲。以便賣弄他辦事勤能。好叫上頭曉得他的

名字不在話下。且說傅知府當堂簽派的四名幹役。奉了本府大人之命。領了牌票。出外拿人。這四人一名錢文。一名趙武。一名周經。一名吳緯。四人當下出得府衙門。先到下處。私相計議。各人的夥計。聽說頭役奉了重大差使。曉得這裏頭定有生發。一齊前來會齊商量。錢文先開口說道。我們這箇差使。還是拿人的。是還是不拿人的。是周經道。你瞧本府大人。今天頭一天接印。就發這們一箇虎威。現在差了我。我們倘若拿人不到。一定要討沒趣。不要把十幾年的老臉。統通丟掉。周武聽了。鼻子裏撲噓的一笑。說道。據我看來。真正鬧事的人。拿到的也。就。不。少。了。省的再去累拖好人。依我說。還是趁這箇檔裏。弄他兩箇樂得做好人。還有錢財到手。豈不一舉兩得。吳緯道。依我說。不是如此。人也要拿錢財。也要倘若一箇人不拿。本府大人前如何交代。一箇錢不要。我們出力當差。爲的是那項。現在依我的愚見。碰着有錢的。就放鬆些。碰着沒有錢的。就拿他兩箇來。搪塞搪塞也卸我們的干係。大衆聽了。齊說。吳夥計說的有理。我們就依他的話去辦罷。主意打定。各自分頭辦事。可憐這箇風聲。

一出。直嚇得那些人家。走的走。逃的逃。雖非十室九空。却已去其大半。至於已經被拿的幾家家族。男人已被拿去。收在監裏。家中剩得妻兒老小。哭哭啼啼。尙不知這事將來如何了局。怎禁得一般如虎如狼的公差。又來訛詐。這些人家。大半化上幾箇錢。買放的居多。其實在拿不出錢的。逃的逃了。逃不脫的。被公差拿住兩箇。解到府裏銷差。傅知府不問青紅皂白。提到就打。打了就收監。不日批稟回來。着把滋事首犯。一概革去功名。永遠監禁。下餘的分別保釋。傅知府遵了上頭的話。遂把一千人重新提審。定了八箇人的長監。其餘一概取保。不日又奉到批稟。說他所辦的店小二及鄉下人。很顧外國人的面子。現在外國人已無話說。足見他能弢弭患無形。辦事切實。批詞內將他着實獎勵。傅知府自是歡喜。連忙坐堂。又把店小二提審。追他的賠款銀子。可憐他一箇做小工的人。那裏賠得起。後來傅知府又叫地保分賠。少不得賣田典屋。湊了繳上方。纔得釋。早已是傾家蕩產了。傅知府又要討好。說這裏的紳士。最不安分。黃舉人拿到之後。他們屢次三番。前來理論。看來都是通同一

氣的。因開了一張名單。稟明上頭。意欲按名拿辦。後來幸虧上頭明白。說事情已過。不必再去打草驚蛇。叫他留心察訪。果然有不安分的。不妨隨時懲辦。一二此時切切。不要多事。傅知府接到批詞。心中老大不悅。說上頭辦事。全是虎頭蛇尾。我却不能。便便宜他們。便出了一張告示。把他所恨的紳士名字。統通開在上頭。說這些人。不安本分。現經本署府查明。不忍不教而誅。勒令他們三箇月內。閉門改過。倘若不遵。一經本署府訪拿到案。定行重辦。不貸。告示貼出。衆紳士見了。一箇箇都氣的說不出話。然又奈何他不得。話分兩頭。且說傅知府出票拿人之時。當中有兩箇秀才。一箇姓孔名道昌。表字君明。一箇姓黃名民震。表字強甫。姓孔的是黃舉人的同門。姓黃的就是他族中兄弟。兩人家下。薄有田產。却一向最安本分。除讀書會文之外。其餘事情。一概不問。那天鬧事的時候。他兩人原在茶店裏吃茶。後來因見人多。孔道昌却拉拉黃民震的袖子。說強哥。這裏恐怕鬧事。我們去罷。兩箇人便自回家。躲在家中聽候消息。不敢出頭。次日曉得府大堂被拆。黃舉人被拿。其餘同學的人。爲

著鬧事。當時被捉的不少。兩人雖與黃舉人均有瓜葛。到了此時。也是愛莫能助。只得任其所之。且亦曉得黃舉人平時爲人。屢勸不聽。如今果然鬧出事來。這是他自作自受。旁人莫可如何。相與歎息而罷。過了幾日。換了新太守。打聽黃舉人一案。已經申詳上去。專候上頭定罪。又因學院來文。中秋節後。就要按臨。他倆都是永順縣裏的飽學秀才。蒙老師一齊保了優行。自然是窗下用功。一天不肯間斷。是時已經七月。黃強甫便約了孔君明。到家商量。再齊幾箇朋友。大家會文一次。原是場前習練之意。孔君明還有什麼不願意的。於是寫了知單。共請了一十二位。叫人分頭去請。所請的都是熟人。自然一邀就到。當下借的是城隍廟的後園。由孔黃二位備下東道。屆期齊集那裏。儘一日之長。各做兩文一詩。做好之後。再請名宿評定甲乙。是日到者連孔黃二人。共是一十四位。且說知單發出之後。便爲府差所知。因他二位與黃舉人有點瓜葛。就此想去起他的訛頭。孔黃二人自問無愧。遂亦置之腦後。不料府差借此爲名。便說他們結黨會盟。定了某日。在城隍廟後花園起事。又把他們

的知單抄了一張。作箇憑證。又指單子上蓋警會三箇字。硬說他私立會名。回來稟明了知府。意欲齊集大隊人馬前往捕捉。傅知府聽了。信以爲真。立刻就叫知會警裏。預備那日前去拿人。其時幕府裏。也有箇把懂事的人。就勸傅知府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無論他們沒有這會事。可以不必理他。就是實有其事。且派箇人去查一查。看他們到底爲何作此舉動。再作道理。傅知府道。私立會名。結黨聚衆。便是大干法紀之事。上頭正有文書。嚴拿此等匪類。倘若走漏消息。被他們逃走了。將來這箇干係。誰擔得起。說罷。便命差人暗地查訪。不要被他們逃走了。這裏傅知府私心指望。要趁這箇當口。立一番莫大功勞。正是有分教。網罟空張。明哲保身而遠遁。脂膏竭盡。商賈裹足而不前。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捕會黨雷厲風行

設捐局癡心妄想

却說署理永順府知府姓傅的。聽了差役一面之詞。自己立功心切。也不管青紅皂白。便一口咬定這幾箇秀才。是聚衆會盟。謀爲不軌。一面知照營縣。一面寫成稟帖。

加緊。六百里排遞。連夜稟告省憲。稟帖尙未批迴。已到他們會文的這一日了。頭天夜裏。傅知府未敢合眼。甫及黎明。他便傳齊通班差役。會同營裏縣裏。前去拏人。自己坐了大轎。在後指點。正要起身的時候。忽見刑名師爺的二爺匆忙趕到。口稱我們師爺說過。他們就是要去也。決無如此之早。請大人打過九點鐘再去不遲。傅知府那裏肯聽。立刻督率人馬啟身。走到城隍廟前。尙是靜悄悄的。大門未啓。兵役們意欲上前敲門。傅知府傳諭休得大驚小怪。使他們聞風逃走。便叫隨來的兵役在四面街口牢牢把守。不准容一箇人出進。其時天色雖已大亮。街上尙無行人。等了一刻。太陽已出。呀的一聲響處。城隍廟大門已開。走出一箇老者。你道這人是誰。乃是廟中一箇廟祝。早晨起來開門。并無別的事故。開門之後。看見門外刀槍林立。人馬紛紛。不覺嚇了一跳。兵役們預受知府大人的吩咐。逢人便拏。當時見了此人。不由分說。立刻走上前來。一把辮子拖了就走。一拖拖到知府轎子跟前。掀倒地下。傅知府膽大心細。惟恐他是歹人。身藏凶器。先叫從人將他身上細搜。并無他物。方纔

放他跪下。傅知府道：「你這人姓甚名誰？今日有人在這廟裏謀反，你可知道？」那廟祝本是一箇鄉愚，見此情形，早已嚇昏，索索的抖作一團。那裏還能說出話來？傅知府三問不響，認定他事實情虛，今見敗露，所以嚇到如此地步。大聲喝道：「本府料你這人決非善類，不用刑法，諒你不招。少停帶回衙門，細細拷問。」言罷，喝令差役將他看守。一面分一半人進廟搜查，其餘一半仍在廟外將四面團團圍住進去的人。約摸有一刻多鐘，搜查完畢，出來覆命，祇拏得幾箇道士，戰兢兢的跪在地下，却并無一箇秀才。在內。傅知府見了詫異道：「難道他們預先得了風聲，已經逃走不成？再不是應了師爺的話，我來的太早了。」心下好生疑惑。又問兵役道：「廟裏後花園可曾仔仔細細查過沒有？」兵役們回說：「統通查到有一箇說連毛廁裏小的也去看過，并沒有一箇人影子。」傅知府想了半天，說道：「道士容留匪類，定與這些歹人通氣。這些人一定要在道士身上追尋。」吩咐從人把道士一併鎖起，帶回衙門審問。原來這廟裏香火不旺，容不得多少道士，只有一箇道士，兩箇徒弟。當時頸頸子裏一齊加上練條。

老道士在地下哭着哀求道。小道在這廟裏住持。已經有三十多載。小道今年也是七十多歲的人了。一向恪守清規。不敢亂走一步。請大人明鑒。傅知府也不答應。但命帶下去看管。當時鷹抓燕雀一般。把他師徒三人。帶了就走。傅知府想。倘若我今番拏不到人。不要說上司跟前。不好交代。就是衙門裏朋友面上。也難誇口。眉頭一縐。計上心來。便把那箇出首的衙役開來的名單。取了出來。一看。卻喜這些人都有住處。把他喜的了不得。立刻請了營縣二位。同到轎前。一同商議。又添了城守營一位。傅知府便說。我等四人。各分帶數十兵役。分頭到這十二箇人家。連爲首的孔黃兩箇。一共十四箇人家。趁此天色尙早。他們或者未必起身。給他們箇疾雷不及掩耳。拏了就走。必不使一名漏網。衆官聽了。甚以爲然。便議定參府東門。首縣南門。城守營北門。傅知府自認西門。因爲孔黃兩箇。都住西門內左近。交代他人。不能放心之故。自己多帶了幾箇人。一半保護自身。一半捉拏匪類。并留四名兵役。看守廟門。遇有形迹可疑的。便拏來交案。衆官分頭去後。傅知府先掩到黃家。一則知他是黃

舉人族中一則。因他是案中首犯。到黃家時。太陽已經落地。黃秀才正因是日文會。是自己起的頭。理應先往廟中照料。所以特地起了一箇大早。梳洗完罷。正待出門。却不料多少兵役。一湧而進。有箇差役。認得他的。不管三七廿一。鎖了就走。拉拉扯扯。拖到傅知府轎子跟前。叫他跪。他不跪。他還要強辯。那裏容他說話。早被傅知府吆喝兩聲。衙役們如狼似虎一般。早拏他揪在地下了。當時喝問名字。回稱黃強甫。正與單子上相同。傅知府便叫鎖起。與剛纔的道士廟祝。一齊帶在轎子前頭。逕到孔家。原來這孔君明住的地方。只離黃家一箭之遠。出得巷口。只有一箇轉灣便到。這位孔秀才。因爲吸得幾口鴉片煙。不及黃秀才起得早。此時剛剛纔醒。尙未穿得衣服。這些人已進來了。走進上房。見狗便打。見人便拏。這些兵役。却無一箇認得他的。問了老媽。方纔知道。立刻上來三人。一箇拉辮子。兩箇架胳膊。從牀上把他架了出來。只見他赤體露身。祇穿得一條褲子。下面還赤著一雙脚。這些兵役們。怕他逃走。所以一齊動手。其實他是箇文士。手無縛雞之力。又兼上了煙癮。那裏還有氣力。

與人爭鬪。當時拖出大門。轎前跪下。傅知府問過名字。亦同單上相符。便點點頭。說皇天有眼。叫你們一朝敗露。孔君明急得忙訴道。不知生員所犯何事。傅知府冷笑兩聲。也不理他。喝令差役們好生看守。連忙又到別處。一連走了三家。居然拏到兩箇。只有一箇姓劉的。因欲早起會文。已經出門。及到廟門。看見兵役把守。此時街上已有了行人。三三兩兩。都在那裏交頭接耳的私議。議的是合城官員。不知爲了何事。今日來此拏人。道士已被拏去。此時又到別處捉人去了。究不知所爲何事。劉秀才聽了。甚是疑心。想前番鬧事的人。早已辦過的了。此番捉的。又是那起。與道士有什麼相干。但是廟裏既不容人進去。我且逕到黃家。看看強甫如何。再作道理。一頭走。一頭想。正想之間。只見一羣營兵。打着大旗。擎着刀。擎着槍。擎着號。一路蜂湧而來。兵後頭就是本府的大轎。轎子旁邊。乃是一羣衙役。牽了三箇道士。另有四箇人。兩箇長衫。一箇赤膊。一箇短打。定睛一看。不是別人。正是今日會文的三箇朋友。那箇打赤膊的。便是孔君明。但那箇短打的。不知是誰。劉秀才不看則已。看了之後。大

驚失色。曉得事情不妙。只得掩在一家店舖裏面。看着他們過去。方纔出門。幸喜沒有人認得他。未被拏去。他此時也不及打聽。立刻奔回自己家中。幸喜他上無父母。下無兄弟。又因他年紀尙輕。未曾娶得妻室。獨自一人。住的是自己房子。又因爲人少。自己祇住得一進廳房。其餘的。賃與兩家親戚同住。這天早上。他已出門。傅知府前來拏人。這兩家同住的親戚。却被他連累受驚不小。傅知府見人委實不在家中。想必已往廟內。細細的查看了一回。無甚實在憑據。料想如到廟中。尙有把門兵役。不至被他逃走。且因首犯已經拏到。急欲回衙審問。便先帶領着一千人。匆匆回去。那知劉秀才因見廟門有人把守。先已不敢進去。後來路上又聽人言。急急縮回自己家中。那同住的兩家親戚。便一長二短。把剛纔的事。通統告訴了他。他本已略知一二。聽此情形。却也喫驚不小。當時兩家親戚。便勸他須速逃往別處。躲避幾時。省得官府又來拏你。如果要走。尤宜從速。保不定那般人少停又要回來。劉秀才聽了此言。一想不錯。也不及多帶行李。但隨身帶了些銀錢。拏了兩件衣服。一箇小包。房

子交代兩家親戚代爲看管。他自己一箇便匆匆出門而去。按下慢表。且說傅知府回到衙門。那三處的人也就來了。三處總共掣到七箇。逃走兩箇。合算起來。總共掣到十一箇。逃走三箇。幸得首犯未曾漏網。又掣到同謀道士三名。廟祝一名。一共掣到一十五箇。傅知府不勝之喜。回了衙門。原要立時審問。不料省城派了一員委員下來。也是知府班子。前來拜會。說奉省憲公事。須得當面一談。傅知府一看名帖。寫着愚弟孫名高頓首拜幾箇字。曉得他是現在湖南全省牙釐局提調。也是撫臺的紅人。與藩臺還沾點親戚。便也不敢怠慢。立刻叫請。孫知府下轎進去。見禮之後。分賓坐下。寒暄過後。題到他此番前來。係奉撫藩二憲的公事。因爲現在部款支絀。不但本省有些大事。如開學堂。設機器局等等。需款甚亟。還有大部奏明按年認派的賠款。湖南一省。本是最苦的省分。藩庫裏一時那能籌措得及。所以上頭意思。一定要辦一箇城門捐。一箇橋梁捐。這箇本是兄弟上的條陳。是無論府城縣城。有一箇城門。便設立一箇捐局。凡出出進進。在這城門走過的人。只要他身邊所帶之貨。值

價一百。抽他十文。能照兄弟的辦法。湖南一省。也有好幾十座城池。這箇城門。倘若
是熱鬧地方。出出進進。一天怕不有上萬的人。這箇捐款。也就大有可觀了。至於橋
梁捐。是一道橋。設一箇捐局。捐款照城門捐一樣。不知貴府府城以及城鄉遠近。共
有多少橋梁。須得責成地保。詳細查考。不得被他們隱匿。至於城門。只要一問便知。
是用不着查考的。傅知府忙問。這捐局幾時開辦。孫知府道。兄弟此來。不能有多少
時候耽擱。多則兩天。少則一天。把事情弄停當。就要動身。此番出來。巡查各府。已有
二十多天。省城本局裏。事情很多。偶然偷空出來。實屬不輕容易。傅知府道。這又何
必勞動大駕。親自出來。受此一場辛苦。請上頭派了委員下來。照老哥所定章程。定
期開辦。豈不省事。孫知府道。這事既是兄弟上的條陳。兄弟是首創之人。將來還想
上頭的保舉。焉得自己不各處察看一番。回省辦事。便有把握。傅知府道。照此看來。
馬上就要開辦的了。孫知府道。自然。早則中秋。晚則九月初一。一定要開辦的。傅知
府道。要用多少人。孫知府道。兄弟條陳上。原說明白的。每府每縣。上頭各派委員一

人爲總辦。府城更加委本府爲會辦。縣城更加委本縣爲會辦。總辦會辦通統不支薪水。收下來的捐錢。准其二八扣用。設如貴府一年能捐二十萬。本局便可扣用四萬。以二萬作局用。開支那二萬。就做老哥及委員的薪水。老哥你想兄弟上了這箇條。陳那些候補班子裏的人。箇箇稱頌兄弟。不置。却是不錯。一府一箇。一縣一箇。馬上就添出幾十箇。差使他們爲何不樂呢。所以他們巴望此事成功。比兄弟還急十倍。傅知府道。不要說候補諸君感頌閣下。就是兄弟輩實缺署事人員。於本缺之外。又兼得怎們一箇好差使。飲水思源。何非出於老兄所賜。孫知府道。不但此也。兄弟條。陳上還說明的。請上頭每年彙奏一次。無論何處。捐到三萬。總辦會辦俱得一箇尋常勞績。保舉有六萬。便得一箇異常。設如老哥能捐二十萬。不妨先報銷十八萬。可得三箇異常。那二萬則留在下一年再報銷上去。爲何如此辦法。因爲兄弟條。陳上說明白的。不到三萬。不算。譬如做賣買抹掉零頭的一樣。所以犯不着報銷上去。兄弟同老哥是知己。所以知無不言。倘若別人這裏頭的竅妙。非化贊見拜在兄弟。

門下兄弟決不肯同他講的。傅知府道：倘有三箇異常，這箇怎麼保法呢？孫知府道：即以老兄而論，一保自然過班，再加一箇二品頂戴，或者添一枝花翎，再保一箇送部引見，合上去也，差不多了。傅知府道：光送部引見，算不得異常。孫知府正色道：引見之後，立刻記名，記名之後，立刻放缺。老哥，你想想看，設如一箇試用知府，馬上放一箇實缺道臺，這裏頭等級相去多少？傅知府聽了，心想：這事又有財發，又有官升，正是天下第一得意之事。想起剛纔雖然掣到幾箇會黨，審問明白，辦過之後，雖說一定有箇保舉，然而未必有如此之優，而且沒有財發。何如這箇名利兼收，一舉兩得，如此一想，他一心一意，祇在辦捐上頭，便把懲治會黨的念頭，立刻淡了一半。便對孫知府說道：老哥，此來只有一兩天耽擱，兄弟須陪着老哥，把此事商議停妥，并到各門踏勘一遍，把設局的地方踏勘明白，將來回省，也有箇交代。此處只候委員一到，便可開辦。老兄放心，兄弟沒有不盡心的。況且還是自己的考程所在。孫知府道：如此甚好。傅知府便叫門上傳諭出去，把掣到的十五箇人，除道士廟祝發縣收

押外。其餘十一名秀才。全發捕廳看管。等我事完。再行審訊。門上答應着出去。孫知府便說。老哥。真是能者多勞。所以如此。公忙得狠。傅知府嘆一口氣道。也不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盡我的職分罷了。況且兄弟素性好做事情。等到出了事情。要學他人袖手旁觀。那是萬萬沒有這種好耐心。孫知府道。現在的人都把知府看得是箇閑曹。像老兄如此肯替國家辦事。真算難得的了。兄弟脾氣就同老兄一樣。每天總要想點事情出來做做纔好。傅知府道。正是如此。當下二人話到投機。傅知府便一直的陪着。他兩人還要拜把子。換帖。當時開飯出來喫過。兩人又一同出去。到各城門踏勘一週。回來天色已晚。傅知府又備了全席。請他喫飯。又請了營縣前來作陪。過了兩天。孫知府辭行回省。傅知府送過之後。先把他所擬的告示。貼了出去。只因這一番。有分教。設卡橫征。商賈慘逢暴吏。投書干預。教士硬作保人。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改洋裝書生落難

竭民膏暴吏橫征

却說傅知府送過孫知府動身之後。他便一心一意在這抽捐上頭。凡孫知府想不到、的地方。他又添出許多條款。因爲此事。既可升官。又可發財。實在比別的都好。故而倒把懲辦會黨見好上司的心思。十成中減了九成。黃孔一班秀才。一直押在捕廳看管。城隍廟三箇道士。一箇廟祝。押在首縣班房。他亦不題不問。隨他攔起。因此幾箇秀才。不致受他的責辱。也幸虧得孫知府來了這一回。還要算得他們的大恩人呢。但是此案一日不結。幾箇秀才。就一日不得出來。那幾箇逃走的。亦一日不敢轉來。話分兩頭。且說當日同在文會裏頭捉拿不到。被他溜掉的那位劉秀才。他是本城人氏。雙名振鏞。表字伯驥。自那日會文不成。喫了這們一箇驚嚇。當將房屋交託同住的兩家親戚。代爲看管。自己攜了一箇包裹。匆忙出城。也不問東西南北。也不管路遠高低。一氣行來。約摸有二三十里。看看離城已遠。追捕的人。一時未必能來。方纔把心放下。獨自一箇緩步而行。又走了一二里的路程。忽然到了一箇所在。面前一座高岡。岡上一座古廟。岡下三面是水。臨流一帶。幾戶人家。這些人都以漁

爲業。雖然竹籬茅舍。掩映着多少樹木。却也別有清趣。高岡上面。古廟後頭。又有很大的一座洋房。你道這洋房是那裏來的。原來是兩箇傳教的教士所居。他們因見這地方峯巒巒秀。水木清華。所以買了這地方。蓋了一座教堂。攜帶家小。在此居家傳教。不在話下。當時劉伯驥到得此處。觀看了一回。景緻倒也心寬意爽。又獨自一人在柳陰之下。溪水之旁。臨流歎賞了一回。不知不覺。日已向西。他早上起來的時候。雖已喫過點心。無奈奔波了半日。覺得狠有些飢餓。心想這些人家。房屋淺窄。未必能容得我下。且喜那座古廟。餘屋尙多。不如且去借他一間半間。暫時安身。再作道理。主意打定。一步步躡上山來。躡到廟門前。連敲了幾下。只見有箇小沙彌前來開門。詢明來歷。進去報知老和尚。老和尚出來。問了姓名住處。劉伯驥以實相告。但說因城中煩雜。不如鄉居幽靜。可以溫習經史。朝晚用功。意欲租賃廟中餘屋一間。小住兩月。原來這劉伯驥父母在日。於這廟裏。也曾有過佈施。所以題起來。和尚也還相信。又知道他父母都已亡過。并未娶得妻室。本是一無牽掛的人。此時嫌城中

煩雜。偶然到鄉間略住幾時。也是意中之事。且又樂得賺他幾文租金。亦是好的。當下老和尚便笑嘻嘻的。回答道。空房子是有。既是施主遠臨。儘管住下。還說甚麼租金。但是廟裏喫的東西。只有豆腐青菜。沒有魚肉葷腥。恐怕施主喫不來這苦。劉伯驥道。師傅說那裏話。來我們有得青菜豆腐喫。這福氣已經不小。你想此時山東鬧水。山西鬧旱。遍地災民。起初還有草根樹皮。可以充飢。延命。後來草根樹皮都已喫盡。連着草根樹皮。且不可得。還說甚麼豆腐青菜呢。我們現在只要有屋住。有飯喫。比起他們來。已經是天堂地獄。還可不知足麼。況且古人說得好。菜根滋味長。我正苦在城裏的時候。被肥魚大肉喫膩了。肚腸却來借此清淡幾時也好。至於租金一層。你却斷斷不可客氣。只有出家人喫八方如今我要喫起和尚來。還成甚麼話呢。老和尚道。施主既然不嫌怠慢。這就很好的了。忙問小沙彌。大相公行李拿進來沒有。劉伯驥道。天氣還熱。用不着甚麼行李。只此一箇隨身包袱。便是。和尚看了。却也疑心。想他是有錢之人。何以出門不帶鋪蓋。幸虧他父母在世。屢屢會面。不是那毫

無根底之人。或者因料理無人。以致如此。也論不定。所以雖見他不帶行李。也並不十分追問。但料他城中住慣的人。耐不得鄉間清苦。大約住不長久。也就要回去的。當下便開了一間空房。讓他住下。一日三餐。都是和尚供給。到了第二天。劉伯驥便把包裹內洋錢。取出十二塊。送給老和尚。以爲一月房飯之資。老和尚見了眉花眼笑。說了多少客氣話。方纔收去。劉伯驥來時。原說借這幽靜地方。溫習文史。豈知來的時候匆促。一箇包袱內。祇帶得幾件隨身衣服。一本書。也沒有帶。筆墨紙硯。也是一樣沒有。身上雖尚有餘資。無奈這窮鄉僻壤。既無讀書之人。那裏來的書店。他本是手不釋卷的人。到了此時。甚覺無聊得狠。每日早晚。必到廟前廟後。游玩一番。以消氣悶。游罷回廟。不是一人靜坐。便與老和尚閒談。幸虧和尚得了他的銀錢。並不來查問他的功課。有時反向他說道。大相公。你是一位飽學秀才。可惜這村野地方。沒有一箇讀書的人。可以同你考究考究。只有我們這廟後教堂裏頭。有位教士先生。雖是外國人。却是中華打扮。一樣剃頭。一樣梳辮子。事事都學中國人。不過眼睛

擷些。鼻子高些。就是差此一點。人家所以還不能不叫他做外國人。雖是外國人。倒有一件本事。虧他。我們中華的話。他已學得狠像。而且中國的學問。也狠淵博。不說別的一部康熙字典。他肚子裏滾瓜爛熟。大相公。我想你也算得我們府城裏一位文章魁首。想這讀熟全部康熙字典的。倒也少見。少聞呢。不過這位教士先生。同別人都講得來。而且極其和氣。只同做廟裏一班僧衆不大合式。往往避道而行。所以他來了多年。彼此却不通問。聞劉伯驥聽了和尚之言。心上半信半疑。也不同他頂真。低頭暗想。別的且不管他。明天得空。且去訪訪他看。現在的教士。朝廷見了。都怕到底。是怎麼一箇人。現在我也被這班瘟官逼的苦了。幾箇同會的朋友。還被他們捉去。不知是死是活。我不如借此結識結識他們。或者能借他們的勢力。救這班朋友出來。則我此番未曾被拿。得以漏網。或者暗中神差鬼使。好叫我設法搭救他們。也未可定。主意想定。便同老和尚敷衍一番。老和尚別去。他便借出游爲由。繞至廟後。竟到教堂前面。敲門進去。原來這教士。自從來到中國。已經二十六年。不但中國

話會說。中國書會讀。而且住得久了。又很歡喜同中國人來往。只因鄉下都是一般粗人。雖有幾箇入了他的教。却沒有一箇可以談得來的。至於學問二字。更不用題。今聽得有人敲門。急急走出一看。只見這來人丰神秀逸。氣宇軒昂。知是儒雅一流。必非村氓之輩。便即讓到裏面請坐。動問尊姓大名。貴鄉何處。劉伯驥一一告訴了他。也只說是爲嫌城中煩雜。不及鄉居幽靜。所以來此小住幾時。現在就住在前面廟內。教士道。劉先生。我要說句不中聽的話。你不要生氣。這箇佛教是萬萬信不得的。你但看康熙字典上這箇佛字的小注。是从人从弗。就是罵那些念佛的人都弗是人。還有僧字的小注。是从人从曾。說他們曾經也做過人。而今剃光了頭。進了空門。便不成其爲人了。劉先生這康熙字典一部書。是你們貴國康熙皇上做的。聖人的話。是一點不錯的。我們一心只有天父。無論到甚麼危難的時候。只要閉着眼睛。一心對着天父。禱告天父。那天父沒有不來救你的。所以你們中國大皇帝曉得我們做教士的都是好人。並沒有歹人在內。所以纔許我們到中國來傳教。劉先生。你

想想我這話可錯不錯。劉伯驥起初聽了他背字典。未免覺得好笑。但是不好意思笑出來。等到講到後面一半。見他說得正經。很有道理。也只得肅然起敬。聽他講完。着實謙恭了幾句。又說住在廟裏。無可消遣。貴教士有甚麼書。可借我幾部。教士一聽向他借書。知道是斯文一派。立刻從書廚內大大小小搬出來十幾種。甚麼四書五經。東周列國。三國演義。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地理圖之類。足足擺了一桌子。還有他親手註過的大學。親手點過的康熙字典。雖然不至於通部滾瓜爛熟。大約一部之中。至少亦有一半看熟在肚裏。不然。怎麼能夠脫口而出呢。當下劉伯驥檢來檢去。都是已經讀厭看厭的書。實在都不中意。然而已經開出了口。又不好都不拿他的。只得勉強檢了唐詩古文及地理圖三種。其餘一概不要。請他收起。然後又坐了一回。方纔起身告別。教士道。我們外國規矩。是向來不作興送客的。拉拉手。說一句姑特背。算是我們再見的意思。這就完了。今天劉先生是第一次來。又是住在廟裏。有菩薩的地方。我們是不到的。我不能來回拜你。所以我今天一定要送你到門。

外。劉伯驥推之再三。他執定不肯。只得由他送出。等到出得大門。恰巧對着廟的後門。老和尚正在園地上監督着幾箇粗工。在那裏澆菜。教士見了。頭也不回。指着這廟。說道。幾時把這廟平掉就好了。劉伯驥道。沒有這廟。教堂面前。可以格外寬展。教士道。劉先生。你解錯了。我說的不是這箇意思。古文觀止。上有箇韓愈做了一篇古文。說甚麼火其人。廬其居。就是這箇意思。劉伯驥聽了。纔曉得他還是罵的和尚。乃與一笑拱手而別。教士亦叮囑再三。無事常來談談。劉伯驥答應着。教士方纔進去。自此以後。劉伯驥同他逐日往來。十分投契。已是無話不談。但是還未敢把心事說出。只因劉伯驥逃出來的時候。天氣還熱。止帶得幾件單夾衣服。未曾帶得棉衣。在廟裏一住兩月。和尚只要有了租金。餘事便不在意。山居天氣。不比城中。八月底一場大雨。幾陣涼風。已如交了十一月的節令一般。這日劉伯驥因怕外面風冷。自己衣裳單薄。不敢出外。竟在房中擁被睡了一日。那知竟爲寒氣所感。次日頭痛發熱。生起病來。至此老和尚方纔懊悔不迭。生恐他有一長半短。不應該留他住下。雖不

常時也走過來。問他要湯要水。無奈詞色之間。總擺出一副討厭他的意思。劉伯驥雖然看出他素性一向是豁達慣的。不願與這班人計較。所以也不在意。但因凍的實在難過。意欲向老和尚商借一條棉被。兩件綿衣。以禦寒氣。老和尚道。我們出家人。是沒有多餘衣服的。各人一兩件棉衣。都着在身上。就是棉被。也每人只有一條。如何可以出借。劉相公。你要借。你爲甚麼不去問那外國教士先生去借呢。我聽說他常穿的都是什麼外國絨法蘭布。又輕又暖。不比我們和尚的高強十倍嗎。原來這箇老和尚。近來見劉伯驥同教士十分要好。曾託劉伯驥在教士面前替他拿話疏通。以便日後來往。好想他的佈施。劉伯驥是曉得教士脾氣的。又因自己素性爽直。不去同教士說。先把實情回絕了和尚。免他再生妄想。誰知老和尚聽了。不以爲然。只說劉相公不肯方便。今日此言。正是奚落他的。誰知一句話。倒激動了劉伯驥的真氣。從牀上一豁。髀肥起。也不顧天寒風冷。拿條毡毯。往身上一裹。包着頭。拖着鞋。奪門就走。老和尚看楞了。還白瞪着兩隻眼睛在那裏望他。誰知已被他撥開後

門。投赴教堂去了。這裏教士正因他一日不來。心上甚是記掛。想要去找他。又因這廟門是罰咒不肯進來的。正在疑慮之際。忽見這箇樣子。走了進來。忙問劉先生你怎麼樣了。劉伯驥也不答言。見面之後。雙膝跪下。教士扶他起。也不肯起。問其所以。他至此方纔把當日城中之事。朋友怎樣被拿。自己怎樣逃走的詳細情形。自始至終。說了一遍。末後又把感冒生病。以及和尚奚落的話。也說了出來。誰知這教士是箇急性子的。而且又最有熱心。聽了此言。連說有此大事。何不早說。倘若你一來時。就把這話說給了我。這時候早把他們救出來了。現在一耽誤兩箇月。這般瘟官。只怕已經害了他們。那能等到如今。說着。又歎了幾口氣。劉伯驥却還是跪在地下。索索的發抖。教士只是踱來踱去。背着手。走圈子。想計策。也忘記扶他起來。還虧他來的熟了。教士的女人孩子。都見慣的了。女人說過。纔把教士提醒。連忙拉他起來。叫他躺在榻上養病。又拿一條絨毯給他蓋了。教士夫婦。本來全懂得醫道的。問他甚麼病。無非是風寒感冒。自己有外國帶來的藥。取出些給他服過。叫他安睡片時。自

然病退。教士又道：我本說過出家和尚沒有好人，你爲甚麼要去相信他？劉伯驥聞言也無可分辯。教士又說：我想這事總得明天我親自去到城裏去走一輪，纔好。他們都是好人，我總要救他們纔是。只要地方官沒有殺害他們，就是押在監牢裏，我也得叫他們把這幾箇人交給與我。劉伯驥道：我好去不好去？教士道：你跟了我去，他們誰敢拿你？劉伯驥聽了，心中頓時寬了許多，朦朧睡去。教士自去喫飯。等到劉伯驥一覺睡醒，居然病體全愈，已能掙扎着起來。但是身上沒有衣服，總擋不住寒冷。教士道：我雖有中國衣服，但是尺寸同劉先生身材不對，而且你穿了中國衣服，要被人訛詐的，倒不如改箇打扮的好。齊巧樓上昨日來了一箇到中國遊歷的朋友，要在這裏住兩天，他有多餘的衣服，我去替你借一身。至於鞋帽棍子，我這裏都有，拿去用就是了。說着，果然到樓上借到一身衣服下來，又說這身衣服，我已經替你買了下來了，快快穿罷，免得凍着。你們中國人底子弱，是禁不起的。劉伯驥見了非常之喜，便一齊穿戴起來，但是多了一條辮子，無處安放。教士勸他盤在裏面帶。

好帽子果然成了一箇假外國人自己照照鏡子也自覺得好笑。教士便催他趕緊把廟裏的行李收拾收拾拿到堂裏來預備明天大早可以一同進城。劉伯驥此時改了洋裝身上不冷了。走回廟中一衆和尚見了俱各詫異。齊說劉相公想是入教所以變成外國人打扮了他本來沒有甚麼行李拿包袱一包就好提了就走。纔出房門齊巧老和尚趕來看他連說劉相公你真會玩你的病好嗎。劉伯驥道我是落難罷了那有心思去玩呢。像你和尙纔樂呢。說罷提了包裹掉頭不顧的去了。老和尚本知道他是住不久的。算了算還多收了他幾天房飯錢也就無話而罷。且說劉伯驥仍回教堂過了一夜。次日跟着教士一同出門。一箇外國人扮了一箇假中國人一箇中國人扮了一箇假外國人彼此見了好笑。此地進城另有小路只有十五六里。教士是熟悉地理圖的而且脚力又健所以都是步行。但是劉伯驥新病之後兩腿無力虧得沿途可以休歇。走一段歇一段一頭走一面說。商量到城之後如何辦事。因此倒也不覺其苦。他二人天明動身走到辰牌時分離城止有二三里路。

了。只見前面一羣一羣的人退了下來，猶如看會散了的。一般。但是這些人也有說的。也有罵的。也有咒的情形。甚爲奇怪。他二人初見之下。因爲嘴裏正在那裏談天。沒有把這些人在意。等到看見了種種情形。也甚覺得詫異。方纔駐足探聽。正見路旁一箇婦人。坐在地下哭泣。問他何事。一旁有人替他說道。只因今天是九月初一。本府大人又想出一箇新鮮法子。弄錢。四鄉八鎮。開了無數的捐局。一箇城門捐一層。一道橋也捐一層。這女人因爲他娘生病。自己特特爲爲。幾天織了一疋布。趕進城去賣。指望賣幾百錢。好請醫生喫藥。誰知布倒沒有賣掉。已被捐局裏扣下了。正說着。又一人攘臂說道。真正這些瘟官。想錢想昏了。我買了二斤肉出城。要我捐錢。我捐了。誰知城門捐了不算。到了弔橋。又要捐。二斤肉能值幾文。所以我也不要了。照他這樣的捐。還怕連子孫的飯碗都要捐完了呢。教士聽了。詫異道。朝廷有過上諭。原說不久就要裁撤釐局的。怎麼又添了這許多捐局呢。真正是黑暗世界了。等我見了官。倒要問問他。這捐局是甚麼人叫設的。說罷。拉了劉伯驥一直奔往城中。

去了。欲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毀捐局商民罷市 教會黨教士索人

却說劉伯驥自從改換洋裝。同了洋教士。正擬進城面謁傅知府。搭救幾箇同志。不料是日正值本府設局開捐。弄得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教士聽了詫異。急急同着劉伯驥奔進城門。意思想見知府。問箇究竟。豈料走到將近城門的時候。只見從城裏退出來的人。越發如潮水一般。他二人立脚不穩。只好站在路旁。等候這班人退過。再圖前進。豈料這些人後面。跟了許多穿號褂子的兵勇。一人手裏。拿着一根竹板子。一路吆喝。在那裏亂打人。嚇得這些人。一箇箇抱頭鼠竄而逃。還有些婦女夾雜在內。湖南人是講究纏小脚的。無論大家小戶。一箇箇都纏的如菱角一般瘦削。其長不及三寸。若說無事的時候。自然是婷婷嫋嫋。顧影生憐。倘若有起事來。要他們多走幾步路。却是半天挨不上一丈。此番進城的這些婦女。也有探望親戚的。也有提着籃兒買菜的。有的因爲手中提的禮包。分量過重。有的因爲籃中所買的菜。過

多了些。按照釐捐局頒下來的新章。都要捐過。方許過去。這些百姓。都是窮人。那裏還禁得起這般剝削。人人不願。不免口出怨言。有幾箇膽子大些的。就同捐局裏人衝突起來。傅知府這日。坐了大轎。環游四城。親自督捐。依他的意思。恨不得把抗捐的人。立刻捉拿下來。枷打示衆。做箇榜樣。幸虧局裏有箇老司事。頗能識數。力勸不可。所以只吩咐局勇。將不報捐的一律驅逐出城。不准逗遛在捐局門口。一時人多擁擠。所以這些婦女。都被擠了下來。當時男人猶可。一衆女人。早已披頭散髮。哭哭啼啼。倒的倒。跌的跌。有的跌破了頭顱。有的踏壞了手足。更是血肉淋漓。啊唷皇天的亂叫。教士及劉伯驥。見了好不傷慘。正在觀看的時候。不提防一箇兵勇。手裏拿的竹板子。碰在一箇人身上。這人不服。上去一把領頭。把兵勇號褂子拉住。兵勇急了手足。就拿竹板子向這人頭上亂打下來。不覺用力過猛。竟打破了一塊皮。血流滿面。這人很命的喊了一聲道。這不反了嗎。一喊之後。驚動了衆兵勇。一齊上來幫同毆打。這人雖有力氣。究竟寡不敵衆。當時就被四五箇兵勇。把他按倒在地。手足

交加。直把這人打得力竭聲嘶。動擲不得。那知這人正在被毆的時候。衆人看了不服。一聲鼓譟。四處攢來。只聽得一齊喊道。真正是反了。反了。霎時沸反盈天。噴成一片。兵勇見勢頭不敵。大半逃去。其不及脫身的。俱被衆百姓將他號褂子撕破。人亦打傷。內有兩箇受傷重些的。都躺在地下。存亡未卜。當下教士同着劉伯驥。看了這情形。又見城門底下擁擠不開。只好站定了老等。其時百姓爲貪官所逼。怨氣沖天。早已大衆齊心。一呼百應。本來是被兵勇們驅逐出城的。此時竟一擁而進。毫無阻攔。捐局裏的委員司事。同那彈壓的兵丁。一見鬧事。不禁魂膽俱消。都不知逃往何處。此時傅知府坐着轎子。正在別局梭巡。一聽探事人來報。便提着嗓子嚷道。抽釐助餉。乃是奉旨開辦的事情。他們如此不都成了反叛了嗎。我不信。我倒要看看這些百姓。是他利害。是我利害。一頭說。一頭便催着轎夫快走。本府雖然糊塗。手下人是明白的。知道事已動衆。不要說你是箇小小知府。就是督撫大人。他亦不怕。無奈傅知府不懂這箇道理。一定要去。又虧局裏的兩箇巡丁。都是本府的老人家。再三

勸着不讓主人前去。一箇巡丁又說道。別處既已鬧事。打了局子。保不定立刻就要鬧到我們局裏來。老爺還是早回衙門。躲避躲避爲是。傅知府做腔作勢說道。我怕他怎的。他們能够喫了我嗎。如果是好百姓。就得依我的章程。如其不肯依。就是亂民。我就可以辦他們的。不料正在說得高興。忽聽一片喧嚷。衆百姓一路毀打捐局。已到了此處了。傅知府一聽聲息不好。也自心慌。連忙脫去衣服。穿了一件家人們的長褂子。一雙雙梁的鞋。不坐轎子。由兩箇巡丁。一箇引路。一箇攙扶。開了後門。急急逃走了。說時遲。那時快。這邊剛跨出門檻。前門的人。已經擠滿了。當下不由分說。見物便毀。逢人便打。其時幸虧人都逃盡。只可憐幾箇委員司事。好容易謀着這箇機會。頭一天剛到局。簇新的被褥牀帳。撕的撕。裂的裂。俱被搗毀一空。有的并把箱子裏的衣服。甚麼紗的。羅的。綾的。綢的。還有大毛。中毛。小毛。一齊扯箇粉碎。丟在街上。其餘門窗戶扇。一物無存。總算還好。未曾拆得房子。其時衆百姓。雖然毀了物件。究未打着一箇人。後見無物可毀。仍復一擁而出。沿路呼喊。我們今天遇見了賤官。

你們衆人還想做買賣過太平日子嗎。還不上起排門來。誰家不上排門。便同職官一氣。咱們就打進去。叫他做不成生意。此話傳出去。果然滿城舖戶。處處罷市。家家關門。事情越鬧越大了。衆百姓到了此時。一不做。二不休。見街面上無可尋衅。又一齊哄到府衙門來。不料本城營官。早經得信。曉得這裏百姓。不是好惹的。生恐又鬧出前番的事來。立刻點齊人馬。奔赴府署保護。一面學老師也得着風聲。同了典史。找到幾箇大紳士。託他們出來調停。有幾箇紳士說道。這件事情。本來府大人做的也忒鹵莽些。要捐地方上的錢。也沒有通知我們一聲。自從他老人家到任以來。我們又沒有擾過他一杯酒。我們管他怎的。幸虧這典史在這裏久了。平日與紳士們。還稱接洽。禁不住一再軟商。衆紳士只得答應。跟了典史學老師到府前安慰百姓。開導他們。其時營裏的人馬。也都來了。衆百姓見紳士出來打圓場。果然一齊住手。不過店面還不開門。要等把大局議好。能夠撤去這捐局。方能照常貿易。衆紳士無奈。也只好答應他們。好容易把些滋事的百姓遣去。方纔一齊進府拜見。商議這樁

事情。傅知府見了衆人。依舊擺出他的臭架子。說道。兄弟做了這許多年的官。也署了好幾任。沒有見過像你們永順的百姓刁惡。他這話本是一時氣頭上的話。見了紳士。不知不覺說了出來。其中有箇紳士。嘴最尖刻。不肯饒人。一聽本府這話。他便冷笑了兩聲。說道。我們永順的百姓。固然不好。然而這許多年。換了好幾任本府。想辦一樁事。總得同紳士們商量好了。再做。所以不會鬧事。像大公祖這樣的。却也沒有。傅知府聽了。不禁臉上一紅。不由惱羞變怒道。紳士有好有壞。像你這種。這箇紳士不等他說完。亦挺身而前道。像我怎樣。當下別紳士及典史老師見他與本府翻臉。恐怕又鬧出事來。一齊起身相勸。那紳士便憤憤的立起。不別而行。傅知府也不送他。任其揚長而去。於是典史老師方纔細細稟陳剛纔一切情形。又說若不是衆位紳士出來。恐怕鬧的比上次柳大人手裏還凶。傅知府至此。無法可施。只得敷衍了衆人幾句。衆人說捐局不撤。百姓不肯開市。現在之事。總求大公祖作主。撤去捐局方好。傅知府道。這箇兄弟却做不得主。捐局是奉旨設立的。他們不開市。倒有限。

他們不起捐。就是違背朝廷的旨意。這箇兄弟可是耽不起。當下衆紳士見本府如此執拗。就想置之不理。聽其自然。還虧典史明白。恐怕一朝決裂。以後更難轉圜。於是又將一切情形反復開導。足足同本府辯了兩點鐘的時候。方纔議明。捐局暫時緩設。俟將情形稟明上憲。再作道理。一面由紳士勸導百姓。叫他們開門。照常貿易。傅知府又趁勢向衆紳士賣情說道。今日之事。若不是看衆位的面子。兄弟一定不答應。定要辦人。辦他們箇違旨抗捐。看他們擔得起。擔不起。衆紳士知道這是他自己光臉的話。也不同他計較。隨即辭了出來。各去辦事。果然衆百姓聽了紳士的話。一齊開門。照常貿易。不在話下。單說傅知府一見百姓照常交易。沒有了事。便又膽壯起來。次日一早。傅見典史老師。提起昨日之事。便說爲政之道。須在寬猛相濟。這裏百姓的脾氣。生生的被前任慣壞了。你們不懂得做官的道理。只曉得一味隨和。由着百姓們抗官違旨。自己得好名聲。弄得如今連本府都不放在眼裏。所以兄弟昨天不睡覺。尋思了一夜。越想越氣。現在捐局暫時擱起。總算趁了他們的心願。我

們做官人的面子。却是一點兒都沒了。所以兄弟今天仍舊同你二位商量。昨天打局子鬧事的人。也要叫他們紳士交還我兩箇。等我辦兩箇好。出這口氣。替我們做官的光臉。此時就請二位前去要人。兄弟喫過早飯。就要坐堂的。說罷。端茶送客。典史老師只好退了下來。心上曉得本府糊塗。昨日的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調停下來。他非但不見情。而且還出這箇難題目。叫我們去做。真正懊惱。兩人在官廳上商議了半天。想出一條主意。一同到得縣裏。同首縣商量一條計策。再定行止。按下不表。且說教士同了劉伯驥。見百姓毀局罷市。細細訪出根由。不勝憤懣。曉得今天本府有事。斷無暇理會到前頭那件事情。便同劉伯驥找到一另客棧。先行住下。劉伯驥因爲自己改了洋裝。恐怕衆人見了疑訝。所以不敢歸家。當下洋教士又出去打聽消息。曉得前頭捉去的一幫秀才。傳知府因爲辦捐。一直沒有工夫審問。至今尙寄在監裏。教士聽了。心上歡喜。到得傍晚。又見各舖戶一律開門。又打聽得是衆紳士出來調停的緣故。是夜教士回棧。同劉伯驥說知一切。預備明日向

本府要人商議停當。一同安睡。次日兩人一早起來。劉伯驥恨不得馬上就去。教士道。你們中國官的脾氣不睡到上午。是不會睡醒的。這時候還早着哩。劉伯驥道。昨天鬧了捐。罷了市。今天有事情。大約總得起得早些。教士道。昨天的事。昨天已經鬧過了。今天。是沒有事的了。而且。昨天辛苦了一天。今天樂得多睡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得開心處。且開心。你們中國人的脾氣。還要來瞞我嗎。劉伯驥聽他講得有理。只好隨他。一等等到敲過十點鐘。兩箇人方纔一同起身出棧。奔向府前而來。誰知一到衙前。人頭擠擠。本府正在坐堂。底下的衙役。却在那裏歛倒一箇人。橫在地。下。一五一十的。在那裏打屁股哩。劉伯驥道。可惜我們來晚了。他已經坐了堂了。教士也覺得奇怪。怎麼中國官會起得這般早。這會已經出來坐堂。心上如此想。口裏便對劉伯驥道。要他坐在堂上更好。你跟我去問他要人。說罷。便拉了劉伯驥的袖子。一路飛奔。直至本府案桌跟前。衆人不提防。一見來了兩箇外國人。一個雖然改了華裝。也還辨認得出。不覺嚇了一跳。雖是滿堂的人。却沒有一個敢上來攔阻他。

二人的。還有人疑心是來告狀的。傅知府正在打人。一見也自心驚。却把兩隻眼睛。直瞪瞪的望着他。只聽得教士首先發言對本府說道。你可是這裏的知府。傅知府也不知回答他甚麼話好。祇答應得一聲。是。教士道。好好好。我如今問你要幾個人。你可給我。傅知府摸不着頭腦。不敢答應。教士道。我們傳教的人。於你們地方上的公事。本無干涉。但是這幾個人。都是我們教會裏的朋友。同我們很有些交涉事情。沒有清爽。倘或在你這裏被他逃走。將來叫我問誰要人。所以我今天特地來找你。知府大人。我立時立刻。就要把這幾個人交我帶去。傅知府楞了半天。依然摸不着頭腦。不知道他要的是誰。幸虧一箇值堂的二爺明白。便問你這兩位洋先生。到底是耍的那一箇。說明白了。我們大人纔好交給你帶去。教士聞言。也自好笑。說了半天。還沒有說出名姓。叫他拿誰給我們呢。馬上就向劉伯驥身邊。取了一張單子出來。由教士交給傅知府道。所有人的名字。都在這單子上。傅知府接了過來一看。纔知所要的。就是上回捉拿的那班會黨。這事已經稟過上憲。上頭也有公事下來。叫

我嚴辦。但恨我一心只忙辦捐。就把這事擱在腦後。如今我這裏尙未問有確實口供。倘若被他帶了去。不來還我。將來上頭問我要人。叫我如何回覆。想了一回。便對教士道。洋先生。你須怪我不得。別人猶可。但是這十幾箇人。是上頭指名拿的會黨。上頭是要重辦的。現在還沒有審明口供。倘若交代與你。上頭要起人來。叫我拿甚麼交代上頭呢。你有甚麼事情。我來替你問他們就是了。教士道。這幾個人。同我們很有交涉。你問不了。須得交代於我。上頭問你要人。你來問我。就是了。好在我住家。總在你們永順府裏頭。不會逃走到別處去的。傅知府道。不是這樣說。我不奉上頭的公事。是不放人的。教士道。這幾個人替我們經手的事情。很不少。放在這裏。我不放心。倘有不測。如何是好。所以我要帶去。傅知府道。人都好好的在我這裏。一點沒有難爲他。你不放心。我把他們提出來。給你看看。你有甚麼話。不妨當面問他。教士道。好好好。你就去提來給我看。傅知府立刻吩咐二爺。帶領衙役到監裏。把一班秀才。一齊鐵索琅璫。提了上來。當堂跪下。教士看了一看。遂指着一個瘦子說道。不對

不對。這位先生。從前是個大胖子。到了你們這裏兩箇月。頭髮也長了。臉也黑了。身上的肉也沒有了。再過兩天。只怕性命也難保了。在這裏我不放心。須得交我帶去。傅知府不答應。教士便發話道。這些人是同我們會裏有交涉的。你不給我也由你便。將來有你們總理衙門壓住你。叫你交給我們就是了。說罷。便拉了劉伯驥要走。傅知府道。慢着。我們總得從長計議。教士道。交我帶去。不交我帶去。只有兩句話。并沒有第三句可以說得。傅知府道。人是交你帶去。想你們教士。也是與人爲善。斷不肯叫我爲難的。將來上頭要起人來。你須得交回來。教士道。上頭要人。你來問我要就是了。說罷。立逼着傅知府將衆人刑具一齊鬆去。說了聲驚動。率領衆人揚長而去。傅知府坐在堂上。氣的開口不得。堂底下雖有一百多人。都亦奈何他不得。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縱虎歸山旁觀灼見 爲魚設餌當道苦心

却說劉伯驥同了洋教士。跑到永順府。親自把幾箇同志。要了出來。傅知府無可如

何也。願不得上司責問。只得將一千人鬆去刑具。眼巴巴看着領去。當下一千人走出了府衙。兩旁看審的人。不知就裏。見了奇怪。三三兩兩。交頭接耳的私議。又有些人跟在後頭。闖的滿街都是。教士恐人多不便。便把劉伯驥手裏的棍子。取了過來。朝着這些人。假做要打。纔把衆人嚇跑。教士見他們如此膽小。也自好笑。一路言來。語去。不知不覺。已到了昨日所住的那片小客棧內。棧裏掌櫃的。見他們一箇箇都是蓬首垢面。心上甚是詫異。只因懼怕洋人。不敢說甚。這一千人恐怕離開洋人。又生風浪。只得相隨同住。再作道理。按下慢表。且說是日。傳知府坐堂。所打的人。不是別箇。却是四城門的地保。因爲這四城門的地保。不能彈壓閑人。以致匪徒肇事。打毀捐局。知府之意。本想典史老師。向紳士們要出幾箇爲首的人。以便重辦。無奈紳士們置之不理。所以他迫不及待。就把地保按名鎖拿到衙。升坐大堂。每人重打幾百。屁股以光自己的臉面。其中有箇狡猾的地保。爬在地下。捱打。一頭哭。一頭訴道。大人恩典。小的實在冤枉。昨天鬧事的時候。從大人起。以及師爺。二爺。親兵。巡勇。多

多少少的人都在那裏。他們要鬧。還只是鬧。叫小的一箇人。怎麼能夠彈壓住。這許多人呢。傅知府聽了這話。愈加生氣。說這混帳王八蛋。有心奚落本府。這還了得。別人都打八百。獨他加一倍。打了一千六百板。直打得屁股上兩箇大窟窿。鮮血直流。動擲不得。由兩箇人架着一拐一芻的。攙上堂來。重新跪下。傅知府又耀武揚威的。一面孔得意之色。把一衆地保。吆喝了一大頓。纔算糊過面子。正在發落停當。尙未退堂。不提防教士同了劉伯驥到來。立逼如火。要把十幾箇人一齊帶去。說是有經手未完事件。傅知府想待給他。恐怕上司責問。欲待不給。又怕教士翻臉。不要說是寫封信託公使到總理衙門裏去評理。叫他喫不住。就是找出領事在督撫面前栽培上兩句。也就夠受的了。因此左難右難。不得主意。後來把一千人提上堂來。替教士追問經手事件。無非兩面轉圜的意思。却不料教士一見了人。不容審問。立逼着鬆了刑具。帶了就走。堂上雖有百十多人。竟也奈何他不得。傅知府兩隻眼睛直巴巴的看着他們出了頭門。連影子都不見了。他猶坐在公案之上。氣得一句話也說

不出。歇了兩刻鐘頭。方纔回醒過來。起身退堂。踱進簽押房。寬衣坐下。忙叫管家。把刑名老夫子請了過來。商量此事。這老夫子姓周。名祖申。表字師韓。乃紹興人氏。是傅知府從省裏同了來的。當下一請便到。見了東翁拱手坐下。傅知府先開口說道。老夫子。我這官是不能做的了。周師韓忙問何事。傅知府把教士前來要人的情形。自始至終說了一遍。周師韓道。請教太尊爲什麼就答應他呢。傅知府道。我不答應他。他要到總理衙門去的。到了總理衙門也總得答應他。我想與其將來拿好人給別人去做。何如我自己來做。樂得叫外國人見箇好將來。或者還有仰仗他們的。地方也論不定。周師韓道。送掉幾箇人。是不不要緊。但是這件事情。太尊已經稟過上頭。上頭回批叫太尊嚴辦。這箇把多月。太尊因爲忙着辦捐。就把這事擱起。前日上頭又有文書來催我們趕緊審結。現在一審未審。怎麼好叫教士帶了去呢。傅知府一聽師爺之言有理。心上好不躊躇。連說怎麼樣呢。又想了一回說道。如此讓我就坐了轎子去要他回來。周師韓聽了。鼻子裏扑嗤一笑道。說的談何容易。他肯由你要。

回。方纔不帶他們去了。傅知府道。他原說這些人同他有經手未完之事。所以帶了他們去的。如今他們的事情。想已弄停當了。我這裏案子未結。他自然要還我的。周師韓道。什麼經手事情。也不過叫名頭說說罷了。那裏有甚麼緊要事情。少他們不得。如今人還了他。一箇箇在那裏逍遙自在。一點點事情也沒有。傅知府道。據此說來。是我受了他們的騙了。周師韓道。豈敢。傅知府道。你沒見剛纔在堂上的樣子。真是刻不容緩。無論什麼人都拗他不過。周師韓道。他若要人。只要翻出條約來。同他去講。通天底下。總講不過一箇理字。試問他還能干預。不能干預。傅知府道。誰記得這許多呢。做官的人都要記好了。條約再做也難極了。周師韓道。現在做官不比從前這裏頭。總得留點心。纔好。傅知府道。這箇只怕連制臺撫臺。肚子裏都沒有不要說。我們做知府的了。周師韓道。肚子裏不記得。就要喫虧。傅知府道。目前且不管喫虧不喫虧。總得想箇法子。把人弄回來纔好。周師韓道。據我看起來。這件事有點難辦。這些窮酸。豈是甚麼好惹的。而今入了他們外國人的教。猶如老虎生了翅膀。一

般將來還不知要鬧出些甚麼事情來呢。傅知府道：無論有事沒有事，辦得成辦不成，苦了我這老臉，總得去走一邊。再說周師韓一見話不投機，只好退出。傅知府傳門上上去，問他這裏有幾處教堂。剛纔來的洋人，是那裏教堂的教士。門上道：這箇小的不知道。回來叫人到縣裏去查查看。傅知府道：幾箇教堂都不記得，還當甚麼。稿案門上快去查來。稿案門上不敢回嘴，出來回到門房裏，嘴裏噤哩咕嚕的說道：做了大人也記不清，還有嘴說我們哩。吩咐三小子去找縣裏門口魯大爺，託他替我們查一查。三小子去不多時，回稱魯大爺也不曉得，回了他們大老爺，又叫了書辦來，纔查清楚的。一共兩箇教堂，一箇在城裏，一箇在鄉下。這裏有箇條子寫的，明明白白。至於剛纔來的那箇教士，不在城裏住，一定在鄉下住。只要在那裏，一問就知道了。稿案道：連着縣太爺也是糊裏糊塗的，要到得那裏再問我，又何必問他呢。說完了這兩句，立刻上去回過傅知府。又說：至於方纔來的那箇教士，橫豎不在城裏。就在鄉下，先到城裏的教堂去問一聲兒。如果不在那裏，再往鄉下未遲。倘若是

在那裏。就免得往鄉下去走一遭。傅知府聽了有理。便傳伺候。先到城裏的教堂去。拜望教士。一霎時三聲大礮。出了衙門。投帖的趕在前頭。先去下帖。及至走到那裏。一問。回稱教士不在這裏。三日裏頭。就往別處傳教去了。傅知府聽說。心中悶悶。正想回轎。一直下鄉。不料事有湊巧。那箇硬來討人的教士。正同了幾箇秀才。前來探望這堂裏的教士。轎裏轎外。不期同傅知府打了箇照面。傅知府一見。認得是他。便拿手敲着扶手板。叫轎夫停轎。嘴裏不住的叫。洋先生。我是特地來拜你的。你不要走。我們進去談談。教士道。這裏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鄉下。這裏是我的朋友住的地方。你不要弄錯了。傅知府道。借他這裏談談也好。一面說。一面已經下了轎。一隻手拉住了教士的袖子。又看教士後面跟的幾箇人。就是前頭捉去的幾箇秀才。傅知府通統認得。就拿那隻手招呼他們。一塊兒到這教堂裏去。教士被他鬧不過。只好上去敲門。有箇女洋婆。也是中國打扮的。出來開門。同這教士噤哩咕嚕的。說了幾句洋話。自己關關門進去。教士便同傅知府說道。我這朋友。不在家裏。我們不便

進去。傅知府道：街上不能談天。我們同到衙門裏談一會罷。衆人心中明白。誰肯上他的當。一齊拿眼眄着教士。只聽教士對傅知府說道：傅大人，你的意思我已懂得。我有這些人同着不便。改日再到貴府衙門裏領教罷。說罷，領了衆人揚長而去。傅知府一箇人站在街上，幾乎不得下臺。把他氣的了不得。站了半天，轎夫把轎子打過。他便坐上，也不說到那裏去。走了兩步，號房上來請示。他老人家方纔正言厲色的說了聲回去。衆人不敢違拗，立刻打道回衙。他一直下轎，走進簽押房，怒氣未消。正在脫換衣裳的時候，忽見跟去的一箇二爺上來回道：剛纔碰見的那箇教士，並不住在鄉下，就住在府西一爿小客棧裏。出了衙門，朝西直走，並無多路。傅知府聽說，連忙又傳伺候，說即刻要到他棧房裏拜他。官場規矩，是離了轎子一步不可行的。當下由這箇跟班在前引路，知府大轎在後，走到棧房門口，不等通報，先自下轎。一路問了進去，問洋先生住的是那號房。櫃上回稱：小店裏這兩天並沒有姓楊的客人。傅知府只得同他細說，並不是姓楊的客人，是箇傳教的洋人。櫃上方纔明

白回說十一號十二號十三號房間。通統是的。但不知這位洋先生。住在那一間裏。傅知府只得自己尋去。一問問到十二號房間。果然在內。其實這教士同這一幫秀才。聽了鳴鑼喝道之聲。早已曉得知府來到。等他自己進來。不去探他。等到他身走進房間。衆秀才只得起身迴避。讓教士一箇。同他扳談。當下傅知府進來之後。連連作揖。口稱一向少來親近。兄弟奉了上憲的札子。到這裏。署事接印之後。公事一直忙到如今。所以諸位跟前少來請安。教士道。傅大人客氣得很。要你大人自己親來。實在不敢當。傅知府道。衆位先生。既在這裏。可以一齊請來見見。教士道。他們是怕見官府的。不要他們見你的好。傅知府道。他們的學問品行。兄弟是久已仰慕。既然來了。自然見見。教士道。他們同我一樣。都是不懂道理的人。還是不見的好。傅知府聽了無話。又想了一想。說道。兄弟。此來並沒有甚麼大事。不過有一點小事情。要同你商量。商量千萬。你看我的薄臉。賞我一箇面子。叫我上頭有箇交代。教士道。我是外國人。到了貴府。處處全靠你貴府保護。貴府還有甚麼事情。要同我商量。傅知府

道。不爲別的。就是早上貴教士要來的那幾箇秀才。教士道。不錯。幾箇秀才。是你把他們交給我的。現在又有甚麼事情。傅知府道。這幾箇人。是上頭叫我捉的。現在捉了來。還沒有審口供。就被貴教士要了來。將來上頭問兄弟要人。無以交代。教士道。貴府這句話說差了。不要說這些人本來冤枉的。就是不冤枉。上頭叫你拿了來。你就該立刻審問該辦的。辦該放的。放也沒有不問皂白。通統收在監裏的道理。現在是我因爲他們有替我們教堂經手未完事件。并且有欠我們的錢。未曾清楚。若長久放在你那裏。倘或被他們逃走。將來我這錢問那箇去要。所以我把他們要了來。叫他們在我這裏。我好放心。傅知府道。這件事情。我總得同你商量。叫他們同我回去。我情願收拾房子給他們住。供給他們。決不難爲於他。你可放心的了。教士道。你那裏有房子給他們住。不過收在監裏。等到上頭電報一到。就好拿他們出來。正法此番。倘若跟你回去。只怕死的更快。傅知府道。他們犯的事。未必一定是死罪。不過叫他們回去。等兄弟光光面子。那裏就會要了他們的命呢。教士道。我不信貴府的。

話。貴。府。請。回。去。罷。我。這。棧。房。裏。齷。齷。得。很。而。且。是。箇。小。地。方。不。是。你。大。人。可。以。常。來。的。傅。知。府。聽。了。不。覺。臉。上。紅。了。一。陣。又。坐。了。一。會。兩。人。相。對。無。言。只。好。搭。趂。着。告。辭。回。去。進。得。衙。門。千。愁。萬。緒。悶。悶。不。樂。他。有。箇。妻。舅。名。喚。賴。大。全。從。前。到。過。漢。口。在。一。并。甚。麼。洋。行。裏。當。過。煞。拉。夫。的。自。從。姊。夫。得。了。缺。寫。信。把。他。叫。了。來。在。衙。門。裏。幫。閑。遇。見。沒。事。的。時。候。陪。着。姊。夫。姊。姊。打。打。牌。說。說。閑。話。等。到。有。了。事。却。是。一。句。嘴。也。插。不。上。去。的。這。兩。天。見。姊。夫。頭。一。天。爲。了。開。捐。被。人。打。了。局。子。第。二。天。又。來。箇。洋。人。把。監。裏。的。重。犯。硬。討。了。去。姊。夫。氣。的。氣。上。加。氣。衆。人。一。無。主。意。他。便。有。心。討。好。硬。着。膽。子。先。在。姊。夫。跟。前。遞。茶。遞。烟。獻。了。半。天。殷。勤。他。見。姊。夫。不。說。話。他。也。一。聲。不。響。後。來。想。出。一。條。計。策。熬。不。住。要。獻。上。來。先。歎。了。一。口。氣。姊。夫。問。他。因。爲。甚。麼。歎。氣。賴。大。全。道。我。見。姊。夫。這。兩。天。遭。的。事。情。實。在。把。我。氣。的。肚。子。疼。傅。知。府。道。辦。捐。一。事。我。是。理。直。氣。壯。的。小。小。百。姓。膽。敢。違。旨。抗。官。目。前。雖。然。我。受。他。們。的。挾。制。暫。時。停。辦。將。來。真。過。上。頭。辦。掉。幾。箇。人。一。定。不。能。便。宜。他。們。但。是。受。這。教。士。的。氣。我。心。上。却。是。有。點。不。

情願總得想箇法子才好。賴大全道：教士是外國人，現在外國人勢頭兇，我們只可讓着他點硬功不來，只好用軟功。我從前在洋行裏喫過幾年飯，很曉得他們的脾氣。爲今之計，我倒有箇計策在此。傳知府忙問何計。怎麼用軟功？賴大全道：明天一早，姊夫吩咐大廚房裏買下十二隻又肥又大的鷄，他們外國人以十二箇爲一打，所以一定要十二隻。再買了一百箇鷄子，一塊羊肉，或者再配上一樣水果，合成功四樣禮。教士是認得中國字的，姊夫再寫上一封信，信上就把這事情委婉曲折說給他聽，哀求他請他把這十幾箇人放了回來。信隨禮物一同送去。只要那教士受了我們這一分禮，這事情十成中就有九成可靠了。傳知府道：外國人喫心重，這一點點東西怕不在他眼裏，他不收，怎麼好呢？賴大全道：外國人的脾氣，我通統知道。多也要，少也要，一定不會退回來。的。只要他肯收，這事就好辦了。傳知府聽了他言，心上得了主意，立刻吩咐大廚房裏，明天一早照樣辦好，以備送禮。自己又回到簽押房，親自寫了一封信，次日一併遣人送去。但不知此計是否有用。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却禮物教士見機 毀生祠不尊受窘

却說傅知府聽了舅老爺的話。一想此計甚妙。便把禮物辦好。將信寫好。次日一早叫人送到教士住的客棧裏。且說那教士自從送傅知府去後。回來便向衆秀才說道。諸位先生。我看此處斷非安身之地。今日他雖回去。諒來未必甘心。我們一日不行。他的纏繞便一日不了。我鄉下教堂裏也容不得諸位這許多人。而且諸位年輕力壯。將來正好轟轟烈烈做一番事業。如此廢棄光陰。終非了局。衆人聽了他話。都說不錯。但是面面相覷。想不出一箇主意來。怕的是離開洋人官府。就要來捉躊躇了半天。終究委決不下。教士知道他們害怕。便說道。諸位但肯出門。我都有法保護。只要把你們送到上海租界地面。你們就可自由。當下衆人俱各點頭應允。有的說。與其在家提心弔膽。自然是出門快樂了。有的說。老死窗下。終究做不出大事業。何如出去閱歷閱歷。增長點學問也好。教士道。諸君既以鄙見爲然。就請收拾收拾。明日我就送你們動身。何如。衆人俱各應允。方談論間。忽聽窗外有人高嚷。問茶房道。

洋大人。洋先生。在那號房間裏住。茶房一見那人。頭戴紅纓大帽。腳踏抓地虎。手裏擎着帖子。曉得便是大來頭。立刻諾諾連聲。走在前頭引路。一直把這人領到第十二號房間裏。見了教士。這人先搶前一步。請了一箇安。口稱家人奉了敝上之命。叫家人替洋大人請安。敝上特地備了幾樣水禮。求洋大人賞收。這裏還有一封信。求洋大人過目。一面說。一面把信雙手捧上。教士在中國久了。康熙字典尙且讀熟。自然這信札等件也看得通了。剛纔接信在手。正待拆閱。那來人又登登登的跑出去。叫跟來的人。快把送的禮擡進來。教士將信看了一遍。曉得來意。送的東西。信上一註明。便連連揮手。吩咐來人。不必拿進。我是萬萬不收的。來人一聽不收。呆在那裏。一言不發。教士道。你回去拜上你們主人。他的情。我已經心領了。我是不受人家禮物的。至於這幾箇人。我明天就要送他們到上海去。我把他們送到。我是仍舊要回來的。等我回來。再來拜望你們主人罷。來人道。家人來的時候。敝上有過話。說是送來的禮物。倘若洋大人不賞收。不准小的回去。洋大人。你老人家總算可憐小的。

賞收了罷。教士笑道。這又奇了。送不送由他。收不收由我。那有勉強人家收的道理。你快快回去。我的話已經說完。你再在這裏。就無人理你了。說罷。踱了進去。來人無法。只好叫人將禮物仍舊擡回。自己又進來向教士討回信。教士道。你回去同你主人說。我的話昨天同他當面都說過了。用不着回信。來人道。既無回信。賞張回片也好銷差。教士道。我來的匆促。沒有帶得片子。這人無奈。只好搭趂着出去。同來擡盒子的。人暗地裏拉這人一把說道。大爺。回信沒有。回片沒有。東西雖然不收。我們府衙門裏出來送禮。腳錢是一向有的。這人道。滾你娘的蛋罷。你也睜開眼睛看看。這是甚麼地方。你好問他要腳錢。真正不知死活。說完。率領着衆人擡了東西而去。且說傅知府自從交代了門上。叫他到棧房裏送禮。以爲我今番送禮給他。他不能不顧我的面子。或者因此將人交回。也好叫我上頭有箇交代。想罷。甚是開心。不料等了一回。家人戴着帽子。拿着帖子。回來了。傅知府一見。便趕着問道。看見外國人沒有。東西可收下。怎麼說。那幾箇人帶回來沒有。家人道。外國人見是看見的。東西沒

有收人也沒有帶回。傅知府一聽，不覺頂上打了一箇悶雷。心上想道：怎麼外國人送他禮也會不收的？不要是嫌少。忙又問道：我給他的信，他看了說甚麼？回信在那裏？家人道：他看過，但是笑了一笑，說我知道了。回信沒有。傅知府聽了生氣道：他是什麼東西？好大的架子！他竟同皇上一樣知道了。真正可惡！回信既然沒有，回片呢？怎麼寫法？不收我的東西，總要有箇說法。家人道：回片也沒有。傅知府發恨道：我好的事情都壞在你們這些王八蛋手裏了。特特爲爲派你去送禮。回信也沒有，回片也沒有，不曉得你真去假去。你是箇死人。我要你做甚麼？替我滾出去。家人不敢做聲。傅知府正罵着，送禮擡盒子的人已把禮物擡到廳上。傅知府道：外國人沒有收，還擡來做甚麼？水果還給舖子裏，說我沒有用。雞同雞子亦送還人家。羊肉給厨子做飯菜，該多少錢？叫帳房裏照算一分重禮。外國人雖然沒收，他老人家却是分文未曾化費。分派已定。方纔進來同師爺商量，打稟帖給上頭，好把這事情敷衍過去。等到這箇稟帖上去，前頭鬧捐的事，紳士已經上控到省，撫臺亦早有風聞，便叫

藩臺掛牌。把他撤任。另換一箇姓魯的接他的手。接印交印。自有一番忙碌。照例公事。毋庸瑣述。等到傳知府交卸的頭兩天。自己訪聞外頭的口碑。很不好。意思想要地方上送他幾把萬民傘。再於動身的那一天。找兩箇紳士。替他脫靴。還要請一箇會做古文的孝廉公。進士公。替他做一篇德政碑的碑文。還想地方上替他立座生祠。如此交卸回省。也可以掩飾上頭的耳目。因爲這事。自己不便出口。只好託師爺把首縣請來。同他商量。首縣道。不瞞老夫子說。我們這位太尊做官。是風厲的。但是百姓們不大懂得好歹。而且來的日子也太少。雖有許多德政。還不能深入人心。這件事。兄弟也有點不便。不如去找王捕廳周老師。他二人地方上人頭還熟些。或能說得動他們。也未可定。師爺道。做東有過話。只要他們肯頂名。就是做萬民傘的錢。還有那蓋造生祠的款子。通統是做東自己拿出來。決不要他們破費分文。這總辦得到了。首縣道。既然太尊自己拿錢。隨便開幾箇名字。寫了上去。何必又去驚動他們。肯與不肯。反添出許多議論。師爺道。蓋生祠的事。做東早說過了。也不必大興。

土。木。記。得。書。院。後。面。有。箇。空。院。裏。頭。有。三。間。空。屋。外。面。幸。喜。另。外。一。扇。門。將。來。只。要。做。一。箇。長。生。祿。位。門。口。懸。一。塊。匾。豈。不。是。現。現。成。成。的。一。座。生。祠。麼。但。是。到。送。傘。的。那。一。天。總。得。有。幾。箇。人。穿。着。衣。帽。送。了。來。這。却。找。誰。呢。首。縣。道。這。箇。容。易。別。人。不。來。本。衙。門。裏。的。書。辦。就。可。以。當。得。此。差。師。爺。聽。了。不。解。首。縣。道。老。夫。子。枉。負。你。十。年。讀。律。書。辦。可。以。戴。得。頂。戴。的。叫。他。們。一。齊。穿。了。天。青。褂。子。戴。了。頂。子。還。怕。他。不。來。嗎。至。於。脫。靴。一。事。就。叫。他。們。衙。役。們。來。做。這。要。遮。人。耳。目。的。事。也。還。容。易。倒。是。要。找。一。位。孝。廉。公。或。者。進。士。公。做。這。一。篇。德。政。碑。的。碑。文。却。不。易。得。兄。弟。在。這。裏。幾。年。此。地。的。文。風。也。着。實。領。教。過。時。文。尙。且。有。限。如。何。能。做。古。文。兄。弟。雖。不。才。也。是。箇。兩。榜。出。身。然。而。如。今。功。夫。也。荒。疏。了。提。起。筆。來。意。思。雖。有。無。奈。做。來。做。去。總。不。合。意。否。則。這。箇。差。使。兄。弟。一。定。毛。遂。自。薦。省。得。太。尊。另。外。尋。人。至。於。本。地。的。兩。位。舉。人。進。士。我。看。也。算。了。罷。大。約。做。起。時。文。來。還。能。套。篇。把。汪。柳。門。的。調。頭。八。韻。詩。不。至。於。失。粘。再。靠。着。祖。宗。功。德。被。他。中。箇。舉。人。進。士。已。算。難。得。還。好。責。備。求。全。嗎。倒。是。秀。才。當。中。很。有。幾。

箇好的。可惜太尊把他們當作壞人。如今入了洋教。喫了外國飯。跟了外國人。一齊不曉得到那裏去了。早知如此。當初很該應照應。他們到了今日。找他們做篇把碑文。他們還有不出力的嗎。師爺道。這些話都不必題了。我看你衙門裏的書啓老夫子。他的筆墨。倒還講究。太尊題起。常常誇獎他的。說他做的四六信。沒有人做得過。干支對干支。卦名對卦名。難爲他寫得出。我想請教他去做一篇。再由閣下替他斟酌斟酌。這樁事情。不就交了卷麼。首縣道。太尊說的是古文。古文一定是散體。人人都說散體容易。整體難。我說則不然。太尊如要整體。倒好叫他費上兩天工夫。做一篇。看再不然。舊尺牘上現成句子。抄上幾十聯。也可以敷衍搪塞。倘要散體。他却無此本領。師爺道。何以散體倒難。首縣道。你看一科闈墨。刻了出來。譬如一百篇文章。倒有九十九篇是整的。祇有一兩篇是散的。散體文章。中舉人如此之難。所以兄弟曉得這散體東西。是不大好做的。這是讀書數十年悟出來的。所以兄弟一聽你老夫子題到古文兩字。兄弟就不敢接嘴。師爺道。這箇太尊也不過說說罷了。據

我看來。還是做四六的出色。太尊只要做成功一篇德政碑的碑文就是了。還管他整體散體嗎。首縣道。既然如此。我就回去。叫我們那位書啓老夫子。做一篇來試試看。師爺道。如此費心了。說罷。彼此別去。師爺果然聽了首縣的話。交出錢來。找了裁縫。把傘做好。同門上商量。找到兩箇從前受過大人恩惠的書辦。叫他二人出頭。約會齊了衆書辦。到這一天。一齊頂帽袍套。進來送傘。是日。傅知府同他們敷衍了一番。也未識破。就是識破。要顧自己的面子。也就不肯說了。首縣回去。果然找書啓老夫子。擬了一篇德政碑文。全體四六。十成中倒有九成是尺牘上的話頭。幸喜聲調鏗鏘。平仄不錯。念起來也還順口。對仗亦尙工穩。傅知府見了。異常稱贊。連說費心得很。還說將來貴書啓老夫子文集。當有了這篇文章。流傳不朽。彼此都有光輝的看罷。便叫書稟門上。照騰五分。一分交給首縣。叫他選雇石工。立碑刻字。餘四分預備帶回省城。好呈給撫藩臬道諸位大人過目。分派已定。便擇定動身日期。等到臨走的那一天。預叫自己舊門稿。把那受過恩惠的差役。派了兩名。囑咐他們在城。

門底下預備替大人脫靴。向來清官去任百姓留靴應得百姓拿出錢來先買一副新靴預備替換。這兩箇差役雖然受過大人的恩惠肯替他留靴。然而要他們拿出錢來再買一雙新靴却是做不到。所以這買靴的錢還是大人自己的錢。由師爺發下來的。這日傅知府有意賣弄。從衙門裏擺了全副執事。轎子前頭甚麼萬民傘。德政牌。擺了半條街。全是自己心痛的錢買得來的。事到其間。要顧面子。也就說不得了。其時兩旁觀看的人。却也不少。有的指指點點。有的說說笑笑。還有幾箇挺胸凸肚。咬牙切齒罵的。傅知府寬洪大量。裝做不知。概不計較。一霎時走到書院跟前。只見山長率領着幾箇老考頭等的生童。在那裏候送。傅知府下轎進去。寒暄了幾句。山長定要把蓋。傅知府不肯。衆生童磕頭下去。傅知府還過禮後。叫管家每人奉送白摺扇一把。上頭寫着一首七言八句的留別詩。衆人接過。一齊用兩隻手捧着。這都是他老人家預先叫西席老夫子替他做好寫好。如今竟裝作自己門面了。正在謙讓的時候。忽聽門外一片聲喧。剛要叫人出去查問。已經有人來報。說是大人生

祠上的一塊匾。同着長生祿位。被一班流氓。打了箇粉碎。還說要把大人的牌位。丟在茅廁坑裏。傅知府聽了。面孔失色。做聲不得。山長道。那有此事。問流氓在那裏。書院重地。膽敢結黨橫行。真正沒有王法了。一面說。一面走出來。一看。只見一大班人。正在那裏。捋臂揮拳。指手畫脚的。大罵昏官。罵官不了。內中有兩箇認得的。是屢屢月課考在三等。見了山長。眼睛裏出火。想要上來打他。幸虧山長見機。一聲不響。縮了進去。對傅知府道。大公祖。你請在這裏頭略坐一坐。外頭去不得。怕碰在亂頭上。喫他們眼前虧。是犯不着的。傅知府道。諒他幾箇生童。有多大的本領。敢毀本府的祠宇。說着。硬要親自出去。呵叱他們。幸虧被山長一把拉住。沒有放他出去。你道這班打生祠的是什麼人。就是傅知府上次捉拿的一班秀才的好友。然其中也有真來報仇的。也有來打抱不平的。因此愈聚愈衆。一霎時。竟聚了好幾百人。後來幸虧首縣到來。好容易把箇太尊保護了出去。從小路抄到城門。正待舉行留靴大典。不提防旁邊走出多少人。不問皂白。一擁而上。不但靴子留不成。而且傅知府的帽子。

亦被衆人擠掉靴子。剛脫掉一隻。尙未穿上。被人沖散。只得穿了襪子。一高一低的。在人叢中擠來擠去。幸而頂帽不戴。人家瞧不出他是知府。所以未曾被人毆打。然而頃刻之間。轎子也打毀了。執事也沖散了。萬民傘亦折掉了。德政牌亦摔劈了。傅太守好容易找到一箇二爺。由這二爺攙着他。尋到一箇小戶人家。躲了半天。要等外面風聲漸定。方敢出頭。你道這班人又是誰。就是那班鬧捐局的人。上次未曾打得爽快。所以今番打聽得傅知府動身。要在城門經過。還要在此留靴。所以湊在這箇檔口。打他一箇不亦樂乎。畢竟來的鹵莽。傅知府仍未打到。被他漏網脫逃而去。後來又幸虧營裏縣裏。一齊趕到。一面將衆人彈壓。一面又替太尊預備轎子。但是找了半天。不知太尊被衆人弄到那裏去了。首縣心上。甚是着急。設或被衆人戕害了性命。那却不了。立刻傳地保率領衙役。挨戶去尋。後來好容易從一箇小戶人家找到。地保跪在地下磕頭說道。我的大人。真把小的找苦了。快請大人出去。首縣大老爺候着呢。傅知府還當是一班鬧事的人。要哄他出去。打他。抵死不敢出去。只是

索索的抖。幸虧地保一找到的時候。早已打發人送信給縣大老爺。縣大老爺相離不遠。得信之後。趕了前來。傅知府一見。方纔把心放下。大着膽子出來。首縣說了一聲大人受驚。傅知府不及回言。先罵辦差的。欺負我。已經交卸。沒有勢力的人。隨我被百姓打死了。他們也不上來拉一把。真正混帳。王八蛋。首縣聽他罵人。也不便說甚麼。叫人打過轎子。讓他坐好。營裏又派了十六名營兵。一箇哨官。圍着轎子。保護他出境而去。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助資斧努力前途 質嫁衣傷心廉吏

却說上回書。講到傅知府撤任。省憲又委了新官。前來管理這安順一府之事。這位新官。或是慈祥愷惻。叫人感恩。或是暴厲恣睢。叫人畏懼。做書的人。都不暇細表。單說教士自從聽了劉伯驥之言。把他同學孔君明等十一人。從府監裏要了出來。就在府衙前面小客棧裏。住了些時。傅知府兩次三番。前來索討。甚至餽送禮物。哀詞懇求。無奈教士執定不允。然而這些人久住城廂。若是離了洋人。保不定何時就要

禍生不測。所以教士力勸他們出門遊學。暫且躲避幾時。等他年此案瓦解冰消。再行回里。劉伯驥孔君明等一千人。都是有志之士。也想趁此出門。閱歷一番。以爲增長學識地步。而且故鄉不可久居。舍此更無自由快樂之一日。因此俱以教士之言爲是。教士見了。也甚歡喜。立刻催促他們整頓行裝。預備就道。其時各家的親戚。有幾箇膽子大的。曉得有洋人保護。決無妨礙。也都前來探視。有的幫襯些銀兩。有的伙助些衣服。有的餽送些書籍。十二箇人當中。倒有八九箇有人幫忙。其餘三四箇。雖是少親無靠。却由教士伙助些銀兩。以作旅費。也可衣食無憂。因此他們多人。俱各安心出門。并無他意。又過了幾日。教士遂同了他們起身。一路曉行夜宿。遇水登舟。遇陸起旱。在路非止一日。已到長沙地面。教士將他們安頓在客棧中。自己去到城裏打聽。又會見省裏的教士說起。現在省憲已有文書下去。將傅某人撤任。另換新官。教士聞言大喜。立刻回棧。通知了衆人。衆人自然也是高興。有兩箇初次出門。思家念切。便想住在長沙候信。口稱倘能就此無事。再過兩日。便可回家。省得路遠。

山遙受此一番辛苦。教士聽了。尙未開言。幸虧孔君明生有強性。乃是箇磊磊落落。想做事業的人。聽了此言。不以為然。便發話道。諸君此言差矣。教士某君救我等於虎口之中。又不憚跋涉長途。送我們至萬國通商文明之地。好叫我等增長智識。以爲他日建立功業之基礎。他這一片苦心實堪欽敬。今諸君不勉圖進步。忽然半途而廢。起來不但對不住某君。而且亦自暴自棄太甚。還有一說。諸君以爲舊官撤任更換新官。新官決以舊任爲不然。必處處與舊任爲反對。凡舊任所做的事。一概推倒。因此諸君敢大着膽子回去。然而中國事情。我早一眼看破。新官即使不來追究。我們的事。然而案未注銷。名字猶在裏面。所有地方上的青皮無賴。以及衙門前的蠹役刁書。皆可以前來訛詐我們。若要平安。除非化錢買放我們的銀錢。有限他們的慾壑難填。必至天荆地棘。一步難行。諸君到了此時。再想到小弟的話。只怕已經嫌遲了。衆人聽了他言。一齊默默無語。教士連連拍手道。孔先生的話。一點兒不錯。我就是這箇意思。劉伯驥也幫着着實附和。勸大衆不可三心兩意。衆人無可說得。

只得點首允從。又過了兩天，仍舊一同起身。不多幾日，到得武昌。武昌乃是湖廣總督駐節之地。總督統轄兩省。上馬治軍，下馬治民。正合着古節度使的體制。隔江便是漢口。近數十年來，萬國通商。漢口地方，亦就開作各國租界。凡在長江一帶行走的火輪船，下水以上海爲盡頭，上水卽以漢口爲盡頭。從此漢口地方，遂成爲南北各省大道。其時雖未開築鐵路，論起水碼頭來，除掉上海，也就數一數二了。因之中外商人，到這裏做買賣的，却很不少。各國又派有領事來此駐紮，以便專辦交涉事件，並管理本國商民。至於武昌地面，因這位總督大人，很講求新法，頗思爲民興利。從他到任七八年，紡紗局也有了，槍礮廠也有了，講洋務的講洋務，講農功的講農功，文有文學堂，武有武學堂，水師有水師學堂，陸軍有陸軍學堂，以至編書的，做報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他老人家真是幹得不少。少說他這人，要有一百箇心，方能當得此任。下餘的人，就是天天拿人參湯來當茶喝，一天也難辦得。但是這位總督大人，人是極開通，而且又極喜歡辦事，實心爲國，做了幾十年的官，只知拿大捧銀子。

給人家去用。自從總督衙門起。以至各學堂。各局所。凡稍有名望。稍有學問的人。他都搜羅到他手下。出了錢。養活他自己。做了幾十年的官。依然是兩袖清風。一塵不染。有年十二月初。他的養廉銀子連着俸銀。早經用盡。等到過年。他還有許多正用。未曾開銷。生來手筆又大。從不會錙銖較量的。又念自己的位分大了。無處可以借貸。盤算幾日。一籌莫展。虧得太太富有妝奩。便親自跑到上房。同太太商量。要問他借八隻衣箱。前去質當。太太道。人家做官。是拿進兩箇像你做官。竟是越做越窮。衣箱進了當。那裏還有出來的日子。再過兩年。勢必至寸草俱無。我勸你不如早早告病還家。或者還有碗飯喫。我也不想享你做官的榮華富貴了。太太說罷。止不住撲簌簌淚下。總督大人見了。只得悶坐一旁。做聲不得。後見太太住了哭。他又上來軟語哀求。太太歎一口氣道。你偌大一箇官。職居一品。地轄兩湖。怎麼除了我這一點點破嫁裝。此外竟其一無法想。我曉得這兩隻衣箱。今天不送進當舖。你今天的飯一定喫不下去。來來來。快拿鑰匙去開門。要多少。儘你去搬。早晚把我這點折登盡。

了。你也絕了念頭了。當時衆丫環得了吩咐。只得取了鑰匙。前去開門。檢取衣箱。交付老爺當當。這位總督大人。一聽太太應允。立刻堆下笑來。喊了一聲人來。便有七八箇戈什。如飛而進。總督大人又吩咐得一句擡衣箱。立刻七手八脚。脫衣撩袖。從上房裏。擡的擡。扛的扛。頃刻間。把八隻大皮箱。拿了出去。當下委派出門當當的一箇差官。忙搶一步上來請示。問大人要當多少。總督道。此刻有十萬。我也不夠。但是八隻衣箱。多恐不能。你去同人家軟商量。當他一萬銀子。至少也得八千。再少便無濟於事了。差官回道。大人明鑒。當舖裏規例。一向是當半當半。譬如十箇錢的東西。只當五箇。當了六箇。已經是用情。倘或這櫃上的朝奉。一時看花了眼睛。七箇八箇也還當得。如今這八箱子衣服。要當人家八千。果然衣服值錢。莫說八千。就是一萬。人家也要怕的。是人家估着不值。求大人先把箱子開開。看是些甚麼衣服。再拿去當。總督道。我這箇也不過半當半。借拿衣箱。放在人家做箇押頭。橫覽開了。年總得贖的。所以我叫你。去同人家熟商量。倘若要看了東西。預先估一估。值幾箇錢。我隨

便叫甚麼人也。就去當了來了。還來勞動你嗎。差官聽了這話。竟不是當當頭。明是叫他去做押款。心想就是做押款。也得看貨估價。十箇錢押六箇錢。也與當典不相上下。不過利錢少些罷了。這箇檔口。總督已經叫人取過封條十六張。自己蘸飽了墨。一一寫過。又標了硃。叫手下人幫着。一概用十字貼好。然後立逼着這箇差官替他去當。差官無奈。只好叫人擡了出去。自己跟在後頭。一路走。一路想。出得轅門。便是當舖。差官叫人把箱子擡進。一隻隻貼着封條。又不准人開動。差官同朝奉商量。說明是奉了制臺之命。前來當銀八千。朝奉道。莫說八千。就是一萬。我也當給你。但是總得看過東西。價錢值不值。纔能定局。差官道。箱子是大人親自看着封的。誰敢揭他的封。橫豎裏頭。是值錢的衣裳。今年當了。明年一定來贖。就是了。朝奉道。呀。呼。當典裏的規矩。就是一根針。也得估估看。那有不看東西。不估價錢。可以當得來的。真正呀。呼。我勸你快走罷。差官賭氣出來。又走一家。也是如此說。不得已。又接連跑了三四家。都是如此說。差官跑得腿酸。便坐着不動。一定要當。朝奉一定不肯

當兩箇人就拌起嘴來。差官仗着帶來的人多，擡箱子的都是親兵。雖然沒有穿號褂子。力氣是大的。一聲呼喝。蜂湧而前。就把這朝奉拖出櫃檯。拳足交下。霎時人聲鼎沸。合典的人都喊着。說是強盜來了。差官一聽這話。更加生氣。說道。你們這些瞎眼的烏龜。還不替我睜開眼睛。看看箱子上的封條。可是我們制臺大人的不是。你們罵他是強盜。這還了得。不要多講。我們拉他到制臺衙門裏去。有甚麼說的。當面去回大人。這差官正在那裏指手劃腳的。說得高興。旁邊驚動了一位老朝奉。聽說有甚麼制臺大人的封條。便帶上老花眼鏡。走出櫃檯。踱到箱子跟前。仔細一看。果然不錯。連忙擺手叫大家不要吵鬧。有話好講。無奈這差官同朝奉已經扭作一團。朝奉頭上被差官打了一箇大窟窿。血流如注。差官臉上亦被朝奉抓了幾條血痕。因此二人愈加不肯放手。於是典裏的夥計。飛奔告訴了大擋手的。大擋手的道。制臺是皇上家的官。焉有不知王法。可以任性壓制小民的道理。爲今之計。無論他是真是假。事情已經鬧得如此。只好拉了去見官。我們開當典的。這兩年也捐苦了。橫

一捐。豎一捐。不曉得拿我們當作如何發財。現在還來硬啃我們。我們同了他去見官。講得明白便罷手。講不明白索性關照東家。大家關起門來。不做生意。衆人俱道言之有理。他這番話。來當當的差官。亦已聽在耳朵裏。他自己以爲是總督大人派出來的。腰把子是硬的。武昌城裏任你是誰。總得讓他三分。現在聽見當舖裏管事的。要同他去見官。他便一站就起。一手揮揮衣服。一手拉着那箇朝奉的辮子。連說很好很好。我們就一同去回大人。當下他一箇拉了朝奉。衆人圍隨在後。幾箇親兵。仍舊擡着衣箱。跟在後面。一出出了當舖。轉灣抹角。走了好幾條街。惹得滿街的人都停了脚。在兩旁瞧熱鬧。還有些人跟在後頭一路走的。這座當舖。離制臺衙門較遠。離武昌府知府衙門却很近。霎時走到武昌府。照壁前面。不提防這當舖裏的人。搶前一步。趕進頭門。一路喊冤枉。喊了進去。後面的這些人。也就一擁而進。此時差官身不由己。竟被大衆推了進來。差官心上明白。曉得這位府大人。是制臺大人的門生。斷無幫着外人的道理。因此膽子益壯。挺身而進。毫無顧忌。霎時間驚動了合

衙書役。就有人慌忙進去報知二爺。二爺又上去回過知府。知府聽說。是督轅差官。因爲當當與人鬪毆。還當是差官自己的事。并不曉得是總督大人之事。隨即傳諭二爺道。這種小事情。你們就去了了開。那用着這樣的大驚小怪嗎。二爺道。這差官是制臺派去當當的。還有制臺的八隻衣箱。現在一齊擡在大堂上。知府一聽大驚。連連說道。胡說。制臺大人一年有上萬銀子的養廉俸銀。還怕不夠用。就是不夠用。無論那箇局子裏提幾萬來。隨便報銷一筆。還要他還嗎。如今說他老人家當當。只怕是他手底下的人。借他名字。在外招搖壓制人家。這倒不可不去查問。至於說他老人家要當當。他做制臺的沒有錢用我們的官比他差着好幾級。只好天天喝西北風哩。總是你們沒有弄清。快去查明了來。一頓話。把二爺說的無可回答。只得出來。轉了一轉。又略爲問了一問。的確確是制臺當的。而且還有新貼的封條爲憑。無奈仍舊上去稟覆知府。知府道。制臺竟窮的當當。這也奇了。一面說。一面踱了出來。一踱踱到二堂上。叫衙役們把差官同當舖裏的人替我一塊兒叫上來。等

我親自問他們。看看到底是誰當當。衙役們奉命去不多時。把一千人帶了進來。差官走在前頭。見了知府。是認得的。連忙上去請了一箇安。起來站在一旁。當鋪裏幾箇朝奉。畢竟膽子小。早已跪在地下了。知府正要問話。當鋪裏的人。只是跪在地下。哭訴冤枉。知府大喝一聲道。慢着。我要問話。不准在這裏瞎鬧。等我問到你再講。一聲呼喝。當典裏的人。不敢作聲。差官便搶上一步。把這事情原原本本。詳陳一遍。又說這當鋪裏的人。眼睛裏沒有我們制臺大人。還罵我們制臺大人。是強盜。標下因此呼喝他們兩句。是有的。他不服差官呼喝。上來就是一把辮子。因此就扭了起來了。知府道。別的閑話慢講。怎麼大人要當當。差官道。這八箇箱子。大人也不知在太太跟前。陪了多少小心。說了多少話。太太纔答應的。標下來的時候。大人坐在廳上。候標下的回信。現在標下已經出來了。三四箇鐘頭。又被他們這夥人打了一頓臉。亦抓破。求大人替標下作主。知府聽了點點頭。丟開差官。就向當鋪的人說道。當不當。由你。怎麼平空的亂打人。這就是你們的不是了。當鋪裏朝奉說道。我的青天大

人。他是制臺大人派來的老爺手底下。又帶了這許多的人。小的當舖裏人雖多。誰是他的對手。小的們這箇當舖有好幾箇。東家當典裏的錢都是東家的血本。如今他來當這八隻衣箱。果然東西是值錢的。莫說幾千。就是幾萬。也得當給他。小典是將本求利。上門的那箇不是主顧。無奈他一味逞蠻。箱子裏的東西又不准看開口。一定要當八千。大人明鑒。小的怎麼好當給他呢。倘或當了去。他不來贖。或者箱子裏的東西不值這箇數。日將來這箇錢東家要着落在小的們身上。賠的小的一箇當夥計的人如何賠得起呢。不當給他。就拿拳頭打人。現在頭上的臉。都打出來了。大人請驗。知府聽了這話。也似有理。心上盤算了一回。想道。這事情的的確確是真的。鬧出來不體面。總得想箇法。顧全制臺的面子。方好。眉頭一縐。計上心來。欲知這武昌府知府想的是甚麼兩全之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不亢不卑難求中禮 近朱近墨洞識先幾

却說武昌府知府。當時聽了兩造的話。心下思量。萬想不到果真總督大人還要當

當。真。算。得。潔。己。奉。公。第。一。等。好。官。了。現。在。想。要。仰。承。總。督。的。意。旨。却。苦。了。百。姓。想。幫。着。百。姓。上。司。面。前。又。難。交。代。事。處。兩。難。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也。罷。你。們。幾。箇。暫。且。在。我。衙。門。裏。等。一。會。兒。我。此。刻。去。見。兩。司。大。家。商。議。一。箇。妙。法。制。臺。大。人。跟。前。一。定。有。箇。交。代。就。是。你。們。做。生。意。的。人。也。不。好。叫。你。們。喫。苦。差。官。及。當。典。裏。人。聽。了。這。話。一。齊。謝。過。武。昌。府。便。去。先。見。藩。臺。稟。明。情。形。他。雖。是。箇。首。府。乃。是。制。臺。第。一。紅。人。藩。臺。亦。很。佩。服。他。所。以。拿。他。另。眼。看。待。而。且。爲。的。又。是。制。臺。之。事。更。沒。有。不。盡。心。的。便。道。這。位。制。軍。實。在。清。廉。得。很。有。的。是。公。款。無。論。那。裏。撥。萬。把。銀。子。送。進。去。不。就。結。了。嗎。何。必。一。定。要。當。當。呢。武。昌。府。道。制。軍。爲。的。不。肯。挪。用。公。款。所。以。纔。去。當。當。如。今。再。拿。公。款。給。他。用。恐。怕。未。必。肯。收。而。且。還。要。找。沒。味。兒。藩。臺。一。聽。他。話。不。錯。便。道。現。在。沒。有。別。法。只。好。由。我。們。公。攤。八。千。銀。子。送。給。他。老。人。家。去。用。要。他。老。人。家。當。當。總。難。以。爲。情。的。武。昌。府。道。大。人。說。送。他。他。一。定。還。不。要。不。得。已。只。好。說。是。大。家。借。給。他。的。卑。府。曉。得。他。老。人。家。的。脾。氣。一。定。還。要。寫。張。借。票。這。借。票。一。定。要。收。他。的。如。此。他。

纔高興。藩臺道。銀子先在我這裏墊出來。你拿了去。你就去通知臬臺一聲。等明天院上會着。由我領箇頭。約齊了大眾。然後湊了歸還。武昌府答應稱是。藩臺立刻叫人劃了一張八千銀子的銀票。交給了武昌府。然後武昌府又去見臬臺。見過臬臺。然後回衙。傳諭一千人。叫當舖裏的朝奉。自己回去養傷。各安生理。再吩咐打轎。帶領着差官親兵。擡着衣箱。上院交代。武昌府到得院上。先落官廳。差官督率親兵。擡着箱子交還上房。這時候制臺大人正在廳上等信。等了半天不見回來。以爲當不成功。今年這箇年。如何過得過去。不時搓手的盤算。猛一擡頭。忽見差官親兵擡了箱子回來。不覺氣的眼睛裏出火。連罵沒中用的東西。我叫你辦的甚麼事。怎麼不替我辦。就回來了。差官道。回大人的話。通城的當舖。標下都走遍了。人家都不肯當。後來首府。叫標下不要當了。首府現從藩臺那裏。借了八千銀子。送來孝敬大人用。所以標下纔敢把箱子擡回來的。制臺道。胡說。豈有此理。我要他們的孝敬。我那一注錢不好挪用。我爲着不用這些錢。所以纔去當當。總怪你不會辦事。怎麼又弄得

首府知道。差官聽了。不敢說出毆打朝奉的事。只得一聲不響。制臺又道。吩咐外頭。今兒如果首府來稟見。告訴他說我不見。如果是送銀子來的。叫他帶回去。說我不等着他這錢買米下鍋。正說着。巡捕拿了首府手本。上來回話。制臺一見手本。也不問青紅皂白。連連揮手說不見不見。巡捕一見如此。只得退了下來。一一告訴了首府。幸虧首府是制臺的門生。平時內簽押房是關慣的。見是如此。只得自己走了進來。從下午等到半夜。制臺到簽押房裏看公事。碰見了他。他們是見慣了的。也用不着客氣。制臺問他來做甚麼。武昌府把來意婉婉轉轉說了一遍。制臺道。要你們貼錢。是斷斷乎使不得的。武昌府道。老師不要屬員貼錢。等老師有錢的時候。再還給屬員們就是了。這也不過是救一時之急罷了。制臺想了一會說道。既然如此。我得寫張憑據給你。將來你們也好拏着向我討。武昌府是曉得老師脾氣的。他既如此說。只得依着他做。一時交割清楚。武昌府自行退去。不在話下。且說那湖南安順府的教士。同了孔君明等十幾箇人。到了武昌。打聽得這位制軍禮賢好士。且能優待

遠人。教士等把一千人安頓妥當。自己便先去拜望洋務局裏幾位老總。託他們先向制臺處代爲先容。說有某國教士某人訂於某日前來拜謁。這洋務局裏的幾位老總。早就受過制臺的囑咐。原來這位制臺大人。最長的是因時制宜。隨機應變。看了這幾年中國情形。一年一年衰敗下來。漸漸的不及外國強盛。還有些仰仗外國人的地方。因此他就把年輕時的氣燄。全行收起。另外換了一副通融辦理的手段。常常同司道們講。凡百事情。禮讓爲主。恭維人家。斷乎不會恭維出亂子來的。我們今日的時勢。既然打不過人家。折回來同人家講和。也是勉強的。到了這箇地位。還可以自己拿大嗎。你要拿大。請問誰還肯來理你呢。我如今要定一箇章程。只要是外國人來求見。無論他是那國人。亦不要問他是做什麼事情的。他要見就請他來見。統同由洋務局先行接待。只要問明白是官是商。倘若是官。統通預備綠呢大轎。一把紅傘。四箇親兵。倘若是商人呢。只要藍呢四人轎。再有四箇親兵。把扶轎槓。也就夠了。如果是箇大官。或者親王總督之類。應該如何接待。如何應酬。到那時候再

行斟酌。孔聖人說的能以禮讓爲國。便是指明我們現在時勢對證發藥。諸公以後須得照此行事。洋務局裏的幾箇道臺。一見總督尙且如此。誰亦犯不着來做難人。便把外國人一箇箇都擡上天。亦與他們無涉。單說這番來的是教士。旣不是官。又不是商。洋務局裏幾位大人。一概會齊了商量。應該拿甚麼轎子給他坐。一位道。孟子上士一位士。即是官。旣是官。就應得用綠呢大轎。一箇道。教士不過同我們中國教書先生一樣。那裏見教書先生。統是官的。況且教士在我們中國也有開醫院的。也有編了書刻了買的。只好拿他當作生意人看待。還是給他藍呢轎子坐的。爲是。又有箇說道。我們也不管他是官是商。如果是官。我們旣不可簡慢他。倘若是商人。亦不必過於遷就他。不如寫封信給領事。請請領事的示。到底應該拿甚麼轎子給他坐。衆人齊說有理。洋務局裏的翻譯是現成的。立刻拿鉛筆畫了一封外國字的信。差人送去。并說立候回信。齊巧領事出門赴齋去了。須得晚上方回。這邊教士。明天一早就上院。若等第二天回信。萬來不及。幾位總辦會辦急得無法。一齊說道。

領事信。候不到。不如連夜先上院請箇示。最爲妥當。就是接待錯了。是制臺自己吩咐過的話。也埋怨不到別人。幾箇人商議已定。便留一位在局守候領事回信。一位上院請示。手本上去。說有要事面稟。齊巧制臺晚飯過後。丟掉飯碗。正在那裏打磕。巡捕官拿了手本。站立一旁。既不敢回。亦不敢退。原來這位制臺是天生一種異相。精神好的時候。竟其可以十天十夜不合眼。等到沒事的時候。要是一睡。亦可以三日三夜不醒。一頭看着公事。或者一面喫着飯。以及會着客。他都會睡着了的。只要有事。一驚就醒。倘若沒有事。把他驚醒。一定要大動氣的。此刻巡捕拿了手本進來。論不定他老人家幾時纔醒。喊又不敢喊。只得站立門內。等他睡醒再回。誰知他老人家這一睡。雖沒有三天三夜。然而已足足有八箇鐘頭。他老睡了八點鐘的時候。巡捕就站了八點鐘的時候。外面那箇洋務局的總辦。也就坐了八點鐘的時候。晚飯沒有喫就上院。一直等到夜半一點鐘。肚子餓了。只得叫當差的買了兩箇饅頭來充飢。至於那箇站睡班的巡捕。喫又沒得喫。坐又沒得坐。實在可憐。好容易熬

到制臺睡醒。又不敢公然上去。就回。又等制臺喫了一袋烟。呷了一口茶。等到回過臉的時候。他把手本捏在手中。不用說話。制臺早已瞧見了。便問是誰來見。爲的甚麼事情。巡捕忙回。是洋務局總辦某道來請示的。制臺到此。方命傳見。及至坐下。照例敘了幾句話。洋務局老總簽着身子。把日間的事情。面陳了一遍。制臺一面聽他講話。一面搖頭。等他說完。制臺道。老兄們也過於小心了。爲着這一點點事情。都要來問我。我這箇兩湖總督。就是生了三頭六臂。也忙不來。教士並無官職。怎麼算得是官。又不集股仿開公司。也算不得箇商人。既然介乎不官不商之間。你們就酌量一箇適中的體制。接待他。只要比官差點。比商又貴重點。不就給了嗎。洋務局老總聽了這話。饒如翠屏山裏的潘老丈。你不說。我還有點明白。你說了我更糊塗。他此時却有此等光景。但是怕制臺生氣。又不敢再問。只得辭了出來。回到局中。拿這話告訴了幾箇同事。大家也沒了主意。後來還虧了一位文案老爺。廣有才學。通達時宜。居然能領略制臺的意思。分開衆人。挺身而出。道。制軍這句話。卑職倒猜着了八

九分。衆人忙問是何意思。文案老爺道：「我們現在只要替他預備藍呢四轎就是了。」衆人道：「藍呢四轎不是拿他當了商人看待嗎？」文案老爺道：「你別性急。我的話還沒、有說完。等我說完了，再批駁衆人。於是只得瞪着眼睛聽他往下講。文案老爺道：「轎是藍呢，轎轎子跟前加上一把傘。可是商人沒有的。衆人一齊拍手稱妙。老總更拿他着實誇獎。一時議定。總辦會辦方各自回私宅而去。話分兩頭。再說要見制臺的教士。曉得制臺優待遠人。一切俱飭洋務局預備。較之在湖南時。官民隔閡。華洋齟齬。竟另是一番景象。心中甚是高興。到了次日。尙未起身。辦差的大轎人馬俱已到齊。教士雖穿的中國衣裝。然而只穿便衣。不着靴帽。坐在四人大轎中。甚不壯觀。洋務局的轎夫親兵。是伺候洋人慣了的。倒也并不在意。就是湖北的百姓也看熟了。路上碰着亦不以爲奇。一霎到了制臺衙門。大吹大擂。開了中門相接。教士進去。同制臺拉了拉手。又探了探帽子。分賓敘坐。彼此寒暄了一回。又彼此稱頌了一回。教士便將來意向制臺一一陳明。又道：「目下在此盤桓數日。就要起身。等把同來的幾

箇人。一齊送到上海。等他們有了生路。我還要回到湖南。將來路過武昌的時候。一定還要來拜見貴總督大人的。制臺聽了教士的話。想起上月接到湖南巡撫的信。早已曉得永順有此一宗案件。當下心上着實盤算。想這幾箇生員。明明不是安分之徒。倘是安分之徒。一定不會信從洋教。現在把這幾箇人送往上海。上海洋人更多。倘若被他們再沾染些習氣。將來愈加爲害。我外面雖然優禮洋人。乃爲時事所迫。不得不然。并非有意敬重他們。這班小子。後生正是血氣未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們此時受了地方官的苦。早將中國官恨如切骨。心中那裏還有中國與其將來走入邪路。一發而不可收。何如我此時順水推船。借了洋人勢力。籠絡他們。預弭將來之患。豈不是好主意。打定便裝做不知。定要教士把永順鬧事情形。詳說一遍。教士自然把衆秀才的話。一半有一半無的。和盤託出。統通告訴了制臺。制臺登時躲脚搥胸。大罵傅知府不置。又說他如此可惡。我此刻就做摺子。叅他。教士聽了制臺的話。看他甚爲高興。制臺故意又連連跌足道。國家平時患無人才。等到有了人。

才又被這些不肖官吏任意凌虐。以致爲淵驅魚。爲叢驅爵。想起來真正可恨。我這裏用人的地方却很少。我想把這幾箇人留在湖北。量材器使。每一箇人替他們安置一席。倒也不難。然而我。不敢怕的是。謠言太多。內而政府外而同寅。不曉得要排揎我到那步田地。知道的說我是棄瑕錄用。鼓舞人材。不知道的還說我是遁逃。藪呢。貴教士請想。你說我敢不敢。教士起先聽了制臺的話。說要把這幾箇人留在湖北。予以執事。還疑心制臺是騙人的。從來他們做官的人。一直是官官相護。難保不是借此爲一網打盡之計。後來見他又存畏讒避譏的意思。不免信以爲真。便道我要送他們到上海。也并非不得已。實在可憐他們。受了地方官的壓力。不但不能自由。而且性命難保。上帝以好生爲心。我受了上帝的囑咐。怎麼可以見死不救呢。既然貴總督大人能赦免去他們的罪。不來壓制他們。他們都是很有學問的人。很可以立得事業。等他們出來幫着貴總督辦事。那是再好沒有的了。而且貴總督的名聲格外好。將來傳到我們做國。也都是欽敬的。制臺道。貴教士的中國話。說得很好。

到我們中國有多少年了。教士道。來是來的年數不少了。我初到你們湖南的時候。一句中國話不會講。那時候通湖南做國人。只有我夫妻兩箇。還有一箇小孩子。我不會說中國話。我偏要學。我就離開我的家。小另外住到一箇中國人家。天天跟着他。說不到半年就會了一半了。制臺道。通湖南止有你一箇外國人。倒不怕中國人打你。誰肯還來教你說中國話呢。教士道。那時候我身上的銀子帶的很多。貴國的人。只要銀子有了。銀子他不但肯教我說話。各式事情都肯告訴我。曉得只要有銀子。連他祖傳的墳地。都肯賣給我。蓋房子了。到如今我樣樣明白。我的銀子也就化的少了。制臺聽了他的話。半天沒有做聲。又歇了一會。說道。你且在我武昌盤桓幾天。等我斟酌一箇安置他們之法。再來關照。教士聽說。又稱謝了幾句。方始告辭而去。但不知制軍如何安置這一幫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解牙牌數難祛迷信

讀新聞紙漸悟文明

却說湖廣總督送出教士之後。回轉內衙。獨自思量。這些人倘若叫他們到了上海。

將來認得的鬼子多了。無論甚麼無法無天的事。都做得出。那時貽患正復無窮。如何是好。不如趁早想箇法子。預把他們收伏。一來可以弭患無形。二來也可以量才器使。主意打定。次日傳見譯書局、官報局、兩處總辦。交下名條若干張。吩咐暫將這些人權爲安插。薪水從豐。隨後另有調動。兩局總辦遵辦去後。制臺又傳諭洋務局。立刻寫信通知教士。到了第二天。教士率領了衆人前來叩見。制臺異常優待。卽命分赴兩局當差。教士又在武昌住了些時。辭別回湘。不在話下。從此這班人有了安身之所。做書的人。不能不把別處事情。畧爲敘述一番。以醒閱者之目。却說江南吳江縣地方。離城二十里。有箇人家。這家人家姓賈。雖是世居鄉下。却是累代書香。祖上也有幾箇發達過的。到如今老一輩子的人。都漸漸凋零。只賸得小兄弟三箇。長名賈子猷。次名賈平泉。幼名賈葛民。年紀都在二十上下。只因父親早故。堂上尙有老母。而且家計很可過得。一應瑣屑事務。自有人爲之掌管。所以兄弟三人。得以專心攻書。爲博取功名之計。這時候兄弟三箇。都還是童生。沒有進學。特地訪請了本

城廩生著名小題聖手孟傳義孟老夫子設帳家中。跟他學習些弔。渡。鈞。挽。之。法。以爲小試張本。一日孟傳義教讀之暇。在茶館裏消遣。碰着一位同學朋友談起。說現在朝廷銳意維新。破除陳套。以後生童考試。均須改變章程。今日本學老師。接到學院行文。道是朝中有人奏了一本。是叫各省學臣。曉諭士子。以後歲科兩試。兼考時務策論。以及掌故天算輿地之類。不許專重時文。孟傳義是箇八股名家。除却時文之外。其他各項學問。不特從未學過。且有些名字。亦不曉得。一聽這話。呆了半天。方說道。這不是要絕我的飯碗嗎。那箇朋友聽見這話。趕緊寬他的心。說道。現在又不是拿八股全然廢去。不過經古一場。詩賦之外。准人家帶着報考時務掌故之類。你不去投卷。他並不來勉強你。孟傳義道。那還好。那還好。然而朝廷既然看重這箇。自然懂得雜學的人沾光些。我們究竟要退後一步。那箇朋友道。這也未見得。卽以宗師大人而論。他亦未必全能懂得。孟傳義道。他懂也罷。不懂也罷。不過你這話千萬不可傳到我那幾箇小徒弟耳朵裏去。怕的是他們小孩子們見異思遷。我這箇館地。

就坐不成了。那箇朋友只得唯唯答應。孟傳義辭別回館。好在三箇徒弟年紀尙輕。老太太家教極嚴。平時從不許出大門一步。這箇消息。先生不說。他們決不會曉得的。好容易又敷衍了幾箇月。學院行文下來。按臨蘇州。兄弟三箇跟着先生上省赴考。搬好下處。這日上街玩耍。在考棚外頭。看見學臺告示。心中詫異。回家後請教先生。什麼叫做時務掌故。天算輿地。孟傳義至此。只得支吾其詞。說道。這些都是雜學。不去學。他亦好。正經修身立命。求取功名。還在這八股上頭。徒弟聽了。信以爲真。不去理會。過了一日。學院又掛出牌來。上面寫明某日考試。吳江縣文童。孟傳義一身充兩役。又是業師。又是廩保。頭一天忙和着替三箇徒弟裝考。藍藏夾帶。又教導徒弟進場。點名接卷。歸號一應規矩。不到天黑。先打發徒弟睡覺。自己却在外頭聽礮。好容易熬到半夜。放過頭礮。忙催徒弟起身。喫飯。換衣裳。趕到考棚。學院大人已要升堂開點了。他忙着上去打躬唱保。眼巴巴瞧着三箇徒弟一齊進去。方纔放心。等到回廡。天已大亮。他也不想打盹。趁着衣帽未脫。先取過一本牙牌神數。點了一炷。

香。恭恭敬敬作了一箇揖。口中喃喃禱祝了半天。拿桌上的骨牌洗了又洗。然後擺成一長條。又一張張的翻出。看有幾多開。如此者三次。原來是中下中平上上。趕忙翻出書來一看。只見上頭句子寫的是。

行遠必自邇 登高必自卑 盈科無不進 累卵復何危

孟傳義當下看了這首詩。心上甚是歡喜。以爲這遭三箇徒弟一定要恭喜的了。倘若一齊進了學。將來回鄉之後。廩保贄敬。先生謝儀。至少也要得幾百塊錢。坐在那裏。怡然自得。倒也不覺疲倦。這位學院放牌最早。剛交午刻。已聽得轅門前拍通通三聲大礮。曉得是放頭牌了。忙叫小廝去接考。乃是老大老二兄弟兩箇一同先出來。孟傳義趕着問是甚麼題目。只見賈子猷氣吁吁的說道。題目是滕文公爲世子四章。我自。有。生。以。來。從。沒。有。做。過。這。樣。長。的。題。目。恍。惚。記。得。有。一。篇。夾。帶。被。我。帶。着。不。料。又。被。搜。檢。的。搜。了。去。了。因。此。我。氣。不。過。胡。亂。寫。了。一。篇。就。出。來。了。又。問。老。二。賈平泉。賈平泉道。出題之後。學院有扇牌出來。是叫人從時務上立論。不必拘定制藝。

成格甚麼叫做時務。我不懂得碰着這種倒海學臺。有意難人。我料想也不會進學的。因此也隨便寫寫。完的卷。孟傳義聽了無話。一等等到天黑。已經上燈。纔見老三、賈葛民垂頭喪氣而回。孟傳義問他做的可得意。賈葛民道。今天筆性非凡之好。可惜沒有工夫去寫卷子。搶了孟傳義一聽。大驚失色。忙問是怎麼做的。賈葛民道。我想長題目總得有篇長議論。我一句句做去。剛纔做到弔者大悅。一句數了數。已經有了二千多字。正要再往下寫。倒說天已黑了。我只得把蠟燭點好。倒說卷子被人搶了去。不許我做。趕我出來了。孟傳義聽罷說道。制藝以七百字爲限。原不許過長的。你今雖然違例。然而我今天占了一課。或者尙有幾希之望。三箇徒弟忙問甚麼課。孟傳義便把籤詩句子念了一遍。又解說道。這第三句盈科無不進。明明指的你。們三箇沒有一箇不進學的。老三的文章雖然做的太長了些。好在學臺先有牌示。叫人不拘成格。或者見你才氣很旺。因此進你也未可知。三兄弟將信將疑。各自歇息。靜候出案。且說這位宗師閱卷最速。到了次日。已經發出案來。兄弟三箇統通沒

有名字。一齊跑回寓中。大罵瞎眼學臺。不置。孟傳義道。別的且不管他。但是我這本牙牌神數。一向是靈驗無比。何以此番大相反背。真正不解。賈子猷道。怎麼不解。這課上原說明是不進。你自己瞧不出罷了。孟傳義道。課上說的明明是無不進。無不進。要當沒一箇不進學的解。你何以定要認做不進。賈子猷道。盈科是說這科的額子已滿。無者。沒有餘額也。沒有餘額。怎麼會得進學呢。孟傳義道。我過矣。我過矣。是我誤解。今年又不是科考。等到明年科考。一定無不進的了。兄弟三箇因爲不進學。正在沒精打彩的時候。也不同他計較。消停一日。仍舊坐着原船回去。孟傳義等到送過宗師。依然回到賈家上館。無奈兄弟三箇。因爲所用非所學。就有點瞧先生不起。後來人家進學的一齊回來了。會着談起。纔曉得時文一門。已非朝廷所重。以後須得於時務掌故。天算輿地上用些工夫。他兄弟三人。到此方想起學臺所出的告示。所勉勵人的話。都是不錯的。今爲姓孟的所誤。今年不進學。尙不打緊。尙或照此下去。姓孟的依舊執而不化。豈不大受厥害。兄弟三箇。商議一番。頗有鄙薄這孟傳

義的意思。乘空稟告老太太。想要另換一箇先生。老太太畢竟是箇女流。不知就裏。只說好端端一箇先生。我看他坐功尙好。並沒有甚麼錯處。爲甚麼要換。就是要換。亦得等到年底再換。三人無奈。只得私自託人介紹。慕名從了一位拔貢老夫子問業。這位拔貢老夫子。姓姚名文通。乃是長洲縣人氏。長洲乃是省會首縣。較之吳江。已占風氣之先。而且買家住的乃是鄉間。更覺望塵不及。這姚文通未曾考取拔貢的前頭。已經很有文名。後來瞧見上海出的報紙。曉得上海有箇求志書院。甯波有箇辨志文會。膏火獎賞。着實豐富。倘能一年考上了幾箇超等。拿來津貼津貼。倒也不無小補。因此託人一處替他買了一本卷子。頂名應課。這兩處考的。全是雜學。甚麼時務掌故。天算輿地之類。無所不有。他的記性又高。眼光又快。看過的書。無論多少時候。再亦不會忘記。他既有此才情。所以每逢一箇題目到手。東邊抄襲些。西邊剽竊些。往往長篇大論。一本卷子。不夠騰清。總得寫上幾頁。雙行看卷子的人。拜佩他的才情。都不敢把他放在後頭。每逢出案十回之中。定有九回考列超等。如此者。

一二年下來。他的文名愈傳愈遠。跟他受業的人。也就愈聚愈多了。事有湊巧。凡從他門下批的文章。或改過策論的人。每逢科歲兩考。總得有幾位進學。上科鄉試。還中得兩名舉人。所以那些大戶人家。互相推薦。都要叫子弟拜在他的門下。這賈家兄弟三箇。也是因此慕名來的。但是這位姚拔貢。一向只在省城。自己家裏開門受徒。不肯到人家設帳。所以這賈家三兄弟。同他只有書札往來。比起當面親炙的。畢竟要隔得一層。賈家三兄弟。自從拜在姚拔貢名下。便把這孟老夫子置之腦後。出了題目。從不交卷。有了疑義。亦不請教於他。這位孟老夫子。自覺赧顏。不到年底。先自辭館。對三箇徒弟說道。三位老弟。才氣很大。我有點羈束不下。不如府上另請高明。罷。又說三位老弟。才情雖大。但是還要斂才。就範些。纔好將來不要弄得一發難收。到那時候。再想到我的話。就嫌晚了。兄弟三箇聽了。并不在意。照例把他送過。不在話下。單說這年冬天。兄弟三箇。時常有信給這姚拔貢。問他幾時得暇。意思想要請他到鄉下畧住幾時。以便面聆教誨。姚拔貢回信。說是年裏無暇。來年正月。擬送

大小兒到上海學堂裏攻習西文。彼時三位賢弟，倘或有興不妨買舟來省，同作春申之游。何如？買家三兄弟接到回信，披閱之後，不免怦怦心動。姚拔貢從前來信常說：開發民智，全在看報。又把上海出的甚麼日報、旬報、月報，附了幾種下來。兄弟三箇見所未見，既可曉得外面的事故，又可藉此消遣。一天到夜，足足有兩三箇時辰。用在報上，真比閒書看得還有滋味。至於正經書史，更不消說了。這買家世代一直，是關着大門過日子的。自從他三人父親去世，老太太管教尤嚴，除却親友慶弔往來，甚麼街上鎮上，從未到過。他家雖有銀錢，無奈一直住在鄉間，穿的喫的，再要比他樸素沒有。兄弟三箇平時都是藍布袍，黑呢馬褂，有了事情逢年遇節，穿件把羽毛的，就算得出客衣服了。綾羅緞匹，從未上身。大廳上點的還是油燈，却不料自從看報之後，曉得了外面事故，又瀏覽些上海新出的些書籍，見識從此開通，思想格外發達，私自拿出錢來，託人上省，在洋貨店裏買回來洋燈一盞。洋燈是點火油的，那光頭比油燈要亮得數倍。兄弟三箇點了看書，覺得與白晝無異，直把他三箇喜

的。了。不。得。賈。子。猷。更。拍。手。拍。腳。的。說。道。我。一。向。看。見。書。上。總。說。外。國。人。如。何。文。明。總。想。不。出。所。以。然。的。道。理。如。今。看。來。就。這。洋。燈。而。論。晶。光。燦。亮。已。是。外。國。人。文。明。的。證。據。然。而。我。還。看。見。報。上。說。上。海。地。方。還。有。甚。麼。自。來。火。電。氣。燈。他。的。光。頭。要。抵。得。幾。十。支。洋。燭。又。不。知。比。這。洋。燈。還。要。如。何。光。亮。可。歎。我。們。生。在。這。偏。僻。地。方。好。比。坐。井。觀。天。百。事。不。曉。幾。時。纔。能。覘。到。上。海。去。逛。一。盪。見。見。什。面。纔。不。負。此。一。生。呢。兄。弟。三。箇。自。此。以。後。更。比。從。前。留。心。看。報。凡。見。報。上。有。外。洋。新。到。的。器。具。無。論。合。用。不。合。用。一。概。拿。出。錢。來。託。人。替。他。買。回。堆。在。屋。裏。他。兄。弟。自。稱。自。讚。以。爲。自。己。是。極。開。通。極。文。明。的。了。然。而。有。些。東。西。不。知。用。處。亦。是。枉。然。一。天。接。到。姚。老。夫。子。回。信。約。他。們。去。逛。上。海。這。一。喜。更。非。同。小。可。連。忙。奔。入。上。房。稟。知。老。太。太。說。是。姚。先。生。有。信。前。來。特。地。邀。他。兄。弟。三。人。明。年。正。月。去。逛。上。海。無。非。爲。增。長。學。問。起。見。因。此。來。請。老。太。太。的。示。求。老。太。太。答。應。下。來。一。面。寫。信。回。復。先。生。約。定。先。生。明。年。正。月。務。必。在。省。相。候。同。行。一。面。料。理。行。裝。一。過。新。年。便。當。就。道。老。太。太。聽。了。半。天。無。話。禁。不。住。兄。弟。三。箇。你。

一句。我一句。要逛上海的心。甚是牢固。老太太歎了一口氣。說道。上海不是甚麼好地方。我雖沒有到過。老一輩子的人。常常題起少年子弟。一到上海。沒有不學壞的。而且那裏的渾賬女人。極多化了。錢不算。還要上當。你們要用功。在家裏一樣可以讀書。爲甚麼一定要到上海呢。賈子猷道。有姚先生同去。是不妨的。老太太道。姚先生一箇人。那裏能夠管得許多。而且他自己還有兒子。你們畢竟同他客氣。他也不便怎麼來管你們。由着你們的性子去幹。倘或鬧點亂子出來。那可不是玩的。我勸你們收了這條心罷。如果一定要到上海。好歹等我閉了眼。斷了氣。你們再去。不遲。有我一日。斷乎不能由着你們去胡鬧的。兄弟三箇見老太太說的斬釘截鐵。不准去逛上海。一時違拗不過。無可如何。只得悶悶走回書房。彼此再作計較。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違慈訓背井離鄉

誇壯游乘風破浪

却說賈子猷兄弟三人。因爲接到姚老夫子的信。約他三人新年正月同逛上海。直

把他三箇人喜的了不得。誰知等到向老太太跟前請示。老太太執定不許。當時兄弟三箇。也就無可如何。只得悶悶走回書房。靜候過了年。再作計較。正是光陰似水。日月如梭。轉眼間早過了新年初五。兄弟三人又接到姚老夫子的信。問他們幾時動身。兄弟三人遂在書房中私相計議。當下賈子猷先開言道。我們天天住在鄉間。猶如坐井觀天。一樣外邊的事情。一些兒不能知道。幸虧從了這位姚老夫子。教導我們看看新書。看看新聞紙。已經增長不少的見識。但是是一件耳聞不如目見。耳聞是假。目見始真。如今好不容易有了這箇機會。有姚老夫子帶着同到上海。可以大大的見箇什面。偏偏又碰着這位老太太。不准我們前去。真正要悶死我了。賈平泉道。老太太不准我們去。我們偷着去。造封假信。說是明年正月。學臺按臨蘇州。我們借考爲名。瞞了他老人家。到上海去玩上一二十天。而且考有考費。可以開支公中的錢。如此辦法。連着盤川都有了。豈不一舉兩得。賈葛民道。法子好雖好。去年院考。有姓孟的一塊兒同去。所以老太太放心。如今姓孟的辭了館了。只有我們三箇人。老

太太一定不放心。一定還要派別人押送我們到蘇州。同去同來。一天到晚。有人監守。仍舊不能隨我的便。而且學院按臨。別人家也要動身去趕考。如今只有我們三箇動身。別的親戚裏頭。并沒有一箇去的。這箇謊終究要穿的。我看此計萬萬不妥。賈子猷想來想去。一無他法。忽然發狠道。兩隻腳生在我的腿上。我要走。就走。我要住。就住。我又不是三歲的小孩子。誰能來管我。老太太既然不准。我想再去請示。也屬無益。我們偷偷的明天叫了船。就此起身。橫豎我們這邊出門。乃是爲着增長見識。於學問有益的事。又不是荒唐。等到回來。見了老太太。拚着被他老人家罵一場。還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不過出這一盪門。三箇人買買東西。連着盤川。至少也得幾百塊錢。少了不彀使的。這筆錢倒要籌算籌算。我們自己那裏來的這注錢呢。賈平泉道。這箇銀錢之事。依我之見。倒可不必愁他。我想老人家死了下來。留下這許多家私。原是培植我們兄弟三箇的。到如今。我們有這樣的正用。料想管帳的也不好意思將錢扣住。不給我們使用。只要權時把老太太瞞住。省得說話。等到我們動

身之後。再給他老人家曉得。將來回來。報得出帳。不是賭掉嫖掉的。儘可以攤出來。給大家看的。賈葛民道。你們的話。說來說去。據我看來。直截沒有一句話中肯的。現在的時勢。非大大的改變。改變不可。就以考試而論。譬如朝廷本來是考詩賦的。何以如今忽然改了時務策論。可見現在的事。大而一國。小而一家。只要有好法子。都可以改的。不是我說句不中聽的話。倘若我做了大哥。立刻就領箇頭。同着兩箇兄弟。也不必再請老太太的示。自己硬行作主。跳上船。且到上海走一盪。誰能來管得我們。一句話說完。賈子猷跳起來道。我何嘗不是如此想。只要我們三箇人一齊。打定了主意。還有什麼事。做不到。現在只要湊好了盤川。罵那箇不起身的賈平泉道。錢財原是供我用的。我用我們姓賈的錢。只要不是搶人家的。我都好用。誰能來禁止我用。賈葛民道。二哥的話。雖然不錯。但是據我之見。譬如要做一事。自己的錢。不夠使用。人家有錢。亦不妨借來用用。只要於我們的事。有濟將來。有得還人家。就是了。賈大賈二齊說有理。當下一鼓作氣。立時就叫伺候書房的一箇小廝。前去替他

們喚船。又去同管帳的商量。要在公帳裏移挪幾百塊錢使用。管帳的不敢擅作主張。又不敢得罪小東家。忙問是何正用。鄉下用度小。就是有錢。也沒有家裏橫着幾百塊。可以拿着就走的。意思要去替他們稟告老太太。兄弟三箇。又一定不准。管帳的格外疑心。兄弟三人。見沒有錢。也無法想。只得另作計較。那箇叫船的小廝。畢竟年輕。聽說小主人要逛上海。并且帶着他去。便把他興頭的了不得。鄉下財主。船隻。是家家有的。只要把撐船的招呼齊了。立時立刻。就好動身。後來兄弟三人。見帳房裏沒錢。終究有點怕老太太。不敢聲張。於是私下把各人的積蓄。拿了出來。湊了湊。權且動身。到了蘇州。會見了姚老夫子。再託他想法。霎時間諸事齊備。等到晚上。老太太安寢之後。神不知。鬼不覺。三箇人帶了小廝。輕輕的開了後門。跳上了船。齊巧這夜正是順風。撐船的抽去跳板。撐了幾篙子。便扯起篷來。兄弟三箇在艙裏談了一回。各自安睡。耳旁邊只聽得呼呼的風響。汨汨的水響。不知不覺。盡入黑酣。等到天明。已歸入大河。走了好幾十里。聽船上人說。約摸午飯邊。就可以到蘇州了。兄弟

三人一聽這話。非常之喜。頓時披衣起身。一箇箇趕到船頭上玩耍。帶來的那箇小厮。見主人俱已站在船頭。也只得一豁髀爬起。鋪牀疊被。打洗臉水。然後三人回艙盥洗。等到諸事停當。齊巧到了一箇鎮市。船家攏船上岸買菜。兄弟三人也就跟着上岸玩耍。走到一條街上柵欄門口。只見一箇外國人。頭上戴着外國帽子。身上穿着外國衣服。背後跟着一箇人。手裏拿着一大捆書。這箇外國人。却一本一本的取了過來。送給走路的看。嘴裏還打着中國話說道。先生。我這箇書。是好的。你們把這書帶了回去。念念。大家都要發財的。正說話間。買家兄弟三人走過。那箇外國人。因見他三人文文雅雅。像是讀書一流。便改了話說道。三位先生。把我這書帶回去。念念。將來一定中狀元的。三人初出茅廬。於世路上一切事情。都是見所未見。聽了這箇。甚是希奇。但是聽了他的口彩。心上也就高興。一齊伸手。接了過來。等到街上玩耍回船。取出書來一看。原來是幾本勸人爲善的書。看過之後。也有懂的。也有不懂的。遂亦擱在一旁。一霎船戶買完了菜。依舊拉起布篷。一帆風順。果然甫交午刻。便

已到了蘇州。三人匆匆喫完了飯。棄舟登陸。連年小考。蘇州是來過的。於一切路徑。尙不十二分生疏。曉得這位姚老夫子。住在宋仙洲巷。三人貪看街上的景緻。從城外走到城裏。却也不覺其苦。一問問到姚老夫子的門前。便是小廝拿了三副受業帖子。交代看門的老頭兒投了進去。兄弟三箇。也就跟了進來。其時姚老夫子正是新年解館。同了兒子。在那裏喫年下祭祖先剩下來的菜。一見名帖。知是去年新收吳江縣的三箇高徒。連忙三口飯併兩口喫完。尙未放下筷子。三箇人已走進客堂裏。初次見面。照例行禮。姚老夫子一旁還禮不迭。師生見禮之後。姚老夫子又叫兒子過來。拜見了三位世兄。當下一一見過。姚老夫子便讓三位坐下談天。看門的老頭兒。把喫剩的菜飯收了進去。停了一刻。又取出三箇茶鍾。倒了三碗茶送了上來。姚老夫子一面讓三位喫着茶。一面寒暄了幾句。慢慢的講到學問。三位高徒頗能領悟。姚老夫子非常之喜。當下要留他三箇搬到城裏盤桓幾天。然後一同起身再往上海。三箇人恐怕守着先生。諸多不便。極力相辭。情願在船上守候。他三人到蘇

州的這一天。是正月初九。姚老夫子因他們住在船上等候。不便過於耽擱。遂與家裏人商量。初十叫兒子出城。約了三位世兄進城玩耍一天。在元妙觀喫了一碗茶。又在附近小館子裏。要了幾樣菜。喫了一塊三角洋錢。在他三箇已經覺得喫的很舒服了。是日玩了一天。傍晚出城。姚老夫子是擇定十一日坐小火輪上上海。頭一天便同三位高徒說知。約他們在城外會齊。到了這日飯後。父子兩箇出城。看門老頭子挑着鋪蓋網籃。跟在後面。一走走到大東公司碼頭。在茶館裏會見了賈家三箇。喫了一開茶。當由姚老夫子到局裏寫了五張客艙票。一張煙蓬票。又到岸上買了一角錢的醬鴨。一角錢的醬肉。并些茶食洋燭之類。一拿拿到茶館裏。等把行李上了公司船。然後打發看門老頭兒回去。賈家三兄弟亦吩咐自己的來船。在蘇州等候。諸事安排停當。計時已有四點多鐘了。小火輪上鳴都都放了三回氣。掌船的把公司船撐到輪船邊。把繩索一切。繫縛停當。然後又放一聲氣。小火輪鼓動機器。便見一溜煙乘風破浪的去了。兄弟三人身到此時。不禁手舞足蹈。樂得不可收拾。

不多時。船到洋關碼頭。便見一箇洋人。一隻手拿着一本外國簿子。一隻手夾着一枝鉛筆。帶領了幾箇扞子手。走上船來。點驗客人的行李。看見有形跡可疑的。以及箱籠斤兩重大的。都要叫本人打開。給他查驗。倘或本人慢了些。洋人就替他動手。有繩子捆好的。都拿刀子替他割斷。看了半天。并無甚麼違禁之物。洋人遂帶了扞子手。爬過船頭。又到後面船上查驗去了。這邊船上的人。齊說洋關上查驗的實在頂真。那箇被洋人拿刀子割斷箱子上繩子的主兒。却不住的在那裏說外國人不好。姚老夫子看了歎道。國家不裁釐捐。這些弊病。總不能除的。旁邊一箇人說道。從前說中國釐捐局。留難客商。客商見了。都要頭疼。然而碰着人家家眷船。拿張片子上去討情。亦就立刻放行。沒有什麼囉囂。如今改用了外國人。不管你官家眷屬。女人孩子。他一定一箇箇要查。一處處要看。真正是鐵面無私。更有一般。跟隨他的。仍舊是中國人。狐假虎威。造言生事。等到把話說明。行李物件。已被他翻的。不成樣兒了。卽如剛纔那箇朋友。聽說到了上海。要搭大輪船到天津。到了天津。還要起早坐。

車到山西去。所以把箇箱子。用繩子結結實實的捆好。豈知纔離碼頭。已被洋人打開。你說叫那人恨不恨呢。賈氏三兄弟聽了此言。方曉得出門人之苦。原來如此。賈子猷近來看新聞紙。格外留心。曉得國家因庫款空虛。賠款難以籌付。有人建議。想問外國人再借上幾千萬兩銀子的洋債。即以中國釐金作抵。倘若因此一齊改歸洋人之手。彼時查驗起中國人來。料想也不會放鬆一步。從此棘地荆天。無路可走。想那古人李太白做的詩。有甚麼行路難。一首現在却適逢其會了。正想着。船上已開出飯來。每人跟前只有一碗素菜。姚老夫子便取出在蘇州臨走時買的醬鴨醬肉。請三位高徒喫飯。此時賈家帶來的小廝。聽見開飯。也從煙蓬上爬下來。伺候三箇小主人。一霎時開過了飯。衆人打鋪。各自歸寢。客艙之中。黑壓壓雖有上百的人。除却幾箇喫鴉片煙的。尙是對燈呼吸。或與旁鋪的人高談闊論。其餘的却早已一夢蘧蘧。鼾聲雷動。姚氏父子。賈家兄弟。到了此時。亦祇有各自安寢。不上一刻。姚家父子二人。都已睡着。賈家兄弟三箇。雖然生長鄉間。却一直是嬌生慣養。生平何嘗

喫過這種苦。如今的罪孽。乃是自己所找。也怪不得別人。但是睡在架子牀上。翻來覆去。總睡不穩。側耳一聽。但聽風聲。水聲。船上客人說話聲。船頭水手吆喝聲。鬧箇不了。過了一會。又遠遠的聽見嗚嗚放氣的聲。便有人說。上海的小輪船下來了。賈平泉賈葛民畢竟年輕。都搶着起來。開出門去探望。豈知外面北風甚大。冷不可言。依舊縮了進來。正說話間。那船已擦肩而過。此處河面雖寬。早激得波濤洶湧。幸虧本船走得甚快。尙不覺得顛播。新春夜長。好容易熬到天亮。合船的人。已有大半起身。洗臉的洗臉。打鋪蓋的打鋪蓋。賈子猷看了看。只有昨夜幾箇喫鴉片煙的兀自蒙被而臥。此時姚家父子。亦都睡醒。起來漱洗。又從網籃裏取出昨天買的茶食。請大眾用過。然後收拾行李。預備到碼頭上岸。賈葛民年紀最小。搶着問人到上海還有多少里路。一箇人同他說道。前面大王廟。已到了新聞。再過一道橋。便是垃圾橋。離着碼頭就不遠了。畢竟小輪行走甚速。轉眼間過了兩三頂橋。就有許多小划子。傍攏了大船。走上二三十箇人。手裏拿着紅紙刻的招紙。有的喊長春棧。有的喊全

安棧。前來兜攬生意。姚老夫子是出過門的人。囑咐大家不要理他。末後有一箇老接客的。手裏拿着一張春申福的招紙。姚老夫子認得他。就把行李點給了他。一准搬到他客棧裏去住。此時公司船已頂碼頭。那箇接客的。便去喊了幾部小車子。叫小車子上的人。上船來搬行李。賈家兄弟還要叫人跟好了他。那箇老接客的道。幾位老板。儘管坐了車上岸。把東西交代與我。那是一絲一毫不會少的。姚老夫子也囑咐他們不要過問。主僕六人隨即一同上岸。叫了六部東洋車。一路往三馬路春申福棧房而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妖姬織豎婚姻自由 草帽皮靴裝束殊異

却說賈氏兄弟三人。跟了姚老夫子。從小火輪碼頭上岸。叫了六部東洋車。一直坐到二馬路西鼎新街口下車。付了車錢。進得春申福棧房。當由櫃上管帳先生招呼。先在客堂裏坐了一回。隨見那箇接客的。押着行李趕到。就有茶房開了三四兩號房間。等他主僕六人。安頓行李。諸事停當。姚老夫子因見天色還早。便帶了兒子徒

弟一共五人。走出三馬路。一直向西。隨着石路。轉灣朝南。走到大觀樓底下。認得是引茶館。遂即邁步登樓。其時喫早茶的人。畢竟有限。他師徒五衆。就檢了靠窗口一張茶桌坐下。堂倌泡上三碗茶。姚老夫子具肯兩碗。堂倌說他有五箇人。一定要三碗。後來姚老夫子說堂倌不過只得叫他放下。其時離開中飯還遠。姚老夫子叫兒子向樓底下買了五塊麻片餅。拿上來。叫大家充飢。賈家兄弟身上都帶有零錢。進來的時候。早已瞧見樓下有饅頭燒賣出賣。當由賈葛民下樓。又買了些上來。彼此飽餐一頓。點心喫過。彼此一面喫茶。一面閑講。姚老夫子便對他四箇人說道。你們四箇人都是初到上海。夷場上的風景。也不可領略一二。我有一箇章程。白天裏看朋友。買書。有什麼學堂書院印書局。每天走上一二處。也好長長見識。等到晚上。聽回把書。看回把戲。喫頓把宵夜館。等到禮拜。坐盪把馬車。遊遊張園。什麼大菜館。聚豐園。不過名目好聽。其實喫的菜。還不是一樣。至於另外還有什麼玩的地方。不是你們年輕人可以去得的。我也不能帶你們走動。賈家三兄弟同他兒子聽了。都

覺得津津有味。正說話間。只見一箇賣報的人。手裏擎着一疊的報。嘴裏喊着申報。新聞報。滬報。一路喊了過來。姚老夫子便向賣報的化了十二箇錢。買了一張新聞報。指着報同徒弟說道。這就是上海當天出的新聞紙。我們在家裏看的。都是隔夜的。甚至過了三四天的。還有要看當天的。只有上海本地一處有。賣報的人。見他說得在行。便把手裏的報。一檢檢了十幾張出來說道。如要看全。也不過一百多錢。倘若租看亦使得。姚老夫子便問怎麼租法。賣報的人說道。我把這些報。統通借給你。隨便你給我十幾箇錢。等到看過之後。仍舊把報還我就是了。姚老夫子聽他說得便宜。便叫他留下一分。買家兄弟。近來智識大開。很曉得看報的益處。聽了賣報的話。竟是非常之喜。立時五箇人鴉雀無聲。都各拿着報看起來。不曉得看到那一張報。忽然賈子猷大喊一聲。說了句你們快看呀。姚老夫子不曉得報上出了什麼新鮮新聞。忙問什麼事情。同桌幾箇人。也都把身子湊近來看。誰知不是別事。乃是看見報後頭刻的戲目。今夜天仙茶園准演新駢文武新戲。鐵公雞。賈子猷在鄉下

時。他有箇表叔。從上海回家。曾讚過天仙戲園唱的鐵公雞。如何好。如何好。所以他一直記在心上。如今看見。自然歡喜。連他兄弟老二老三看了。亦都高興。一定今天晚上。喫了飯去看戲。姚老夫子說道。原來如此。世界上最能開通民智的事。唱戲。本在其內外洋各國。所以並不把唱戲的當作下等人看待。只可惜我們中國的人。一唱了戲。就有了戲子的習氣。這齣鐵公雞。聽說所編的。都是長毛時候的事情。看過一遍。也可以曉得曉得當日的情形。但我聽說此戲。并不止一本。總要唱上十幾天。纔會唱完。賈子猷道。如今難得湊巧。我們到這裏。剛剛他們就唱這箇戲。總之有一天。看一天。有一本。看一本。等到看完了纔走。師徒幾人。正在談得高興。忽見隔壁桌上。有一箇女人。三箇男人。同桌喫茶。還一同在那裏指手劃腳。高談闊論。看那婦人。年紀不過二十歲上下。頭也不梳。臉也不洗。身上穿了一件藍湖縐皮緊身。外罩一件天青緞黑緞子鑲滾的皮背心。下穿元色褲子。脚下趂着一雙繡花拖鞋。拿手拍着桌子說話。指頭上紅紅綠綠。帶着好幾隻嵌寶戒指。手腕上叮呤噹啷。還有兩付

金錫。賈家兄弟瞧了。以爲這女人一定是人家的內眷。所以纔有如此打扮。及至看到脚上拖着一雙拖鞋。又連連說道。不像不像。人家女眷斷無跛着鞋皮。就走出來。上茶館的。既而一想。總說上海這兩年有人興了一箇什麼不纏足會。或者這女人就是這會裏的人。也未可知。賈氏兄弟一面胡思亂想。一面又看那三箇男人。一箇是瘦長條子。身上也穿着湖縐袍子。把箇腰繫的瘦挺綳硬。腰下垂了兩幅白綳子。的紫腰。上身穿一件三寸不到小袖管的長袖馬褂。頭上小帽。有一排短頭髮。露在帽子外面。脚下挖花棉鞋。嘴裏含着一根香烟。點着了火。在那裏喫。這男人同那女人坐的是對面。但是只有女人說的話。那男人却拿兩隻眼睛看着鼻子。一聲也不言語。再看那兩箇男人。却是一邊一箇。在上首座的穿一身黑。是黑袍子。黑馬褂。黑紫腰。黑鞋。黑帽子。連箇帽結子都是黑的。這箇人一臉橫生肉。沒有鬚鬚。眼望着女人說話。并不答腔。坐在下首的。是箇短搭。雖是正月天氣。却不戴帽子。梳的淨光的一條大辮子。四轉短頭髮。足足有三寸多長。覆在頭上。離着眉毛反不到一寸。身上

也穿着藍湖縐大皮棉襖。腿上黑絨褲子。黑襪皮鞋。臉上却帶了一付外國黑眼鏡。這箇人有時也替那女人幫腔兩句。但是一箇箇都朝着帶黑帽結子的人說話。并不理那箇瘦長條子。賈氏兄弟見此四人。不倫不類。各自心中納悶。看了一回。便回過頭去。請教姚老夫子。問這三箇人是做什麼的。姚老夫子未及答言。旁邊桌上有箇人對他說道。有什麼好事情。不過拆了姘姘了。拆還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姚老夫子看上海新報新書看的多了。曉得上海有一種軋姘頭拆姘頭的名目。頗合外國婚姻自由的道理。等到事情鬧大了。連着公堂都會上的。姚老夫子此時祇因三箇高徒一箇兒子都是未曾授室之人。只好裝作不聽見。不理他們。賈子猷連問兩聲。不答。便曉其中必有原故。也不便過於追問。只好拉長着耳朵聽他們說些什麼。豈知正要往下聽。忽見女人同那箇瘦長條子。一言不合。早已扭作一團。帶黑帽結子的人。立刻站起來吆喝。不准他二人動手。他二人不聽。戴黑帽結子的人。便把二人竭力的拖到扶梯邊。朝着樓下一招呼。早有一箇中國巡捕。一箇紅頭黑臉的外國

巡捕守在門口。等到上頭一對男女。剛剛下樓。跨出了門。早被兩箇巡捕拖着朝北而去。後邊還跟了一大羣看熱鬧的。於是樓上喫茶的人。紛紛議論。就有人說。剛纔這箇女人。名字叫做廣東阿二。十三四歲上。曾在學堂裏讀過一年的外國書。不曉得怎麼到了十七八歲上。竟其改變了脾氣。專門軋餅頭。弔膀子。那箇瘦長條子。是在洋行裏當跑樓的。不曉得怎麼就被他弔上了。如今又弄得這麼一箇散場。真正令人難解。現在一同拖到大馬路行裏去。論不定明天還要解公堂哩。又有人說。那箇戴黑帽結子的人。就是包打聽的夥計。他們拆餅頭。拆不好。所以請了包打聽的夥計來。替他們判斷這件公案。後來連着包打聽的夥計。都斷不下來。所以纔拖到行裏去的。說到這裏。便有人問。剛纔那箇穿短打的。是箇甚麼人。那人道。那箇是馬夫阿四。一向不做好事。是專門替人家拉皮條的。這一男一女。就是他拉的皮條。如今到了拆餅頭的時候。仍舊找着原經手。原經手勸不好。只怕明天還要陪着喫官司呢。姚老夫子見他們所說的。都是一派污穢之言。不堪入耳。恐怕兒子學生聽

了。要學壞。正想喊堂倌付清茶錢。下樓回棧。剛正付錢的時候。忽又聽得樓梯上咯咯一陣鞋響。賽如穿着木頭鞋一樣。定睛看時。只有上來一箇人。高大身材。瘦黑面孔。穿了一身外國衣裳。遠看像是黑呢的。近看變成染黑了。麻線織的。頭上還戴了一頂草編的外國帽子。腳上穿了一雙紅不紅黃不黃的皮鞋。手裏拿着一根棍子。這人剛剛走到半樓梯。就聽得旁邊桌上。有箇人起身招呼他道。元帥。這裏坐。元帥這裏坐。那來的人。一見樓上有人招呼。他便舉手把帽子一摘。擎在手裏。朝那招呼他的人。點了點頭。誰知探掉帽子。露出頭頂。却把頭髮挽了一箇髻。同外國人的短頭髮。到底兩樣。他們師徒父子見了。纔恍然。這位洋裝朋友。原是中國人。改變的。再看那箇招呼他的人。却戴着一頂稀舊的小帽。頭髮足足有三寸多長。也不剃。一臉的黑油。太陽照着發亮。身上一件打補釘的竹布長衫。腳上穿着黑襪。趂了一雙破鞋。當下師徒五箇人。因見這兩人踪跡奇怪。或者。是什麼新學朋友。不可當面錯過。於是仍舊坐下。查看他們的行動。只見來的這箇洋裝朋友。朝着這人拱手道。黃

國民兄。多天不見。來了幾時了。黃國民道。來了一點多鐘了。洋裝朋友道。國民兄。我記得你還是去年十月裏。我們同在城裏鬪蟋蟀的時候。我同你在邑廟湖心亭上。喫茶。你剃的頭。如今一轉眼。又三箇月。你的頭髮。已經長的這般長。也可以再剃一回。黃國民道。外國人說。頭髮不宜常剃。新剃頭之後。頭髮孔都是空的。容易進風。要傷腦氣筋的。所以我總四五箇月。剃一回頭。一面閑談。一面又問洋裝朋友道。元帥。你喫點心沒有。洋裝朋友道。我自從改了洋裝。一切飲食起居。通統仿照外國人的法子。一天到晚。只喫兩頓飯。每日正午一頓飯。黑天七點鐘一頓飯。平時是不喫東西的。但是一件外國人的事情。樣樣可學。只有一件。是天天洗澡。換新衣裳。我是學不來的。黃國民道。外國人天天洗澡。不但可以去身上的齷齪。而且可以舒筋活血。怎麼你不學。洋裝朋友道。我不洗澡。同你的不剃頭一樣。怕的是容易傷風。傷了風。就要咳嗽。咳嗽起來。就要吐痰。你幾時見外國人吐過痰。來我們談談。不要緊。倘是真正遇見了外國人。有了痰。只好往肚裏嚥。記得去年十二月裏。我初改洋裝的。

時候。一心要學他們外國人。拿冷水洗澡。誰知洗了一次。實在凍的受不得。第二天。就重傷風。一天咳嗽。到夜。偏偏有箇外國人來拜會。我同他講了半天的話。我半天。一口痰。不敢吐。直截把我癆得要死。所以我從今以後。再不敢洗澡了。黃國民道。還是你們洋裝好。我明天也要學你改裝了。洋裝朋友道。改了裝。沒有別樣好處。一年。裁縫錢。可以省得不少。二來。無冬無夏。只此一身。也免到了時候。愁着沒有衣服穿。黃國民道。夷場上朋友。海虎絨馬褂。可以穿三季。怎麼你這件外國衣裳。倒可以穿四季呢。洋裝朋友道。不瞞你說。你說我爲什麼改的洋裝。只因中國衣裳。實在穿不起。就是一身繭綢的。也得十幾塊錢。一年到頭。皮的棉的單的夾的。要換上好幾套。就得百十塊錢。如今只此一身。自頂至踵。通算也不過十幾塊。非但可以一年穿到頭。而且剝下來。送到當舖裏去。當舖裏也不要這一年工夫。你想替我省下多少利錢。黃國民聽了。不覺點頭稱是。連說兄弟回去。一定要學你改良的了。正說話間。只見洋裝朋友。忽然把身子一扭。像是脖子上有東西咬他。癢癢似的。舉起手來一摸。

誰知是一箇白蝨洋裝朋友。難以爲情。立刻往嘴裏一送。幸虧未被黃國民看見。不料隔壁檯上。賈葛民眼睛尖。早已看得明明白白了。私底下告訴了大眾。姚老夫子也聽出這兩人說的話。不過如此。隨即立起身來。領了徒弟兒子一同下樓。仍由原路回棧。等到走至棧中。正值開飯。師徒四箇商量喫完了飯。同去買書。霎時間把飯喫完。姚老夫子便囑咐兒子道。你過幾天。就要到學堂去的。你還是在棧房裏靜坐坐。養養神。不要跟我們上街亂跑。把心弄野了。就不好進學堂了。兒子無奈。只好在棧裏看守行李。他們師徒四箇一同出門。賈家兄弟三人。更把箇小廝帶了出去。說是買了東西。好叫他拿着回來。當時五箇人出得三馬路。一直朝東。過望平街。再朝東。到了一箇地方。有一箇大城門洞子似的。賈家三兄弟不曉得是箇甚麼地方。要姚老夫子帶他門進去。逛。姚老夫子連連搖手道。這是巡捕房。是管犯人的所在。好好的。人是不好去的。三兄弟只得罷手。跟着姚老夫子朝南。到了棋盤街。一看兩旁。洋貨店。丸藥店。都是簇新的鋪面。玻璃窗門。甚是好。看。再朝南走去。一帶便是書

坊。什麼江左書林。鴻寶齋。文萃樓。點石齋。各家招牌。一時記不清楚。姚老夫子因歷年大考小考。趕考棚的書坊。大半認識。因同文萃樓的老板。格外相熟。因此就踱到他店裏去看書。誰知纔進了店門。櫃臺外邊。齊巧也有一箇人在那裏買書。那人見了姚老夫子。端詳了一回。忽地裏把眼鏡一探。深深一揖道。啊呀文通兄。你是幾時來的。姚老夫子聽了。不禁嚇了一跳。定睛一看。原來是一箇極熟的熟人。你道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老副貢論世發雄談

洋學生著書誇秘本

却說姚文通姚老夫子率領買家三兄弟。從春申福棧房裏出來。一走走走到棋盤街文萃書坊。剛剛跨進店門。正碰着一箇人也在那裏買書。見了姚文通。深深一揖。問他幾時到得上海。住在那裏。姚老夫子本是一箇近視眼。見人朝他作揖。連忙探去眼鏡。還禮不迭。誰知除了眼鏡。兩眼模糊。反辨不出那人的面目。仔細端詳。不敢答話。那箇朝他作揖的人。曉得他是近視眼。連忙喚道。文通兄。連我的口音。都聽不出。

了。請戴了眼鏡談天。姚文通無奈，只得仍把眼鏡戴上。然後看見對面朝他作揖的，不是別人，正是同年胡中立。這胡中立，乃是江西人氏。近年在上海製造局充當文案。因總辦極爲倚重，新近又兼了收支一席。館況極佳，出門鮮衣怒馬，甚是體面。從前未曾得意之時，曾在蘇州處過館。他的東家也住在宋仙洲巷，因此就與這姚文通結識起來。後來又同年中了舉人，故而格外親熱。近已兩三年不見了，所以姚文通探了眼鏡，一時辨不出他的聲音。等到戴上眼鏡，看清是他，便喜歡的了不得。兩箇人拉着手，問長問短，站着說了半天話。姚文通告訴他此番來滬，乃是送小兒到學堂讀書，順便同了三箇小徒來。此盤桓幾日，今早到此，住的乃是春申福棧。等小兒進了學堂，把他安頓下來，就要走的。說着又叫賈家三兄弟上來見禮，彼此作過揖。問過尊姓台甫。書坊裏老板看見他到，早已趕出來招呼，讓到店堂裏請坐奉茶。少不得又寒暄了幾句。當下姚文通便問胡中立道：聽說老同年近年設硯製造局內，這製造局乃是當年李合肥相國奏明創辦的。李合肥的爲人兄弟，是向來不佩。

服的講了幾回。利把中國的土地銀錢白白都送到外國人手裏。弄到今日國窮民困。貽害無窮。思想起來實實令人可恨。胡中立道：合肥相國雖然也有不滿人意之處。但是國家積弱已非一日。朝廷一回回派他議和。都是捱到無可如何方纔請他出去。到了這時候。他若要替朝廷省錢。外國人不答應。若要外國人答應。又是非錢不行。老同年倘若彼時朝廷派你做了全權大臣。叫你去同外國人打交道。你設身處地。只怕除掉銀錢之外。也沒有第二箇退兵的妙策。姚文通道：朝廷化了千萬金錢。設立海軍。甲午一役。未及交綏。遽爾一敗塗地。推原禍始。不能不追咎合肥之負國太甚。胡中立聽他此言。無可批駁。便說道：自古至今。有幾箇完人。我們如今也只好略跡原心。倘若求全責備起來。天底下那裏還有什麼好人呢。姚文通曉得他一向是守中立主義的。從前在蘇州時候。彼此爲了一事。時常斷斷辨論。如今久別相逢。難爲情。見面就擡杠。只得趁勢打住話頭。另談別事。當下言來語去。又說了半天別的閑話。胡中立有事。告辭先走。臨上馬車的時候。問老同年今晚有無應酬。姚文

通回稱沒有。胡中立遂上馬車而去。姚文通眼看胡中立馬車去了一段路。方纔進來。同店主人扳談。問他新近又出了些甚麼新書。店主人道。近來通行繙譯書籍。所以小店裏特地聘請了許多名宿。另立了一箇譯書所。專門替小店裏譯書。譯出來的書。小店裏都到上海道新衙門存過案。這部書的版權。一直就歸我們別家。是不准翻印的。姚文通便問他譯書所請的是些甚麼人。店主人道。你們的同鄉居多。一位是長洲董和文董先生。一位是吳縣辛名池辛先生。這兩位是總管潤色翻譯的。其餘還有好幾位。不是你們貴同鄉。料想是不認得的。姚文通道。董和文却是兄弟的同案。他一向入股是好手。他在家鄉的時候。從沒聽見他讀過外國書。怎麼到了上海。就有了這門大的本事。連外國書都會改呢。至於姓辛的。我連他的名字還不知道。也不曉得是那一案進的學。店主人道。這兩位都是纔從東洋回來的。貴處地方文風好。所以出來的人材。箇箇不同。就以辛先生而論。他改繙譯的本事。是第一等明公。單是那些外國書上的字眼。他肚子裏就很不少。他都分門別類的抄起來。

等到用着的時候。拿出來對付着用。但是他這本書。我們雖然知道。他却從來不肯給人看。這也難怪。他都是他一番辛苦集成的。怎麼能穀輕容易叫別人家看了學乖呢。所以往往一本書。被繙譯繙了出來。白話不像白話。文理不成文理。只要經他的手。勾來勾去。不通的地方。改的。刪的。然後取出他那本秘本。來一箇一箇字的推敲。他嘗說。繙譯繙出來的東西。譬如一塊未曾煮熟的生肉。一般。等到經他手刪改之後。賽如生肉已經煮熟了。然而不下油鹽醬醋。各式作料。仍舊是淡而無味。他說他那本書。就是做書的作料。其中油鹽醬醋。色色俱有。賈氏三兄弟當中。算買葛民頂聰明。悟性極好。聽了他話。便對姚老夫子道。先生他那本書。我知道了。大約就同我們做文章用的文料。觸機不相上下。店主人道。對了。從前八股盛行的時候。就以文料觸機而論。小店裏一年總要賣到五萬本。後來人家見小店裏生意好了。家家翻刻。彼時之間。幸虧有一位時量軒時老先生。同舍間沾點親時。常替小店裏選部。把闡墨刻刻。小店裏一年到頭。倒也沾他的光不少。當時我們就把這情形告

訴了時老先生。時老先生替我們出主意。請了三位幫手。化了半年工夫。又編了一部廣文料觸機。倒也銷掉了七八萬部。後來人家又翻刻了。時老先生氣不過。又替我們編了一部文料大成。可惜纔銷掉二萬部。朝廷便已改章。添試時務策論。不准專重八股。有些報上。還要瞎造謠言。說甚麼朝廷指日就要把八股全然廢掉。又說什麼專考策論。你想倘若應了報上的話。這部文料大成。那裏還有人買呢。鬧了這兩年。時文的銷路。到底被他們鬧掉不少。後來幸虧碰着了。你兩位貴同鄉。纔在東洋遊歷回來。亦是天假之緣。有日到我們小店裏買書。同兄弟扳談起來。力勸小店改良。他說八股不久一定要廢。繙譯之學。一定要昌明。彼時也是兄弟一時高興。聽了他二人的話。便說這繙譯上海好找。那一月洋行裏沒有幾箇會說外國話的。只要化上十幾塊錢。就好請一位專門來替我們繙譯。後來他們又說不要西文。要東文。這可難住我了。我只得又請教他們。這東文繙譯。要到那裏去請。他兩位就保薦。也是他們從東洋同來的。有一位本事很大。可以繙譯東文。不過不大會說東洋話。

罷了。東洋書是看得下的。而且價錢亦很便宜。一塊洋錢繙一千字。有一箇算一箇。譬如翻了一千零三十字。零頭還好抹掉不算。彼時有了繙譯。我就問他們應得翻些甚麼書籍。可以供大小試場所用。他二人說。繙譯之事。將來雖然一定可以盛行。但是目下還在萌芽時代。有學問的書。繙了出來。恐怕人家不懂。反礙銷路。現在所譯的。乃是男女交合。大改良。傳種。新問題。兩種。每種刷印三千部。出版之後。又買了兩家新聞紙的告白。居然一月之間。便已銷去大半。現在手裏譯着的。乃是種子大成。這三部書。都是教人家養兒子的法子。文通先生。你有幾位世兄。不妨帶兩部回去。試驗試驗。說着。順手在架子上取了一本男女交合。大改良。一本傳種。新問題。送給了姚文通。姚文通接在手中一看。全用外國裝釘。甚是精美。於是再三相謝。賈子猷聽說辛名池有抄本外國書上的字眼。心想。若是得了他這本。書將來做起文章來。倒可以借此熏人。實有無窮妙處。便問店主人道。辛先生。既然集成功了這本書。你們爲什麼不問他要來。刻出來賣呢。店主人道。我何嘗不是這種打算。無奈辛先

生不肯。一定要我一千塊錢。纔肯把底子賣給我。賈平泉把舌頭一伸道。一本書能值這們大的價錢麼。店主人道。辛先生說他費了好幾年的心血。纔集了這們一本書。倘若刻了出來。人人都學了他的乖。去他的本事。就不值錢了。賈子猷道。他這書叫箇甚麼名字。店主人道。有名字。有名字。是他自己起的。先叫做甚麼。繙譯津梁。後來自己嫌不好。又改了箇名字。叫做甚麼無師自通新語錄。賈子猷道。名字是後頭一箇雅。店主人道。然而不及頭一箇顯豁。我們賣書的人。專考究這箇書名。要是名字起得響亮。將來這書一定風行。倘若名字起的不好。印了出來。擺在架子上。就沒有人問信。賈家兄弟聽了。纔曉得印書賣書。還有這許多講究。當時因見店主人稱揚董辛二位。心想這二人不知有多大能耐。將來倒要當面領領教。纔好。隨把這意思告訴了店主人。店主人滿口答應道。等三位空的時候。到小店裏。由兄弟陪着到小店譯書所看看。他二位是一天到夜。在那裏的。一面說話。一面姚老夫子已選定了幾部書。賈家兄弟三箇也買了許多書。都交代小厮拿着。姚老夫子因爲來的時

候不少了。心上惦記着兒子一箇人在棧房裏。急於回去看看。遂卽起身告辭。店主
人加二殷勤。送至門外。自回店中不表。且說姚文通師徒四箇。一路出來。東張張。西
望望。由棋盤街一直向北。走到四馬路。忘記轉灣。一直朝北走去。走了一截。一看不
是來路。師徒四人慌了。後來看見街當中。有箇戴紅纓帽子的人。姚老夫子曉得他
是巡捕。往常看報。凡有迷失路途等事。都是巡捕該管。又聽得人說。隨常人見了巡
捕。須得尊他爲巡捕先生。他纔高興。當下姚老夫子便和顏悅色的。走到巡捕跟前。
尊了一聲巡捕先生。問他到三馬路春申福棧。應得走那一條路。巡捕隨手指給他
道。向西一直去。就是。不要轉灣。原來他四人走到了拋球場。因之迷失路途。不曉得
上海馬路。條條都走得通的。當下師徒四人聽了巡捕的話。一直向西走去。果然不
錯。走到西鼎新街口。看見春申福三箇大字橫匾。於是方纔各各把心放下。回得棧
來。不料房門鎖起。姚老夫子的兒子不見了。姚老夫子這一驚非同小可。忙問茶房。
茶房回稱不曉得。又問櫃上。櫃上說鑰匙在這裏。姚老夫子問你見我們少爺那裏。

去了。櫃上人道。鑰匙是箇年輕人。穿一件藍呢袍子。黑湖縐馬褂。是他交給我的。不曉得他就是你們少爺不是。姚老夫子道。正是他。正是他。他往那裏去的。櫃上人道。恍惚有箇朋友一塊兒同出去的。沒有問他往那裏去。姚老夫子道。這小孩子忒嫌荒唐。倘或被馬車擠壞了。怎麼好。再不然。出門鬧點亂子。被巡捕捉了去。明天刻在報上。傳到蘇州。真正要丟死人了。說着。便要自己上街去找。賈子猷忙勸道。世兄也有毛二十歲的人了。看來不至於亂走。鬧出甚麼亂子來。既然櫃上人說有人同了出去。或者是朋友同着出去喫碗茶。也未可知。先生要自己上街去找。上海偌大一箇地方。一時也未必找着。我看到不如等他一會。少不得總要回來的。姚老夫子聽他說得有理。也只得作罷。一箇人背着手。在房裏踱來踱去。好像熱鍋上螞蟻一般。坐立不定。看看等到天黑。還不見回來。姚老夫子更急得要死。這日師徒幾箇。原商量就的回棧喫飯之後。同到天仙看鐵公鷄新戲。如今姚世兄不見了。不但姚老夫子發急。連着賈家兄弟三箇也覺着無趣。霎時茶房開上飯來。姚老夫子躺在床上。

不肯喫。賈家兄弟也不好動篋。後來被姚老夫子催了兩遍說。你們儘管喫。不要等我。三人無奈。只得胡亂喫了一口。總算湊巧。三箇人剛剛纔喫得一半。姚世兄回來了。姚老夫子一見。止不住眼睛裏冒火。趕着他罵道。大膽的畜生。叫你不出去。你不聽我的話。要背着我去胡走。害得我幾乎爲你急死。你這半天到那裏去了。罵了不算。又要叫兒子罰跪。又要找板子打兒子。賈家兄弟三箇忙上前來分勸。又問世兄究竟到那裏去的。以後出門。總得在櫃上留箇字。省得要先生操心。姚世兄道。我的脚長在我的身上。我要到那裏去。就得到那裏去。天地生人。既然生了。兩隻脚給我。原是我自由的。各人有各人的權限。他的壓力雖大。怎麼能夠壓得住我呢。賈子猷聽見他說出這些話來。怕姚老夫子聽了添氣。便握住他的嘴。叫他不要再講了。幸虧姚老夫子只顧在那裏叉着手亂罵。究竟他們說的甚麼。也未嘗聽見。賈子猷便請他父子喫飯。姚老夫子還要頂住兒子問。到底往那裏去的。兒子被他逼的無法。纔說有同棧房住的一位東洋回來的先生。他來同我扳談。他說如今有外學。

堂裏已經請了他做教習。將來彼此要常在一起的。他來約我出去。我怎好回他說不去。姚老夫子又問到了些什麼地方。兒子說道。在一箇三層洋樓上。喝了一碗茶。後來又在街上。兜了幾箇圈子。有箇弄堂口。站着多少女人。那箇東洋回來的先生。要我同進去玩玩。我不敢去。他纔送我回來的。如今他想是一箇人去了。姚老夫子見兒子沒有同那人去打野鷄。方纔把氣平下。起來喫了一口飯。洗過臉。正打算帶領他四人一同到天仙看戲。忽見茶房遞上一張請客票來。姚老夫子接過來一看。乃是胡中立請他到萬年春番菜館小酌的。遂吩咐他四箇先到天仙。等我到萬年春轉一轉再來。於是師徒五衆。一同出門。出了弄堂門。各自分頭而去。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一燈呼吸競說維新 半價招徠謬稱克己

却說姚文通在春申福棧房裏喫完了夜飯。正想同兒子學生前往石路天仙茶園看鐵公鷄新戲。忽然接到胡中立在萬年春發來請客票頭。請他前去喫大菜。他便

囑付兒子學生先往天仙等候。自己到萬年春轉一轉就來。當下出得棧房。趲至三馬路。各自東西。話分兩頭。單說姚文通走出三馬路。一直朝東。既不認得路。逕又不肯出車錢。一路問了好幾箇人。纔到得萬年春。問櫃上製造局胡老爺在那號房間請客。櫃上人見他土頭土腦。把他打諒了兩眼。便叫他自己上樓去找。姚文通幾年前頭也曾到過上海一次。甚麼喫大菜。喫花酒。都有人請過他。不過是人家作東。他是箇讀書人。并不在這上頭考究。所以有些規矩。大半忘記。只恍惚記得一點影子。如今見櫃上人叫他自己上樓找胡中立。他便邁步登樓。幸虧樓梯口有箇細崽。人尙和氣。問他那一號。他纔說得製造局三箇字。那箇細崽便說四號。把他一領領到四號房間門口。隨喊了一聲四號客茶一鍾。姚文通進得門來。劈面就見胡中立坐在下面做主人。見了他來。起身相讓。其時席面上早已有三箇人。還有兩箇躺在炕上抽鴉片煙。姚文通向主人作過揖。又朝着同席的招呼。坐了下來。又一箇箇問貴姓台甫。當下同他一排坐的。一位姓康號伯圖。胡中立便說。這位康伯圖兄。是這

裏發財洋行裏的華總辦。酒量極雅。姚文通又問對面的兩位。一位姓談號子英。一位姓周號四海。胡中立又指給他說。這位子英兄。洋文極高。是美國律師公館裏的翻譯。這位四海兄。是浦東絲廠裏的總帳房。最愛朋友。爲人極其四海。姚文通又特地離位請教炕上喫煙的兩位。只見一位渾身穿着黑呢袍黑呢馬褂。初春。天氣十分嚴寒。他身上却是一點皮都沒有。問了問姓鍾號養吾。那一位却是外國打扮。穿了一身毡衣毡褲。草帽皮鞋。此時帽子沒戴。擱在一邊。露出一頭的短頭髮。髹髹可愛。姚文通問他貴姓。他正含着一枝煙槍。湊在燈上抽箇不了。好不容易。等他把這袋煙抽完。又拿茶呷了一口。然後坐起來。朝着姚文通拱拱手。連說對不住。放肆。然後自己通報姓名。姓郭號之問。姚文通拿他仔細一瞧。只見臉色發青。滿嘴煙氣。看他這副尊容。每日至少總得喫上二兩大土清膏。方能過癮。姚文通一一請教過。別人亦一一的問過他。然後重新歸坐。細崽呈上菜單。主人請他點菜。他肚子裏一樣菜都沒有。仍舊託主人替他點了一湯四菜。又要了一樣蛋炒飯。一霎細崽端上菜來。

姚文通喫了。并不覺得奇怪。後來喫到一樣。拿刀子割開來。紅利利的。姚文通不認得。胡中立便告訴他說。這是牛排。我們讀書人喫了。頂補心的。姚文通道。兄弟。自高。高祖。一直傳到如今。已經好幾代。不喫牛肉了。這箇免了罷。胡中立哈哈大笑道。老同年。虧你是箇講新學的。連箇牛肉都不喫。豈不惹維新朋友笑話。你麼。姚文通還是不肯喫。康伯圖道。上海的牛肉。不比內地。內地的牛。都是耕牛。爲他替人出過力。再殺他。喫他。自然有點不忍。至於上海。外國人專門把他養肥了。宰了喫。所以又叫做菜牛。喫了。是不作孽的。周四海亦說道。伯翁所說的不錯。文翁這牛肉。喫了最能補益身體的。你是沒有喫慣。你姑且嘗嘗。等到喫慣之後。你自然也要喫了。幾箇人講話的時候。煙炕上一對朋友。把這些話都聽在肚裏。後來聽見胡中立又稱姚文通爲講新學的。他二人便擡高眼睛。把姚文通打量了半天。趁勢同他勾搭着說話。姚文通外面雖是鄉氣。肚裏的文才。却是很深。凡他二人所問的話。竟沒有對答不上的。因此他二人甚爲佩服。便把他引爲自己一路人。等他把咖啡喫過。那箇打扮

外國裝的郭之間。便讓姚文通上炕喫煙。姚文通回稱不抽。郭之間又讓他到炕上坐。自己躺在一邊相陪。一面燒煙。一面說話。那箇穿呢袍子的鍾養吾。順手拉過一張骨牌杌子。緊靠煙榻坐下。聽他二人談天。當下郭之間打好了一袋煙。一定要敬姚文通喫一口。讓了半天。姚文通始終不肯喫。只得罷手。郭之間自己對准了火。呼呼的抽了進去。一口不夠。又是一口。約摸抽了四五口。方纔抽完起來。兩手捧着水煙袋。慢慢的對姚文通道。論理呢。我們這新學家。就抽不得這種煙。因爲這煙原是害人的。起先兄弟也想戒掉。後來想到爲人在世。總得有點自由之樂。我的喫煙。就是我的自由權。雖父母亦不能干預的。文翁剛纔康周二公。叫你喫牛肉。他那話很有道理。凡人一飲一食。只要自己有利。益那裏管得許多顧忌。你祖先不喫。怎麼能穀禁住。你也不喫。你倘若不喫。便是你自己放棄你的自由權。新學家所最不取的。他們三箇人。圍着煙燈談天。席面上主賓四位。也在那裏高談闊論起來。鍾養吾聽了厭煩。便說道。我最犯惡。這班說洋話。喫洋飯的人。不曉得是些甚麼出身。也和

大人先生裏頭擺他的臭架子。中立好好一箇人。怎麼要同這些人來往。郭之問道。養吾這話你說錯了。中立肯同這些人來往。正是他的好處。人家都說中立守舊。其實他維新地方多着哩。就以這班人而論。無論他是甚麼出身。總在我們四萬萬同胞之內。我們今日中國最要緊的一件事。是要合羣結團體。所以無論他是什麼人。我等皆當平等相看。把他引而進之。豈宜疏而遠之。文翁。你想我這話可錯不錯。姚文通只好說是極。郭之問還要說下去。只見席面上三箇客。都穿了馬褂。要走。他們三箇也知不能久留。郭之問又急急的躺下抽了三口煙。鍾養吾等他起來。也急忙忙躺下抽了兩口。方纔起身穿馬褂。謝過主人。一同興辭。走到門口。郭之問又拉着姚文通的手。問明住址。說明天下午七點鐘。兄弟一定同了養吾來拜訪。姚文通道。還是等兄弟過來領教罷。郭之問道。你要來也得上火之後。早來了。我。不起。怕得罪了你。姚文通道。既然如此。我明天就在棧裏恭候罷。說完。彼此一拱手而別。胡中立坐了馬車。自回製造局。不在話下。姚文通急急奔到天仙。案目帶着。走進正廳。尋着

了他世兄弟四箇。戲檯上。鐵公雞新戲。已經出場。姚文通四下一瞧。池子裏看戲的人。一層一層的。都塞的實實足足。其時檯上。正是名角小連生。扮了張家祥。打着湖南白。在那裏罵人。檯底下看客。都一迭連聲的喝彩。其中還夾着拍手的聲音。姚氏師徒聽了。都甚以爲奇。急忙舉頭四望。原來後邊桌上。有三箇外國人。兩箇中國人。因爲看到得意之處。故而在那裏拍手。賈子猷再定睛看時。齊巧今日早上。在大觀樓隔桌喫茶的那箇洋裝元帥。并那箇不剃頭的朋友。都在其內。賈子猷回過頭去。望望他。他也擡起頭來望望賈子猷。四目相射。不期而遇。打了一箇照面。彼此都像認得似的。一霎檯上戲完。看客四散。出去的人。猶如水湧一般。姚氏師徒。等到衆人快散完了。然後跟了出去。他們在家鄉的時候。一向睡得極早。再加以賈氏兄弟。昨日在小火輪上。一夜未眠。便覺得甚是困乏。當下幾箇人。并無心留戀街上的夜景。匆匆回到棧房。彼此閒談了兩句。便乃寬衣而睡。一宵易過。又是天明。姚老夫子頭一箇先起來。寫了一封家信。然後他兒子起來。賈氏三兄弟直睡到十二點鐘。棧房

裏要開飯了。小厮纔把他三箇喚起。漱洗之後。已是午飯。等到喫過。姚老夫子想帶了兒子。先到說定的那升學堂裏看看章程。賈家三兄弟也要同去見識見識。姚老夫子應允。當下便留賈家小厮看門。師徒五衆。一塊兒走了出去。剛剛走出大門。只見一箇人。戴了一頂外國草帽。着了一雙皮靴。身上却穿着一件黑布棉袍。連腰帶都沒有繫。背後仍舊梳了一條辮子。一搖一擺的搖了過來。衆人看見都不在意。倒是姚世兄見了他。甚爲恭敬。連忙走上兩步。同他招呼。那人本想要同姚世兄談兩句話。一見這邊人多。面上忽然露出一副羞慚之色。把頭一別。急忙忙的走進棧中去了。姚老夫子便問兒子。他是什麼人。你怎樣認識他的。姚世兄便把昨天的話說了一遍。大衆方知昨天引誘姚世兄出門。後來又獨自去打野鷄的。就是他。姚老夫子學問雖深。無奈連日所遇。都是這些奇奇怪怪。出於意表之人。畢竟他外面閱歷不深。雖然有意維新。尙分不出人頭好歹。所以見了洋裝的人。能說幾句新話。他便將他當作天人看待。這是他所見不廣。難以怪他。在他尙且如此。至於幾位高徒。

一箇兒子。又不消說得了。閑話休題。且說姚世兄所說定要進的那升學堂。在虹口靶子路。離着四馬路很遠。當下五箇人。出了三馬路。又走了一截路。喊了五部東洋車。約摸走了頭兩刻工夫。沿途姚老夫子親自下車。又問了好幾箇人。方纔問到。及至到了學堂門前。舉頭一望。只見門上掛了一扇紅漆底子黑字的牌。上寫奉憲設立培賢學堂。八箇扁字。一邊又是一塊虎頭牌。虎頭牌上寫的是學堂重地。閑人免進。八箇大字。另外還有兩扇告示。氣概好不威武。師徒五人都在門外下車。付過車錢。姚老夫子在前。世兄弟四箇在後。進得學堂。姚老夫子恭恭敬敬的。從懷裏掏出一張片子。交代了茶房。叫他進去通報。這學堂裏有位監督姓孔。自己說是孔聖人。一百二十四代裔孫。片子投進。等了一會。孔監督出來。茶房說了一聲請。他們五箇進去。見面之後。一一行禮。姚老夫子要叫兒子磕頭。孔監督道。我們這做學堂裏。不開館。是不要磕頭的。等到開館的那一天。我們要請上海道。委了委員。到我們這學堂裏。監察開館。到那時候。是要磕頭的。姚世兄聽了。於是始作了一箇揖。當時通統

坐定。姚老夫子先開口道。敝處是蘇州。兄弟一向在家鄉。去年聽了我們內兄說起。曉得貴學堂裏章程規矩。一切都好。所以去年臘月裏。就託舍親替我們小兒報了名字。今年特地送小兒到貴學堂裏讀書。孔監督聽了便問道。你們世兄。今年多大。了。姚老夫子回稱新年十九歲。孔監督又問叫甚麼名字。姚老夫子回稱姓姚。叫達泉。號小通。孔監督順手在案桌抽屜裏。翻了兩翻。翻出一本洋式的簿子來。又拿簿子在手裏儘着翻來覆去的查。查了半天。纔查到姚小通的名字。是去年十二月裏報的名。名字底下注明。已收過洋五元。孔監督看完。把簿子擦在一旁。又在架子上。取了一張章程。送給姚老夫子道。我們敝學堂裏的住膳章程。每半年是四十八塊洋錢。如果是先付。只要四十五塊。去年收過五塊洋錢。你如今再找四十塊來。就夠了。姚老夫子未來的時候。常常聽見人說。上海學堂束脩最廉。教法最好。所以慕了名。託他內兄找到這學堂。他內兄又模模糊糊的替他付了五塊洋錢。究竟要付多少。連他內兄還不曉得。姚老夫子來時。只帶了二十塊錢。連做盤川買東西。通統

在內。以爲學堂裏的束脩。已經付足。可以不消再付的了。及至聽了孔監督的話。不覺喫了一驚。又詳細查對章程。果然不錯。想要退回。一時又難於出口。幸虧孔監督有先付只要四十五塊的一句話。便以爲等到開學的那一天。先叫兒子進來。等自己回轉蘇州。然後按月寄款上來。遂將此意問過孔監督。是否如此。孔監督道。凡是開學前頭付的。都算是先付。等到開學之後。無論第二天。第三天。通統要付足四十八塊。倘若三天之內。不把束脩膳費繳清。就要除名的。章程上載的明明白白。你們讀書人。看了自然會曉得的。姚老夫子至此。不禁大爲失望。一箇人自言自語道。原來要這許多。孔監督道。我們這箇學堂。並不爲多。現在是學堂開的多了。所以做學堂格外克己。以廣招徠。如果是三年前頭。統上海祇有做學堂一所。半年工夫。做學堂。一定要人家一百二十塊洋錢。如今一半都不到了。怎麼可以還好說多。姚老夫子道。這樣看起來。上海學堂。倒很可以開得。孔監督聽了此言。把眉頭一縐道。現在上海地方。題到趁錢二字。總覺煩難。就以做學堂而論。官利之外。三年前頭。每年總

可餘兩三千塊錢。這學堂是我們同鄉三箇人合開的一年工夫。一箇人總可分到千把洋錢。這兩年賣買不好了。我那兩箇夥計他們都不幹了。歸併給我一箇人。照這箇樣子只好弄得一箇開銷罷哉。若要趁錢不在裏頭。總是我們的中國人心不齊。一箇做的好點。大家都要學樣。總得稟請上頭准我們一家專利。不准別人再開纔好。姚老夫子道：學堂開的多。乃是最好之事。怎麼好禁住人家不開呢。孔監督道：人家再要多開。我們就沒有飯喫了。說到這裏。姚老夫子見來的時候已久。便帶了兒子徒弟起身告辭。孔監督道：二十開館。早一天。世兄的行李就可以搬了進來。樂得省下棧房錢。我們這裏多喫一兩天。都是白送的。再要公道。沒有我們做學堂裏的章程。一向是極好的教習。當中不要說是不喫花酒。就是打野鷄的也沒有。姚老夫子憎嫌這裏價錢貴。意思想要另外訪訪。有無便宜的所在。只要有比這裏便宜的。情願把這裏的五塊錢丟掉。一頭走。一頭心裏盤算。所以孔監督後來說的一番話。他未曾聽見。一時辭了出來。仍舊回到棧房。剛剛下車。跨進了西鼎新街口。忽見

賈家小廝。站在棧房外面。見了他們。沖口說道。啊。喲。回來了。可把我找死了。衆人一聽此言。不禁齊喫一驚。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婚姻進化桑濮成風

女界改良鬚眉失色

却說姚文通姚老夫子帶了兒子徒弟從學堂裏回來。剛纔跨進了西鼎新的衙門。忽見賈家的小廝。在那裏探頭探腦。露出一副驚疑不定的樣子。及至瞥見他五人從外面回來。連忙湊前一步。說道。快請回棧。蘇州來了信了。信面上寫的很急。畫了若干的圈兒。師徒父子五人聽了此言。這一嚇非同小可。姚文通登時三步併做兩步。急急回棧。開了房門。只見蘇州來的信。恰好擺在桌子上。伸手拿起。拆開一看。原來是他夫人生產。已經臨盆。但是發動了三日。尙未生得下來。因此家裏發急。特地寫信追他回去。現在不知吉凶如何。急得他走頭無路。恨不能立時插翅回去。等不及次日小火輪開行。連夜託了棧裏朋友。化了六塊大洋。雇了一隻脚划船去的。臨走的時候。又特地到書坊裏買了幾部新出的什麼傳種改良新法育兒與衛生等。

書籍帶了回去。以作指南之助。免爲庸醫舊法所誤。收拾行李。隨即上船。又吩咐兒子幾句話。說我此去。少則十天。多則半月。一定可以回來的。你好好的。跟了世兒在上海。不可胡行亂走。惹人家笑話。至於前回說定的那箇培賢學堂。也不必去了。等我回來再作道理。兒子答應着。等送過他父親去後。因見時候還早。在棧房裏有點坐立不定。隨向賈家三兄弟商量。意思想到外邊去遊玩一番。賈家三兄弟都是少年性情。喜動不喜靜的。聽了自然高興。於是一同換了衣服。走到街上。此時因無師長管束。便爾東張張。西望望。比前似乎鬆動了許多。四箇人順着腳走去。不知不覺到了第一樓底下。此時四馬路上。正是笙歌匝地。鑼鼓喧天。妓女出局的轎子。往來如織。他們初到上海。不曉得什麼叫做出局。還當轎子裏坐的一箇箇是大家眷屬。不免心上詫異。齊說這些太太奶奶們。儘管坐着轎子在街上逛的什麼。後來看見轎子裏面。一邊靠着一支琵琶。方纔有點明白。一向聽說上海的婊子極多。大約這些就是出來陪酒的。但是這些女人坐了敞轎。見了男人。毫不羞澀。倒像書上所說。

受過文明教化的一樣。正不知是箇什麼道理。站着呆看了一回。聽得樓上人聲嘈雜。熱鬧得很。於是四人邁步登樓。此時第一樓正是野鷄上市。有些沒主兒的。便一箇箇做出千奇百怪的樣子。勾搭客人。他四人穿的。都是古式衣服。一件馬褂。足有二尺八寸長。一箇袖管。也有七八寸闊。人家看出他們是外路打扮。便有心去勾搭他。頭一箇賈子猷走在前面。一上扶梯。就被一箇塗脂抹粉臉上起縐的中年野鷄。伸手一把拿他拉住。賈子猷正在掙扎不脫。跟手他兄弟賈平泉。賈葛民。連着姚小通。都被這班女人拉住不放。此時他四箇眼花撩亂。也分不出老的少的。但覺心頭舉拍舉拍跳箇不止。畢竟他四人膽子還小。而且初到上海。臉皮還嫩。掙扎了半天。見這班女人只是不放。賈葛民忍耐不住。把臉一沉。罵了聲不要臉的東西。你們再不放手。我就要喊了。那班野鷄。見他壽頭壽腦。曉得生意難成。就是成功。也不是什麼用錢的主兒。於是把手一鬆。隨嘴輕薄了兩句。聽他四人自便。他四人到此。賽如得了赦旨。一般往前橫衝直撞而去。誰知一路走來。一連碰着了許多女人。都是一

箇樣兒。四人方纔深悔不該上樓。意思想要退下樓去。却又怕再被那班不要臉的女人拉住不放。正在爲難的時候。忽見前面沿窗一張桌子。有人舉手招呼他們。舉眼看時。喫茶的共有三位。那箇招手的不是別人。原來就是頭一天同着姚世兄出去玩耍的那位東洋回來的先生。四人只得上前。同他拱手爲禮。那東洋回來的先生。見了賈家兄弟三箇。因在棧房裏都打過照面。似乎有點面善。便曉得是同姚世兄一起的。忙讓他三人同坐。賈子猷舉目看時。只見頭一天在大觀樓喫茶的那箇洋裝元帥同着黃國民兩箇。却好同在這張桌上喫茶。當下七箇人坐定之後。彼此通過名姓。洋裝元帥自稱姓魏號榜賢。東洋回來的先生。自是姓劉號學深。黃國民是大家曉得的。用不着再說了。當下賈姚四人亦一一酬應一番。起先彼此言來語去。還說了幾句開學堂繙譯書的門面話。正談得高興。齊巧有箇野鷄。兜圈子過來。順手把劉學深拍了一下。這一下。直把他拍的骨軟筋酥。神搖目眩。坐在那裏不能自主。魏榜賢朝着他笑道。學深兄。你這艷福。真不知是幾生修到的。說完這句。便指

着。他。同。別。人。說。道。你。們。可。曉。得。這。位。學。深。兄。他。今。年。已。經。二。十。七。歲。了。一。直。沒。有。娶。
 過。夫。人。他。的。意。思。一。定。要。學。外。國。的。法。子。總。要。婚。姻。自。由。纔。好。今。年。從。東。洋。回。來。非。
 但。學。界。上。大。有。進。步。就。是。所。做。的。事。無。不。改。良。他。有。一。箇。議。論。我。今。告。訴。你。們。諸。公。
 料。想。諸。公。無。不。崇。拜。的。衆。人。都。道。倒。要。請。教。魏。榜。賢。道。學。深。兄。說。一。切。變。法。都。要。先。
 從。家。庭。變。起。天。下。斷。無。家。不。變。而。能。變。國。者。賈。子。猷。聽。了。連。連。點。頭。道。確。論。確。論。魏。
 榜。賢。道。學。深。兄。又。說。治。病。者。急。則。治。標。乃。是。一。定。不。易。之。法。治。國。同。治。病。一。樣。到。了。
 危。難。的。時。候。應。得。如。何。便。當。如。何。斷。不。可。存。一。點。拘。泥。不。存。拘。泥。方。好。講。到。自。由。等。
 到。一。切。自。由。之。後。那。時。不。言。變。法。而。變。法。自。在。其。中。天。下。斷。沒。有。受。人。束。縛。受。人。壓。
 制。而。可。以。談。變。法。的。所。以。這。學。深。兄。的。尊。翁。老。伯。大。人。同。他。尊。堂。老。伯。母。大。人。屢。次。
 三。番。寫。信。前。來。叫。他。回。去。娶。親。他。執。定。主。意。不。去。一。定。要。在。上。海。自。己。挑。選。他。說。中。
 國。四。萬。萬。同。胞。內。中。二。萬。萬。女。同。胞。祇。有。上。海。的。女。人。可。以。算。得。極。文。明。極。有。教。化。
 爲。他。深。合。乎。平。等。自。由。的。道。理。見。了。人。大。大。方。方。并。無。一。點。差。澀。的。樣。子。所。以。學。深。

兄一定要在這裏挑選人材。賈葛民道。好雖好。但是這些女人都是些妓女。劉學深不等他說完。插嘴辯道。良家是人。妓女亦是人。託業雖卑。當初天地生人。却是一樣。我們若小看他。便大背了平等的宗旨。所以他們雖是妓女。小弟總拿他當良家一般看待。只要被我挑選上了。兩情相悅。我就同他做親。有何不可。賈平泉道。尊論極是。小弟佩服得很。但小弟還有一事請教。這幾年社會上很把女人纏脚一事。當作大題目去做。我想天下應辦的事情很多。何以單單要在女人這雙腳上着想呢。魏榜賢搶着說道。這件事須得問我們賤內。目前就要進這不纏足會了。不瞞諸公說。兄弟自從十七歲到上海。彼時老人家還在世。生意亦還過得去。兄弟在這裏無所事事。別的學問沒有長進。於這嫖界上倒着實研究。總而言之。一句話。嫖先生不如嫖大姐。賈葛民聽了先生二字詫異。忙問先生怎麼好嫖。魏榜賢忙同他說。上海妓女都是稱先生的。方纔明白。魏榜賢又說。上海這些當老鴇的。凡是買來的人。一定要叫他纏脚。喫苦頭。接客人。樣樣不能自由。如果是親生女兒。就叫他做大姐。不要

纏脚。不要喫苦頭。中意的客人。要嫁就嫁。要貼就貼。隨隨便便。老鴇決不來管他的。我見做大姐的。有如此便宜。所以我當初玩的時候。就一直玩大姐。好漢不論出身低。實不相瞞。我這賤內。就是這裏頭出身。不要說別的。嫁我的時候。單單黃貨。就值上三四千哩。現在又承他們諸公擡舉。說賤內是天然大脚。目下創辦了一箇不纏是會。明日恰巧是第三期演說。他們諸公。一定要賤內前去演說。却不過諸公的雅愛。兄弟。今天回去。還得把演說的話。句統通交代了他。等他明天好去獻醜。賈子猷說。不錯。我常常聽人談起。上海有什麼演說會。想來就是這箇。但不知我們明天可否同去看看。劉學深道。榜賢兄就是會裏的頭腦。叫他帶你同去。有何不可。黃國民道。諸公切莫看輕了這箇不纏是會。保種強國。關係很大。即以榜賢兄而論。自從他娶了這位尊嫂。一連生了三箇兒子。都是胖胖壯壯。一無毛病。這便是強種的證據。一席話正說得高興。不提防又走過來一隻野鷄。大家看出了神。不知不覺。打斷話頭。劉學深更忘其所以。拍着手說道。妙阿。臉蛋兒生得標緻。還在其次。單是他那一。

雙脚只有一點點。怎麼叫人瞧了不勾魂攝魄。榜賢見這人你可認得曉得他住在那裏。魏榜賢忽然想起剛纔正說到不纏足會。如今忽然又誇獎那野雞脚小。未免宗旨不符。生怕賈姚聽了見笑。連忙朝着劉學深做眉眼。叫他不要再說了。偏偏碰着劉學深沒有聽見。還在那裏滿嘴的說。甚麼祇有一點點。大甚麼不到三寸長。也不曉得當初是怎樣裏的。他一箇人箍嘴弄舌。衆人只得又談論別的。賈家兄弟便問不纏足會是箇什麼規矩。魏榜賢又同他說。這箇會是我們幾位同志的內眷私立的。凡是入會的人。統通都得放脚。倘或入會之後。家裏查出再有纏脚的人。罰一百兩銀子。驅逐出會。因爲要革掉這箇風俗。所以立的章程。不得不嚴。賈葛民道。現在不問他章程嚴不嚴。我只問叫女人不纏足。有什麼好處。魏榜賢道。剛纔所說的強種。不是頭一樣好處嗎。而且女人不纏脚。脚下不受苦。便可騰出工夫。讀書寫字。幫助丈夫成家立業。外國的女人。都同男人一樣有用。就是這箇原故。目下教導這般女人。先從不纏足入手。能夠不纏足。然後可以講到自由。人生在世。能夠自由自

在。無拘無束。還有再比這箇快活嗎。賈葛民聽了怦怦心動。心想我們弟兄三人。雖然都已定親。幸虧都還沒有過門。不曉得長得面貌如何。不如趁此寫封信回去。叫家裏知會女家。勒令他們一齊放腳。若是不放。我們不娶。料想內地風氣不開。一定不肯聽我們的說話。那時我們便借此爲由。一定不娶。趁這兩年在上海物色一箇絕色佳人。好在放腳之後。婚姻可以自由。乃是世界上的公理。料想沒有人派我們不是的。他一箇人正在那裏默默的呆想。不提防堂倌一聲呼喊。說是打樣。只見喫茶的人。男男女女。一哄而散。他們七人也不能再坐。只得招呼堂倌前來算帳。堂倌屈指一算。須得一百五十二文。誰知劉學深及魏榜賢兩箇人身上摸了半天。只摸出二十多箇銅錢。彼此面面相覷。甚是爲難。幸被賈家兄弟看見。立刻從袋裏摸出十五箇銅圓。代會了東。方纔一同下樓。他們喫茶。原是七箇人。此時查點人數。止賸得六人。少了黃國民一箇。原來他一見打樣。曉得要惠茶帳。早已溜之大吉。預先跑在樓下等候了。當時六箇人下樓之後。彼此會着。賈家兄弟又問他們住處。以便明

日拜訪。魏榜賢說在虹口吳淞路。黃國民說住新馬路。劉學深是同他們同一棧房。不消問得。魏榜賢說。明日不纏足會女會員演說。諸君如欲往聽。打過十二點以後。可在棧房等候。兄弟來同諸公一同前去。衆人俱道好極。說話間。不知不覺已到馬路。彼此一拱手而別。魏黃兩箇一箇向東。一箇向西。却連東洋車都不僱。都是走回去的。賈姚四人自從今日會着了劉學深。憑空又添了一箇同伴。五箇人說說笑笑。回到棧房。劉學深極力拉攏。親到賈姚房中。閒談至三點鐘方自歸寢。一宵易過。又是天明。上海地方。早晨是無所事事的。劉學深又跑了過來。指天說地。他四人聽了。都是些聞所未聞的話。倒也借此很開些知識。一會又領他四人上街。喫了一回茶。又喫了幾碗麵。都是賈子猷惠的東。又在馬路上兜了一回圈子。看看十二點已過。恐怕魏榜賢要來。急急趕回棧房喫飯等候。喫過飯又等了一點多鐘。看看不錯已將近兩點了。方見魏榜賢跑的滿頭是汗。一路喊了進來。會面之後。魏榜賢也不及坐下喫茶。便催諸位即刻同去。衆人是等久的了。隨即鎖了房門。六箇人一同踱出。

馬路。僱了東洋車。當下魏榜賢當先。在路上轉了十幾箇灣。方走到一箇衙堂。下車進去。見一家大門上。掛着一塊黑底金字的招牌。上寫着保國強種不纏足會八箇大字。魏榜賢讓諸位進門之後。特地趕上一步。附耳對賈子猷說道。此時女會員都已到齊。還沒演說。你我只可在這旁邊廂房裏聽講。堂屋裏都是女人。照例是不能進去的。衆人只得唯唯。原來這廂房。乃是會中幹事員書記員的臥室。會中都是女人。只有這幹事書記二員是男子。常見魏榜賢同了五箇人進來。立刻起身讓坐。可憐屋裏只有兩張杌子。於是衆人只得一齊坐在牀上。六人之中。只有魏劉兩箇最不安分。時時刻刻要站起來。從玻璃窗內偷看女人。一會劉學深又拉住魏榜賢。問一箇穿湖色的是誰。一時又問那箇穿寶藍的是誰。魏榜賢一一告訴他。後來又問到一箇渾身穿黑的。魏榜賢笑而不答。劉學深向衆人招手說道。你們快來瞧榜賢兄的夫人。衆人正起立時。只見外面又走進一羣女學生。大家齊說這是虹口女學堂的學生。是專誠請來演說的。衆人舉目看時。只見一箇箇都是大腳皮鞋。上面前

劉海。下面散腿袴。臉上都架着一副墨晶眼鏡。二十多人。都是一色打扮。再要齊整沒有。衆人看了。俱各嘖嘖稱羨不置。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演說壇忽生爭競

熱鬧場且賦歸來

話說賈子猷兄弟三人同姚小通跟了魏榜賢劉學深到不纏足會。聽了一會女會員演說。說來說去。所說的無非是報紙上常有的話。並沒有什麼稀罕。然而堂上。下拍掌之聲。業已不絕於耳。當由會中書記員把他們的議論。另外用一張紙恭楷謄了出來。說是要送到一家報館裏去上報。特請劉學深看過。劉學深舉起筆來。又再三的斟酌替他們改了幾個新名詞。在上頭說道。不如此文章。便無光采。魏榜賢看了。又只是一箇人儘着拍手。以表揚他佩服的意思。賈姚諸人看見。心上雖然羨慕。又不免詫異道。像這樣的議論。何以他倆要佩服到如此地步。真正令人不解。要像這樣議論。只怕我們說出來。還有比他高些。一面心上想。便有躍躍欲試之心。魏榜賢從旁說道。今天演說全是女人。新近我們同志從遠處來的。算了。算足足有六七

十位。兄弟的意思。打算過天借徐家花園地方。開一箇同志大會。定了日子。就發傳單。有願演說的。一齊請去演說。演說過後。我們也一齊送到報館裏去刻。別的不管。且教外國人看見也曉得。中國地方。尙有我們。結成團體。聯絡一心。就是要瓜分我們。中國一時也就不敢動手了。大衆聽了。甚以爲然。當下劉學深同了賈姚四位先回棧房。魏榜賢便去刻傳單。上新聞紙。自去幹他的不題。光陰如箭。轉眼又是兩天。這天賈子猷剛纔起身。只見茶房送進四張傳單來。子猷接過來看時。只見上面寫的是。即日禮拜日下午兩點鐘至五點鐘。借老鬧徐園。特開同志演說大會。務希早降是荷。另外又一行刻的是。凡入會者。每位各攜帶份資五角。交魏榜賢先生收。賈子猷看過。便曉得是前天所說的那一局了。於是遞與他兩箇兄弟及姚小通看過。又叫小厮去招呼劉老爺。小厮回說劉老爺屋裏鎖着門。問過茶房。說是自從前兒晚上出去。到如今還沒有回來。大約又在那一班野鷄堂子裏過夜哩。賈子猷聽了。只得嘿然。於是催着兄弟及姚小通起來梳洗。正想喫過飯前赴徐園。恰巧劉學深

從外頭回來。問他那裏去的。笑而不言。讓他喫飯。他就坐下來喫。賈家弟兄因爲棧房裏的菜。不堪下咽。都是自己添的菜。却被劉學深風捲殘雲。喫了一箇淨光。喫完了。不住舐嘴籛舌。賈家弟兄也只可無言而止。一霎諸事停當。看看表上。已有一點鐘了。劉學深便催着賈姚四位。立刻換衣同去。賈子猷把四箇人的份資。一共是兩塊錢。統通交代了劉學深。預備到徐園。託他代付。劉學深因爲自己沒有錢。特地問賈子猷借了一塊錢。一共三塊錢攢在手裏。出門上車。一直到老鬧徐園而來。行不多時。已經走到。一下車。就見魏榜賢站在門口。攔住進路。伸出了兩隻手。在那裏問人家討錢。一見賈姚四位。後頭有劉學深跟着。進門的時候。彼此打過招呼。於是魏榜賢把手一攤。讓他們五位進去。進園之後。轉了兩箇灣。已經到了鴻印軒。只見人頭簇簇。約摸上去。連逛園帶着看熱鬧的。好像已經有了一百多位。此時賈姚四人。無心觀看園內的景緻。一心只想聽他們演說。走到人叢中。好容易找着一箇坐位。大家一齊坐了聽講。其時已有兩三箇人上來演說過。不多一刻。魏榜賢亦已事完。

進來了。賈子猷靜心聽去。所講的話。也沒有什麼深奧議論。同昨天女學生演說的。差彷彿不多。於是心中大爲失望。正躊躇間。只見上頭一箇人剛剛說完。沒有人接着上去。魏榜賢急了。便走來走去。喊叫了一回。說那位先生上來演說。喊叫了一回。仍舊沒人答應。魏榜賢只好自己走上去。把帽子一掀。打了箇招呼。底下一陣拍手響。大家齊說沒人演說。元帥只好自己出馬了。只見魏榜賢打過招呼之後。便走至居中。拿兩隻手據着桌子。居中而立。拉長了鋸木頭的喉嚨說道。諸公諸公。大禍就在眼前。諸公還不曉得嗎。大家聽了似乎一驚。魏榜賢又說道。現在中國。譬如我這一箇人。天下十八省。就譬如我的腦袋及兩手兩脚。現在日本。據了我的頭。德國人據了我的左膀子。法國人據了我的右膀子。俄羅斯據了我的背。英國人據了我的肚皮。還有什麼意大利。騎了我的左腿。美利堅跨了我的右腿。哇呀呀。你看我一箇人身上。現在被這些人分佔了去。還了得。你想我這箇日子。怎麼過呢。於是衆人又一齊拍手。魏榜賢閉着眼睛。定了一回神。喘了兩口氣。又說道。諸公諸公。到了這箇

時候還不想結團體嗎。團體一結，然後日本人也不敢據我的頭了。德國人、法國人也不能奪我的膀子。美國人、意大利人也不能佔我的腿了。俄國人也不敢挖我的背。英國人也不敢掘我的肚皮了。能結團體，就不瓜分。不結團體，立刻就要瓜分。諸公想想看，還是結團體的好，還是不結團體的好。於是大眾又一齊拍手。意思以為魏榜賢的話還沒有說完。以後必定還有高議論。誰知魏榜賢忽然從身摸索了半天。又在地。下找了半天。像是失落一件什麼東西似的。找了半天。找尋不到。把他急得了不得。連頭上的汗珠子都淌了出來。那件東西還是找不着。他只是渾身亂抓。一言不發。眾人等的不耐煩。不好明催他。只得一齊拍手。他見眾人拍手，以為是笑他了。更急得面紅筋脹。東西也不找了。兩手扶着桌子。又咳嗽了兩口。然後又迸出一句道：諸公諸公。說完這句。下頭又沒有了。於是又接着咳嗽一聲。正愁着無話可說。忽一擡頭。只見劉學深從外頭走了進來。他於是頓生一計。說一聲：今天劉學深先生本來要演說的。現在已到。請劉先生上來演說。說完這句。把帽子一掀。把頭一

點。倒說就下來了。衆人摸不着頭腦。只得又一齊拍手。此時劉學深被他這一擡舉。出於不意。無奈只得邁步上去。幸虧他從東洋回來。見過什面。幾句面子上的話。還可敷衍。沒有出岔。一霎說完。接連又有兩箇後來的人。跟着上去演說了。衆人聽了。除掉拍掌之外。亦無別話可以說得。魏榜賢見時候已有五點半鐘。便吩咐停止演說。衆人一齊散去。只留了賈姚四位。跟着劉學深魏榜賢未走。魏榜賢便檢點所收份費。一共是日到了。一百三十六位。應收小洋六百八十角。便私下問劉學深他們四位的份費帶來沒有。劉學深於是懷裏摸出十六箇角子給魏榜賢。魏榜賢道。他們四位。依理應該二十角。爲何只有十六角。劉學深道。這四位是我替你接來的一箇二八扣。我還不應該賺嗎。魏榜賢道。你一箇人已經白叨光在裏頭。不問你要錢。怎麼還好在這裏頭拿扣頭呢。今日之事。乃是國民的公事。你也是國民一分子。還不應該幫箇忙嗎。劉學深一聽這話。生了氣。撇着嘴說道。這箇錢。又不是歸公的。橫豈是你自己上腰。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不要說只有這幾箇。就是再多些。我用了也

不傷天理。魏榜賢還要同他爭論。倒是賈子猷瞧着恐怕被人家聽見不雅。勸他們不要鬧了。他二人方纔住嘴。一同出門。賈姚劉三箇走回棧房。恰巧天色不好。有點下小雨。賈子猷便叫開飯。劉學深匆匆把飯喫完。仍舊自去。尋歡不題。賈姚四人便在棧房裏議論今天演說之事。無非議論今天誰演說的好。誰演說的不好。賈平泉道。魏元帥起初演說的兩段。很有道理。不曉得怎樣。後來就沒有了。賈葛民道。他初上去的時候。我見他從衣裳袋裏抽出一張紙出來。同打的稿子一樣。他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纔說出來的。你們沒見他說了一半人家拍手的時候。他有半天不說。這箇空檔。他在那裏偷看第二段看過之後。又裝着閉眼睛養神。鬧了半天。鬼纔說下去的。等到第三段。想是稿子找不着了。你看他好找。找來找去。找不着急的。臉色都變了。我是看的明明白白的。大家聽了。方纔恍然。賈子猷又說我交給姓劉的兩塊大洋錢。他又借我一塊。共是三塊大洋錢。怎麼到後來。見他拿出角子來給人家呢。賈葛民道。他不換了角子。怎麼能扣四角扣頭呢。我們一進去的時候。我就見他

抽了箇空。出去了一回。後來不是魏元帥演說到一半。他纔回來的。大家前後一想。情景正對。賈家兄弟至此。方悟劉學深魏榜賢幾箇人的學問。原來不過如此。看來也不是什麼有道理的人。以後倒要留心看他們兩天。如果不對。還是遠避他們爲是。看來沒有什麼好收場的。四人之中。只有姚小通。還看不出他們的破綻。覺着他們所做的事。甚是有趣。當晚說笑了一回。各自歸寢。次日亦未出門。不料中飯之後。賈子猷忽然接到姚老夫子來信。內附着自己家信一封。他弟兄三箇。自從出門。也有半箇多月了。一直沒有接過家信。拆出看時。無非是老太太教訓他兄弟的話。說他們不別而行。叫我老人家急得要死。後來好容易纔打聽着。是到蘇州姚老夫子家裏去的。訪師問道。本是正事。有什麼瞞我的。接信之後。卽速買棹回家。以慰倚闔之望。各等語。三人看過。於是又看姚老夫子的來信。上說自從回家。當於次日。又舉一子。不料拙荆竟因體虛。產後險症百出。舍間人手又少。現在延醫量藥。事事躬親。接信之後。望囑小兒星夜回蘇。學堂肄業之事。隨後再議。又附去令堂大人府報一

封三位賢弟此番出門竟未稟告堂上殊屬非是接信之後亦望偕小兒一同回蘇然後買棹回府以慰太夫人倚闥之望。至囑至要。賈家兄弟看了無可說得只好吩咐小廝把應買的東西趕緊買好以便即日動身。正忙亂間忽見劉學深同了魏榜賢從外面一路說笑而來。兩箇人面上都很高興像有什麼得意之事似的。他二人走進了門一見賈姚四人在那裏打鋪蓋收拾考籃忙問怎的。賈子猷便把接到家信催他們回去的話說了。魏榜賢還好。劉學深不覺大爲失望。連連跌腳說道。偏偏你們要走了。我的事又無指望了。衆人忙問何事。又道我們去了可以再來的。你何用急的這箇樣子呢。劉學深歎一口氣道。我自從東洋回來所遇見的人不是我當面說句奉承話。除了君家三位。餘外的人沒有一箇可以辦事的。我正要借重三位。組織一樁事情。如今三位既要回府。這是大局應該如此。我們中國之不幸。事既無成。亦就不必題他了。說罷。連連嗟嘆不已。衆人聽了不解。賈葛民畢竟小孩子脾氣。便朝着他二人望了一望說道。昨天我們見你二人爲了四角錢翻臉。我心上甚是

難過。心想大家都是好朋友。爲了四角錢。弄得彼此不理。叫朋友瞧着。算那一回事呢。如今好了。我也替你倆放心了。魏榜賢道。我們自從今日起。還要天天在一塊兒辦事呢。四角錢。我今天也不問他要了。橫豎他有了錢。總得還我的。賈子猷忙問。二位有了什麼高就。魏榜賢說。是這裏一箇有名的財東。獨自開了一爿學堂。請了一位翰林做總教。現在要請幾箇人。先去編起教課書來。就有人把我們兩箇都薦舉在內。目下再過兩三天。就要去動手。劉學深聽到這裏。忽然又縐着眉頭說道。可惜我的事情。沒有組織成功。倘若弄成我自己。便是總教。那裏還有功夫。替人家編教課書呢。魏榜賢道。你不要得福不知。有了這箇館地。我勸你忍耐些時。騎馬尋馬。你自己想想。無論如何。一箇月總得幾塊錢的束脩。也好貼補貼補零用。而且房飯都是東家的。總比你現在東飄飄西蕩蕩的好。劉學深見話被他說破。不覺面上一紅。賈子猷亦勸他權時忍耐。我們兄弟此番回家。不久亦就要出來的。學深兄如有別的組織。等將來兄弟們再到上海。一定竭力幫忙的。於是二人見他們行色匆匆。

不便久坐。隨各掀了掀帽子。說了聲後會。一同辭去。這裏賈姚四人。亦各叫了挑夫。逕往天后宮小輪船碼頭。搭船回家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還遺財商業起家 辦學堂仕途借徑

話說上海有箇財東。叫做花千萬。這人原姓花。名德懷。表字清抱。爲他家資富有。其實不過幾十萬銀子。因中國經商的人。沒有大富翁。這花清抱做了洋商。連年發財。積累到五六百萬的光景。大家妒他。不得學他。不能約摸。着叫他花千萬。是羨慕他的意思。不在話下。你道這花千萬怎樣發財的呢。原來他也是窮出身。祖居浙江甯波府定海廳六豪邨。務農爲業。他十八歲的那年。覺得種田沒有出息。要想出門遊逛。可巧有一班舊友。約他到上海去開開眼界。這些舊友是誰。一箇驕飛馬車行裏的馬夫。叫做王阿四。一箇漢興紡紗廠裏的小工。叫做葉小山。一箇鬪智書局裏的棧師。叫做李占五。四人聚在一箇小酒店裏。商量同伴的事。花清抱却一文的川資都沒有。自己不肯說坍臺的話。約定後日上甯波輪船。只消一夜就到上海。那三人

是來往慣的。這點路不在心上。花清抱却因川費難籌。擔着心事。當下酒散回家。走到邨頭。聽得牛鳴一聲。登時觸動機關。自忖道。何不如。此如此。想定主意。就不回家了。先到隣家。找着陸老鈍說道。老鈍。我前天聽說你要買牛。有這句話沒有。老鈍道。有的。東村裏余老五一匹黃牛。他要我三十吊錢。我嫌他太貴。還沒有講定哩。清抱道。我有一匹耕牛。是二十吊錢買來的。老鈍。咱倆的交情。合弟兄一樣。少買你幾文。算十八吊罷。你要也不要。老鈍道。看看貨色。再還價便了。清抱就同了陸老鈍走到自己的牛圈裏。指着一匹水牛道。你看這牛。該值得三百吊罷。老鈍連聲讚好道。不瞞你說。我昨日糶麥子。恰好只存十五吊錢。你要肯賣。我便牽牛去。你去駝錢來。好不好。清抱沉吟一會道。也罷。你我的交情。也不在三兩吊錢上頭。就賣給你罷。當夜兩人做了交割。清抱駝錢。駝了兩次才完。次日一早。王阿四合李占五來了。叫他收拾行李同去。清抱那有什麼行李。將幾件舊布衣服。打了一箇包。十五吊錢。扣成兩捆。找根扁担。挑上肩頭。出來要走。阿四看了好笑道。你這樣出門。被上海人見了。要

叫你作曲、辦子的。那沉沉的一大捆錢。合着一條粗竹扁担。不是好跟你到上海去的。滿了十吊錢。關上就要問你的。我勸你破費幾文。到城裏換了洋錢罷。說得清抱面紅過耳。沒話講得。只得同到城裏。去了些扣頭。兌洋十六元有零。帶在身邊。再要輕便沒有。他自己也快活道。果然外國人的東西好。正說着。恰好葉小山趕到。四人同行。上了輪船。果然一夜路程。已到上海。王李二人。各自去了。清抱沒有住處。葉小山同他到楊樹浦。就叫他在自己的姘頭小阿四家裏搭張乾舖住下。每天花銷兩角洋錢。過了幾日。清抱覺得坐喫山空。將來總有喫完的時候。到那時候。如何是好。於是合葉小山商量。拿十塊洋錢。買些時新菓子肥皂香煙之類。搭箇划子船。等輪船進口的時候。做些小經紀。倒也有些贏餘。日用嫌多。那天上十六舖販菓子去。走了一半路。天已向黑。不留心。地下有件東西。絆了一交。順手抓着看時。原來是箇皮包。提起來。覺得很重。清抱想着。這一定是別人掉下的。內中必有值錢之物。被人拾去不妥。莫如在此等候些時。有人來找。交還與他。也是一件功德之事。想罷。就將皮

包藏在身後。坐下靜等。不到一刻工夫。有一箇西洋人跑得滿頭是汗。一路找尋。原來清抱質地聰明。此時洋涇浜外國話。已會說得幾句。聞其所以。知道是失物之人。便將皮包雙手奉上。那西洋人喜的眉開眼笑。打開皮包。取出一大把鈔票送他。清抱不受。起身要走。那西洋人如何肯放。約他一塊兒去。但見把手一招。來了兩部東洋車。西洋人在前領路。到了大馬路一另大洋行門口歇下。這洋行并沒中國字的招牌。裏面金碧輝煌。都是不曾見過的寶貝。西洋人留他住下。請了箇中國人來合他商量。要用他做一名買辦。每月二百兩的薪水。清抱有什麼不願意的。自此就在洋行裏做買辦。交游廣了。薪水又用不完。只有積聚下來。積聚多了。就做些私貨買賣。常常得利。手中也有十來萬銀子的光景。那知不上十年。西洋人要回國去。就將現銀提出帶回。所有貨物。一併交與清抱。算是酬謝他的。清抱襲了這分財產。又認得了些外國人。買賣做得圓通。大家都願照顧他。三五年間。分開了幾另洋行。已經有三四百萬家業。在上海娶親。生了三箇兒子。又過了二十幾年。清抱年已六十多。

歲。操心過重。時常有病。幸虧他用的夥計。都是鄉裏選來極樸實的人。信託得過。便將店務交給他們去辦。自己捐了箇三品銜。候選道臺。結識幾箇文墨人。逍遙觴詠。倒也自樂其樂。這班文墨人當中。有一位秀才。姓錢。單名一箇麒字。表字木仙。合他最談得來。清抱自恨。不會讀過書。想要做些學務上的事業。以博士林讚誦他的功德。就合錢木仙商議。木仙道。現在世界維新。要想取些名譽。祇有學堂可以開得。清抱拍掌道。不錯不錯。我們甯波人。流寓上海。正苦沒有箇好先生教導子弟。據你所說甚是。莫如開箇蒙學堂罷。我獨捐十萬銀子。如何。但是學堂的事。祇有你是內行。就請你做箇總辦罷。木仙連連謙讓道。這却晚生不敢當。觀察有爲難的事。儘能効勞。學務的事。實不敢應命。原來木仙當過幾年鬧幕友。很認得幾省的督撫。清抱合官場來往。盡是他從中做引線的。他於這文字上面也只是一箇充場好看。其實并不甚在行。所以不敢冒昧答應。當下清抱要他薦賢。他想了半天道。晚生認得的翰林進士。却也不少。但是他們都在京裏當差。想熬資格升官。放缺誰肯來做。這箇

事情。清抱聽了沒法。只索罷論。豈知事有湊巧。是年北方亂黨鬧事。燒了幾處教堂。鬧得各國起兵進京。這番騷擾不打緊。却嚇得些京官立足不穩。紛紛的挈眷南回。內中有箇編修公。姓楊。名之翔。表字子羽。世居蘇州元和縣。少有學問。粗知新理。本仙却聽慣了他的議論。佩服到極地。這楊子羽不但學問好。而且應酬工夫。又是絕頂。從前在京城讀書。就合些大老們交好。大家看重他是箇名士。後來中了進士。殿試名在第二甲。朝考的時候。可巧碰在一位老師是旗人手裏。說他寫的是顏字。取在一等五名前頭。就蒙聖恩點了翰林。但是翰林雖然點了。依舊窮的了不得。考了五回差。只放了一回雲南副主考。沒得銀子。結交掄不到學臺。幸喜他知時識務。常合些開通的朋友來往。創議開辦了幾處學堂。從中出了些力。名望倒也有了。人家只道他深通西學。其實只有二三十年的墨卷工夫。高發之後。那裏還有閒暇日子。去。研。求。西。學。呢。又虧得結交了一位學堂出身的張秀才。拾得些粗淺的格致舊說。曉得了幾箇新名詞。纔能不露馬脚。交遊廣了。他有幾箇親戚。一箇箇都替他薦了

好館。每年貼補他些銀兩。方度了日子。那年正想得箇京察。簡放道府出來。偏偏遇着匪亂。就此假旗息鼓的攜眷出京。這時海道還通。搭上輪船直至上海。住了泰安客棧。當下就去拜訪錢木仙。叙了寒暄。談起京中的事。這楊編修竟是怒髮沖冠。痛罵那班大老們沒見識。鬧出這樣亂子。如今死的死了。活的雖然還在。將來外國人要起罪魁來。恐怕一箇也跑不掉。說到忘情的時候。這錢木仙雖然平時佩服他的。此時却不以爲然。鼻子裏嗤的笑了一聲。連忙用別話掩飾過去。楊編修有些覺着。便也不談時事了。木仙道。據我看來。大局是不妨的。但是北方亂到這步田地。老哥也不必再去當這窮京官了。譬如在上海找箇館地處起來。一般可以想法子。捐箇道臺到省。老哥願意不願意。楊編修正因冒失回南。有些後悔。聽見這話大喜。就湊近木仙耳朶邊說道。兄弟不瞞你。我此番出京。弄得分文沒有。你肯薦我館地。真正你是我的鮑叔。說不盡的感激了。兩人談到親密時候。木仙道。我有箇認識的倌人。住在六馬路。房間潔淨。門無雜賓。我們同去喫頓便飯。總算替老哥接風。楊編修稱

謝道。千萬不可過費。木仙道。不妨說罷。進去更衣。停了好一會。纔走出來。却換了一身時髦的裝束。楊編修嘖嘖稱讚。說他輕了十年年紀。木仙也覺得得意。兩人同到六馬路一家門口。一看牌子。題着王翠娥三箇字。一直上樓。果然房間寬敞。清無纖塵。翠娥不在家裏。大姐阿金過來招呼坐下。搵手巾。裝水煙。忙箇不了。木仙叫拿筆硯來。開了幾樣精緻的菜。叫他到九華樓去叫。一面木仙又提館地的事。忽然間楊編修道。花千萬的名。老哥亮來是曉得的。他春天合我談起。要開一箇學堂。只因沒得在行人做總辦。後來就不提起了。可巧老哥來到上海。這事有幾分靠得住。一則你是箇翰林。二則你又在京裏辦過學堂。說來也響。不過經費無多。館況是不見得很好的。你願意謀事。我就替你去運動起來。楊編修沈吟之間。却好王翠娥回寓了。不免一番堂子裏的應酬。須臾擺上酒肴。兩人入席。翠娥勸了他們幾杯酒。自到後面歇息去了。楊編修方對木仙道。開學堂一事。却不是容易辦的。花清翁要是信託我。却須各事聽我做主。便好措手。至於束脩多寡。並不計較。木仙道。那箇自然聽你做

主。你既答應。我明日便去說合起來。看是如何。再作道理。當晚飯後各散。次日木仙去拜花道臺。編編花道臺病重。所有他自己幾員洋行裏的總管。都在那裏請安。木仙本來一一熟識的。先問了花公病症。知道不起。木仙託他們問安。要想告辭。便有一位洋行總管姓金表字之齋的。對他說道。你走不得。觀察昨晚吩咐。正要請你來。有椿未完的心事。託你呢。我進去探探看。倘還能說話。請你到上房會會罷。木仙只得坐下。之齋去了不多一會。出來請木仙同進去見。花清抱仰面躺着。喘的只有出的氣。睜眼望着木仙。半天纔說得一句話道。學堂的事。要拜託你了。說完。兩眼一翻。暈了過去。木仙也覺傷心落淚。裏面女眷們。也顧不得有客。搶了出來。哭叫。木仙見機退到外廳。聽得內裏一片舉哀之聲。曉得花清抱已死。各洋行總管。也都退出。問起木仙什麼學堂的事。木仙一一說了。又說替他請了一位翰林公在此。等候開辦。金總管聽了道。觀察的遺命。不可違拗。須由我們籌款。趕把房子造好。其他一切事務。都請木兄費心便了。各總管答應着。這事方算定局。木仙辭回。找着楊編修。說明

原委。又說等到房子造好。就請來開學。楊編修道。這却不妥。雖然房子一時起不好。他須破費幾文。請些人來訂訂章程。編編教科書。不然。到得開時。拿什麼來教人呢。本仙點頭稱是。楊編修便與本仙約定。將家眷送回蘇州。就擱半月。就來替他請人辦事。當下作別不表。且說浙江嘉興府裏有箇秀才。姓何名祖黃。表字自立。小時聰穎非常。十六歲便考取了第一名算學入泮。原來他的算學。只有加減乘除。演得極熟。畧畧懂得些開平方的法子。因他是廢八股後第一次的秀才。大家看得起他。他自己仗着本領非凡。又學了一年東文。粗淺的書。可以繙譯繙譯。在府城裏考書院。總考不高。賭氣往上海謀幹。幸而認得開通書店裏一箇掌櫃的。留他住下譯書。每月十元薪水。其時何自立已二十多歲了。尙未娶妻。不免客居無聊。動了尋春之念。却好這書店靠近四馬路。每到晚間。便獨自一箇上青蓮閣四海昇平樓走走。看中了一隻野雞。便不時去打打茶圍。店裏掌櫃的勸過他幾次不聽。倒被他搶白道。我們是有國民資格的是從來不受人壓制的。你要不請我便罷。却不得干涉我做的。

事那掌櫃的被他說得頓口無言兩下因此不合式。自立屢欲辭館。無奈又因沒處安身。只得忍氣住下。一日走進胡家宅野雞堂子裏。迎面碰着一位啟秀學堂裏的舊同學張秀才。就是楊編修的知己。表字庶生。自立大喜。拉他進去。叙談些別後的事情。庶生就問自立何處就館。自立歎口氣道。我們最高的人格學堂裏。尙沒人敢壓制。如今倒要受書賈的氣了。就把在開通書店裏的情節。一一說了。庶生道。老弟。你也不必動氣。從前是做學生。可以自由的。如今是就館。說不得將就些。現在楊編修承辦了箇儲英學堂。到處找我們這班人。找不到。弄了一班什麼劉學深魏榜賢一幫人。在那裏編書。我想他們這種人。都有了事情做。像你這樣大才。倒會沒有人請教。真正奇怪。明日我叫他來請你。束脩却不豐。每月也只有十幾塊洋錢的光景。自立歡喜應允。次日果然庶生有信來約他去。自立就辭了書店。直到庶生那裏。原來學堂尙未造好。就在大馬路洋行裏三間樓房上編書。當日見了楊編修。談些編書的法子。楊編修着實佩服。開了二十元一月的束脩。又引見了劉學深魏榜賢一

幫人自此這何自立便在儲英學堂編起書來。好容易學堂之事。各種妥貼。報名的倒有二三百人。酌量取了一半。真是光陰似箭。又入新年學堂大致。居然楚楚有條。取的盡是十三四歲的學生。開學之後。恂恂然服他規矩。楊編修名譽倒也很好。那曉得他時來運來。偶然買買發財票。居然着了一張二彩。得到一萬洋錢。他便官興發作。其時捐官容易。價錢又便宜。立刻捐了一箇道臺。指省浙江。學堂事情不幹了。花清抱的兒子。及金之齋。再三出來挽留。他決計不肯。人家見他功名大事。也只得隨他。學堂之中。另請總辦。不在話下。且說他指省浙江。照例引見到省。可巧撫臺是他中舉座師。又曉得他辦學堂得法。自然是另眼看待。便把本省一應學務。通統委託了他。過了半年。齊巧甯紹台道出缺。因這甯紹台道。一年有好幾萬銀子的進項。他就進去面求了撫臺。又許了撫臺些利益。撫臺果然就委他去署理這缺。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巧賁緣果離學界

齊着力不振新圖

却說楊道臺係初到省的人員驟然署了美缺。同寅中就有許多人不服。有說他是京裏走了門路。拿某大軍機的人行來的。有說他花了一萬銀子買的。只有銀圓局的。老總胡道臺是撫院的紅人。曉得細底。聽了這些謠言。叫他們休得混猜。楊繼來是當今名士。他京裏頭交好的親王大員却也很多。這番署缺。其實是撫憲因他學堂章程定的好。拿這缺酬勞他的。於是大家纔息了那番議論。胡道臺却把外面浮言。覷箇便兒告知撫院。那撫院是膽小的人。誠恐風聲大了。弄成一箇無私有弊。便密查資格。恰好胡道臺應補缺。就奏請補他。甯紹台道等到部覆回來。也只有三五箇月的光景。生生把楊道臺一塊肥肉割去了一半。不言胡楊交替的事。且說胡道臺補缺的風聲出去。就有幾位候補道。想頂他銀圓局的差使。內中有位大學堂的總辦周道臺。他本是接楊道臺的手。只因他辦學堂。辦得不大順手。尤注意這箇差使。你道這周道臺是什麼出身。原來也是箇名翰林。截取出來的。名頤號燕生。因他生得是箇瘦長條子。學生背後都稱他賽曹。交他接了這箇差使。曉得難辦。就有一種。

圓。通。辦。法。不。但。不。肯。得。罪。學。生。還。要。揀。幾。箇。恭。維。幾。句。學。生。要。上。天。只。少。替。他。搬。梯。子。大。家。見。是。這。樣。倒。也。不。與。他。爲。難。只。是。有。幾。箇。不。習。上。的。學。生。正。好。借。此。到。花。街。柳。巷。去。走。走。上。了。幾。次。報。被。他。知。道。了。有。些。下。不。去。所。以。急。欲。脫。身。這。時。正。值。撫。院。生。日。傳。諭。出。來。一。概。禮。物。不。收。周。道。臺。打。聽。着。了。明。的。不。收。暗。中。有。貴。重。之。物。却。是。要。的。送。禮。也。要。有。訣。竅。須。經。他。門。上。鄧。升。的。手。周。道。臺。想。出。一。箇。法。子。叫。銀。匠。打。了。一。尊。金。壽。星。一。尊。金。王。母。約。值。一。千。銀。子。的。光。景。真。是。玲。瓏。剔。透。光。彩。射。人。自。己。不。便。合。那。鄧。門。上。交。涉。叫。家。人。王。福。去。結。交。了。他。說。明。是。送。院。上。壽。禮。託。他。從。中。吹。噓。是。必。要。賞。收。的。那。鄧。門。上。聽。了。王。福。的。話。笑。嘻。嘻。的。道。怎。麼。你。們。大。人。也。送。起。壽。禮。來。莫。非。是。送。的。書。罷。再。不。然。是。他。老。人。家。自。己。做。的。壽。文。王。福。道。都。不。是。我。聽。得。說。是。箇。一。箇。金。壽。星。一。箇。金。王。母。娘。娘。鄧。門。上。道。難。爲。他。想。得。到。敢。是。一。兩。金。子。一。箇。也。要。費。到。一。百。塊。錢。的。譜。兒。王。福。道。你。休。要。這。般。看。輕。他。只。怕。還。不。止。哩。鄧。門。上。道。你。且。把。東。西。給。我。看。看。好。送。的。便。替。他。送。上。去。不。然。大。人。不。收。不。是。兩。下。沒。體。面。嗎。

王福員箇回到公館。合主人說了。取出那兩件禮物。送給鄧門上看。鄧門上一見。雕鏤精工。愛不釋手。登一登分兩。有二十來兩重。便道這分禮很下得去。再配上兩樣。很可送得。但是我們照例的門包也要談談。王大哥。你是行家。不銷多。把五箇指頭伸了一伸道。就是這樣便了。王福笑着道。眞眞你老算是克己的。我回去稟明主人。再講罷。果然周道臺又去配了幾色值錢的禮物。送到院上。好容易把門包講妥。方蒙撫臺賞收。撫臺既然收了他這分厚禮。鄧門上又幫着說些好話。事過之後。自然另有下文。後文再叙。且說這位撫臺姓萬。名岐。號爾稷。自箇極講究維新的。又是極顧惜外頭的名聲。到了過生日的那一天。預先傳諭巡捕官。不准合屬官員來轅叩祝。衙門裏亦祇備了兩桌素酒。款待幾位官親幕友。在花廳上喫酒。酒過三巡。他老人家便衣踱了出來。大家起立。撫臺把身子呵了一呵。讓他們坐下。叫人搬張藤椅。靠窗歪着。拿了一支長旱煙袋銜着。叫一聲來。就有兩三箇家人過來點火裝煙。撫臺吸了幾口煙。歎道。論理兄弟的生日。喫幾條麵。都是不應該的。你想皇上家內憂

外。想正臣子臥薪嘗膽之秋。還好少圖安逸嗎。席中有一位搢耨老夫子。是吳大軍機薦的。爲人最爽直。不過聽了這話。覺得他口是心非。便接口道。大帥太謙了。大帥是一省表率。就是做生日。鋪張點倒也不甚要緊。世界上獨有些人。面子上做得很道學的了。不得。然而暮夜包首在所不棄。倒不如彰明較著。受人家面子上的恭維。反冠冕得許多。哩。幾句話說得撫臺臉上青一塊紅一塊。霎時間五色齊全。原來正說着他的毛病。又爲這老夫子是大來歷。不好得罪他。勉強陪笑道。老夫子教訓得極是。兄弟偏見了。說罷覺得身子有些坐不住。搭趙着想要站起來。可巧門上送來一封電報。是北京打來的。拆開一看。都是密碼。連忙辭別衆人。請他們多喝幾杯。獨自一箇。走到簽押房。叫繙電報的親信家人。字字繙出。却是小軍機陳主事打給他的。內言東事棘手。鄂撫調蘇。閣下調鄂。梗電。撫臺看了這箇電報。把眉頭縐了一縐。連忙插在袋裏。吩咐家人不准走漏消息。依舊踱到花廳。大家問起電報何事。他說沒甚要緊。不過說些京裏瑣事。大家也不便深問了。那知鄂撫缺苦。又係督撫同城。

事事掣肘。所以萬帥不甚願意。料想內裏主意已定。不能挽回的了。當下藩臺來見。同他商量。委周道代理溫處道。離了學堂。總算趁了他的心。次日又打一箇電報給胡道臺。借銀一萬兩。接回電。答應五千。某莊割送。只得罷了。停了數日。果然奉到上諭。並着毋庸來京。藩臺護院。交代清楚。帶了全眷。赴鄂。雇了五號大船。用兩隻小火輪。拖到上海。各官員備酒接風。自不必說。又看了兩處學堂。認得了幾國領事。談起中國的前途。銳然以革弊自任。在上海住了三四日。就定了招商局江裕輪船的大餐間。前赴湖北。到的那日。恰好是五月中旬。向例官員五月裏。是不接印的。萬帥却不講究禁忌。當日便去拜見前任撫臺。定了次日接印。又去拜兩湖總督。轎子回到行轅。尙未進門。忽然有一箇人。外國打扮。把袖子一揚。韆的一槍。把綠呢大轎上的玻璃打穿了兩層。彈子嵌在大門上。四箇親兵登時捉人。已不知去向了。四面搜尋。杳無踪跡。幸而撫臺不曾受傷。却也嚇得面皮焦黃。當下轎子進了行轅。萬帥到簽押房。換了便衣坐定。一聲兒不言語。四箇親兵急得了不得。跪求鄧門上說情。正是

亂攢攢的時候。聽見裏面一疊連聲叫鄧升。鄧升屁滾尿流的跑了進去。萬帥着實動氣。說我遇着這樣險事。幾乎性命不保。你們倒沒事人一般。來也不來。鄧升將帽子探下。跪在地上。碰了二十四箇響頭。連稱小的不敢。實因外面亂得慌。一時不敢進來。萬帥聽得外頭尙在那裏亂。不覺驚皇失措。抖着身子問道。什麼亂。鄧升緩緩的回道。不是亂。是閑人多。萬帥拍案罵道。該死的東西。不叫親兵彈壓麼。鄧升回道。兩箇警察兵告假出去了。跟大人出去的四箇親兵。都跪在院子裏。萬帥更是動氣。喝道。誰要他們跪。快叫他們去彈壓。以後留心。再有疎失。要他們的腦袋。鄧升捱了一頓罵。退了出去。把四箇親兵吆喝了一頓。叫他們在門口彈壓。等到那些閑人散盡了。大家纔得放心。接着就是道府首縣稟見。停會兩司也到了。萬帥吩咐兩司飭警察局密查放槍的人。跟手制臺也來回拜。萬帥把方纔遇險一節。亦說了箇大概。制臺道。富有餘黨。雖經懲治。尙未痛斷根株。這事只消警察局嚴查。不出三日。便得分曉。必須重辦幾箇纔好。萬帥道。到底湖北民情強悍。要是江浙人。就有這番議論。

也不敢有這番舉動。從前李子梁在江蘇任上。也遇着這種稀奇案件。是一箇剃髮匠出首的。據說有一班人偷着商議。結什麼秘密社會。用什麼暗殺主義。要學那小說上行刺的法子。將幾位大員謀害了。好舉事的說話。亦曾約過這剃匠入夥。又說我們大事辦成。是要改裝的。你也沒有生意。那剃髮匠只當是真了。着實害怕。所以告發的。後來查得嚴緊。一箇箇不知逃到那裏去了。有人傳說他們有的出洋。有的躲在上海。仗着洋人保護。還在那裏開什麼報館罵人哩。制臺道。可不是嗎。這都是報館的妖言惑衆。有些不安分的愚民。只道當真可以做得。想出那種歪念頭來。弄到後來。身命不保。兄弟曉得這箇緣故。所以不准人挂洋人的招牌開報館。現在漢口。雖有報館。却是要經我們過目。纔能出報的。萬帥着實佩服道。老前輩這箇辦法。果然極好。要是上海也能如是。那有意外之變呢。制臺道。那却不能。上海雖說是租界。我們主權。一些沒有。竟算一箇遁逃藪罷了。說他則甚。萬帥聽了這話。也只長歎了一聲。沒甚說得。當下送客回來。到上房歇息了一會子。誰知這箇檔口。外面鄧門

上正在那裏把首縣辦差家人竭力的發揮。又是門房裏的鋪墊不齊了。又是上房的洋燈不夠了。保險燈少了幾盞了。茶葉是蕪氣的了。立刻逼住辦差的一項項換的換。添的添。他又做好人說這些事是我替你們捺住。沒教大人知道生氣。叫你們老爺下回小心些。首縣裏辦差的家人碰了這箇釘子。一肚皮的悶氣。走出去。嘴裏噤哩咕嚕。對他同夥道。稀罕他娘。總不過也是奴才罷。哩擺他的那種臭架子。只不過一兩天的工夫。要怎樣講究。門房裏分明兩堂鋪墊。只賸了一堂大呢的。那堂好些。的早塞在他箱子裏去了。茶葉是我們帳房爺親到漢口黃陂街大鋪子裏買的好。上好毛尖。倒說有蕪氣。洋燈四十盞。保險燈十三盞。還不夠。除非毛廁裏也要掛盞保險燈。纔稱他的心。你道這差是好辦的嗎。他同夥道。你仔細些。被人家聽見。我們的飯就喫不成了。常言道。大蟲喫小蟲。我道是大官喫小官。論理我們老爺也是箇翰林出身。同這撫臺大人原是一樣的。爭奈各人的命運不同。一邊是頂頭上司。現任的撫臺。他那昧良心的刮削百姓的錢。不叫他趁這時多花幾文。則甚。二人一

路閒談。回到首縣。便合主人說知那首縣本是箇能員。那有不遵辦的。連忙照樣添了些。又送了那門上重重的一分禮。纔沒有別的話說。次日萬撫臺接印。各官稟見。問了些地方上應辦的事宜。第一樁是拿刺客。警察局喚緊。分頭各處盤查。都說這刺客是外國的。刺客因爲萬撫臺名望太高了。所以要刺死他。顯自己的本領。現在人已回國去了。沒法追究。只得罷手。從此督撫出來。添了十來箇親兵擁護。閒話休提。過了三日。萬帥便吩咐伺候。說是去看學堂。這番却不坐綠呢大轎了。坐的是馬車。前後有警察局勇護着。到了學堂。學生擺隊迎接。萬帥非常得意。及至走入體操場。學生中有幾箇精壯有氣力的。忽然將他擡了起來。萬帥大驚失色。暗道。此番性命休矣。誰知倒也沒事。仍舊把他放下來。然後接見總辦。那總辦是箇極開通的人。姓魏名調梅。表字嶺先。本是郎中放的知府。因爲辦軍裝的事。望誤了。制臺爲他學問好。請他做箇書院的山長。後來改了學堂。便充總理之職。萬帥是久聞大名的。當下見面。魏總辦行了鞠躬禮。萬帥說了些仰慕的話頭。魏總辦道。大帥受驚了。方

纔他們是照外國禮。敬愛大帥的意思。萬帥却不肯認做外行。連說那箇自然。兄弟是知道的。也沒甚可怪。隨即同着看了幾種科學。萬帥點點頭道。造詣果然精深。這都是國家的人材。全虧制軍的培植。吾兄的教育。纔有這般濟楚。魏總辦謙言不敢。還要大帥隨時指教。萬帥看見學生一色的窄袖對襟馬褂。如兵船上兵士樣式一般。甚爲整齊。大加歎賞道。衣服定要這般。纔叫人曉得是學堂中人。將來要替國家出力的。上海學堂體操。用的是外國口號。我們這裏不學他。究竟實在的多了。莫非都是制軍之意。魏總辦道。這都是晚生合制軍酌定的。兩下談得投機。萬帥就要在學堂喫飯。魏總辦正待招呼備菜。萬帥止住。說合學生一起喫。雖然這般說。魏總辦到底叫廚房另外添了幾樣菜。萬帥走到飯廳。見一桌一桌的坐齊。都是三盤兩碗。自己合魏總辦坐了一桌。雖多了幾樣。仍沒有一樣可口的。勉強喫了半碗飯。却噎了幾次。魏總辦實在看不過。無奈深曉得這位撫臺的意思。正顯得他能喫苦。並非自己不願供給。他今要迎合他的意思。只得如此飯罷。有一位教員又呈上一部新

譯外國歷史是恭楷謄好的。上面貼了一張紅紙簽條。寫的是五品銜候選州判上海格致書院畢業學生擔任教員某恭呈鈞誨。萬帥打開看時。可巧有梭倫爲雅典立法時的一句。萬帥繃一繃眉道。我記得這梭倫是講民約的。這樣書不刻也罷。免得傷風敗俗壞了人的心術。那教員啞口無言。掃興而去。始終這位教員被魏總辦辭退。這是後話不表。且說撫院回轅。依舊是魏總辦率領學生站班恭送。萬帥對魏總辦謙謝一番。然後登車而去。次日到各廠觀看。却是坐的綠呢轎子。看過各廠之後。順便去會制臺。着實恭維一泡。說湖北的開通。竟是我們中國第一處了。這都是老前輩的苦心經營。只是目今所重的是實業。晚生愚見。以爲工藝也是要緊的。不知老前輩還肯提倡否。制軍道。兄弟何嘗不想開辦工藝學堂。只因這省經費支絀。從前創幾箇學堂。幾箇機廠。弄得筋疲力盡。甚至一萬現款。都籌不出來。全虧前任藩司設法。用了一種臺票。通行民間。倒也抵了許多正項用度。現在這法又不興了。庫款支絀。朝不謀夕。如何周轉得來呢。兄弟意中要辦的事很多。吾兄可有什麼妙

策。籌些款項。左右是替皇上家出力。同舟之誼。不分彼此的。萬帥道。那是應當盡力。但目下也只有釐金還好整頓。待合藩司計議。總有以報命便了。正在談得熱鬧。門上來回。鐵路上的洋員。有事要見大人。制軍躊躇道。鐵路上沒有什麼交涉事件。他來找我則甚。萬帥起身要辭。制軍留住道。恐有會商的事件。請吾兄一同會他談談何如。便吩咐請那洋人進來。不知端的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爲游學枉道干時

阻翻臺正言勸友

却說制軍請洋人到了一間西式屋裏。同撫臺去會他。原來那洋人。是比國人。因中國要開鐵路。湊不起錢。與比國人訂了合同。由他承辦的。向例鐵路上有甚麼事。合官場交接。都是中國總辦出頭。這回是因制臺歡喜接見洋人。所以特地來的。當下由通事代達洋人之意。無非一路開工。要制軍通飭州縣照料供給的意思。制軍一一答應。洋人去後。萬帥回轅。見制軍待洋人那般鄭重。自己也就收拾一間西式屋子出來。又吩咐門上。遇有洋人來見。立時通報請會。不得遲延。門上聽了這般吩咐。

那敢怠慢說也奇怪。偏偏等了三五箇月不見一箇洋人影兒。一日有箇湖南效法學堂的卒業生。想謀出洋遊學。聽說這位撫臺是新學界的泰斗。特特的挾了張卒業文憑。前來拜懇。這學生却是剪過頭髮。一身外國衣褲。頭上一頂草邊帽子。恰巧他這人。鼻子又是高隆隆的。眼眶兒又是凹的。體段又魁梧。分明一箇洋人。走到撫院的大堂上。可巧遇着那位聽過吩咐的門上。那學生就對他說要見你們大人。這門上見他是外國人。自覺歡喜。只疑心他口音又像中國。一想這洋人。定是在中國住的年代住久了。會說了中國話。也是有的。就也不疑。又見那學生把手在褲子袋裏掏了一張小長方的白紙片兒出來。上面畫了幾箇狹長條的圈兒。門上見是這樣。也不管他是不是。冒冒失失進去回過。偏偏遇着這位大人。在簽押房的套間裏過癮。向例此時沒人敢回事的。他進來找不着大人。急得滿頭是汗。連忙去找鄧門上。原來這套間裏。只有鄧門上走得進。鄧門上見他急得這樣。問其所以。纔知道原故。罵道。你這箇糊塗蟲。不好先請他到洋廳上去坐嗎。那曾見過外國人叫他好在。

大。堂。上。站。着。的。那。門。上。聽。了。這。話。忙。將。片。子。交。給。鄧。門。上。自。己。出。去。招。呼。鄧。門。上。又。偷。偷。的。走。到。洋。廳。邊。偷。過。果。是。洋。人。然。後。敢。上。去。回。這。時。大。人。的。癮。已。過。足。了。鄧。門。上。將。洋。人。來。拜。的。話。回。過。呈。上。那。張。名。片。萬。帥。也。當。是。真。外。國。人。了。便。趕。緊。踱。到。簽。押。房。裏。臉。水。漱。盂。早。經。齊。備。萬。帥。擦。過。臉。漱。過。口。急。急。忙。忙。披。了。件。馬。褂。又。戴。上。頂。帽。子。便。走。到。西。式。花。廳。上。來。誰。知。那。學。生。却。行。的。是。中。國。禮。萬。帥。見。此。光。景。方。知。是。中。人。西。裝。上。了。他。的。當。了。不。覺。勃。然。大。怒。正。待。發。作。一。想。不。好。現。在。制。軍。尚。且。愛。重。學。生。我。這。們。樣。一。鬧。學。堂。中。人。一。定。要。批。評。我。把。我。從。前。的。名。聲。一。齊。付。之。東。流。了。豈。不。可。惜。且。看。他。對。我。說。些。甚。麼。再。作。道。理。想。罷。便。讓。他。坐。下。那。學。生。跼。蹐。不。安。斜。簽。着。身。子。坐。着。萬。帥。問。他。來。意。他。站。起。來。打。了。一。躬。說。要。求。大。帥。合。湖。北。學。堂。裏。的。卒。業。學。生。一。同。資。派。出。洋。遊。學。萬。帥。又。問。你。是。那。箇。學。堂。裏。出。來。的。那。學。生。連。忙。將。效。法。學。堂。的。卒。業。文。憑。從。懷。中。取。出。呈。上。萬。帥。看。了。一。看。果。然。是。卒。業。文。憑。原。來。姓。黎。名。定。輝。後。面。還。簽。了。許。多。洋。字。萬。帥。問。他。學。過。那。國。文。字。他。道。是。學。過。英。文。又。問。

要到那一國去遊學。他道想到美國去。萬帥道這裏學堂開辦。不到三年。離着卒業尙早。一時沒得學生。派出洋去。聽說京城裏大學堂。却時常派學生出洋。除非保送你去。考取了。三年五載學成。倒有出洋的指望。只是你這般打扮。京裏是去不得的。黎定輝道。大帥若肯栽培。情願改了打扮。拜在門下。聽憑保送入都。萬帥見他說想要拜門。便正色道。這拜門原是官場的陋習。怎麼你也說這話。定輝道。學生是仰慕大帥的賢聲。如同秦斗。出於心悅誠服的。不同世俗一般。萬帥受了他這種恭惟。不覺轉噴爲喜道。也罷。添此一重情誼。我們格外親熱些。其實我只是愛才的意思。但你所說要改回中國打扮。豈是容易的。我有些不信。別的自然容易。那頭髮是一時養不來的。如之奈何。定輝道。剃頭鋪裏。現在出了一種假辮子。只要拿短頭髮編上一些兒。就看不出是假的了。帶維新帽子的人。專靠他纔敢剪辮子。說得萬帥大笑道。原來辮子也做得假。將來五官四體。都可以做假的了。定輝道。聽說上海鑲的假鼻子。假眼睛。假牙齒。多着哩。豈知萬帥就是鑲的一口假牙齒。聽他這話。倒也沒得

駁回。只說你急急的改裝。總不應該。定輝道。論理原不該的。只是志在求學。豈意出洋。願不得許多了。如今一時不出洋。自當改轉來的。他口裏這般說。心裏却尋思道。要是我不扮西裝。你也未必見我。萬帥聽他言語從容。議論平實。頗賞識他。就叫他改轉了中國打扮。搬到衙門裏住兩天。同他第二箇兒子一起進京。定輝站起。打了一躬謝了。跟手端茶送客。定輝回寓。果然改還中國服色。備了受業帖子。拜萬帥爲老師。把行李搬了進去住着。起先萬帥公餘之暇。還時常邀他來問些學業。談得甚爲接洽。後因公事忙。也不常接見了。至他那位令郎說要一同進京的。却又不見面。弄得黎定輝舉目無親。沉沉官署。沒一箇人可以談得的。只得自己發篋陳書。溫理他的西文。可巧那天萬帥走過他住的書房。聽他在裏面呶唔。只道他讀文章。一時高興進去看看。誰知他桌上擺了一厚本西文書。問他是讀西文麼。他說是讀的外國詩。萬帥見他這樣講究。便向他道。我第二箇小兒。本來就想到京裏去考仕學館的。只因他從沒有讀過西文。要費你心指點指點。只須有點影兒。將來進去之後。念

起來順利些便好了。定輝趁勢道。這是極便當的事。但是門生來了這許多日。世兄還沒有拜見過。萬帥便叫聲來。去請二少爺來。家人去了半天。不見到來。萬帥等得心焦。又叫人去催。方纔搖搖擺擺的拖了一挂紅鬚頭的辮線來了。背後跟了兩箇俊俏小管家。看來這位世兄。年紀只有十七八歲上下。生得面如敷粉。脣若塗朱。一種驕貴的模樣。却畫也畫不出。然而見了人的禮信甚大。先替他父親請了一箇安。回轉身來。纔替定輝請安。定輝還禮不迭。但是他自己的腿是僵的。請安下去。只有半箇。那世兄雖不在意。只外面跼着的兩位管家。早已笑的眼睛沒有縫了。定輝也覺着羞的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忽聽得萬帥吩咐他的兒子說道。你在此終日閒蕩。終究不是回事兒。我去年已替你捐了箇郎中的前程。如今跟着這位黎先生同到京裏去。要能考上了仕學館。將來那郎中是大有用處的。不是內用。就是外放。就是派出洋做欽差的分兒。都掄得到。但是我聽說。要進仕學館。也總要懂得西文。方進得去。這位黎先生。是精通西文的。你趕緊跟他操練操練。免得將來摸不着頭腦。每

天限你三箇鐘頭的功課。早半天一點半鐘。下半年一點半鐘。讀到下月初十邊。就要動身了。萬帥說一句。這世兄應一箇是。萬帥叫他明日爲始。又着實屬託定輝一番。纔起身走出。世兄也跟了出去。次日十點多鐘。居然到書房裏來。仍舊是兩箇小管家伺候。見面之後。纔問起定輝的雅篆。定輝道。我名便是號。定輝也問他。他說單名一箇樸字。號華甫。又說沒有西文書怎好。定輝道。不妨。我這裏有的是。於是拿出書來。先教了他字母。幾次三番的教他寫。總寫不上來。教他讀。聲音是學得上的。拆開了。用石筆抽寫一兩箇字問他。又不認得了。弄得定輝沒法。一會兒就是喫飯去了。飯後到三點半鐘再來。整整鬧了三天。字母尙未讀熟。定輝想出法子。叫他分作幾次讀。每次讀四箇字。讀熟寫熟。再加上去。自以爲這樣。總可以成功的了。誰知明天。又叫了箇家人來告假。說有病不來了。幸而他父親也不查究功課。只索罷手。真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行期已到。萬華甫迫於嚴命。只得尅期動身。萬帥派了一箇有鬍子的老管家叫柳升的送去。那跟少爺的兩箇小管家。一叫董貴。一叫

韓福仍舊伺候了去。又派了兩箇親兵。帶了洋槍護送。只爲要灣山東省城去看他。母舅。那山東的路。是著名難走的。所以特派兩箇親兵護送。當下檢點行李。只有少爺的行李頂多。什麼鋪蓋。衣箱。書箱。喫食籃等類。足足堆了半間屋子。定輝行李。却只有三件。一箇鋪蓋。一箇大皮包。一箇外國皮箱。他無所有。當下萬歸備了幾樣菜。算是替定輝餞行。再三把兒子囑託。要他一路招呼。到上海不可多耽擱日子。招商局是已經有信去託他們照應的了。從青島灣濟南舍親那裏。多住幾日不妨。招考日子還遠哩。川費一切。交給柳升。賢弟不須另付。又叫人到帳房。取二百銀子。送到黎少爺書房裏去。說這是送給賢弟的學費。定輝感激不盡。再三稱謝。次日用紅船渡江。上了招商局的船。一路無話。到得上海。住了泰安客棧。定輝是到過一次的。很有幾箇同學熟人在學堂裏。只有那位華甫世兄。雖說由上海到漢口。走過兩盪。却是跟着老人家。一步不敢離開。這繁華世界。何曾夢見。起先不過同了定輝到江南春喫了一頓番菜。聽了一次天仙的戲。後來定輝的同學三四箇人。來要請他們喫

花酒。定輝固辭不獲。他們會見了萬華甫。也就順便請請。華甫一口應允。原來這時華甫。雖不全是官場樣子。然而見了人。只曉得請安。於是定輝指教他些做學生的規矩。見同學的應酬。又同他講了些新理。開口閉口的幾箇新名詞。華甫一一領略。他於場面上工夫。本甚聰明。一學便會。所以定輝的那班同學。也看不出他是箇貴介。只當他是定輝的同志。到得晚上。有字條來催。請定輝約他同去。他便叫董貴伺候着跟去。董貴只好跟了就走。馬車套好。二人上車。董貴合車夫並坐在前頭。到了西薈芳。停下了。進街第一家便是。定輝的幾位同學。已經到齊了。齊聲鬧着。要他們叫局。兩人沒有相好。那些同學就薦了幾箇。定輝倒也罷了。不過逢場作戲。華甫到了這金迷粉醉的世界。不覺神魂飄蕩。聽了那倖人的話。便要翻檯。定輝縐眉頭。那些同學却都眉飛色舞。竭力攬掇他去。當下已有十二點鐘光景。定輝便要辭別衆人。回到棧中睡覺。那些同學如何答應。說他道學的。很太不文明了。定輝道。若是偶然戲耍。原不要緊。至於沉迷不返。豈是我們學生所當做的人家。尊重學生。原爲他。

是曉得自治將來有些事業全靠我輩何等價值像這樣混鬧起來乃腐敗到極點了。將來還擔任得起那件義務呢。我勸諸君快快回頭罷。內中有幾位悚然敬聽。面帶媿容。有兩位喫到半醉。心裏不服。一箇道。我們又不是真正嫖婬子。不過叫幾箇局擺檯把酒聚聚幾箇同志。這些小節原可以不拘的。再者英雄兒女本是化分不開的情腸。文明國何嘗沒有這樣的事。不然那茶花女小說爲什麼做呢。老同學太古板了。定輝道。不然。你上半節的話倒還不錯。至於說是文明國也有頑要的事。雖然不錯。只是我們那一樣學問。及得到人家單單學他這樣。還想合人家爭什麼強弱呢。大家聽了這話。不免一齊掃興。又沒得駁他。也就不肯去喫華甫翻檯的酒了。華甫氣得面皮失色。停了半晌道。小弟無端叨擾。應該覆東。世兄說出這些敗興話來。弄得大衆離心。這不成了。諸同志的公敵麼。定輝笑了一笑。也不則聲。座上的館人一齊聽的呆了。也不曉得他們說些什麼。只知道萬少大人的酒擺不成。那館人背後站着一箇大姐。便插嘴道。雙檯酒已經有人回去交代過哉。各位大少勿去末。

萬少大人阿要攤臺。華甫弄得踟躕不安。只得拉了定輝去咬耳朵。務必代他邀三五箇人去一坐。以全場面。定輝始而不肯。繼而看他的臉上。實在難過。幾乎要哭出來的光景。却不過情。只得答應。重複入座。把代請幾位同學陪他去做箇收箱的話。合衆人說知。內中本有幾箇人。是極喜熱鬧的。礙於定輝那幾句話。不好意思同去。今聽他如此說。便樂得順水推船的答應了。於是叫拿稀飯喫了。大家分頭。有回去的。有跟萬華甫同走的。定輝一人回到客棧。寫了幾封給湖南同學的信。等等華甫尚未回來。便先就寢。一時睡不着。添了無數的想頭。暗道。看這萬華甫合館人那種親熱的樣兒。恐怕貪戀着要下水哩。爲他牽掣。恐一時動不得身。錯了考期。如何是好。又想道。我所以投奔他老人家。也是爲的出洋權宜之計。其實這番舉動。還是倚賴人的劣性。要算畢生之玷了。如今擺脫不開。倘所事無成。更覺乏味。想到這裏。不覺懊喪起來。聽得隔壁鐘鳴三點。方纔睡着。次日直睡到九點鐘起來。梳洗已畢。只見柳升進來問道。昨晚我們少爺。同少爺出去。直到天明纔回棧的。聽得董貴說。是

喫了兩盞花酒。少爺是有主意的人。不要緊。我們少爺。從來沒有經過。恐怕他迷了。娘子動不起身。怎好呢。倘有一差兩誤。將來回去。柳升當不起這箇重擔。定輝聽了他話。一臉的沒光采。勉強對他道。昨日之局。本是有人請我。順便請你個少爺的。我是沒法兒應酬朋友。你們少爺。偏偏又要翻樁。我勸他不聽。只得先回來了。如今怕他迷戀。只有趁早上船。明天晚上恰好有船開。莫如檢點行李。上了船就好了。柳升連答應了幾箇是。自行退出。又停了好半天。十一點鐘敲過。萬華甫纔起來。走到定輝房裏。邀他去喫館子。定輝道。我喫過早飯了。華甫定要拉他同去坐坐。定輝正想勸他早行。便也不辭。走到雅叙園。點了幾樣北菜。華甫一邊飲酒。定輝一邊勸說早走的話。華甫昨日聽了他一番議論。把那住夜的念頭早打退了許多。倒底少年氣盛。也想做箇維新的人傑。就一口應允了。次日附輪北上。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太史維新喜膺總教

中丞課吏妙選真才

却說定輝與華甫上了輪船。此番坐的。却是大菜間。果然寬暢舒服。次日出口。風平浪靜。兩人憑欄看看海中景致。只見水連天。天連水。水天一色。四顧無邊。幾隻沙鷗。迴翔上下。定輝把些測量的方法。機器的作用。合華甫說了解悶。華甫全然不懂。便夾七夾八的問起來。弄得定輝沒法兒回答。正在不耐煩的時候。却好裏面請喫飯。然後打斷話頭。上的菜第一樣是牛肉。定輝喫着甚覺香美。華甫不知。咬了一口。哇的一聲。嘔出許多穢物。伺候的人。大家掩鼻。連忙替他揩抹乾淨。定輝見此光景。心中暗笑。就吩咐下餐。開中國菜。罷到了晚上。風畧大些。華甫弄得躺在牀上。嘔吐不止。定輝忖道。貴家子弟。原來同廢人一樣。四萬萬人中。又去了一小分了。捱到青島上岸。華甫已是面黃肌瘦的了。好不容易到得濟南。說不盡一路風沙。舉目有山河之異。一行人找到了華甫母舅的公館裏來。暫時住下不題。且說他母舅也是長沙人氏。己丑科的翰林。姓王名文藻。表字宋卿。爲人倜儻不羈。那年行新政的時候。他覷便上了箇改服色的條陳。被禮部壓下。未見施行。他鬱鬱不樂。正想別的法子。偏偏

各樣復舊的上諭下來。只索罷手。他的名望也就漸漸低下去。只好穿兩件窄袖的衣裳。戴上副金絲邊的眼鏡。風流自賞。聊以解嘲而已。那知事不湊巧。過了兩年。又有義和團的亂子出來。連他那金絲邊眼鏡都不敢戴了。其時義和團尙未到京。宋卿逢人便說。這是亂黨。該早些發兵剿滅。那日到他同年蔡襄生的寓裏閒談。又罵起義和團來。襄生道。老同年。快休這樣。都中耳目很近。現在上頭意思。正想招接他們。抵當外國哩。宋卿得了這箇消息。嚇了一大跳。心上着實懷着鬼胎。回到家裏。盤算了半夜。心上想着。現在要得意。除非如此如此。主意打定。半夜裏起身。磨好了墨。立刻做了一箇招撫拳匪的摺子。把義和團說得有聲有色。這箇條陳上去。比前番畢竟不同。等到召見時候。宋卿又趁便講了些招安方法。果然把那些亂黨招到京中。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他後來看看風色不好。就攜眷出都。靠着那條陳的虛名。倒也一路並無阻礙。及至外國人指索罪魁。他幸而聲名不大。外國人不拿他放在心上。得以安然無事。只是事雖平靜。京裏却去不得。恐怕露了面。叫人家說出

前事。有些未便。但是閒居鄉里。又不甘心。家下縱還有點積蓄。是用得盡的。那時他姊丈萬撫臺。正做着河南藩司。他就發一箇很去找他。姊丈見面後。着實怪他道。老弟。你也忒沒耐性。你當翰林是第一等清貴之品。只消循資按格。內而侍郎。尙書。外而司道。督撫。怕沒有你的分嗎。爲什麼動不動上摺子。弄到翰林都當不成了。這豈不可惜嗎。說得宋卿滿面通紅。半晌纔說出話來道。小弟也是功名心太熱些。論理揣摩風氣。小弟也算是竭力的了。上頭要行新政。就說新政的話。要招義和團。就說招義和團的話。還有什麼想不到的去處嗎。時運不濟。那就沒法了。如今千句話併一句說。只要姊夫替我出力。找箇維新上的事業辦辦。過了幾年。冷一冷場。仍舊去當我的翰林便了。萬藩臺聽他這般說。究竟至親。他又是翰林。將來仍舊得法。也未可知。那有不看重他的道理。便道維新上的機關。一時還未必就動。我且寫封切實信。問問山東撫臺姬筱山同年。看有什麼好些機會。替你圖圖。當下就留他署內住下。見了姊姊。自有一番話舊的情景。不須細表。過了一月。山東回信來了。內言令親

王太史弟久聞其名。是箇維新領袖。現在做省創辦學堂。正少一位通知時務的總教習。若惠然肯來。當虛左以待。每月束脩願奉秦關雙數云云。萬藩臺看了此信。喜形於色。忙請宋卿來給他看。就催他動身。宋卿也是歡喜。便收拾行李上路。在路上晨餐晚宿。好不辛苦。但北道風沙。宋卿是領略過的。逢牆寫句。遇店題詩。頗足解悶。也不覺得日子多了。到了濟南。找到人和書屋熟店裏住下。就僱了一輛轎車上院。姬撫臺立時開中門請進。王翰林認他老前輩。自己分外謙恭。姬撫臺道。宋翁新政條陳。都中早已傳播。可惜沒見舉行。現在時勢。是不能再守舊的了。兄弟正想辦箇學堂。開開風氣。可巧上諭下來。今得我公整頓一切。真是萬分之幸。宋卿謙讓一番。說道。老前輩提倡學務。自然各色當行。不知辦些什麼儀器書籍。請了幾位教員。姬撫臺道。却還未辦。只等你宋翁來調度。教員有了十來人。只西文教員尙缺。宋卿道。有箇舍姪。是在上海學堂裏卒業的學生。現時尙在上海。要想出洋。若請他做箇算學教習。那是專門之學。必不辱命的。姬撫臺道。既然令姪在上海。便請他辦些儀器

書籍便了。不知需用若干款項。好叫藩司撥匯。宋卿道。書倒還好。只儀器要向外洋購運。是不容易辦的。粗備大概。也要二三萬銀子光景。姬撫臺就請他開箇單子。好去照辦。宋卿道。這些器具名目。晚生雖開得出。只是辦得齊全。辦不齊全。却拿不定。舍姪在上海多年。又那化學格致裏的器具。是看慣用慣的。那件有。那件沒有。還是他在行些。要辦莫如但寄款去。聽他作主。妥便些。原來東省雖辦學堂。却是人人外教。正在無從着力。却好王太史說出這些方法。怎敢不依。當下姬撫臺一一如命。因爲請教這王太史的事多。足足談了兩箇鐘頭。纔端茶送客。宋卿又拜兩司未見。次早藩臺親到下關書。送到二萬銀子的匯票。又託他寫信。請他令姪辦好書器。便來學堂。延爲算學教習。宋卿大喜。送了藩臺出去。連忙到銀號裏將票子劃爲三張。寄一萬五千銀子到上海。叫他姪兒購辦書器。餘二千寄到長沙。接他妻子出來。三千留下。作爲租公館等用。布置已畢。擇日搬進學堂。原來那學堂裏人尙寥寥。學生亦未招足。教員到了三位。倒有兩箇是學堂裏造就出來的。只有一位收支是江蘇人。

姓吳一位學監是紹興人。姓周。上海洋行裏夥計出身。略識得幾箇西文的拼音。大約經書也讀過兩三本。曾在洋行裏發財。捐箇通判到省。因爲大家都說他懂洋務。所以就得了這箇差使。當下總教習到堂。周學監趕忙衣冠謁見。宋卿吩咐他道。學監是頂要緊的差使。學生飲食起居。一概都要老兄照料。萬一學生荒功鬧事。那就是老兄之責。他站着答應了幾箇是。方纔退出。吳收支又來見。宋卿看他樣兒。也合自己從前一般。窄袖皮靴。露出一種伶俐樣子。進來就是一箇安。問大人的牀鋪安放那間屋裏。一切應用物事。恐有想不到的。請開條照辦。王總教道。屋子不拘。兄弟除了隨帶應用之物。一概不消公中開支。老兄不見兄弟的親筆條兒。不要贍化錢嗎。吳收支也答應幾箇是。出去了。只那三位教員。却大模大樣的。停了半日。纔有箇名片來見。宋卿請他進來。每人作了一箇揖。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宋卿見他們這樣。只得敷衍他幾句。心上却着實厭惡他們。這月裏正還沒事。大家喫飯睡覺。過了十餘日。撫臺打發人來。請王總教衙門裏去。有事相商。宋卿忙打轎上院。撫臺請在

簽押房裏見面談起來。是爲課吏的事。請他擬幾箇時務題目。那知這位王太史的時務是要本子上謄寫下來的。憑空要他出題目。就着實爲難。不好露出不濟的馬脚。拈了一枝筆。坐在撫臺的公事桌上凝思。頭上的汗。有黃豆大。一顆一顆從頸脖子上。挂到那硬胎海虎絨領裏去了。好容易做成兩箇題目。恭楷謄真。雙手呈與撫臺。姬公看了。莫測高深。只攏統讚了聲好。又說日後考畢。還要請費心評定甲乙。這是新章課吏。關係他們前程。務要秘密纔好。當下送客不提。且說課吏的日期。定得忒匆促了些。有幾位新到省的州縣。直急得佛脚也無從抱起。單表內中有一位儘先補用直隸州金子香。是浙江紹興府人。家裏有十來萬家私。只是胸中沒得一點兒墨汁。此番聽得姬撫臺課吏極爲認真。要有不通的人。前程大爲可危。便整日擡着轎子。在各候補熟人中託代找槍手。那裏找得到。足足瞎撞了一天。回到公館裏。大罵娘。東賊殺捐班。道府爲舍。勿要考單。駝得挨拉。開心夾脫子。官倒也幾千銀子。噉正在那裏發牢騷。可巧學堂裏的周學監。是他同鄉熟人。前來探望他。金子香滿

面愁容。周學監問其所以。原來爲此。因獻策道。聽得我們總教習昨日上院。撫臺請他出題目的。我今晚回去。替你作箇說客。但你須出箇二三百銀子。只說是仰慕他學問。情願拜在門下。有了銀子。我去說法。那怕他不收。只要明日見面求他。包管曉得些出處。便好下筆了。就使題目不是他出的。請他多擬幾款條對。也可應應急。考官究竟比考童生寬。將就得過。也沒事了。子香聽他說得有理。又係同鄉。知他不給自已當上的。便進去取了。三張銀票。每張壹百兩。雙手奉上。又拜託了一番。周學監拿了他三張銀票。回去見了王總教。先探口氣。說他同鄉某人。怎樣仰慕。怎樣孝敬。要拜投門下的意思。王總教那有不願。自然一說便成。他便呈上兩張銀票。却乾沒了一張。次日金直刺來拜。王總教着實擡舉他。叫收支招呼廚房。另外備了幾樣菜。請他喫飯。說起課吏要請教的事。王總教道。這箇容易。題目是我出的。外面卻不好說出去。撫臺大人。極秘密的。待我把出處翻給你看便了。立起來開了自己的那箇書箱。左翻右翻。把兩箇題目找出。原來是格致書院課藝裏的。現成文章。倒有五六

篇。只題目上有兩三字不對。金子香字是認得的。看看題目不符。就要請教。王總教道。這幾箇字也差不多。是他刻錯的。你照我的題目鈔便了。好在卷子仍是我看。把你取在前頭就是了。子香大喜過望。連忙又請了箇安道謝。方纔別過。次日便是考期。所有的候補同通州縣齊集在院上。靜候考試。撫臺親自監場。題目出來。問的是礦務。偏偏那箇礦字。照着周禮古寫。大家不認得。只面面相覷。又不敢問。內中有幾箇人。肚子裏略略有些邱壑。儘其所寫上。都是牛頭不對馬面。只金子香官星透露。坐的位子也好。靠着牆壁。離着撫臺很遠。可以做得手脚。便把那課藝取出。對準題目。揀一篇極短的。一字一句。學寫。捺定性子。不叫他錯。從九點鐘寫起。直寫到下午五點鐘。纔把這本卷子寫完。出得場來。那學堂裏的周學監已在他公館裏久候了。這時見面。一番感激。是不消說。當晚就請周學監到北渚樓。又邀了幾箇同鄉朋友。預請一頓喜酒。再說撫臺收齊卷子。大略一翻。通共七十一本。倒有三十多本白卷。其餘的或幾十字一篇。或百餘字一篇。大約沒得到二百字的。也不知他說些什

麼又打開一本，却整整的六百字，就只書法不佳。一字偏東，一字偏西，像那七巧圖的塊兒，大小邪正不一，勉強看他文義，着實有意思。翻轉卷面，寫的是儘先補用直隸州金頰，心裏暗忖：捐班裏面要算他是巨擘了。爲何那幾箇字寫得這般難看呢？隨即差人請了王總教來，把卷子交給他，請他評定。這番王總教看卷子，不比那出題目的爲難了。提起筆來，先把金子香的卷子連圈到底，說也奇怪，那歪邪不正的字兒被他一圈，就箇箇精光飽滿起來。以下幾本，隨意批點，送呈撫帥。姬公見金頰取了第一，看他批語，是應有盡有，應無盡無，八箇字便笑道：我公的眼力實在不錯。兄弟就擬這本頭一八字，批得真正確當。又看底下，有的批兩箇黃鸝鳴翠柳，文境似之。姬公看了，却不懂得，說這本據兄弟看來，頗有些不通的去處。爲什麼倒批他好呢？王總教道：晚生這箇批語，原是說他不通。那兩箇黃鸝，在柳樹陰中對談，咱們正聽不出他說的是些什麼。姬公也大笑道：我公真是個儻談諧。王總教又道：看這金頰的文字，是極通達時務的人，倒好辦兩樁維新事件。姬公點頭稱是。次日挂出

名次牌來。那交白卷的。停委三年。餘下俱沒有什麼出進。金子香因自己果然取了箇第一。忙去謝老師的栽培。王總教歎了口氣道。我們中國的事。總是這般。你看上頭出來的條教。雷厲風行。說得何等利害。及至辦到要緊地方。原來也是稀鬆的。我想這回撫院課吏。要算得你們候補場中一重關了。撫憲自己監場。槍替也找不得。夾帶要翻。也礙着耳目。他親口對我說。要有不通的。關係前程。我只道那些不通的。應該功名不保。誰知弄到臨了。交白卷的。也不過停委三年。七十一箇人。除了三十多箇交白卷。又除了老弟一位。其餘幾十本卷子。那本是通的一般。安。安。穩。穩。靜。靜。等着委。差。署。缺。不。見。什。麼。高。低。既。然。如。此。何。必。考。這。一。番。呢。老。弟。文。章。好。醜。不。打。緊。你。却。全。虧。我。在。撫。憲。面。前。替。你。着。實。保。舉。了。幾。句。說。你。懂。得。時。務。大。約。將。來。差。使。有。得。委。哩。只。是。時。務。書。以。後。倒。要。買。些。看。看。方。能。措。施。有。本。金。子。香。聽。了。王。總。教。的。這。些。名。言。一。句。句。打。在。心。坎。上。說。不。出。的。感。激。隨。請。教。應。該。看。些。什。麼。時。務。書。王。總。教。見。他。請。教。就。開。了。幾。部。半。新。不。舊。的。時。務。書。日。錄。給。他。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

分解。

第二十五回

學華文師生沈澹

聽衍說中外糾纏

却說王總辦送出金子香。回到臥室。檢點來往信札。內有上海寄來他姪兒的信。說匯款已經收到。但儀器購辦不易。總須再歇兩三箇月。方能帶了前來。自己放寬了這條心。只長沙的匯款。不知何時可到。家眷如到濟南。總要半年以後。正是客居無聊。悶悶不樂。按下不表。且說他姪兒名公溥。表字濟川。父親名文澄。表字淹卿。合宋卿是嫡堂兄弟。長沙宗族的法則。向來講究。雖然堂弟猶如胞弟一般。所以他同宋卿往來。極其親近。這淹卿從小飄流上海。做了大亨洋行買辦。近幾年間。頗有幾文積蓄。因娶了一房妻室。生下濟川。到他十三歲上。送入外國學堂讀洋文。濟川天分極高。不上三年。學得純熟。誰想他父親一病死了。濟川就想照外國辦法。不守孝。不設靈。早早的擇地埋葬。他母親不肯。定要過了百日。纔准出材。因此耽閣許多洋文功課。及至出材的時候。他母親又叫他請了許多和尚道士。在家諷誦經懺。濟川雖

不敢不依。然而滿肚皮不願意。躲在孝堂裏。不肯出來。合那和尚道士見面。好容易把他父親骸骨安葬罷。又要謝孝。一切浮文。足足鬧了四五箇月。纔得無事。其時已離學堂放年假不遠。濟川趕到學堂。原只打算降班。豈知學堂裏的教習。本有些不愿意。他借此爲名。斥革了。出去。濟川這時弄得半途而廢。對他母親哭過幾次。要想箇法兒讀洋文。他母親勸道。我兒。你也不須那樣悲戚。你老子雖死了。他却薄薄的有些家產。橫豎不在乎你賺錢喫飯。那勞什子的洋文。讀他做甚。據爲娘的意見。不如請箇先生家裏來教你讀中國文。你叔叔也是翰林。你將來考中。合叔叔一樣。何等體面。爲什麼要學洋文。學好了。也不過合你老子一般。見了外國人。連坐位都沒有。有的豈不可恥。這濟川原來孝順的。又聽他母親說得痛切。再兼覺得自己中文實在有限。暗思我且把中文念通了。然後去讀洋文不遲。有了三年底子。也比別人容易些。想定主意。連連稱是。他母親見他允了。就託了幾處親戚。訪請一位名師。每年束修一百二十兩。自此濟川就在家裏讀書。那先生姓繆。是在江陰書院裏肄業的。

人才。頗有幾分本事。起先教他經書。不上一年。溫故知新。五經均已讀熟。先生就拿東萊博議講給他聽。傳授他做文章的法兒。又叫他左傳要讀熟。他向來未遇名師指教。今得了許多聞所未聞的新理。那有不服的道理。自然奉命惟謹了。叫他讀左傳。他就把一部左傳。翻來覆去的讀起來。讀到第六本宣公那一册。有什麼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覺賊之一節。爲他事蹟離奇。留心細看。看出破綻來了。大啓疑心。要想問問先生。可巧先生有事出去。等到天黑回來。他把這本書攤開。對着先生問道。書上的話。亮來決非謠言。先生道。書乃聖經賢傳。豈有造謠言的道理。他道。既然如此。這節書。學生有些不懂。那鉏覺說的一番話。誰聽見的。如何會傳到左氏耳朵裏。把他寫上。先生道。這作興趙宣子的家人們聽見的。他道。趙家既有人聽見。知道他。要殺主人。爲什麼不把他捉住。倒隨他從容自在的觸槐而死呢。譬如我們家裏有了刺客。是決不能不捉的。一人捉不住。喊了衆人。也把他捉住了。先生常說左傳文章好。據學生看來。也不過如此。這分明是箇漏洞。先生被他駁得沒話說。發怒道。讀

書要觀其通。誰見你這般死煞旬下。處處要恁般考到實處。那就沒一部書沒扳駁的了。他見先生發怒。也只得罷手。過了些時。抽了一部歐羅巴通史。找出幾段問問先生。這先生雖係通人。沒得那般八股習氣。却閣不住他如此考問。可巧有別的事。就便辭却這館。薦了一位浙江學堂裏出來的教習。是他朋友瞿先生。到次年正月裏。瞿先生來開館。一般也是拜孔夫子。請開學酒。這瞿先生却比繆先生開通了許多。打開書箱來。裏面盡是新書。有些什麼盧梭民約論。孟德斯鳩萬法精理。飲冰室自由書等類。他所講的。盡是一派如何叫做自由。如何叫做平等。說得天花亂墜。濟川聽了。猶如幾年住在空山裏。面不見人的蹤跡。忽然來了一位舊友。密切談心。那一種歡喜的心。直從肚底裏發出來。暗忖道。這纔好做我的先生了。誰知這位先生議論雖高。却不教他做什麼功課。只借些新書給他看。平空衍說衍說。他忍不住。要請教些實在的功課。先生沒法。只得出去買了幾張暗射地圖。又是地理問答。打算教他初級地理。他道。這些麼。從前學堂裏通都學過。先生不信。揀幾箇島名試試他。

果然記得。那真沒法難他了。以此類推。可見淺近的物理學、生理學等類，他都曉得。歸到根來，只有仍舊教他中文。於是又買了幾部選本古文，想要傳授心法。打開一看，乃是什麼戰國策，默誦一篇，連句子自己也有作不出的地方。就只有歐陽公的幾篇記，三蘇的幾篇論，好拿來講給他聽。又叫他每逢禮拜六作文。幸而這先生是濟川拜服的。有些錯處，可以將就過去，也不來挑剔先生了。但事不湊巧，有這位極開通的兒子，就有那位極不開通的娘親。且說濟川的母親，因為丈夫死了，覺得自己已是箇未亡人，沒得什麼意興，拿定了箇修行念頭，簡直長齋繡佛，終日的念阿彌陀佛。南無觀世音菩薩，倒還罷了。偏偏信奉鬼神，又是要燒雷祖香，又是要拜斗姆。七月半、定要結鬼緣。三十日、定要點地藏燈。濟川勸了幾次，說天下那裏有鬼神，就是有鬼神，他的性質，總不同人一樣。人去恭維他，他那裏得知。至於雷能打人，并非有什麼神道主使，只因人不曉得避電的法兒，觸了那電氣，自然送命。燒燒雷祖香，也避不了電氣。北斗是箇星，天空有行星，有恆星，兩種。恆星就是日，行星就同我們

地球一般。外國人看出來的。那有什麼神道在裏面。拜他何益。他母親道。你這孩子。越說越不像樣了。連神道都要誣衊起來。據你說來。祖宗也是假的。供他則甚。那不把香煙血食都絕了麼。昨夜我做夢。你父親問我要錢使用。我正要念些經。焚化些冥錢與他呢。你讀你的書。休來管我閒事。濟川被他母親搶白一頓。肚裏還有許多道理。也不敢說了。出來走到書房。尋思母親那般執迷不悟。總是沒學問的原故。女學不開。中國人沒得進化的指望了。因此動了箇開女學堂的念頭。一日合瞿先生說起。瞿先生大喜道。看你不出。年紀雖輕。却有這般見識。怪不得人家要看重青年。這女學堂。前兩年有人辦過。但是沒有辦好。如今我有幾位同志。正商量這件事。大家湊錢。每人出洋五十元。現已湊成十分。有五百塊的光景。想開箇小小女學堂。但只也要三千塊左右。那二千多。竟沒處設法。你可能籌畫籌畫。贊成此番義舉。將來歷史上也要算你一位英雄。濟川聽了這話。尤其踴躍。只是家裏有些積蓄。都放在莊上。那裏幾千。那裏一萬。自己雖然曉得。却掄不到作主。倘若同母親說明。包管駁

回。要先生替他想箇妙計出來。瞿先生眉頭一縐。想了半天道。這事容易我聽。說令堂歡喜喫齋念佛。料來功德是肯做的。待我假造一本緣簿。只說龍華寺裏的和尚。募化添造一座大殿。只少二千五百塊洋錢。要是肯捐。功德無量。你拿進去給他看。就說是我的來頭。包管有點邊兒。濟川聽了。拍手大笑道。先生妙策入神。中國人只曉得諸葛亮先生。就是箇小諸葛了。瞿先生被學生這樣恭維。把金絲邊眼鏡裏的眼睛一擡。也自揚揚得意。就在書架上找着寫輓聯用賸的舊黃紙。取來裁訂了一本緣簿。寫了無數功德話頭。作爲募啓。後面寫某道臺捐幾千。某總辦捐幾千。某太太捐幾千。總之沒得幾百的一款。變了幾種字體。做得一毫看不出是假的。次日墨跡陳了。又摹仿了寺裏一顆印印上。然後交給濟川捧了進去。他母親見了。果然信以爲真。念聲阿彌陀佛。原來先生也相信這箇你是箇謗毀神佛的。爲何也肯拿進來。濟川發急道。兒子只說神道沒有佛是有的。這箇原應該信他的。他母親道。我在上海多年。早聽說龍華是箇大寺。燒香的人也很多。却沒有去燒過香。幾時也要去。

走一輪纔是。濟川捏了一把汗。暗道。他這一去。那話兒就穿崩了。如何使得。便道。那龍華寺路遠哩。平時山門都關起來的。只三月裏纔開呢。這緣簿。先生說。只要我們捐上二千五百塊洋錢。就好買料修造大殿了。這功德有一無二。佛在西方。也要記下我們名字。算是第一件功勞。母親定是壽高八百。兒孫們也後福無窮。他母親道。我兒這話一些不錯。如來佛一粒米。能普救天下的荒年。我們就靠着。他喫飯哩。替他修修大殿。還不應該麼。你快去把緣簿寫上了。答應先生。我叫人去請錢店裏的李先生來。叫他兌洋錢便了。濟川含笑。捧了簿子出來。一一與先生說了。瞿先生笑道。果不出我之所料。當下不禁大喜。就叫濟川寫在簿子上。濟川道。學生的字不好。請先生代寫罷。瞿先生把臉呆了一呆道。那却使不得。不論好壞。總是你的親筆。濟川只得自己寫好。次日果然二千五百塊的洋票寫來了。瞿先生道。此款且交與我收藏。此時房子還未看定哩。待一一布置妥帖。開學時再同你去看。原來這瞿先生。在上海混得久了。頗沾染些滑頭習氣。他那裏開什麼女學堂。因為同幾箇書鋪裏。

夥計。約定了翻刻一部書。原不過借濟川這筆款子。活動活動。賺出錢來。將來或是歸本。或是捐入女學校裏。由他怎樣造言搪塞。濟川不知。還當是真的。過了兩月。纔催問他道。先生爲什麼還不開學。瞿先生道。那有這般容易。房子還看不成。你想上海寸金地。稍爲寬敞些的房子。人家不叫他空着。早賃去開店了。開學堂是貼本的事。萬不可出重價租房子的。所以爲難。濟川聽得。十分焦灼。可巧有從前兩位同學放假。同來看望他。約他到民權學社裏去走走。濟川欣然應允。這日先生有事出去。要耽閣幾日纔來。濟川樂得偷閒。當下就合他同學到得民權學社。這學社不比別處。濟川進去。只見那些學生。一色的西裝。沒一箇有辮子的。見了他三人的打扮。都抿着嘴笑。濟川看看他們。再看看自己。覺着背後拖了一條辮子。像豬尾巴似的。身上穿的那不倫不俐的長衫。正合着古人一句話。叫做自慚形穢。那兩箇舊同學領他到了一處樓上。找着熟人談起來。都是說的中國那般那般的腐敗。正在談的高興。外面闖進一箇人來。一頭是汗。把草邊帽子掀起。拿來手中當扇子扇。大家立起

道。宋學長請坐。那人把頭略點了點。揀張小方杌坐了。說道。諸君還在此閒談得快活。外邊的事不好了。且說濟川的舊同學。一姓方。叫方立夫。一姓袁。叫袁以智。他那熟人。便是胡兆雄。來的那人。就是宋公民。當下公民忽說出那句突兀的話來。大家驚問所以。他喘了口氣道。說也令人可氣。雲南邊界上的百姓。因為受了官府逼迫。結成一箇黨。想要抗拒官府。官府沒法。想借外兵來勦滅他們。諸君試想。外國人是惹得的麼。他們借此爲名。殺了我們同胞。還要奪了我們土地。豈不是反了。爲此我們幾位義務教員。印了傳單。約些同志。在外國花園衍說。這時預先運動去了。諸君見過傳單。務必要到的。大家諾諾連聲。義形於色。又痛罵一回雲南官府。方纔各散。濟川是不用說。熱血發作起來。恨不能立時把雲南的官府殺了纔好。到得書房。何曾肯好好睡覺。靠定椅子。咬牙切齒。恨恨不休。家童見了。不知他爲了何事。滿面的怒氣。暗道。我們少爺。今天出去。一定喫了人家兩箇耳光。沒有回手。所以那般動怒。倒不好走開。喫他發起脾氣來。少不了一頓拳脚。只得站在書房門口。趑趑着欲進。

不進濟川連問外面何人他纔大大方方的走了進來。濟川看他那樣兒竟同百姓怕官府的樣子一樣。因歎一口氣道。你也不犯着這般怕我論理。你也是箇人。我也。是箇人。不過你生在小戶人家。比我窮些。所以纔做我的家童。我不過比你多兩箇錢。你同爲一樣的人。又不是父母生下來。應該做奴才的。既做了奴才。那却說不得。幹些伺候主人家的勾當。永遠智識不得。開要想超升。從那裏超升得起。我新近讀了漢書。衛青傳。衛青說。人奴之生。得免笞辱足矣。中國古來的大將軍。也有奴隸出身。當他做奴隸的時候。所有的想頭。不過求免笞辱。簡直沒有做大事業的志向。豈不可歎。我如今看你一般。是箇七尺之軀。未必就做一世的奴才。如來說諸佛衆生。一切平等。我要與你講那平等的道理。怕你不懂。只不要見了我。拘定主人奴才的分兒。就是了。那家童聽了他這番大議論。絲毫摸不着頭腦。一會又說什麼漢書。想來就是兩漢衍義了。忖道。怪不得人家說我少爺才情好。原來兩漢衍義那部書都記得這般熟。一會兒又說什麼如來佛。更是駭怪道。好好的怎麼念起經來了。什麼

奴隸平等。一概不懂。豈知濟川是練就這一套兒。碰着題目對手。總要發揮發揮。吐胸中鬱勃之氣。閒言少敘。到了次日。濟川一早起來。梳洗已畢。便合他母親稟過。說要回看朋友。他母親叫他喫了早飯去。他那裏等得及。回說不餓。走到書房。把舊時的操衣換了。拿辮子藏在帽子裏。大踏步的出門而去。走到外國花園。却靜悄悄地不見一人。尋思這些有義氣的人兒。怎麼也會失信。日已三竿。還不到來。回轉一想道。呸。我却忘記問問他們約的是幾點鐘。真正上當哩。今兒只好在此候一天罷。等到午牌時分。肚裏餓的耐不得。纔看見有人把些衍說桌椅向正廳裏搬了進來。要知後事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入會黨慈母心驚 議避禍書生膽怯

却說濟川見人把桌椅搬入正廳。便跟上去問他那班朋友。爲什麼還不見到。搬椅子的道。早哩。說的三點鐘來。濟川無奈。只得在就近小麵館裏買碗麵喫了。呆呆的等到三點鐘。果然見兩箇西裝的人來到牆邊。貼了兩張紙頭。上面夾大夾小的。寫

了許多字。近前看時。就是宋公民說的那幾句話兒。添上些約同胞大眾商議箇辦法的話。又歇了多時。纔見三五成羣的一起一起的來了。都是二十來歲的人。中間夾着一兩箇有鬍子的。又有幾箇中國裝的。濟川等他同學。總不見到。看看大眾已揀定座兒坐下。只得也去夾在裏面坐了。第一次上臺的人。就是那一箇有鬍子的。說的話兒不甚着勁。吱吱咯咯的半吞半吐。末了。又是什麼呼萬歲的祝詞。大眾聽了。却也拍過一回掌。第二次是箇廣東人。說的是要想起義軍的話。那拍掌之聲。也就利害了些。恨的是到了後來。他却變了調兒。說些廣東話。多半人不懂的。也有湊着熱鬧拍掌的。旁邊有些女學生。不知那箇學堂裏出來的。年紀都是十八九歲上下。只聽見克擦一聲。呀呀一聲。大眾注目觀看。並無別事。原來是一位女學生。身體太胖了。椅子不結實。腿兒折了。幾乎仰翻過去。就有人連忙替他換了一把椅子。這箇當兒。可巧有兩箇流氓。帶了姘頭來看熱鬧。却好緊靠着濟川的座兒。聽他那姘頭問道。這班人在這裏做些什麼事情。那流氓答道。這都是教堂裏喫教的。在這裏

講經呢。濟川聽了不禁好笑。跟手就是一箇黑大漢上臺。脚纔跨到臺上。那拍掌之聲。暴雷也似的響。只濟川不知他是誰。無從附和。果然這人說法與衆不同。他道自己到過雲南。那裏的官府。如何殘酷。如何殺百姓。是不眨眼的。那百姓喫了這種壓制。自然反動。力要大起來了。又說他自己也是不得意的人。有什麼事不肯做。說到此處。拍掌之聲。更震的耳朵都要聾了。臺下有幾箇人臉都泛紅。額上的筋。根根暴了起來。濟川也是鼻中出火。誰知他那話。是一開一合。轉過來說。還是和平辦法。電告政府。阻住那雲南官兒借外國兵的事。問大家願意不願意。要是願意。就請簽下字。殊不知這場熱鬧。來聽新聞的人。居其大半。除去民權學堂的學生。真正他們同志。也就有限了。當下有許多拍掌的人。聽見要簽字。都偷偷的躲了出去。只濟川是箇老實人。不知利害。見大眾簽字。他也簽上箇字。當時簽字已畢。不免彼此聚談一番。鬨然而散。過了幾日。濟川只當他們真有些兒舉動。便踱到民權學堂打聽消息。誰知進去。只見幾箇粗人在那裏看房子。問起衆人。說又到那外國花園去了。問其

緣故。無人得知。仗着自己能走。便奔到外國花園。到得那裏。偏偏錯了時刻。大眾已散。濟川只得折回。走過一昇茶館。進去歇歇脚。見有賣報的。濟川買了箇全分。慢慢的看着消遣。忽然見一張報上。前日那外國花園的衍說。高高登在上頭。自己的名字也在上面。這一喜非同小可。覺得他們也算我爲同志。非常榮幸。正想再到民權學堂裏去合他們談談。不料天色漸漸的黑下來了。算計回家路遠。怕有耽遲。原來濟川家裏。母教極嚴。回去過晚了。是不依的。只得付了茶錢下樓。一徑回家。可巧瞿先生來了。問他到那裏去這半天。濟川正自己覺着得意。要想借此傲傲先生。就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先生道。噯。你上了當了。他們這班人。是任了自己的性。亂鬧的。又不是真正做什麼事業。只借點名目。議論一回。上上報。做幾回書。貪圖生意好。些多銷幾分兒。明仗着在上海。一時沒人奈何他。故敢如此。那雲南好好的。有什麼官府。借外國兵殺百姓的事。都是捕風捉影之談。虧你肯去信他。將來鬧得風聲大了。真箇上頭捉起人來。那時連你帶上一筆。跟着他們去坐監。纔不得了哩。濟川向

來是佩服先生的。這時聽他說話，太覺不對。自己一團高興，被他這麼一說，猶如一盆冷水，兜頭澆下。不覺氣憤憤說道：「先生這話錯了。做了一箇人，總要做些事業。看着大家受苦，一人在家裏快活那樣的人生，他何用？他們要上報做書，話也多着哩。爲什麼揀這些犯忌諱的話放上去？我所以信他是真，就算打聽不甚詳細，總也有點因頭。難得這番熱心，想要運動起來，真不愧爲志士。況且內中有人到過雲南，曉得那裏官府待百姓的暴虐，說得何等痛切。難道也是假的？這些話說說，也教官府聽見，怕人家不服，不至依然草菅人命。先生倒叫他不要說，恐怕招禍。又叫學生不要去聽，恐怕跟他們坐監。學生要做箇英雄，死也不怕，不要說是坐監。我們熱血的人說話，是莽撞的。先生休要動氣。瞿先生大怒，把手在桌子上一拍，那金絲邊眼鏡掉了下來，幾乎跌破，罵道：「你這孩子，越發不知進退了。我合你說的是好話，原是要保護你，恐怕你受累的意思。他們那裏頭的人，我雖不認得，也有幾箇曉得他們來歷。那有什麼熱心，不過哄嚇騙詐，即如那位廣東人，是著名的大滑頭，他配講到那

些話嗎。只你沒閱歷。去信他們將來喫了苦頭。纔知後悔哩。你說官府怕人家議論。不至草菅人命。你那裏見官府草菅過人命來。況且他那幾箇人的議論。也不會就驚動到官府。你說你是熱血。難道我就是涼血不成。不要我把你的血也帶涼了。你不守學規。我教不得你。另請高明罷。說完。就叫家人捆鋪蓋要走。濟川見他這樣。倒着急了。只怕母親不答應。只得回轉臉來賠罪。再三挽留先生。這瞿先生得此美館。也非容易。如何便肯捨之而去。那般做作。原因太下不去了。料想學生總要服罪的。今見他如此。便也樂得收篷道。既然你自己曉得錯處。我就不同你計較。自此以後。只許埋頭用功。再不要出去。招這些邪魔外道來便了。濟川諾諾的答應了。心裏暗忖道。我這先生。向來是極維新的。講的都是平權自由。怎麼這外國花園一班人。他會叫他不是。又勸我不必去附和他。這樣看來。什麼維新守舊都是假的。又且聽先生一番議論。倒像衛護官場。莫非他近來得了什麼保舉。也要做官了。所以這般說法。以後合他說話。倒要留心。不要再被他發作起來。又要辭館。弄得我再賠不是。那

纔沒有意思呢。只是那女學堂究竟如何。待我來問問他看。想定主意。便問道。先生這幾日在外面運動。想是爲女學堂的事。不知有些邊兒沒有。房子可曾租定。瞿先生歎口氣道。房子倒已租定了。只是我們中國到底不開通。沒得人來應考。新近有了兩箇人來報名。却又收不得。濟川驚異道。一般是來學的人。那有不好錄取的呢。瞿先生道。所以說你不曾閱歷過。要好收。我們還不收麼。你道這報名的是何等樣人。原來一箇是兆貴里書寓裏的女兒。一箇是長裕里住家野雞的女兒。濟川雖生長上海。那書寓是跟他父親到過。不消說曉得的了。什麼叫做住家野雞。却不知道。往常也聽見人家說野雞二字。只道是可以做得菜喫的野雞。此番聽見先生說了這種新名詞。倒要請教請教。幸虧那瞿先生誨人不倦。當下就把那住家野雞的始末根原。詳詳細細的衍說了半天。濟川方纔恍然大悟。忖道。這樣看來。我又不但開女學堂。先要逐娼妓了。就問先生道。這種下流社會的種子。官府倒不驅逐麼。瞿先生道。你這孩子。又來說夢話了。你想你們外國花園衍說。說的都是合官場爲難。

的事。尙且沒人來驅逐。那住家野雞。既然住在租界。他又不礙官場。爲什麼要驅逐他呢。濟川聽了這話。也由不得要笑了。自此常在家裏用功。不去管外面的事。過了半月。先生又有事出去了。可巧那舊同學又來看他。濟川責他道。那天外國花園的會事。二位約明來的。爲什麼不到。這般沒信。方袁二人道。我們何嘗不想來。只因外國學堂裏的法律嚴。比不得中國學堂。可以隨便的。要是我們那天來了。一定開除我們。想那些空議論。聽他無益。倘若因此開除了。倒不值得。所以未來。濟川暗道。恁般說來。我們先生的話。也真不錯了。方立夫道。老同學。你只知道怪我們不來。不知這班衍說的人。如今都是不了。濟川大驚。亟問其所以。立夫道。那衍說直鬧了三次。每衍說一次。就上報一次。所說的。又是有類於造反一般。既然如此。索性秘密些。我倒也佩服他。那有清。天。白。日。宣言。於衆。說我們要造反的。老同學。你想。這不是箇瘋子嗎。好笑那些官府。當作一樁正經事務。不知道他們是鬧着頑的。也不知那箇傳到那官府耳朵裏去。雖說是上過報。然而這種報官府輕易不看的。一定是有人傳。

到他們耳朵裏去。你想他們把雲南那些官府，糟蹋到這步田地。常言道：官官相護。一般做官的人，那有肯容人罵官的。所以這裏的官，動了氣，要捉他們這一班人。又捉不成。說來說去，總是中國不能自強，處處受外國人的壓制。事到如今，連專制的本事都拿不出來。要想捉幾箇人，都被外國人要了去。濟川聽到這裏，大喜拍掌立夫道：老同學且慢高興。你說官府捉不得人，是我們中國人的造化嗎？他們那些衍說的人，依賴了外國人，就敢那般舉動。似此性質，將來能不做外國人的奴隸嗎？做中國人的奴隸固是可恥，做外國人的奴隸可恥更甚。不但可恥，要是大家如此，竟沒得這箇國度了。豈不可傷。濟川聽了這番警動的話，由不得淚下交頤。這是少年人天真未鑿，所以還有良心。當下方袁二人安慰他一番，他又急問端的。立夫道：官府捉人的事，太魯莽了。不曾合外國人商通。外國人不答應，所以將人要去。也只三五箇人，其餘均聞風遠避。有的到外國去了。這幾箇人，既被外國人要去，也不至放掉。不過審問起來，不能聽官府作主。要他們會審，不消說那種嚇人的刑具，是不能。

川了。官府氣不憤。想了法兒。合外國公使說話。也是無益。仍舊沒得箇收梢。但餘黨恐要株連。弄成一箇瓜蔓抄。這纔不得了哩。我們幸而沒到場。置身事外。老同學你去可曾簽名字沒有。濟川道。不瞞你二位說。我去聽衙說。能不簽名嗎。原爲這事。被我們先生發揮了一頓。此時。倒要服他老成先見。怎樣設法避脫這場禍纔好。索性轟轟烈烈的做一番。倒也罷了。像這樣沒來由。暗暗的上了圈套。我也覺着不值得。老同學有什麼法兒想。替我想想看。只是那些官府。也真不知是何意見。似此同類相殘。如何會得自強呢。立夫道。你這問極有道理。譬如我們這班人。知道自治。自然不受人壓制。官府雖暴。也無如之何。官府以法治人。自家也要守定法律。人家自然不議論他。這纔是維新的要訣。文明國度。也不過如此。如今還早哩。你簽名一事。雖沒甚要緊。然而也要想箇法兒。避避纔好。要是一時大意。被人家帶上一筆。那却不是頑的。濟川被他們說得心中忐忑不定。當下二人辭去了。事有湊巧。偏偏他們說話的時節。濟川家裏的丫鬚。細細聽了去。就到裏面。合太太述了箇大概。濟川母親

聽得又是官府捉人。又是濟川也有名字在內。後來又商量避禍的話。登時急得身子亂抖。忙叫濟川進去。濟川聽見母親呼喚。知道方纔的話。被他老人家曉得了。倒着實爲難。只得走了進去。他母親罵道。你越讀書。越沒出息。索性弄到滅門之禍了。那些造反的人。可是好共的。濟川辨道。沒這事兒。方纔方立夫袁以智二人。是外國學堂裏的同學。他們來看我。講論些人家的閒事。不干我的事。他母親道。你還要瞞我。我都聽見了。濟川道。母親定是聽見丫鬟說的。他鬧不清楚。知道我們說的甚麼。傳話不實。倒叫母親耽驚動氣。他母親道。你要沒事便好。要有事。總須叫我知道。好早早商量。濟川答應了幾箇是。退了出來。心中着實憂慮。偏偏先生又不在家。沒有知己的人討箇主意。正在躊躇。忽見書童報道。外邊有人。送了一封信來。說要請少爺出去當面交的。濟川一驚。忖道。莫非有人來拿我嗎。慌忙躲入上房。停了好一會。不見動靜。出來探望。迎面遇着書童道。少爺爲什麼不出去。那人說是山東寄來的銀信。要面交。等得不耐煩了。濟川罵道。你這箇混帳東西。爲什麼不早說明。書童呆

了一呆。不知他少爺是何意見。朝外便走。濟川隨後走出。果然是匯兌莊上的夥計。當下問明了濟川名號與信面合符。然後交出。濟川看了。知是他叔父的信。上面又寫匯銀一萬五千兩。倒覺有些納罕。票莊夥計請他去兌銀子。他把信看完。纔知是辦書籍儀器的。又有請他當教員的話。便忙忙的穿好衣服。跟着那夥計到得莊上。議定要用隨時去取。打了一張銀票回來。可巧路上遇着瞿先生。一同來到書房。瞿先生問他到那裏去的。他把山東的事說了。正想問先生避禍之法。那知瞿先生一聽他言。早已有心道。你前次鬧的亂子。如今要發作了。果不出我所料。前天我看見你的名字。高高在那報上。現在官府捉拿餘黨。你須想箇法兒躲避纔是。濟川正爲此事耽心。忙問瞿先生躲避的法子。瞿先生道。我已替你想出一條路道。莫如逃到東洋。那裏有我幾箇熟人。你去投奔他。自然妥當的。你要代你叔父辦什麼書籍儀器。我替你代辦了罷。事不宜遲。須早早動身。濟川道。先生的話那有不是。只是學生這事。不曾告知家母。且待商議定了再處。瞿先生道。你要不從速設法。禍到臨頭。那

時就來不及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湖上風光足娛片晌 官場交際略見一斑

却說王濟川聽了先生的話。分外着急。無奈把自己入會黨的事。進內告訴母親。又把想要東洋去避禍的話亦說了。他母親罵了他一頓。說道。我只你這箇兒子。如今不知死活。鬧了事。又要到東洋去。忍心掉下我嗎。說到這裏。嗚咽起來。弄得濟川沒了主意。半晌又聽他母親說道。東洋是去不得的。你姨母住在嶧縣。來去不算過遠。你到那裏去住幾箇月。等事情冷一冷。沒人提起。我再帶信給你回來便了。濟川不好違拗。答應了。又說起山東信來。他母親道。你叔父信來。叫你去。雖然是好。只我聽見人家說。山裏路不好走。你沒出過門的人。我不放心你去。還是轉薦你先生去罷。濟川聽了。就去告訴了先生。瞿先生自然大喜過望。就替濟川起了稿子。叫他膽好了。挾在身邊。把銀票也取了銀子。自去置辦書器。帶往山東不提。且說濟川第一次出門。本有些怯生生的。幸他母親請了自己錢鋪裏的夥計張先生。送他前去。覺着

不怕了。臨行他母親又是垂淚。濟川也覺難過。他母親又交代他許多話。無非是掛念他姨母的套文。不須細表。濟川同了張先生。帶了書童。當晚上上了小火輪。次日船頂萬安橋歇下。張先生道。這杭州是出名的好山水。世兄何不在此頑兩天呢。濟川道好。兩人上岸。叫挑夫挑行李進城。講明了一百二十錢一擔。這張先生非常苛刻。却有一般好處。替人家省錢。就同替自己省錢一樣。當下不但挑錢講的便宜。還要。把些零碎物件。自己提了。向那輕的擔子上加挑。夫急了。弄得直跳。口口聲聲的苦腦子。濟川看此情形。又動了惻隱念頭。添了一箇擔子纔罷。張先生恨恨的叫聲世兄。你沒有出過門。到處喫虧。又上了他們的當了。那挑夫脾氣是犯賤的。不加上他點斤兩。他也不覺得你的好處。倒要敲起竹槓來。濟川笑道。這些苦人兒。寬他們些有限的。大處節省聽你罷。進了城。找着客店。每人一百二十文一天。飯喫他的。好菜自備。當日匆匆。將物件行李。安放停當。天光已黑。胡亂喫了些晚飯。打開鋪來睡覺。濟川纔躺下去。頸脖子上就起了幾箇大疙瘡。癢得難熬。一夜到亮。沒有好生睡。那

張先生却是呼呼大睡。叫也叫不醒。次日飯開上來。一碗鹽菜湯。就是白開水沖的。一碟韭菜。鹹得不能入口。濟川只得停箸不食。那張先生儘讓他喫。他說我不餓。你先請罷。張先生就不客氣。提起筷來。呼拉呼拉。幾口就喫了一碗。直添到三碗。纔肯放手。濟川看他如此。自己無奈。只得叫書童找店裏夥計。端了兩碗麵來。主僕纔飽餐一頓。飯後無事。合張先生商量了。加了廚房四角洋錢一天。另備幾樣精緻的小菜。又把牀鋪換了。然後議到出遊。次日張先生同他到藩司前看池子裏的癩頭龜。濟川莫名其妙。那張先生大破慳囊。身邊摸出六文錢。買了一箇山東饅頭。分了兩半箇。投入池裏。果然綠萍開處。一箇癩頭龜浮出水面上來。那龜身足有小圓桌面一般大小。將兩半箇饅頭吞了去。濟川看了。也沒甚意思。張先生又領他到城隍山上去看那錢塘江的江景。找到一爿茶館坐下。茶博士問喫什麼茶。張先生叫了一碗本山。又叫他做兩箇酥油餅起馬。却好這時正是八月裏。那錢塘江的潮水。是有名的。濟川正與張先生閒談。忽見大眾憑闌觀望。張先生道。潮來了。濟川也起身。來

靠着闌干看時。果然遠遠的銀絲一線。飛漾而來。看看近了。便如雪山湧起。比江水高了幾倍。猶如砌成的一層白玉塔沿。底下有多少小船。捺槳直往上駛。濟川叫聲。嚶啾。張先生問什麼事。濟川道。眼見那船就要翻了。話未說完。那些船。一隻一隻的。浮在潮水面上。濟川着實詫異。張先生道。這是他們弄慣的。世兄讀書人。難道還不知。濟川想道。記得小時聽見先生講過。什麼嫁與弄潮兒。莫非就是這些人了。正在觀望。不提防茶博士走來。將酥油餅在桌上一閣道。餅來了。濟川嚇了一跳。張先生讓他喫餅道。這也是杭州的名件。世兄須得嘗嘗。濟川分了小半箇喫着。覺得有些生油味兒。不甚合意。放下不喫。兩人坐了多時。看看天晚。想要回寓。就叫堂倌算帳。一算起來。整整三百文制錢。張先生拿幾箇銅錢在桌上一擺道。兩人一百六。三十二加十錢小帳。二百零兩箇錢。堂倌道。那酥油餅。是一百二十錢一箇。張先生合他爭道。我喫酥油餅。也喫過千千萬萬。沒有喫過一百二十錢的起馬酥油餅。堂倌道。客人不知。現在乾麵長價了。二人爭了半天。始終付了他一百錢一箇餅。纔得出去。

那堂倌咕噥道。千千萬萬的酥油餅。夠他一世喫哩。沒有見過這樣齋刻人也來喫酥油餅。張先生只作沒聽見。走出店門。覓路下山回去。次日張先生又領濟川去遊西湖。早起飽餐一頓。踱出湧金門。望西湖一面走來。那時天氣尙早。遊客寥寥。二人走到湖邊。僱了一隻瓜皮艇。隨意盪槳。遇着好景致。便登岸流連。或遠遠瞻眺。果然天下第一名勝。況是八月天氣。有些柳樹搖風。桂香飄月的意思。到得靠晚。只見天上一片晴霞。映得湖水青一塊紫一塊。天然畫景。就是描寫亦描寫不出。而且孤山迤平。雷峰突兀。一時亦瀏覽不盡。但可惜那上中下三天竺。被和尚佔去了。兩人正在看得有趣。濟川想道。那和尚不耕不織。坐食人間。偏享恁般清福。真是世上第一件不平之事。一邊遊。一邊想。看見天色已漸漸的黑下來。方纔回船攏岸。依着張先生的意思。要想回寓喫飯。濟川道。肚子餓久了。前面藕香居擺着好些中碗。我們去嘗嘗看。張先生道。那藕香居是喫得的嗎。濟川道。除非他菜裏頭有毒藥。便喫不得。張先生道。世兄不是這般說。他那菜又不好喫。價錢又貴。濟川道。嘗嘗看。要好。貴也。

無妨。張先生被他纏得沒法，只得同他到了藕香居。這是西湖上有名的茶館。兼賣酒菜。張先生替濟川要了一樣醋溜魚。一樣攤黃菜。一樣炒蝦仁。半斤花雕。兩人喫酒賞玩。濟川見闌干外面。環着池塘。密密的全是的荷葉。只可惜荷花沒有了。那五六月間。不知怎樣好看哩。雖然秋天。還有些餘下的清香。一陣陣被風吹來。着實有點意思。須臾酒飯已罷。仍回寓處。次日商量起身。搭船過江。一路走去。那紹興的山水。更是雄奇。到紹興住下。次日又去探過禹穴。見了峒嶼碑。一字不識。那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的說法。雖然不錯。却總沒有西湖那般清幽可喜。兩人訪明了到嵗縣的路。一直進發。到得嵗縣。原來小小一箇城池。依着在上海打聽的路兒走去。只見幾家紳戶。也有挂着進士第匾額的。也有挂着大夫第匾額的。末了一家。更是不同。大門外貼了一張硃箋紙。寫的是奉憲委辦秦晉賑捐一切虛銜封典貢監翎枝分局。又挂了兩面虎頭牌。上寫着賑捐重地。閑人莫入。四扇大門。裏面又掛着四頂紅黑帽。兩條軍棍。兩根皮鞭。濟川見這裏氣概不凡。倒要看他是何官職。却見門外還挂

着一塊紅漆黑字牌兒。上寫着欽加四品銜候選清軍府余公館字樣。濟川喜道。這正是我姨母家裏了。此時行李未到。他便同張先生上去敲門。那知門是開的。門房裏抹牌的聲音響亮。見有人進來。就有一箇管家。穿着黑洋縐的單衫。油鬆大辮。滿面煙氣觸鼻。問是那位。找誰的。幸而濟川記得他母親的話。曉得這姨母家是講究排場的。所以帶了一張名片。放在身邊。當下正用得着。就在懷裏掏了出來。叫他上去替回。那管家走進大廳。打了一箇轉身出來。擋駕道。老爺不在家。捕廳衙門裏赴席去了。二位老爺有什麼話說。待家人替回罷。濟川道。老太太總是在家的。你上去回說。我是上海來的外甥便了。那管家見是老太太。面上親戚。纔不敢怠慢。說了聲請花廳上坐。待家人進去回明白了再說。濟川叫他派一箇人在門口招呼行李。自己合張先生隨他走進廳上。原來小小三間廳。中間放了一張天然几。底下兩張花梨木桌子。兩旁八張太史椅。四張茶几。都是紫檀木彫花的。上首擺了一張炕牀。下首的屏門是開着通上房的。中間挂的對子。上款是西卿仁弟之屬。下款是卽亭汪

鳴鑾。兩旁壁上。雜七雜八。挂着些翰苑分書的單條。濟川合張先生在那中間椅子上坐定。等了好一會。那管家出來說請。濟川囑咐張先生在花廳上少待。就跟了那管家走進去。原來花廳背面。一式也是三間。一間走穿。兩間有四扇屏窗隔開。高挑軟簾。料想裏面是間書房。濟川再走進去。原來一排五間房子。一邊有兩間廂房。一邊走廊。由那走廊繞進。便是上房。却一色的大玻璃窗。紅紗遮陽。中間屋裏。上首擺了箇觀音香案。黃紗幔兒。檀鑾之香。繚繞幔外。他姨母正跪在蒲團上。念高王經哩。濟川在家侍奉母親慣了。曉得經不念完。是不好。合人說話的。便也不敢上去叩見。呆呆的站在當地。只見他姨母一面念經。一面却把頭朝着濟川。點了兩點。是招呼他坐的意思。少停。房門裏簾子一掀。一箇老媽。領了一箇五六歲的孩子出來。向濟川磕頭。叫表叔。那老媽又問姨老太太好。此時濟川的姨母。經已念完。濟川上去拜見。他姨母問了他母親一番。非常親熱。叫人把他安置在外書房。就要自己出去料理。濟川道。外甥會去招呼的。花廳上還有送外甥來的一位張先生哩。他姨母叫丫

鬢出去。傳諭家人。倒茶打臉水。安置牀鋪。又罵他們。說老爺不在家。就那般偷嬾。客
 來了也不招呼。仔細老爺罵你們。濟川要見表嫂。內裏傳說有病。不能出來相見。然
 後濟川退到外面。有人領了他同張先生到外書房裏去。原來這外書房就在花廳
 旁邊。另外一重門。南北相對兩間。裏面還幽靜。窗前兩棵芭蕉。一棵桂樹。可惜開的
 不盛。也有些香氣撲來。書桌旁有一箇書架。上面擺的紅紙簿面的。是舊縉紳黃紙
 簿面的。是舊硃卷。家人正在添設牀鋪。恰好行李小厮已到。就拿來一一安放妥當。
 書童住了對面一間。濟川歇息一回。正想到上房去合姨母說話。只聽得外邊一片
 聲喧。家人報道。老爺回來了。又聽呀的一聲。大門開了。有轎子放下的聲音。有老爺
 叫來的聲音。有家人答應是是。的聲音。濟川暗道。我這表兄。又不是現任做什麼。爲
 什麼鬧成這箇派兒。我住在他家。看他這種惡毒樣子。如何看得慣呢。既到此間。也
 叫無法。只索耐幾天罷。他既到家。我應先去拜他。就約張先生同去。張先生一向在
 買賣場中混慣。沒有見過官府排場的。有些拘束。不願意去見。濟川道。我們住在這

裏。能不合他見面嗎。你雖然就要回去。也得住一半天兒。張先生沒法。只得同了濟川。叫小廝先把片子去回。他家人進去了半晌出來道。老爺說請在簽押房裏見。於是領濟川二人進去。原來這簽押房。就是那花廳背後兩間。掀簾進去。表兄迎了出來。滿面笑容的招呼。濟川正想作揖。看他表兄的腿勢。却想請安。濟川無奈。只得也向他請安。那腿却是僵的。遠不如表兄那箇安。請得圓熟。張先生更是不安。一箇安請下去。身子歪得太過了。全體撲下。把他表兄頸上挂的蜜蠟朝珠。抓斷了。散了滿地。原來他表兄赴席回來。知有遠親來到。尙未卸去冠服。不料遇着張先生。給他箇當面下不去。就罵家人道。狗才。還不快揀起來。那張先生的臉兒。紅的如同關公一般。覺得自己身子沒處安放。他表兄又分外謙恭。請他們炕上坐。濟川還想推辭。張先生却早已坐下了。他表兄又送茶。張先生忙着推辭。又險些兒把茶碗碰落。濟川謙道。我們作客的人。衣帽不便。實在不恭之至。表兄也好寬衣了。他道。表弟太客氣了。愚兄在官場應酬。那衣帽是穿慣的也罷。今兒天晚了。料想沒得什麼客來拜我了。

換了便衣。我們好細談。至親在一處。不可客氣。濟川正要回答。只聽他叫了一聲來。猶如青天裏起了一箇霹靂。張先生正端茶在手。要想喫。不防這一嚇。把手一震。茶碗一側。把茶翻了一身。弄得一件銀灰繭綢夾衫。面前溼了一大塊。忙把袖子去擦。那裏擦得乾。那位司馬公。却正看着家人們理花翎。不曾瞧見。回轉頭來。方見張先生衣服溼了一大塊。就道。老兄衣服溼了。穿不得來。拿我的湖縐接衫給張老爺穿。家人領命。去拿了接衫來。張先生只得換上。殊嫌短小。弄成出把戲的猴子一般。司馬公又道。官場應酬總要從容些。記得那年有一位新到省的知縣。去見撫臺。只因天熱。這知縣把扇子儘搨。撫憲想出一箇主意。請他升冠寬衣。他果然探了帽子。脫了衣服。仍然搨扇子。撫憲請他赤膊。他不肯。撫憲道。這有什麼。天熱作興的。他倒也聽話。果然脫光了。撫憲端茶。底下一片聲喊送客。他慌了。一手拿着帽子。一手挾了衣服就走。不到三天。撫憲把他奏參革職。你道可怕不可怕。所以愚兄於這些禮節上。頭着實留心。司馬公說這幾句話。不打緊。只把一箇生意本色的張先生。羞得無

地能容什麼作客。直頭是受罪。濟川臉上也覺得不好看。他表兄更是妙人。衣服換過。靴子仍套在腿上。一箇呵欠。煙癮發作。那些管家知道他應該過癮的時候。早把煙盤捧出。搬去炕桌。兩人只得讓他躺下喫煙。他表兄道。我們一家人不客氣。愚兄因病吸上了幾口煙。時常想戒。恐其病發。不當頑的。只得因循下來。表弟可喜歡頑兩口嗎。濟川生平最恨吸鴉片。他道。中國人中了這箇毒。可以亡種的。往時見人家吸煙。便要正言厲色的勸。今見他表兄也是如此。益發動氣。又聽他問到自己。就板着臉答道。不吸。小弟是好好的不病。爲什麼吸煙呢。他表兄覺着口氣不對。有些難受。便亦嘿嘿無語。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戕教士大令急辭官 懼洋兵鄉紳偷進府

却說濟川的表兄。聽他說話有些譏諷。覺得難受。然而臉上却不肯露出來。歇了一歇答道。表弟高興。偶然吸兩口煙。也不妨的。愚兄聽見現在那些維新人。常說起要衛生。這是衛生極好的東西。而且現在凡做大官的人。沒有一箇不喫的。愚兄別的

不肯趨時。只這吸煙。雖說因病。也要算是趨時的了。濟川聽了這些言語。更不耐煩。只得告退道。小弟還要去檢點行李。等會兒再談罷。他表兄也不十分留他。便道。表弟在此。只管多住些時。不要客氣。濟川道。說那裏話。只是打攪不安。是晚。他表兄備了幾樣菜。替他倆接風。次早張先生回上海去了。自此濟川就住在他表兄處。你道濟川的表兄。是什麼出身。原來他父親。也是洋行買辦。他小時跟着父親在上海。也曾進過學堂。讀過一年西文。只因腦力不足。記不清那些拼音生字。只得半途而廢。倒是中文還下得去。掉幾箇之乎者也。十成中。只有一成欠通。因此想應應考。弄箇秀才到手。榮耀祖先。可巧他本家叔父。是揚州鹽商。他就頂了箇商籍的名字。果然中了秀才。應過一次鄉試。知道自己有限。難得望中。他父親就替他捐了箇雙月候選同知。未幾。他父親去世了。回到嵯縣。三年服滿。他以為自己是司馬前程。專喜合官場來往。無奈人家都知道他的底細。雖然他手中頗有幾文。尙還看他不起。他想到。我要撐這箇場面。除非有箇大闊人的靠山。人家方不能鄙薄我。忽然想起

府城裏有位大鄉紳余東卿先生。是做過戶部侍郎的。雖然告老在家。他那門生故舊。到處都有。官府都不敢違拗他。去投奔他試試看。想定主意。便趁余東卿先生生日。託人轉灣。送了重重的一分禮。又親去拜壽。見面叙起來。雖然是同姓。不宗。推上去。却總是一箇祖宗傳下來的。東卿先生因紹興同族的人不多。也想查查譜系。要是有輩分的。來往來往。也顯得熱鬧些。當下查了仔細。果然同譜。只因亂後家譜失修。又他們遷居外縣。所以中斷的。排出輩分。却是平輩。從此便與他認定本家。自然把他闊得了不得了。這濟川的表兄。本名榮。因東卿先生名直坡。他就託人到部裏將照上改了名字。叫直廬。合那東卿排行。表字西卿。自此就印了好些余直廬的名片拜客。人家見他名字合東卿先生排行。只道是他的胞弟。無不請見。西卿稱起東卿來。總是家兄。自此就有人合他來往起來。認得的闊人也就多了。西卿到處託人替他弄保舉。又加上箇四品銜。賞戴花翎。不但頂戴榮身。便也充起紳士來了。一箇小小的嶧縣。沒有什麼大紳士。他有這箇場面。誰敢不來趨奉他。事有湊巧。偏偏這

一年山陝兩省鬧荒。赤地千里。朝廷目下停捐。因此賑荒的款子。沒有着落。當時就有幾位大老。提起開捐的話。朝廷有主意。不肯叫人捐實官。只允了虛銜封典貢監翎枝幾項。各省督撫。奉到這箇上諭。就紛紛委人辦理捐務。西卿打聽着這箇消息。連忙出去拜客。逢路設法。果然弄到了一張委辦捐務的札子。從此更闊綽起來。開口就有了那些排場。再說新到任的這位縣大老爺。是箇科甲出身。山西人氏。據他自家說。還是路閩生先生的三傳高弟。八股極講究的。又是京裏錫大軍機的得意門生。只因散館時。鬧了箇笑話。把八韻詩單單寫了七韻。錫大軍機不好徇情。散了箇老虎班知縣。就得了這箇缺。這位縣大老爺姓龍名沛霖。表字在田。當下選了這嶧縣缺出來。忙忙的張羅到省。又帶了錫老師的八行書。藩司不能怠慢。按照舊例。隨即飭赴新任。方纔下車。次日就是余鄉紳來拜。龍大老爺是箇寒士出身。曉得地方紳戶。把持官府。最是害百姓的。就叫家人擋駕不見。西卿因縣裏不見。大是沒趣。回到家裏。唉聲歎氣。就同那落第的秀才一般。後來打聽得這位大老爺脾氣不好。

只得罷手。爲着在家氣悶。便想到府裏去散散。有天他本家哥哥東卿先生請他陪客。可巧那客就是本縣大老爺。原來龍在田有事到府。打聽得這余東卿是錫老師的舊友。特去拜望。因此東卿先生請他喫飯。西卿作陪。當時見面。西卿說起有天拜謁的事。龍縣令早已忘懷。西卿道。就是老父臺下車的第二日。龍縣令深抱不安。再三謝過。西卿自然謙讓一番。是日盡歡而散。西卿在府耽擱數日。回到岷縣。那龍大老爺亦已回衙多日了。西卿就備了一分厚禮送去。居然蒙龍大老爺賞收幾樣。而且次日就來登門拜望。起先西卿的左鄰右舍。見西卿拜縣裏大老爺不見。就造了多少謠言。說他喫了訪案。縣裏正要拿他。因爲功名未曾詳革。不便下手。這時縣大老爺親自來拜。那些人又換了一番議論。說西卿到省城用了銀錢。上司交代下來。沒事兒的了。縣大老爺見他脚力硬。所以來趨奉他的。閒言少敘。且說西卿請了縣大老爺來家。着實攀談。說了本城許多利弊。龍縣令聞所未聞。悔不與他早早相見。自此西卿又合縣裏結成了箇莫逆交。地方公事。不免就要參預一二。有一回他鄉

裏的本家叔父。要買人家一注田。賣主要價太大了。以致口舌。他來求了西卿。講明事成送西卿洋錢一百圓。西卿就從中替他設法。說那人欠他叔父一筆款子。說明以田作抵的。如今抵賴不還了。那人聽得這風聲不妥。趕緊賤價售與他叔父。纔算沒事。又一回西門外一箇圖董。包庇了幾箇佃戶。不還人家租糧。那田主到縣裏告了。出票提人。圖董發急。來求西卿。說定二百圓的謝儀。西卿向縣裏說了。誣那田主虐待佃戶。收人家一倍半的租糧。縣裏聽了一面之詞。將田主着實訓飭一頓。斥退不理。倒把那些佃戶放了。西卿又發一注小財。自此西卿在本城管些閒事。倒也很過得去。不但把從前送人家禮物的本錢撈回來。還贏餘了許多。這時他表弟來了。還要擺他闊架子。就備了一桌上好的翅席。請了縣裏的幾位老夫子。糧廳捕廳。叫他表弟作陪客。誰知他這位表弟。志氣高傲。就不喜同官場人應酬。雖然不好不到。只是坐在席間。沒精打彩。連菜都不大喫。西卿合他們是高談闊論。正在高興的時候。忽然縣裏一箇家人來到。跑得滿頭是汗。慌慌張張的。找着他們師爺。說不好了。

老爺說。出了大亂子。快請師爺們回去商量。大家一聽。都嚇呆了。還是西卿穩定些。就問那家人是什麼亂子。那家人却說不出所以然的緣故。只說老爺急的要想告病哩。那幾位老夫子。自不用說。趕緊回去。糧捕廳也告辭。當時散箇精光。賸下了半席菜沒喫完。西卿分付留下。預備次日再請客。就同濟川拿鴨湯泡飯。各人喫了一碗。自去過癮。躺在鋪上。尋思縣裏不知出了甚事。但這位老父臺。是京裏有人照應。脚路是好的。大約不至丟官。我倒不要勢利。先去問候問候看。想定了主意。立刻傳伺候。坐轎進縣。家人遞上名帖。等了好半天。裏面傳出話來。叫擋駕。老爺有公事。不得空。過一天再會罷。西卿沒法。只得回來。一路上聽人傳說道。一箇教士。被強盜宰了。又搶去東西不少。我們大老爺。這場禍事不小。只怕參了官不算。捉不着人。還要去。坐外國天牢哩。西卿纔明白爲的是教案。暗想這回隨你皇上的聖眷好。也沒法了。不要說一箇軍機大臣照應。不中用。就是皇上也顧不得你。只怕龍在田。要變做箇鱖。在泥了。他不見我也好。我也沒得工夫去應酬他。當下西卿回家睡覺不提。過

了一日。西卿的家人驚皇失措的進來回道。不好了。前日所說的強盜殺了箇教士。如今外國有一隻兵船。靠在海口。限龍大老爺十天之內。要捉還兇手。要是捉不到。便要開礮洗城了。老爺快想法子避避罷。西卿聽了。急得什麼似的。立刻請了濟川來商量。濟川道。殺了外國教士。照別處辦法。也不過賠款。兇手捉不到。那有什麼法兒。外國人最講道理的。決不至於洗城。這話是訛傳的。不要去理他。表兄不信。何不到衙門裏去打聽打聽。一語提醒了西卿。連轎子也等不及坐。忙跑到捕廳衙門。到得那裏。只見大堂上。擺了幾隻捆好的箱子。捕廳却在縣裏沒有回來。原來捕廳也因為風聲不好。先打發家眷進府。外面却瞞着不說起。西卿見此情形。連忙跑回家裏。大聲嚷道。快快收拾行李。趕僱長轎進府。一口氣跑到上房。告知他母親。他母親倒有點見識的。便道。什麼事。急到這般田地。那天主教是同那如來佛一樣的。我天天念佛。又念救苦救難的高王觀世音經。我有佛菩薩保佑他們。決不至加害於我的。你們儘管放心罷了。西卿道。母親鬧差了。來的不是教士。是洋兵。他那大礮。一放

起來沒有眼睛的。不曉得那家念佛。那家喫素。是分不清楚的。他母親聽說是洋兵。又有大礙。這纔急了。連忙同他媳婦收拾起來。西卿自去招呼僕從。捲字畫。藏骨董。只那笨重的木器。不能帶了走。其餘的一件不留。又幸虧府裏有他開的幾箇舖子。可以安身。嶧縣雖有些田產。却沒有銀錢放在市面上。倒也無甚罣戀。濟川在書房裏。聽得外面鬧烘烘的。知道他表兄去打聽了回來。要想逃難。心中只是暗笑。說不得。出來探望探望。只見西卿那雙靴子。也不穿了。換了雙薄底鑲鞋。盤起辮子。合一箇家人在那裏裝畫箱呢。見他來了。說了聲道。表弟還不快去收拾嗎。洋兵就要來了。濟川道。究竟如何。西卿對他咬着耳朵低低說道。捕廳裏的箱子。都捆好了。立時送家眷進府。我們還不快走。更待何時。濟川道。其實不會有什麼事情。進府去住些時。再回來也好。西卿聽他說得自在。便有些動氣。說道。表弟。你是在上海見慣洋人的。那些都是做買賣的洋人。還講情理。這洋兵。是不講情理的。那天聽見東卿家兄說起。前年洋兵到了天津。把些人捉去當苦工。搬甄運木。修路造橋。要怠慢一點。就

拿藤棍子亂打。打得那些人頭破血淋。噯唷都不敢叫一聲兒。甚至大家婦女。都被他牽了去作活。我們中國人。是犯賤的。到了這時候。便也服服帖帖的順從了。還有那北京城上放的幾箇大礮。把城外的村子。轟掉了不少。表弟。這是當頑的嗎。莫如早早避開。爲是合他強不來的。濟川聽了他一派胡言。也不同他分辨。自去收拾不提。再說西卿整頓行裝。足足忙了一日。次早挑夫轎夫。都已到齊。就便動身。他夫人還帶着病。一箇三歲的女孩子。一路哭哭啼啼。這番辛苦。也儘夠受的了。然而他老人家那一天兩頓癮。還是定要過的。因此又耽擱了許多路程。濟川性喜遨遊。這點路不在他心上。叫余家家人坐了自己的轎子。他却把他的馬來騎。一路馳去。偏覺甚樂。到得紹興城裏。西卿吩咐在自己的當舖裏歇下。騰挪出幾間房子來安頓家小。當日安排一切。自然沒得閒工夫。次日過了早癮。便去拜望本家東卿先生。東卿正在書房裏臨帖哩。原來東卿隸書出名的。人家求箋求扇的甚多。只是不大肯寫。遇着高興。偶然應酬一兩副。人家得了去。便如拱璧一般。骨董舖裏。得着他寫的對

子。要賣人家十兩銀子一副。人家還搶着買呢。西卿合他認了本家。也得過他一副對子。這回便衣來拜。家人見是本家老爺。并不阻當。一直領到書房。所以會看見他老人家寫字。東卿見有人來。忙放下筆。立起身來招呼。西卿搶步上前。請了一箇安。問大哥好。又問大嫂康健。東卿謝了聲。也問問孀母的安。西卿指着桌上的字道。大哥倒有工夫寫字。東卿道。可不是。我因有人要我臨一分孔廟碑去刻。日內無事。在此借他消閒。因問西卿爲什麼事情到府。西卿道。大哥不要說起。那縣裏不會辦事。弄了些強盜。把外國的教士殺了。如今外國人不答應。有一隻兵船。駛進海口。聽說要洗城哩。家母聽見這般謠言。不得不防。所以全家搬到府裏。靠大哥洪福。能沒事纔好。東卿殊爲詫異道。怕沒有這回事罷。果若這樣。還了得。縣離府也不十分過遠。那能不知道。況且府衙門裏總有信的。昨兒太尊請我喫飯。也沒提起這事。那太尊是極佩服我的。遇着要緊公事。沒有不合我商量的。那有這樣大事。倒不提起的呢。我在部裏多年。那鬧教的事。也不知遇着千千萬萬。起先國家強盛。洋人尙不十分

爲難。後來一次一次的打敗仗。被他們看穿了。漸漸的爭論起來。有幾位督撫又見機。就隨便拿幾箇人去搪塞。如今捉到了兇手不算。還要賠款。現在據你說來。這樁事并不是龍令的錯處。殺是強盜殺的。不過爲着鬧教而起。說他保護不力。他已經擔不起。怎麼還好說他串通了強盜去殺教士。那有這種痴人。既然如此。他又何必要做官呢。我看龍令爲人。雖然科甲出身。心地倒還明白。決不至此。西卿聽了這一番曉暢的議論。拜服到地。忖道。怪說那種見識。做那種事業。你看我這大哥說的話。何等漂亮。所以纔能夠做到侍郎。且慢。他處處替龍老父臺開釋。一定是爲的我那句話說錯了。因即改口道。大哥的話。一些不錯。做兄弟的原也疑心。那有本官串通強盜殺教士的道理。但是百姓紛紛傳說。不由人不信。東卿聽了點點頭。就曉得西卿此來。也是被謠言所惑的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修法律欽使回京

裁書吏縣官升座

却說余東卿聽了西卿的話。就知他是被謠言所惑。因道。嶧縣的事。要是真的。龍在

田總有信來。合我商議辦法。你既然全眷進府。不妨多住些時。聽那邊的信便了。當日就留西卿在花園裏喫中飯。西卿雖同他認了本家。還不會到過花園。這番大開眼界。見裏面假山假水。布置得十分幽雅。正廳前面。兩箇金魚缸。是軍窖燒的油粉裏。透出些紅紫的顏色來。猶如江上晚霞一般。當時他就愛玩不置。東卿說是某方伯送的。擺出菜來。雖不十分豐富。倒也樣樣適口。把箇西卿喫得鼻塌嘴歪。稱羨不已。將晚癮發。辭別回去。心上後悔不該來的。糜費了許多盤川。且又家內乏人照應。那些值錢的東西。倘是遺失了。倒也可惜。起先替家裏的人說得太矜張了。不好改口。又恐被那王家表弟所笑。却頗佩服這表弟的。先見。當下就請了他表弟來。強他在煙鋪上躺著。談天解悶。不知不覺。又提到嶧縣的事。濟川道。據我看來。殺教士是真的。兵船停在海口。也是有的。外國兵船。到處停泊。那有什麼稀罕。只這洗城的話。有些兒靠不住。表兄後來總要明白的。西卿這番倒着實服他料得不錯。只自己面子上不肯認錯。就說愚兄當時。也曉得這箇緣故。只是捕廳家眷既走。恐怕膽大住

下。有些風吹草動。家裏人怪起我來。沒得回答。況且老母在堂。尤應格外仔細。纔是。濟川道。那箇自然。此來也不爲無益。山會好。山水小。弟倒可借此遊遊。西卿聽他說話。奚落。也就不響。過了兩日。東卿叫人請他去看信。西卿自然連忙整衣前去。見面之後。東卿呵呵大笑道。老弟。嶮縣的事。果然不出愚兄所料。說罷。把一封拆口的信。在桌上一擲道。你看這信。便知道了。西卿抽信看時。原來裏面說的大略是某月某日。有某國教士。從甯波走到做縣界上。不幸爲海盜劫財傷命。現在教堂裏的主教。不答應。勒令某緝獲兇手。但這海盜出沒無定。何從緝起。要是緝不着。那外國人一定不肯干休。自然省裏京裏的鬧起來。某功名始終不保。要想乘此時補請病假三兩箇月。得離此處。不知上憲恩典如何。至於兵船來到的話。乃是謠言。還祈從中替府憲說明。免致驚疑云云。西卿看了。恍然大悟。東卿又道。我原猜着兵船的話不確。只是這龍在田也太膽小些。這樣的事。只要辦的得法。上司還說他是交涉好手。要是告病前後。任大家推諉起來。就能了事嗎。況且這事是在他的任上出的。躲到那

裏去。這却是太老實了。外國人要兇手。倒也不難。雖然緝不着正兇。總還有別的法兒想。想他是沒有見過什麼大仗。呆做起來。所以不得訣竅。我想寫封信去招呼他。開條路給他。你道好不好。西鄉道。這龍某人原是書生本色。官場訣竅。是不會懂的。大哥如此栽培他。那有不感激的理。東鄉甚喜。便寫覆信寄去。那龍縣令接着余侍郎的回信。照樣辦事。誰知送了箇頂兇去。又被洋人考問出來。仍是不答應。主教知道龍令沒本事捉強盜。就進府去同知府說。龍知縣見事情不妥。只得也同他進府。於是在府裏議起這樁事來。到底人已殺了。強盜是捉不着的。府太尊也無可如何。那主教就要打電報到政府裏去說話。幸虧太尊求他暫緩打電。一面答應設法緝兇。這箇擋口。可巧紹興一位大鄉紳回來了。這位大鄉紳非同小可。乃是曾做過出使英國欽差大臣。姓陸名朝棻。表字熙甫。本是英國學堂裏的卒業學生。回到本國。歷經大員奏保。簡派駐英欽使。這時適逢瓜代回國。到京覆命。請假修墓來的一路地方官。奉承他。自不必說。船到碼頭。山會兩縣慌忙出城迎接。少停太尊也來了。陸

欽差只略略應酬了幾句。當日上岸。先拜了東卿先生。問問家鄉的情形。東卿就把
嶧縣殺教士的事情。詳詳細細說了一遍。陸欽差道。這事沒有什麼難辦。只消合他
說得得法。就可了的。只是海疆盜賊橫行。地方不得安靜。倒是一樁可慮的事。東卿
也太息了一番。當下陸欽差因爲初到家裏事忙。也就沒有久坐。辭別回去了。次日
太尊同龍知縣前去見他。便把這回事情求他。陸欽差一口應允。當下三人就一同
坐轎前去。主教久聞陸欽差的大名。那有不請見之理。一切脫帽拉手的虛文。不用
細述。只見陸欽差合那主教咕啞咕嚕的。說了半天。不知說些什麼。只見主教時而
笑。時而怒。時而搖頭。時而點首。末後主教立起來。又合陸欽差拉了拉手。滿面歡喜
的樣子。陸欽差也就起身。率領着府縣二人出門同回公館。太尊忍不住。急問所以。
陸欽差道。話已說妥。只消賠他十萬銀子。替他鑄箇銅像。也可將就了結了。太尊聽
了。還不打緊。不料龍知縣登時面皮失色。不敢說什麼。只得二人同退。自去辦款不
提。且說陸欽差在家鄉住了不到一月。即便進京面聖。朝廷曉得他是能辦事的。又

在外國多年。很曉得些外國法律。這時正因合外國交涉處處喫虧。外國人犯了中國的法。辦不得。中國人犯了外國的法。那是沒有一線生機的。甚至波及無辜。爲此有人上了條陳。要改法律。合外國法律一般。事情就好辦了。朝廷准奏。只是中國法律。倒還有人曉得。那外國法律。無人得知。幸而陸欽差還朝。只有他是深知外情。朝廷就下一道旨意。命他專當這箇差事。陸欽差得了這箇旨意。就要把法律修改起來。那時刑部堂官。是箇部曹出身。律例盤得極熟。大約部辦也拿他不住。不能上下其手。偏偏惹怒了一位主事。是箇守舊不變的。你道這主事是什麼出身。原來是十五年前的進士。河南籍貫。只因他八股做得好。不但聲調鏗鏘。而且草木鳥獸。字面又對得極其工穩。所以主考賞識他。鄉會試都取中了。無奈他書法不甚佳妙。未曾點得翰林。只點了箇主事。籤分刑部。這主事姓盧。名守經。表字抱先。在刑部年分久了。已得了主稿。這回聽說要改法律。很不自在。對人私議道。這法律是太祖太宗傳下來的。列聖相承。有添無改。如今全箇兒廢掉。弄些什麼。不管君臣不知父子的。

法律來攙和着像這般的鬧起來。只怕安如磐石的中國。就有些兒不穩當了。當時幾位守舊的京官聽了。極讚他的話。爲然。只那學堂裏一派人聽見了。却是沒一箇不笑他的。他就想運動堂官。出來說話。豈知凡事總有反對。盧主事這般拘執。便有他同寅一箇韓主事異常開通。却已在堂官面前。先入爲主。極力贊說這改法律之舉是好的。堂官信了他的話。又且聖旨已下。何敢抗違。隨他盧主事說得天花亂墜。也沒法想了。然而改法律不要緊。做官的生成是箇官。不能無故把來革職。單單有一種人。喫了大大的苦頭。這種人是誰。就是各行省的書辦。這書辦的弊病。本來不消說得。在裏頭最好不過是吏部戶部。當了一輩子。至少也有幾十萬銀子的出息。刑部雖差些。也還過得去。所以這改法律的命下。部裏那些擋手的書辦。倒還罷了。爲什麼呢。就是朝廷把他世襲的產業剷掉了。他已經發過財。此後做做生意。捐箇官兒。都有飯喫。只苦了外省府縣裏的書辦。如今改法律的風聲。傳徧天下。又且聽說要把書吏裁掉。此輩自然老大喫驚。內中單表河南杞縣。是第一箇肥缺。當地有

箇謠言。叫做金杞縣銀太康。原來杞縣知縣每年出息有十來萬銀子。那書辦靠山喫山。靠水喫水。自然也是弄得一手好錢了。但是糧房雖好。刑房却不如他。弄得好。的年分。每年只有兩三百吊。也總算苦樂不均了。且說其時有一箇人家姓申。從堂兄弟二人。都當的是刑房書吏。一叫申大頭。一叫申二虎。兩人素常和睦。趕辦公事。從來沒有什麼推諉。只分起錢來。大頭在內年代多了。自然多分些。二虎新進來。情願少分。也不過三五十吊上下。有一次西鄉裏一箇寡婦。撫孤守節。他手裏略有幾文。他族中有幾箇無賴。要想他法子。誣他偷漢。硬把箇佃戶當做姦夫。捉到縣裏來請辦。幸而這寡婦的兄弟。出來鳴冤。纔把這事息掉。這場官司。偏偏二虎經手。弄到幾十吊錢。可巧山東沂水縣來了幾箇檔子班。縣裏師爺們頑夠了。掄到底下這班人。糧房的關手筆。自然撒開來儘使。申二虎也想鬧綽鬧綽。來合大頭商議。也想拼箇分兒。唱天戲頑頑。大頭道。你也真正自不量力。癩蝦蟆想喫天鵝肉了。這是有錢的人。鬧老官做的事。怎麼你也想學耍起這箇來呢。二虎道。老大。你也過於小心了。

他們糧房裏天天唱戲喫酒。邀也不邀俺們一聲。難道俺們不是一般的人。爲什麼不去鬧他一鬧。大頭道。老二。你在那裏做夢哩。他們糧房裏。到得兩季的時節。至少總有幾千進項。那雪白細絲。偌大的元寶。一隻一隻的。搬進家裏去。也不見有拿出來的時候。隨他在女人面上多花幾文。也好消消災。我們賺的正經錢。靠着 he 穿衣喫飯。怎麼好浪費呢。老二。我曉得了。莫非西村裏那樁官司。你瞞了我得些油水。銀子多了。所以要鬧起來。也想頑頑了。幾句話說得二虎大是沒趣。臉都漲得通紅。勉強答道。大哥。咱們哥兒倆。素來親親熱熱的。沒有一事相欺。那敢瞞了大哥弄錢。大頭道。衙門裏的事。如何瞞得過我。不提也罷。今天提起了。我也不能不說。西村裏的事。你足足賺了五十吊。王鐵匠的過手。你當我不知道嗎。好好的拿出來。四六均分。你費心多。得箇六分罷。二虎被他揭出弊病。這纔着了急。料想抵賴不過。只是聽見他說要分肥。不由得氣往上沖。登時突出了眼睛。說道。老大。你這知自己。要錢。不管人家死活。衙門裏那樁事。不是我。一箇人喫苦的。到見了錢的時候。你眼珠兒都

紅了。恨不得獨吞了去。承你的情。一百吊錢也分給俺二三十吊。這是明的暗的呢。俺也不好說了。俺沒有耳報神。合你那般。信息靈。你是在亮裏頭看俺。俺是兩眼烏黑。幸虧善有善報。西村裏的事。他偏偏合俺商議。略略沾光。幾文茶水錢。你還要三七哩。四六哩的鬧起來。良心倒還不很虧你。說得出這話兒。大頭道。老二不要着急。俺也不過說說罷。真箇要分你的錢嗎。俺真是要分你的錢。也容易。不怕你不拿出來。二虎道。怎樣呢。大頭道。這有甚麼難懂。俺只消當真的託李大爺做主。三下均分。你若不肯。他就告訴了大老爺。找你點錯處。革掉了你。你能爲小失大嗎。二虎道。呸。原來如此。這樣辦法。俺也學着箇乖了。俺也會把你那幾樁昧良心的事。合大老爺講講。周家買田三十吊。盧家告忤逆五十吊。張家叔姪分家四十吊。還不止此。就這幾樁也很夠了。俺把那得着的十吊八吊拿出來。送給大老爺。看你閣得住。閣不住。大頭起先不過同他頑頑。沒一定要合他拌嘴。此時見他囉囉嚙嚙。說了一大堆的話。句句說着自己毛病。無明火發。忍耐不住。搶上去撻的一掌。二虎見他動手。輕輕

用手把他一推。大頭體胖無力。又且喫了幾口煙。如何當得起二虎的一推。早一頭撞翻。後腦殼子撞在一張小方杌子的角上。皮破血流。連叫地方救命。二虎見此情形。掉轉身子。跑了出去。次日。申大頭約了幾箇人。要去打申二虎。走到半路。遇着一箇同夥。問起情由。勸他回去道。快別再動手。我們的飯碗兒都沒有了。大頭驚問所以。那人說。上頭行下文書來道。所有的書辦。一概要裁。咱們的事。要委些候補太爺們來當哩。這話是李大爺說出來的。不過三兩天內。官兒就要出告示。還要咱們把案卷齊出來。交進去。這真是意想不到呢。大頭聽見這話。猶同青天裏打下了一箇頂心雷。也無心去找二虎打架了。把些跟人遣散了。忙同他跑到衙門。要想找李大爺問問端的。可巧李大爺被官兒叫了進去。商議什麼公事。等到回到自己的那箇刑房。誰知門已鎖了。貼上一張正堂的封條。進去不得。弄得箇申大頭走頭無路。只得踱到北班房。坐着等候那位李大爺。足有兩點鐘工夫。李大爺纔出來。申大頭慌忙上去。趨奉了一番。問起情由。李大爺道。不錯。有這回事。明日大老爺下委。後天

各位太爺。親自到各房檢查案卷。從此沒有你們的事了。你後兒一早進來聽候上頭吩咐罷。一箇申大頭。弄得目瞪口呆。合他同夥。回到自己家裏歎口氣道。俺只道上頭的事。不過說說罷了。那知道真是要做。弄得咱們一輩子的好飯碗。沒得了。怎麼樣呢。咱們要改行。也嫌遲了。這不是活活的要餓死嗎。從此一箇愁帽子。戴在頭上。恐怕脫不下來哩。他同夥道。不妨咱們也不要自己折了志氣。實在沒處投奔。跑到汴梁城相國寺裏去拆字。也有飯喫。一句話倒提醒了申大頭。次日到衙門裏去看看。只見一班佐貳太爺。揚揚得意。有的坐轎。有的步行。踱了進去。申大頭恨不能咬下他一塊肉來。又想到。纔是這般沒廉恥的小老爺。鑽營出來的。又過了一天。輪到申大頭上去。陪着太爺們檢查案卷。他一大早就在衙門前伺候。等到十一點鐘。本官坐堂。傳齊了六房。向他們說道。告示亮你們。是已經看見的了。這是上司發下來的公事。怨不得本縣回去好好安分做箇良民。有田的種田。有生意做的做生意。要是犯到案下本縣。一定照例辦決。不爲你們伺候過本縣寬容的聽見。沒有大家磕

頭。答應了箇是。官又吩咐道。今天各位太爺到房裏盤查公事。你們好好伺候去。要一齊檢出來。休得從中作弊隱瞞。一經查出。是要重辦的。大家喏喏連聲而退。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辦刑錢師門可靠

論新舊翰苑稱雄

却說申大頭跟了一位太爺。走到刑房。把鎖開了進去。查點案卷。一宗一宗。給這位太爺過目收藏。點完了舊的。少却十來宗。新的也不齊全。那太爺翻轉面皮。逼着他補出。申大頭戰兢兢惶恐。只是跪在地下磕頭。那太爺見他來得可憐。心倒軟了。說道。只要你補了出來。也就沒事。申大頭戰兢兢的說是新的呢。稿案李大爺那裏有底子。待書辦去抄來。舊的是有一次夥計們煮飯。火星爆上來燒掉的。書辦該死。不曾稟過大老爺。還求太爺積些功德。代書辦隱瞞了過去罷。這幾宗案卷。沒甚要緊的。又且年代久了。用不着的。太爺道。胡說。用不着的。留他則甚。你好好去想法。不然我就要同你們下不去了。說罷。鎖門出去。原來這班書吏。巧滑不過。看見這位太爺神

氣已猜透八九分。知道爲的是那話兒。出來齊集了夥計。商議說道。三年頭裏那椿事兒發作了。現在太爺動了氣。要回大老爺重辦我們。却被俺猜着了。爲的咱們老例沒送的緣故。硬挺呢。也不要緊。只是叨登出來。大家弄箇沒趣。將來難得做人了。俺的意思。不如大家湊箇分子送他罷。免得淘氣。他夥計正愁着窠兒拆了。沒得生活。如何還肯出錢。閣不住申大頭說得利害。有些害怕。只得湊齊了二三十吊錢。交與申大頭。申大頭却一錢未出。只替他們兌了銀子。合那太爺的家人說通了。送上去。果蒙太爺笑納。那舊卷一事。算是消彌了。只把新案補抄幾宗給他。就算了結。申大頭見沒得事做。暗自籌思說道。俺同夥說到相國寺拆字的話。那是幹不出甚麼事業的。幸而咱的兒子。跟了撫臺裏的刑錢師爺。前天來信。還說師爺極寵用他。我何不去找他一找。求求那位師爺。薦箇把錢糧稿案的門上當當。不強似在此地當書辦嗎。事不宜遲。趁這時有盤纏。就要動身。纔是。想定主意。合他老婆說了。次早就趕往汴梁。申大頭是沒進過省的。見了那南土街北土街那般熱鬧。買賣也大。納罕

的了不得。好容易找到撫臺衙門。去問這箇申二爺。那裏問得出。原來他兒子叫申福。是跟着刑錢師爺住在裏頭的。申大頭如何找得到呢。事有湊巧。申大頭因找不着兒子。便天天跑到撫臺衙門前走兩遍。恰巧這天申福奉了主人的命。出去送禮。申大頭亦剛剛走到儀門口。只見迎面來了兩箇人。擡着一具擡箱。吆呼着很覺喫力。後面跟的。正是申福。當下父子相見。申大頭一路跟着走。訴說自己苦處。要申福替他在主人面前設法。申福道。我們師爺。薦箇家人。絲毫不費力的。就是他薦在外府州縣當師爺的也不少。不過現在聽他說。要想辭館進京。正是爲裁書吏的事。有些先見之明。大約恐怕這箇刑錢師爺也離着裁掉不遠了。求差使的事。說是可以說得。肯不肯也只好由他。申大頭道。你不要管。且求求他。看是如何。申福答應着。約明有了回音。到客寓裏來送信。各自分手不提。且說這位刑錢師爺。姓余名豪。表字伯集。是紹興府會稽縣人。原來那紹興府人。有一種世襲的產業。叫做作幕。甚麼叫做作幕。就是各省的那些衙門。無論大小。總有一位刑名老夫子。一位錢穀老夫子。

只河南省的刑錢。是一人合辦的居多。所以只稱爲刑錢師爺。說也奇怪。那刑錢老夫子。沒有一箇不是紹興人。因此他們結成箇幫。要不是紹興人。就站不住。這余伯集怎麼會在河南撫臺裏當刑錢呢。說來又有原故。伯集本是箇宦家子弟。讀書聰俊。只因十五歲上。父母雙亡。家道漸漸中落。幸他有箇姑母。嫁在汴梁。他姑丈就在開封府裏當刑錢一席。伯集年紀到了弱冠之時。只愁不能自立。讀書又沒進境。知道取不得科名。成不了事業。只得去投奔他姑丈。找點子事體做做。主意打定。便水陸趲程的趕到汴梁。姑丈姑母的相待。倒也罷了。就帶他在開封府裏學幕。可巧撫臺衙門裏一位刑錢老夫子。要添箇學生幫忙。姑丈便把他薦了進去。余伯集得了這條門路。就把那先生恭惟起來。叫他心上着實受用。只道這學生是真心向着自己的。就當他子姪一般看待。把那幾種要緊的款式。辦公事的訣竅。一齊傳授與他。也是余伯集的時運到了。偏偏他先生一病不起。東家是最敬重這位老夫子的。爲他不但公事熟悉。而且文才出衆。臨終之前。東家去看他。要他薦賢。他就指着余伯

集。話却說不出來了。伯集見先生已死。哭箇盡哀。東家見他有良心。又因他先生臨終所薦。必係本事高強。就下了關書。請他抵先生一缺。却教他分一半兒束脩。撫恤先生的家眷。原來那撫署刑錢一席。束脩倒也有限。每年不過千餘金。全仗外府州縣送節敬年敬。併來擺總有三四千銀子的光景。伯集自此成家立業起來。誰知這席甚不易當。總要筆墨明白暢達纔好。伯集讀書未成。那裏弄得來。只好勤襲些舊稿。虧他自己肯用心。四處考求。要是不甚懂的。便不敢寫上。弄了幾年。倒也未出亂子。東家後來調到別省。就把他薦與後任。這後任的東家是箇旗人。有些顛預。伯集既是老手。有幾樁事。辦得不免霸道些。人家恨了他。都說他壞話。後來又換了一位撫臺。便說他是劣幕。要想辭他。好容易走了門路。辨明了冤枉。館地纔得蟬聯下去的。又當了兩年。偏偏看見這改法律的上諭。接着就有裁書吏的明文。暗想。這事不妥。將來法律改了。還用着我們刑錢老夫子嗎。一定沒得路走。合他們書吏一般。不如趁此時早些設法。捐箇官兒做做。也就罷了。可巧朝廷爲着南海的防務喫緊。準

了督撫的奏。開了箇花樣捐。伯集前年因公得過保舉。是箇候選知府。因此籌了一筆正款上兌。約摸着一兩年間。就可以選出來的。於是放寬了心。他共有兩箇兒子。大的八歲。小的六歲。特特爲爲請了一位老夫子教讀。這老夫子姓吳名賓。表字南美。是箇極通達時務的。伯集公暇時常合他談談。因此曉得了些行新政的訣竅。有什麼開學堂、設議院、興工藝、講農學、種種的辦法。至於輪船、電報、鐵路、採鑛、那些花色。公事上都見過。是本來曉得的。伯集肚皮裏有了這些見解。自然與衆不同。便侈然以維新自命了。明年正逢選缺之期。伯集輕車簡從。只帶了兩箇家人北上進京。渡了黃河。搭上火車。不消幾日。已到京城。果然皇家住的地方。比起河南又不同了。城圍三套。山環兩面。那壯麗是不用說的。伯集揀了箇客店住下。且說他帶來的兩箇家人。一箇就是申福。他老子已經薦到許州當稿案去了。還有一箇。是帶做廚子的。弄得一手好菜。伯集一路全靠這人烹調。伯集甫卸塵裝。就趕着去拜望幾位同鄉京官。叫申福出去找到長班。遞上住址單。纔知道陸尙書住在東交民巷。黃詹事

住在南橫街。趙翰林住在棉花上六條胡同。馮中書住在繩匠胡同。還有幾位外縣同鄉。一時也記不清楚。當下僱了一輛單套騾車。先進內城。到東交民巷。那陸尙書正在那裏調查外國法律。再也沒閒應酬同鄉。故而未見。出城便到南橫街。原來黃詹事合伯棗雖彼此聞名。却從沒有見面。紮起來還是表親。一番親密。自不必說。就留伯集喫便飯。伯集便不客氣。誰知這黃詹事却向來是儉樸慣的。端出來四碗菜。一樣是霉乾菜燉豆腐。紹興人頂歡喜喫的。一魚一肉一白菜。伯集嘗着。倒也件件適口。不免飽餐一頓。飯後又到那兩處拜訪。都見着的。次日就是同鄉公請。伯集自然又要還請他們。席間提起陸尙書來。黃詹事第一箇縐眉道。好好的箇中國。被那班維新人鬧得來不可收拾的了。你想八股取士。原是明太祖想出來的。極好箇法子。八股做得到家。這人總是純謹之士。我們聖祖要想改變。尙且覺得改不來。依舊用了他。纔能不出亂子。如今是廢掉的了。幸而還有一場經義。那經義就合八股不差什麼。今年有幾位敝同年。放差出去。取出來的卷子。倒還有點八股氣息。這也是

一綫之延。然亦不可久恃的了。我只怪廢掉了八股。果然出些什麼大人材。就算是明效大驗。誰知換了一班。依舊不見出箇好來。只怕比八股還要壞些。這也何苦來呢。況且八股是代聖賢立言。離不了忠君愛國事親敬長一切話頭。天天把這些人。陶鎔所以不肯做背逆的事。說背逆的話。他們一定要廢。真不知是何居心。說罷。恨之聲不絕於口。黃詹事的話尙未說完。忽然趙翰林駁起他來。原來二人一舊一新。時常水火的。當下趙翰林插口道。老前輩說的自然不錯。只是晚生想起鄧鄲項煜那班人。也是八股好手。爲什麼就不忠不孝起來。黃詹事發很道。這話我不以爲然。你只看本朝的陸清獻湯文正八股何等好人品。何等好。便曉得了。趙翰林還要與他辯論。他却一口氣說下道。我不是爲廢八股說話。我爲的是改法律那樁事。現在你們試想。中國的法律。不但幾千年傳到如今。併且經過本朝幾位聖人考究過的。細密到極處。還有什麼遺漏要改嗎。朝廷聽了陸尙書的話。偏偏要學外國。那外國是學不得的。動不動把皇帝刺殺了。你想好不好。大學堂裏的提調。對我說的什

麼美國的總統看看戲。被人家放了一槍。打死了。也沒有辦過兇手。俄國的皇帝。怕人刺他。甚至傳位別人。不願意做皇帝。至於帶兵官被人刺死的。更常常聽見有人說。那般荒亂。都是法律不講究的原故。我們學了他。還想過太平日子嗎。包管造反的人。格外多些。皇上住在宮裏還好。官府不識竅。出門走走。恐怕難免意外之虞。所以我說別樣改得。這法律是斷乎改不得。你們不信我的話。試試看。余伯集是箇刑名老手。此道尙能談談。正想迎合上去。偏被那趙翰林搶着說道。老前輩。這話固然甚是。但則我們中國。已被外洋看到一錢不值。所以他們犯了我們的法。不能辦罪。我們百姓。要傷了他箇貓兒狗兒。休想活命。所以朝廷想出這箇法子。改了法律。合他一般。那時外國人也堵住嘴。沒得說了。至於大綱節目。只怕原要參用舊法。不至盡廢了的。你那大學堂裏那位朋友的話。原也靠不住。多半從外國野史上譯下的。人家都極文明。何至如我們公羊家言。弑君三十六呢。黃詹事聽了。由不得氣往上撞。恨道。你們這般年輕人。總是拜服外國。動不動讚他好。既然如此。爲什麼不去做。

他的官做他的百姓還要食中國的毛踐中國的土幹什麼呢。趙翰林道：這算什麼。前年的時候不是有人門上插了外國的順民旗子嗎。黃詹事聽罷氣得渾身發抖也只得唉了一聲道：罷罷。你們這些人太不曉得君親了。伯集本是請同鄉。要想大家暢飲幾杯。尋箇歡樂的。那知趙翰林同黃詹事有此一番抵牾。弄得大家沒趣。勉強席終而散。次日黃詹事來邀他去談談。伯集趕忙套車前去。黃詹事提起昨日席間話來。極口的說趙翰林不好。又道：他本來學問也有限。抄了先生的書院文章。中進士的。只幾箇楷書。還下得去。徼倖點了箇翰林。就這樣目無前輩。我曉得他現在常去恭維管學大臣。拾了些維新話頭。有一沒一的亂說。真是不顧廉恥的。自己也是八股出身。就不該說那些話。伯集自然順了他的口風。幫上幾句。又着實恭維黃詹事的話。是天經地義。顛撲不破的。黃詹事心中甚喜。便說：究竟老表弟在官場閱歷多年。說來的話。總還好聽。當晚就留伯集在寓小飲。兩下談得甚是莫逆。黃詹事忘了情。把自己在京當窮翰林。怎樣爲難。一五一十告知伯集。伯集也是箇老滑頭。

聽他說總不肯迎上去。忽聽見黃詹事帶醉大聲說道。老表弟。你在官場混了多年。雖說處館。也要算見光識景。你曉得京官。合外官的分別麼。伯集答道。不曉得。請表兄指教。黃詹事道。我同你說着頑頑。你休要動氣。外官是闊得耐煩。却沒有把鏡子照照自己。見了上司。那種卑躬屈節的樣子。有人說如今做外官的人。連妓女都不如。妓女雖然奉承客人。然而有些相貌好的。無論客人多。叫局多。喫酒總還要拿點身分出來。見了生客。冷冰冰的。合他動動手。還要生氣。只做外官的人。隨你紅到極處。見了上司。總是一般的低頭服小。雖然上司請他升炕。也只敢坐半箇屁股。要是上司說太陽是西頭出。他再也不敢說是東頭出的。只好答應幾箇。是至於上司的太太。姨太太。或是生日。或是養兒子。他們還要把結送禮。自己不能親到。那四六信。總是一派的臭恭維。有的上司看也不看。丟在一旁。這些人。只要等到署了箇缺。得了箇差使。就狐假虎威的。發作起來了。動不動嚇唬人。打一千哩。打八百哩。銀子拿不夠。休想他發慈悲。饒了一箇。所以人家又把。他比做强盜。我這些話。原也說

得太過。難道官場裏就沒有好人。只是將外官比京官。究竟京官清高些。小小一箇七品的翰林。到了外省。督撫都須開中門迎接。只我那年有事告假出京。路過蘇州。其時藩臺正護院。王副憲託我帶封信給他。是我太至誠了。親自送去。誰知他沒有見識。只道我是尋常翰林。打抽豐的。中門也不開。等了半天。纔見家人拿了帖子來擋駕。我也不同他計較。把信交給他家人。就動身了。以後不知怎樣。他後來被人家參了革職。永不敘用。也有我這種忠厚人。偏偏碰他這箇頂子。我也常見那外省的督撫。到得京城。像是身子縮矮了一段。要在他本省。你想他那種的架子。還了得嗎。定是看得別人如草芥一般。我們中國這樣的習氣。總要改改。纔好。改法律是沒用的。余伯集聽了這一番話。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又有些驚疑。看他面色。又不是醉後失言的樣子。不解所以然的緣故。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文明小史 卷上

上海

零售
價值
三十元
六元

林 譯 小 說 叢 書

全部
定價
洋十元
六元



閩縣林琴南先生為當代文豪所有譯述歐美名

家小說 久為海內所傾倒惟從前所印版本大小不齊易散難

聚不足以饜讀者之望本館用特 彙刊林譯小說五十

種 內分倫理、言情、冒險、寓言、社會、實業、歷史、軍事、滑稽、哀情、偵探、

神怪、各類 共訂九十七冊 裝成一箱 俾資披覽兼便攜帶。

計原書價值三十六元現定廉價 全部僅售十六

元以答 惠顧諸君之雅意郵費中國境內每部 七角五分

掛號費在內。如要裝箱。加價一元。惟須親取。不代郵寄。尚祈

鑒察為幸。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洋裝
一册

新 撰
綠 波 傳

本書兼貞姬美人俠女。合
一爐而冶之。言情則矢志
不二。言俠則視死如歸。言
武藝則巾幗而英雄。言意
氣則胡越而肝膽。讀之覺
可泣可悲。亦復可喜可慕。

洋裝
二册

新 譯
娜 蘭 小 傳

言情小說。重輒近於誨淫導
婚姻自由之說。於吾國。乃為
近日男女關係。決其橫流良
可慨也。本書述一極貧窮邸。
却富女。婚貧女。閱盡艱難。終
成美滿良緣。種種阻力。不期
均為其種種助力。原著體物
繪情純。白描其負有盛名

定價